武俠世界

金沙灘（民初⌊追捕⌉故事） 雲劍飛・著

有名的追捕手——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押解一名通緝犯南寧受審，豈料途中遭截擊，犯人被救走，蕭原循踪深入阿佤族地區，幾乎死在毒蛇猛獸出沒的密林中……金沙灘激戰，奇兵突出，砸破了匪徒的黃金夢……



第27年

45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追捕」故事：「金沙灘」，以雲、桂地方作背景，內容十分精采，刺激緊張，叙述名追捕手蕭原押解一名通緝犯到廣西南寧受審，途中遭遇截擊，犯人逃脫，蕭原奮不顧身循踪追捕，深入蠻荒部落，幾乎喪生在毒蛇猛獸出沒的叢林中……然而，逃犯也由於潛匿阿瓦族地區，覬覦族長歷年收藏金塊，一念之差，不但粉碎了黃金夢，而且也……本文主題正確中肯，對貪婪之輩的警惕描述刻劃入微，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封神榜連圖故事刋出已有十五個，故事篇篇獨立，圖文並茂，深受讀者喜愛。下期繼封神榜故事後刋出「岳飛」，敬請留意。岳飛是個「精忠報國」人物，故事早已深入民間，毋庸多贅，下期購閱。

☆　☆　☆

自從江東大俠楚雪衣出現江湖，風雲四起，下期楚雪衣故事之二「天地譜」刋出，使整個江湖更加熱鬧，原因是一干志同道合的武林人物訂下的五年之約期屆滿，楚雪衣又適逢此時出現……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鄒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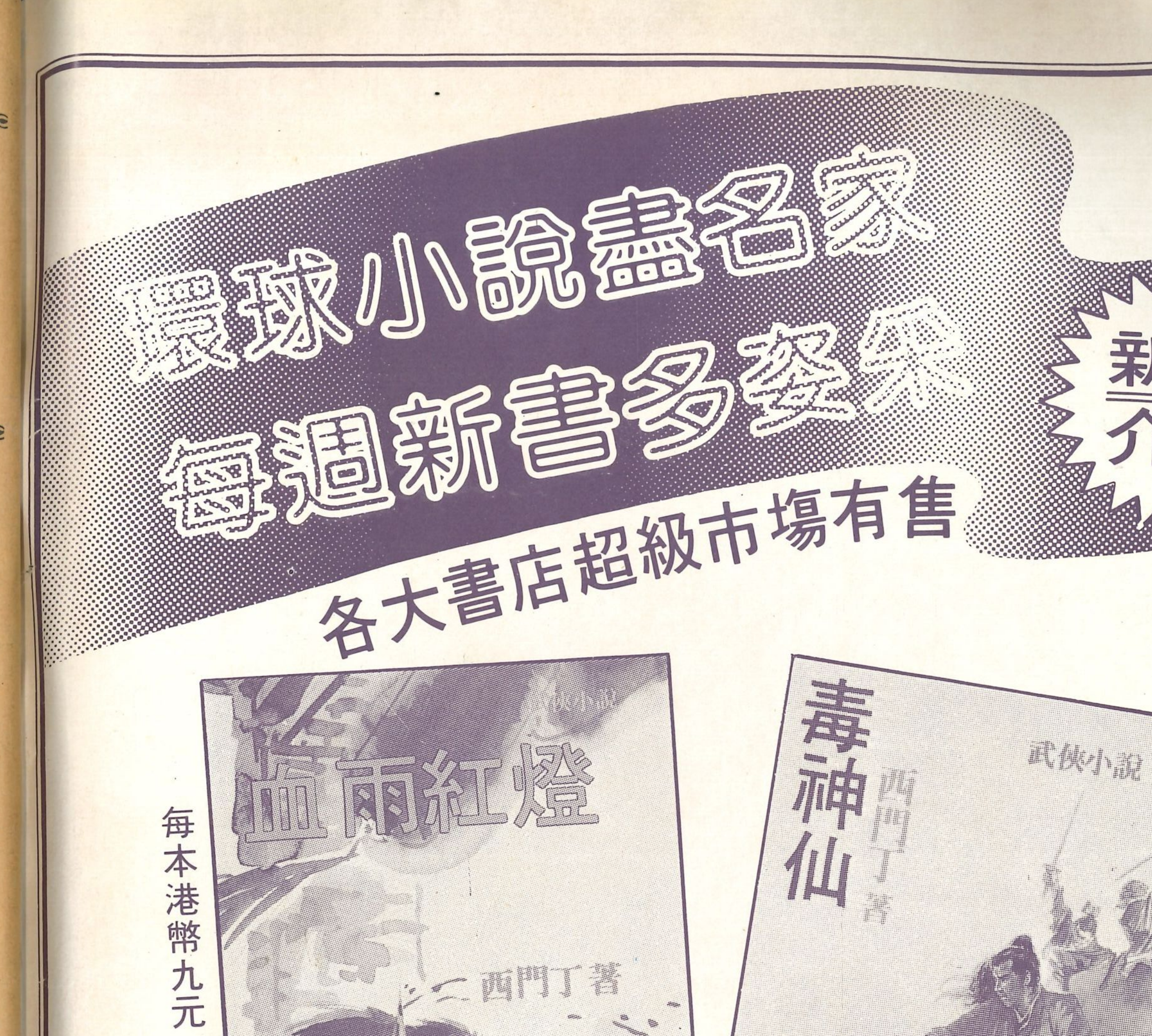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5期
（總號13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金沙灘



押解通緝犯

一輛馬車從「雲桂」（雲南與廣西）兩省交界處的金家集中風馳電掣駛出來，直朝前路奔去。

拉車的是兩匹黑馬，板車上坐了五個人。

其中三人是穿了軍裝的士兵，另兩個穿一身唐裝短打衣褲，一個年紀在三十五六上下，粗眉橫眼，滿嘴約半寸長的鬍渣子，身材壯碩，只是，雙手戴了手銬，腳上也套了腳鐐，坐在板車中間，另外那名便裝漢子年紀在三十上下，身材精悍，相貌端朗，特別是一雙眼，炯炯有神，給人一種精明幹練的感覺，瞧他一身閃着古銅色光澤的皮膚，不用說，定是經常在外走動的了。

途中遭截擊

瞧這種陣伏，就算是沒有見過世面的鄉巴佬，也看出這是押解犯人到什麼地方去的。

故此，一路之上，引來不少路人好奇的目光。

事實上，馬車上的三名士兵與那年約三十上下的漢子，確是押解手脚被鐐銬鎖住的那粗眉橫眼漢子，從雲南省的昆明解回廣西南寧受審。

那三名士兵乃是昆明警備司令部特別指派，協助那名便裝年輕人押解那手脚被鐐銬鎖住的漢子回南寧的。

至於那名便裝年輕人，說起來，可不是無名之輩，提起他的大名，在湘西雲桂三省道上，可是大大的有名！

他就是追捕名手，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

而那名被鐐銬鎖住手脚的漢子，也不是無名之輩，在雲桂兩省的黑道上，只要提起猛鷹沙雄的大名，只怕不認識的沒有多少個。

他這一次被蕭原帶領三名兵士從昆明押解回南寧，乃是因爲他在五個月前，在南寧城外奸殺刦掠了一位剛從上海讀完書，返回南寧的閨秀小姐，而這位小姐乃是在南寧城中，於商政界皆大有頭面的南寧商會會長莫桂庭的千金，莫桂庭在悲痛愛女被姦殺的羞憤哀痛之下，發誓不惜毀家敗產，也要將殺他女兒的兇徒緝捕法辦，私下懸獎五千塊大洋，給與不論是生擒那兇徒歸案或是將之殺死的人。

而他也憑伏在軍政界中的關係，大加活動，令到這件兇案連當時初任南寧市長的李宗吾也聞悉，親自指令當時負責南寧治安的公安廳全力緝捕姦殺莫大小姐的兇徒歸案法辦。

但公安廳在派出大批最幹練的偵緝人員四出偵查，歷時一個月後，依然一點頭緒也沒有，而莫桂庭却不時去催迫，再加上上頭不斷施加壓力，當時主持公安廳的吳廳長只好也貼出懸賞文告，凡有提供兇徒綫索者，賞大洋五拾，若有人提供兇徒的下落及藏匿地點者，賞大洋三百；若是將兇徒擒捉歸案，或是殺死的，賞大洋五百！

當時，道上有不少追捕手窺覷那數目至鉅的公私兩宗獎金，四出追查，冀圖能夠將那兇徒緝捕歸案，獨得那兩筆獎金。

要知道，五千五百塊大洋，在當時來說（那時是民國十三年），那可是一筆非常鉅大的數目，若是平平淡淡地過活，足夠一輩子使用有餘！

蕭原也是一名追捕手，靠追捕那些當局或是私人懸獎緝捕的兇徒悍匪爲生，故此，他很自然的，也加入了追查捕捉那奸殺莫大小姐的兇徒的行列。

不過，他一向有別於那些只貪圖獎金，便不理三七二十一的捕手。

他是一個有正義感，也富同情心的人，所以，他有時候會「義釋」被他追捕捉住的「通緝犯」！

那些被他「義釋」的通緝犯，自然不是大奸大惡，窮兇極惡之徒了，而是一些情有可原，被迫鋌而走險的人。

蕭原這一次追捕猛鷹沙雄，足足花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從廣西追到雲南，卒在洱海附近將他捕捉到。

而捕捉沙雄的經過兇險非常，蕭原差一點便喪生在沙雄的鎗下，這沙雄不愧猛鷹之稱，兇悍猛惡異常，要不是蕭原鎗法犀利，加上身手敏捷，只怕會被沙雄這頭猛鷹又自他的眼前「飛」了。

由於猛鷹沙雄是一名姦殺重犯，且被通緝，加上蕭原在昆明警備司令部有一位朋友，所以，他將沙雄押到昆明，拜會了那位朋友後，那位朋友引介他會見了警備司令閻大成，那知這位閻司令剛好接到南寧方面寄來的一封專函，大意是要他協助緝捕猛鷹沙雄，再加上這位閻司令早已聽聞過蕭原的大名，如今聽說他已將猛鷹沙雄捕住，並準備將之押解回南寧法辦，這可省了他不少手脚，當下欣然提出，派出五名士兵，協助蕭原將沙雄押解回南寧，蕭原來拜會那位朋友，正是想求他帮忙，難得閻司令主動提出，可說正中下懷，忙不迭向閻司令致謝，在昆明住了一天，便會同那四名士兵，將沙雄押出昆明，向着廣西方面走去。

而那輛馬車，是他那位朋友從警備司令部中弄來的，有馬車代步，總好過徒步行去，而且快得多，蕭原欣然接受。

從昆明走了二天半，終於走入了廣西境內。

而這一路上，幸好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蕭原可是一直提防戒備着的。

×　×　×

「蕭原，老子口渴，要喝口水。」猛鷹沙雄忽然粗聲粗氣地嚷叫起來。

坐在沙雄旁邊的那個士兵雙眼一瞪，

沒好氣地叫罵道：「操你×的，你鬼叫什麼，我們不口渴，你怎會口渴？再鬼叫的話，看我不揍你一頓！」

說時，作勢揚起鎗托，做出要砸下去的樣子。

猛鷹沙雄確是兇悍難馴，那雙粗眉一剔，兇悍地惡聲惡氣道：「蕭原，你也是道上的人，那些丘八狐假虎威，你不會也仗勢作威吧？老子口渴，難道也犯了法麼？老子入你××，老子橫豎是死，也不在乎……」

「操你×的！」那士兵怒罵一聲，手一動，一鎗托重重地砸在沙雄的肩頭上。

沙雄悶叫一聲，被砸得側倒在車板上，但他却兇悍地手一撐，直起身來，兇惡地道：「入你×的丘八，老子與你拚了。」嗆啷聲中，雙手猛揚，用手上鎖着的手銬猛砸向那名士兵的頭上。

「住手！」蕭原及時沉喝一聲，一手扳住了沙雄的手臂，不讓他砸下去。

那名士兵可是發夢也想不到，沙雄在被押解之下，仍敢向他動手，冷不防之下，嚇得他變色驚叫一聲，慌不迭閃縮開去，差一點從車上跌下去，及至看到蕭原伸手攔住沙雄，他可是羞惱成怒，惡念陡生，怒吼一聲，一鎗托直向沙雄的心胸猛搗過去。

這一下若是搗個正着，只怕沙雄非要當堂吐血倒下不可。

「張球！」蕭原一掌擋在沙雄的心胸前面，雙眼厲視着那士兵張球。

張球被蕭原的一聲喝及兩道凌厲的目光震懾得窒住了，悻悻然地放下那根長鎗，咀裏嘀咕着，叫罵道：「他媽的，有機會看我不將他揍得趴在我的脚下，像狗一樣哀鳴！」

沙雄也橫眼咬牙狠聲道：「臭丘八，老子要不是被鎖銬住手脚，非將你那張狗皮扒下來開膛破肚，才咽得下這口氣。」

「沙雄，你敢再罵一聲『丘八』，看我不將你的一咀狗牙摑落！」那位坐在車後，現職班長的王漢，睜眉怒目，厲聲怒喝。

這位王漢乃是那三名士兵的頂頭上司，他自然是護住那三名下屬了，更何況，當兵的最怕被人罵作丘八，那是一種侮辱，他自然忍受不了。

其他二名士兵亦怒視着沙雄。

沙雄「哼」了一聲，張口欲說，蕭原巳搶先沉着臉道：「沙雄，你還是乖乖地閉上咀巴，否則，別怪我不顧道上的規矩，袖手不理，任由他們整治你。」

沙雄就算再兇悍桀野，也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個道理，看一眼那三名怒目相視的士兵，不憤地閉上了咀巴。

蕭原眼見一場風波消散，吐出一口氣來，轉對王漢道：「王班長，煩你將水壺給他，讓他喝幾口水。」

那位王班長雖然怒氣未消，但在臨離開昆明前，蕭原那位在警備司令部中當參謀的那位朋友，曾嚴命他一切都要聽蕭原的，所以，他不敢違拗，悻悻地將身上的水壺解下來，遞給沙雄。

沙雄伸手接過，眼中露出揶揄之色，正想說幾句風凉話，却被蕭原沉着臉訓叱道：「沙雄，喝水吧，再說話，我便讓你口中渴出火來。」

沙雄一聽，只好將到口的話「骨」地吞回肚內，打開壺塞，喝起水來。

馬車在日頭快將掛在當空時，在一處靠路邊的墟集上停下來。

蕭原跳下車，流目在墟集那條街上掃視了一眼，看不到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才示意王班長將沙雄押下來，向墟口的那間飯店走去。

那位王班長帶着兩名手下——士兵押着沙雄，隨在蕭原身後，走向飯店。

那名趕車的士兵則將馬車拉在墟口的一棵樹下，將兩袋草料分別掛在那兩匹馬的脖下，這才向飯店走去。

飯店內的伙計及掌櫃的一見來了五名帶鎗的「丘八」，及一名手脚被鐐銬鎖住的犯人，可不敢怠慢，跑堂的慌不迭加了小心上前招呼他們在一張桌子坐下來，另一名跑堂的巳乖巧地先送上一壺濃茶，讓蕭原他們解解渴。

蕭原瞧到那些店伙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感到渾身的不舒服，那四名士兵却一副泰然自得的樣子，蕭原皺了皺眉頭，暗自忖道：「這些兵爺眞會作威作福，怪不得那些店伙對他們唯恐稍有得罪了，眞討厭。」

他可不想久坐，以免招來別人那種既畏且厭的目光，當下吩咐跑堂的，盡快弄些飯菜上來，吃飽好走。

那跑堂的迭聲答應，特別吩咐廚房的師傅馬上弄菜，不一會，便將飯菜送上。

吃飽後，蕭原立即吩咐店伙會賬。

馬車馳出墟集，蕭原抬頭望一下天上的日頭，日頭恰在當空，幸好這條路的兩旁都種了樟樹之類的雜樹，馬車駛在路邊，有樹蔭遮蔽，加上這時候正好是秋凉季節，陣陣清爽的秋風吹來，倒也不覺得怎樣炎熱難當。

走了一段路，一直閉着咀巴的沙雄忽然開口了。「蕭原，你這次捉到老子，無異發財了，聽說公私兩筆獎金一共是五千五百塊大洋，這可是一筆鉅金啊，只怕那些丘八，扛一輩子鎗，也掙不到那麼一筆錢！」

說時，一臉的不懷好意。

蕭原一聽，便聽出沙雄是想挑撥他與那四名士兵的關係，他好從中取利（不用說，自然是想乘機脫身），他心中暗罵一聲：「好個奸狡惡毒的傢伙！」眞想一巴掌狠摑沙雄，但他却馬上强捺下心中那股怒氣，冷冷地道：「沙雄，你這樣說，是不是想挑撥我們火併，你好乘機逃脫？」一頓，沉聲道：「別妄想了，王班長幾位兄弟帮了我這個忙，我是不會忘記的。」

說時，含有深意地掃了王班長四人一眼。

王班長等人在乍聽沙雄所說時，臉上都露出貪羨之色，說眞的，沙雄確是說得對，憑他們那微薄的餉銀，確是扛一輩子鎗，也掙不到那麼鉅大的一筆錢，那剎那，他們確是心頭動了一下。

但聽了蕭原的話後，他們又暗喜不巳，因爲他們都聽出，蕭原那句話的意思——會送一些大洋給他們，有甜頭可嚐，那自然滿心歡喜了，何況，他們也很明白，他們就算能夠從蕭原的手上將沙雄「搶」

到手，並殺了沙雄，只怕不但領不到那筆賞金，說不定還會軍法處置——鎗斃！

因爲他們都知道，在押解沙雄離開昆明，閻司令巳拍了電報到南寧，通知南寧有關方面，沙雄巳被蕭原捉到，並巳派了他們協助蕭原押解沙雄回南寧，那麼，他們若是見財起意，那簡直是自尋死路，故此，他們馬上捺下了心中的那股貪念，雖則羨慕不巳，却不敢生出歹意。

「蕭爺，你放心吧，咱們不會中了那狗賊的奸計的！」王班長瞪了沙雄一眼。「他是白費心機！」

「王班長，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蕭原由衷地說。

沙雄眼見挑撥不成，知道再說下去，也是白費唇舌，只好喪氣地閉上咀巴。

蹄聲「嗒嗒」，車聲轔轔，日頭下，凉風吹，不一會，車上的沙雄與四名士兵皆昏然欲睡，只有蕭原强打精神，不敢大意，留意着路上的情形。

——他雖然知道沙雄一向獨來獨往，不可能會有什麼人來救他，但他却不敢肯定，沒有人不窺覦那筆數目鉅大的賞金而於途中將他刦走，畢竟，那可是一筆數目巨大的賞金啊！

財帛動人心。

× ×

馬車馳出大約十里左右，沿途皆沒有什麼值得思疑的情形出現，除了那位負責趕車的士兵外，王班長與另外兩名士兵皆打起瞌睡來。

沙雄更是側躺在板車當中，打起了鼾來。

看他這樣子，是將生死置諸度外了。

事實上，他不將生死置諸度外又能怎樣？以他所犯的罪行，押回南寧後，肯定會被處死，像他這種窮兇極惡之徒，既然知道難逃一死，自然是不會再將生死放在心上的。

蕭原一直打起精神，留意着路上的情形。他可不想在路上有什麼失閃，這倒不是他一心貪圖那筆鉅額賞金，而是他覺得，沙雄這麼一個死有餘辜的人，一定要將他押解歸案法辦，處以應得之罪才是，要是讓他走脫了，那就會又有人受其所害了，他可不想再有人受其所害！

但若說他不着緊那筆賞金，那簡直是謊話，也未免將他看得太清高了，試想一下，他是一名靠緝捕那些懸賞追捕歸案的兇悍匪徒，領取賞金爲生的追捕手，他自然不會清高到像是不食人間烟火的聖人了，他要生活，那就自然需要錢，所以，對於那筆數目鉅大的賞金，他還是希望得到的。

這樣，他既可以不愁生活一段日子，也可以用那筆錢做些善事，何況，那又不是什麼不義之財，那可是他以生命冒險犯難博取回來的。

有幾次，他在追捕那些惡行累累的兇徒悍匪時，就有幾次差點喪生在那些匪徒的手上，要不是他身手敏捷，福大命大運氣夠，只怕活不到現在。

路上的行人不多，偶爾，才遇上一兩個，倒是沿路兩旁，那些農田菜地上，那些農夫在辛勤地勞作着。

一切都是那樣平靜，平靜得令人昏然欲睡。

這時，就連那趕車的士兵也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來。

兩匹馬由於那士兵放鬆了韁繩，也放緩了脚步，馬車的速度比人快不了多少。

蕭原驟然發覺馬車慢了下來，正欲開聲叫醒那名趕車的士兵，那知道就在這時，一下鎗聲驀地響起！

鎗聲乍響，那兩匹馬受驚之下，驚嘶一聲，放蹄奔跑起來。

車上正在打瞌睡的幾人忽然被鎗聲驚醒了，趕車的那名士兵睜眼發覺兩匹馬受驚狂奔，慌忙欲拉韁勒馬，可是在馬車驟馳之下，身子猛地一個幌盪，如何坐得住，一下子從車上仆跌落地上，同時間，王班長及兩名士兵也坐不住，身軀劇幌了一下，相繼從車上滾跌落地。

蕭原也差點被驟馳的馬車顛幌下去，幸好他反應夠快，乘着顛幌之勢，一下子撲倒在車板上，同時一手抓住了被顛幌得向車外滾出去的沙雄！

也幸虧他反應夠快，就在他撲倒在車板上的瞬間，鎗聲「砰砰」中，「嘯嘯」兩聲，有兩顆鎗彈，自他的頭上及肩側射過。

原來就在這剎那之間，亦即是第一下鎗聲響起的剎那，一陣密集有如爆豆般的鎗聲，激烈地響起。

陡然間，兩匹狂奔的馬悲嘶狂鳴一聲，前蹄一曲，驟然歪撲摔跌在地上，那輛板車車身一側，翻側起來，轟地一聲，撞在路旁的一棵樹上，居然將那棵樹攔腰撞斷！

可見那一撞之力，是何等猛烈了。

幸好蕭原與沙雄巳在板車翻側時，從車板上滾跌落地上，否則，不被震昏過去才怪。

只是，蕭原在那板車陡然翻側時，一時間無法抓住沙雄，遂各自滾跌飛摔落地上。

而蕭原在滾跌落地上的剎那，巳將身上的駁殼鎗抽了出來（說得確實一點，那是他在顛撲在車板的剎那，巳伸手疾摸腰間，握住了鎗柄將之抽出來），可是，他根本就無時間開鎗還擊，或是再將沙雄抓住。一輪急驟的鎗彈懾人心魄地向他射過去。

大腿側上一炙一痛，他却咬着牙不敢將滾動的身形停下來，一下子滾到一匹馬後（那匹馬巳經死了，倒臥在一棵樹前，蕭原這一滾，恰好置身於那匹馬與那棵樹之間，馬與樹便成了他的天然屏障），一陣鎗彈隨即又向他掃射，壓得他不敢將頭抬起來，緊緊地趴伏在地上。

也幸好有那匹馬與那棵樹作他的屏障，否則，只怕他的身上起碼被射出四五個血洞來！

而他的左肩頭上，又被一顆鎗彈擦破了皮肉，火辣辣般痛。

說起來，可算是他夠運了，那匹馬的身上，起碼有六七個血洞，那棵樹也被射得樹皮紛飛，彈痕累累。

直到這時，他才弄明白，那些鎗彈是從路的兩旁射來的，換言之，他們是處於被兩面夾擊的不利處境中。

鎗聲沒有間斷地響着，壓得他將身子

縮成一團，根本不能將頭抬起來，更別說還擊了。

不過，他已分辨出，鎗彈是集中向他射擊的，有一小部份鎗聲射向後面那截路面，偶爾，聽到兩聲還擊的鎗聲。

那一兩下還擊的鎗聲，不用說，是王班長和他的三名屬下發射的。

這表示王班長與他的三名手下還有人活着。

還有沙雄呢？

他驀然省覺到猛鷹沙雄不知是生是死，而這是很重要的，決不能讓他逃了。

可惜，蕭原連看一下的機會也沒有，因爲從兩邊飛射過來的鎗彈，一直將他壓得不敢將頭稍爲抬起來。

這眞窩囊，居然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並且還狼狽萬分，幸好他不是一個逞勇的人，否則，只怕他也活不到現在。

× ×

沙雄確是逃了。

他被翻側的板車拋下車的那刹那，便想到，那些猝然攔途截擊的人，極有可能是來救他的，所以，他在被拋下地的刹那，顧不了渾身疼痛，在地上，連疾滾了幾滾，手一撐地面，竄了起來，直向路旁樹後標去。

在竄起來的刹間，他更加肯定那些攔途截擊的人是來救他的，因爲他發覺鎗聲雖然猛烈，却沒有一顆鎗彈是射向他的，他就可以放胆偷瞥一下現塲左近的情形，發覺到那邊路面上的四名士兵縮成一堆，趴伏在地上，却只有兩個人偶爾還擊兩鎗，而這邊的蕭原則趴在馬匹與樹木之間的地上，被不斷射擊來的鎗彈壓得抬不起頭來，只有他自己是身在險境，却一點也不危險。

這時，他已竄到路邊的一棵樹後蹲下來，往兩邊射擊出鎗彈的地方窺望着，他想知道，到底是什麼人來救他。

馬上，他便發現在他那邊約十多丈外的一片荊草叢生的坵地上，有兩個人探起身子，直向他招手，示意他奔竄過去。

由於距離頗遠，所以，他一時之間，瞧不清楚那兩人的樣貌，不過，他直覺地感到，他並不認識那兩個人。

他在瞧到那兩人向他招手的刹那，由於心中驚喜不已，便毫不思索地從樹側竄出來，向那邊奔去，但才奔出數步，他便驀然止步蹲下身來，目中露出疑惑之色，望向那兩個向他招手的人。

他之所以忽然不向前奔，是他忽然想到，既然那兩個向他招手的人不是他的朋友——認識的人，那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會不會是捕螳螂的黃雀——欲從蕭原的手上將他搶過去以領取那筆鉅額賞金的人，這個念頭在他心頭閃起，他頓時心生疑念，自然不會魯莽地自投羅網了。

就這幾步的距離，他已看清了那兩個向他招手的人的樣貌——陌生得很，根本就不認識，這更令他感到思疑了，他自然不想再落入另一帮人的手中，所以，他根本不理會那兩個人向他招手，身形一伏，轉過身，藉着草樹的掩蔽，飛快地沿着路邊，向來路那邊竄去。

坵地上那兩個人發現沙雄根本就不理會他們的招呼，不但不向他們這邊跑過來，而且反而向着來路那邊竄奔，不由咒罵出聲，連忙抬起手上的短鎗，向沙雄那邊射擊。

不過，他們不是對準沙雄射擊來的，而是射他的前後，這明顯不過，是想阻止沙雄竄逃。

鎗彈嘯嘯地在沙雄的身前身後射在地上，這就令到他得以證實，那些攔途截擊的人，根本就不是來救他的，只是想將他搶到手，安的不是好心，他在心中冷笑了一聲，左閃右跳地，不再理會那些射擊的鎗彈，一個勁往前竄奔。

在鎗彈射落在他身前地上的刹那，他確是嚇得窒住了，但隨即發現那只是想阻嚇他竄逃，他一顆心就定了，他知道那些人是不會殺他的，那就不用顧忌了，所以，他不再理會那些射來的鎗聲，往前迅疾竄奔。

可惜，他脚上鎖了鐵鐐，根本就走不快，但他仍然拚命往前奔。

「嘯」地一聲，一顆鎗彈幾乎射在他的脚尖上，他窒了一下，仍然向前竄去。

驀地，他的左脚腿肚上彷彿被火炙了一下般，他不由往前仆跌出去，跟着是火辣辣地痛起來。

但他猛咬牙，又從地上竄起來，往前竄奔。

也不知奔出了多遠，驀然他發覺到，那邊在他身前身後射來的鎗彈，沒有射來了。

但他仍然不敢放慢脚步，拖着那副足有十斤重的脚鐐，一個勁奔竄。

直到一頭竄入一片疏矮的雜樹叢中，他也實在是走不動了，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起氣來。

耳畔仍有鎗聲傳來，而且頗爲激烈，他估計自己最少已跑出了數十丈外，但這仍不安全，只要蕭原或是那些攔途截擊的人追上來，他肯定逃不了。

看一眼手脚上的銬鐐，他不由低聲咒罵了兩句。

事實上，要不是他脚上鎖着脚鐐，令到他行動不便，這時候他經已奔逃出很遠了。

既然隨時被追到的危險，他自然不敢久留了，探起身子略爲打量了一下方向，吐出一口氣來，他又像一隻受驚的兎子般，彎着身竄向樹叢的左面。

因爲樹叢的左面不遠處，就是一大片金黃的稻田，只要竄入那片稻田中，那麼，就算兩方面的人都追到來，也很難找到他。

最討厭的就是脚上那副鐐銬，不但令到他走不快，並且每走一步，也會發出「嘩嘡嘡」的響聲，這對一個在逃亡的人來說，是一種很大的不便與威脅。

但他這時已無暇理會了，也必須爭取時間，跑得越遠越好。

只要這一次能夠逃脫，他又是一條「好漢」了。

可是，當他一頭鑽出樹叢外時，他整個人就像脫了力般，瞪大着一雙眼，頹然軟倒在地上。

樹叢外，就在他眼前不到三尺的地上，站着兩個膚色黝黑的漢子，還嘲諷地看着他，手上的鎗也對準了他。

拚着命，忍受着痛苦（腿肚上的鎗傷及套着鐐銬被磨破了皮肉的脚踝），奔竄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結果，仍然逃不掉（有如自投羅網），怎不令他洩氣。

「沙雄，別裝佯，站起來吧。」左面那個下巴上有一顆黑痣的漢子擺擺手上的鎗，冷笑着對地上的沙雄說。

「他媽的，看他逃得比兎子還快，怎麼遇上了我們，便變成了軟脚蟹？」右面那人嘲笑道：「老何，讓我在他的屁股上踢一脚，看他還不站起來！」

他可是說到就做，猛地走前一步，起脚就往沙雄的屁股上踢去。

沙雄心中雖然氣恨憤怒得幾乎要爆炸，但在眼前這種情形下，他根本發怒不得，而且好漢不吃眼前虧，故此，他在那漢子一脚踢出時，便霍地從地上竄了起來，令到那漢子踢了個空。

「哈哈，瞧他那驚急的樣子，莫非他是猴子屁股——摸不得的麼？」那人雖然一脚踢空，却沒有惱怒，反而好笑地笑起來。

「阿杜，快將這頭『肥羊』帶去，我們那邊的人似乎已開始撤走了。」左邊那漢子說着一手拉住沙雄的右手臂扯，着他就走。

那叫阿杜的漢子馬上抓住了沙雄的左臂，令到沙雄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被那兩個漢子架着，飛一般奔走。

這時候的鎗聲確是稀疏了。

× ×

蕭原是在沙雄被那兩名漢子在樹叢邊截住時，才有機會招手朝對面發出槍聲的地方掃了半梭子彈，展開反擊。

而那面竟然沒有向他再開鎗射擊。

而他是在對面鎗聲稍過的刹那，才有機會開鎗還擊的。

而他那邊路邊對開的丘地上，則仍然有人開鎗向他射擊，只是，鎗聲已沒有先前那樣猛烈密集，不過，仍然將他壓得不敢將頭抬得太高。

因爲鎗火雖然不密，但開鎗射擊的人似乎鎗法頗準，嘯嘯的鎗彈盡在他的身上兩邊掠過，要不是有那棵樹擋着，只怕他早已身中數彈了。

他馬上便猜到，截擊他的人開始撤退了，而對面路邊那面隱伏着向他開鎗的人，經已悄然撤退了，只剩下這邊丘地上的人，還在用鎗火壓制住他，令到他不能也不敢追擊。

而他也隨即猜到，沙雄必然已被那些人救走了（他還不知道，那些截擊他們的人，根本就不是沙雄的朋友，那些人只是捕「螳螂」的「黃雀」）。

鎗聲雖然壓得他不能從地上爬起身來，但他仍然可以稍微抬起頭來，掃視一下附近的情形。

他最關心的自然是被馬車顛下路面的王班長及他的三名下屬，他瞥眼往路面那邊望過去，一顆心馬上往下直沉。

距他約五六丈外的路面地上，王班長與三名兵士擠成一堆地躺在地上，怪不得他在先一會，已聽不到他們的還擊聲，只是不知他們是否全部死了，抑是還有人活着。

而對面那邊，經已鎗聲沉寂，看來經已全部撤走了。

驀地，他發覺連他這面對開的丘地上，也沒了鎗聲。

他却不敢馬上貿然爬起身來，以免做了那些人的鎗靶。

雖然他已猜到，丘地上的那些人可能亦已悄然撤走了，但也有可能，他們使詐，裝作撤走了，實則仍然伺伏丘地上，等着他爬起身來，賞他兩顆鎗彈！

他一向都不是個魯莽的人，否則，他不可能活到現在，何況，就算那些人眞的撤走了，這時候追上去，只怕也未必追截得上那些人，那何不忍耐一下，小心一點，總是有益無害的。

他伸手在地上摸了塊石子，朝路的左邊拋了出去，石子落在草叢中，發出「刷悉悉」的聲響，丘地上仍然沒有動靜，他再等了一陣，才猛地在地上一滾，疾滾向王班長倒臥的地方。

丘地上依然沒有動靜（若是丘地上鎗聲一响，他便會猝然倒滾回原地），他却不敢大意，藉着滾動之勢，揚手朝丘地上掃了四五鎗，丘地上却沒有人還擊，他才敢從地上竄跳起來，飛快地衝到王班長與三名士兵倒臥的地方，馬上又趴下來。

兩邊仍然沒有動靜，他這才確定那些人全部撤走了。直到這時，他才放心地吐出一口氣來，探起身子，打量着那四名士兵的情形。

這一打量之下，他不由倒抽了口氣。

王班長與那三名士兵每一個人的身上，最少的也中了兩鎗，全部死了！

霎時間，他呆住了。

沙雄被人救走，四名士兵被殺死，自己雖然能夠倖免，但這個跟斗可跌得重了，叫他如何向昆明那位閻司令交待，還有那位朋友！

怔怔地瞧了那四具屍體好一會，他才猛地一握拳，吐出一口長氣，從地上跳起來，放眼四下張望着，附近一帶的路面上，只有兩匹倒斃的馬匹與四具屍體，再想看到一個人影也難。

不用說，就算先前附近是有人的，必也被那猛烈駭人的鎗聲嚇得不敢停留或是經過了。

而他却必須找人來，將王班長四名士兵的屍體處置妥當，才能追查那些人的蹤跡，截下那些人，將沙雄自那些人的手上「搶」回來。

本來，他大可以不理會王班長四人的屍體，抓緊時間去追踪那些人的，因爲找人來搬走四名士兵的屍體及處置好，那需要不少時間，這會讓那些人溜走出老遠的，但他可不是那種只顧利便昧着良心道義的人，他還是決定先將四名士兵的屍體處置妥當才追踪那些人。

於是，他便去找尋村莊，結果，走出里許外，才找到了一條鄉村，他便走了入去，……

× × ×

沙雄被那兩名漢子抓着，身不由己地一個逕往前奔，也不知奔了多遠，終於來到一處山崗脚上的林中。

林外早已有兩個人在守望着，一見他們來到，馬上替換那兩人，將沙雄架入林內。

那位老何與阿杜喘着氣，跟着走了入去。

林內一塊樹木較少的空地上，有七八個人或坐站倚在樹身上，一見那兩人架了沙雄走入來。都精神一振，紛紛站直了身子，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沙雄的身上。

「哈，我們終於將這位財神爺搶到手了！」有人興奮地叫起來。

「嘻嘻，想不到他這副熊樣，也值五千五百塊大洋，要不是我們都親眼看過那兩張懸賞告示，殺了我的頭，也不相信！」另一個漢子邊說邊「嘖嘖」連聲。

「要不是爲了那筆鉅額賞金，我們才犯不着壞了道上的規矩，從蕭原的手上將這傢伙刦走了。」一個年約四十上下，尖臉狹額的漢子邊說邊走向阿杜與老張那邊。「杜兄何兄，辛苦了。」

那位阿杜與老何笑笑道：「能夠刦到這位財神爺，辛苦一點，也是值得的。」

阿杜接問道：「有兄弟受傷麼？」

「一根毛也沒有掉！」有個漢子粗俗地說，「老大，這趟買賣眞易做！」

老張正想說話，沙雄忽然大叫道：「你們是什麼人？」並且掙扎着想掙脫那兩人的扶持。

那兩個人却緊緊地挾着他，令到他掙脫不了。

「咱們是什麼人？」那個尖臉狹額的漢子笑了起來，拿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走到沙雄的面前，得意地道：「咱們自然是想押你回南寧，發大財的人了！」

「你是不是以爲，我們是來救你的？」一名漢子望着沙雄，哈哈大笑起來。

「好了，別說廢話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們押着他快走，以免被蕭原追到來，他可是出名的難惹，我可不想見財化水，甚至連命也賠上！」那位老何揮手示意。

「老大，姓蕭的只有一個人，那四個丘八都叫咱們幹掉了，就算姓蕭的有三頭六臂，咱們這麼多人，難道還怕了他不成，拚也將他拚掉啊！」有個漢子不以爲然地叫道。

原來，那位老張是這些人的老大，也就是頭領的。

說起上來，這位老張乃是附近一帶四五十里內頗爲有名的私梟頭子，手下有二三十人，而且有鎗械，間中也會幹一單打刦的買賣，他的大名叫張保，這一次之所以攔途截擊蕭原他們，是受了那名尖臉狹額的漢子唆擺，俗謂財帛動人心，何況他們幹私梟的，還不是爲了錢，放着這麼一條財路，他自是不肯放過了。

至於那名尖臉狹額漢子，却是一名如假包換的追捕手，在道上也小有名氣，爲人急功好利，往往不擇手段，這一次，他不知怎的，這麼快便知道蕭原捕捉了猛鷹沙雄，在那筆鉅額賞金的誘惑下，他便昧着良心道義，找上了張保這位私梟，聯手上演了那一幕好戲。

而他與張保乃是同村兄弟，亦姓張，名元邦，有這麼好的買賣，張保自然一說即合了。

「拚？」張保瞪着那個手下。「你有多少條命？姓蕭的若是那樣容易對付，他就不會活到現在，你難道不想分一份？」

那漢子被張保這樣一說，馬上垂下頭，閉上了咀巴。

「咱們快走吧。」張保催促各人。「早一天趕到南寧，就早一天領到那筆鉅賞，那時，姓蕭的就算找上了咱們，也奈何不了！」

尖臉狹額的張元邦也道：「張老大說得對啊，咱們千萬不可將到手的錢財從手中溜走啊！」

衆人想到可以分一份白花花的大洋，一個個精神抖擻，紛紛點頭，押着沙雄往林外走去。

× × ×

蕭原在那條鄉村的村民協助下，處置好那四具屍體及兩匹馬屍後，天巳黑齊了，只好在村中過了一夜，翌日一大早，便單人匹馬，也顧不了肩頭及腿側被鎗彈擦傷的地方仍疼痛得很，便辭別了村民，趕回昨天發生鎗戰的地方，在附近察看了一遍，然後循着那些人留下的痕跡，追踪下去。

他很快便追尋到張保那帮人停留過的那處樹林子，在林內那塊空地察看了一會，自然發現了不少痕跡，循跡出林，繼續追踪下去。

蕭原之能在道上大名鼎鼎，那不單是他身手敏捷，處事冷靜，鎗法準確，還由於他精擅追踪，否則，他也不會如此成功地追捕到那些奸惡兇狠的匪徒了。

對於追踪留跡，他確有獨到的心得，這是好學與經驗積累結合而成的。

這一次他要是知道，攔途截刦，「救」走沙雄的那帮人根本就不是沙雄的朋友或是同伙，而是懷有「目的」的，那麼，他就不會這麼笨，一直追踪下去，一定會飛趕在張保那帮人的前面，在南寧之前將他們截下來，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

可惜他懵然不知。

午後，他追踪循跡追尋到一條小村子前，他決定進村詢問一下那些村民，以確定他追踪是否正確。

這條村子很小，只有十數戶人家，顯得頗爲寧靜。

村口那棵榕樹下，有一隻母鷄帶了一羣小鷄在樹根附近的地上啄食着，「咯咯」聲夾着那羣小鷄的「吱吱喳喳」聲，乍聽有點悅耳，聽着，却令人感到一種田園農居的安適。

蕭原看着那一羣鷄兒，聽着那「吱喳」的叫聲，心中不期然湧起一陣溫馨安逸的感覺，眞想在那棵榕樹下坐下來，好好地領略一下這種久違了的恬寧悠閒。

村中有兩條黃狗在互相追逐戲撲着，一處屋子的屋角下，躺着一頭懶豬，在打着鼾，好一幅田園逸景。

蕭原在榕樹下停了一會，才滿懷感慨地向村子內走去，但才走了幾步，他便有所警覺地停下脚步，思疑地掃視着村內那些屋子。

他要不是一向警覺性都很高，只怕他早巳死了。

到底他發覺有什麼不對？

村子內一切都是那樣恬靜，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啊。

要是粗心大意的人，一定不會發覺有什麼不對，但蕭原却察覺出來了。

那就是，村子內似乎少了一樣東西：人！

這時候雖然是午後下田勞作的時候，但村子內總有男童女孩在門前玩耍的啊，還有那些老人，還會坐在門前，晒晒日頭，或是縫補衣服的，絕不可能會不見一個人影的。

這豈不是有點奇怪麼？

蕭原正在思疑地轉着念頭時，忽然從一間村屋中，走出一個肩上挑了一對糞桶的村漢來。

那村漢一眼看到蕭原，先是愣了一下，繼之思疑地上下打量着他，懷有戒心地緩緩走前來。

蕭原也在打量着那個村漢。

那村漢在蕭原身前約十步外停下來，思疑地道：「喂，你是什麼人？來咱村子幹麼？」

蕭原的目光緊盯在那村漢的身上，聽聞之下，露齒笑笑道：「我是路過的，想找人打聽一下……」

「咱們村子可沒有什麼事……」那村漢忽然噎住，改口道：「你要打聽什麼事呀？」

蕭原的心頭忽然劇跳了一下，他忽然發覺，那村漢的耳朵上，夾着一根洋捲烟兒！

一個居住在一條荒僻小村子的村民，怎會有一根洋捲烟兒的，要知道在當時，洋貨乃是罕貴之物，只有住在像南寧這種大城市的人，還要是有些錢的人，才有資格抽洋烟的，一般的人，抽的都是土烟捲兒，像這種小村子，更不可能有洋烟出現，這豈不是大怪事？

想及到這一點，蕭原心底不禁引起一股寒意來。

憑他敏銳的觀察，他巳猜到那村漢不是本村的人，那麼……他的手心也滲出汗來。

他雖然內心驚悚，但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淡然道：「我想請問一問閣下，這附近是否有一條村子，叫博冲鄉的。」

那漢子先是微怔了一下，繼之連連點頭道：「有，有！」邊說邊伸手朝村口左邊那個方向一指。「就在那邊，大約要走，……五六里左右，你就會看到那……博冲鄉了。」

蕭原一聽，忙對那人謝道：「多謝你的指點。」說着，作勢轉身向村口走去。

那漢子口裏說道：「朋友別客氣。」看着蕭原轉過身去，眼中閃出一抹兇厲之色，伸手疾向後面那個糞桶探落去。

豈料蕭原就在這刹那，藉着身形半轉之勢，一脚猝然向後掃撐起來，「通」地一聲，一脚撐踢在那村漢前面的那個糞桶上。

那個糞桶被撐踢得疾往那漢子的身上撞去。

這一下變起猝然，那村漢子如何避得了，被那個糞桶猛地撞在身上，撞得他由不住發出一聲痛叫，那裏還站得住，歪跌出兩步，向地上仆去。

但巳被一個疾轉猛撲過去的蕭原一把抓扣住他的左肩頭，閃電拔鎗抵在他的腰背上，同時疾喝一聲：「別動！」

「哘通通」兩聲，那村漢肩頭上的担挑飛離出去，那兩個糞桶猛跌落地，滾在老遠。

而自後面那個糞桶內，滾跌出一扎禾草及一支駁殼鎗來！

一個村漢怎會在糞桶內暗放了一把駁殼鎗的？蕭原果然沒有猜錯，這村漢果然是假扮的。

而蕭原之所以確定那村漢是假的，是因爲他對那村漢所說的博冲鄉，根本是胡謅出來的，那假村漢却說那子虛烏有的「博冲鄉」就在村口左邊約五六里外，這就露出了破綻！

這漢子居然冒充是村子內的人，並以謊言騙他，不用說，自然是對付他的了，而他在那刹那也知道，自己巳闖入了對方設下的陷阱之內。所以，必須先發制人，才有機會脫險，否則，只怕會走不出這條小村子的村口。

他雖然還不知道對方都是些什麼人，但猜也猜得到，對方必是昨天攔途截擊他的那帮人。

× × ×

那漢子果然是張保的手下之一。

本來，張保沒有設阱伏擊蕭原的心意，他一心只想快些將沙雄押解回南寧，領取那筆鉅賞，但張元邦却終於認爲，若是不將蕭原除去，始終是個禍患，說不定在半路上，便會被蕭原追踪趕上他們，那時，說不定不但發財夢破滅，甚至連命也要賠上，所以，他向張保獻上這個惡毒的主意。

張保一想也是，但還有點猶豫，但張元邦附耳向他說了幾句後，他眼中頓時閃射出惡毒的光芒來，連連點頭讚同。

原來，張元邦附耳對張保說，那是一石二鳥之計，旣可以將蕭原除掉，說不定又可以假蕭原之手，殺掉他幾個手下，那他們豈不是可以分多一些錢，張保本就是個唯利是圖的人，於是便答應了。

而他們昨晚就在這條小村子內歇宿，在天未亮時，張保便吩咐手下，將那些還未起床的村民趕到村後的那間祠堂中，關鎖起來。

然後指派四名手下，留在村中，伏擊蕭原（要是蕭原找到來的話）。

張元邦由於與蕭原是同行，故此對於蕭原的本領，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斷言蕭原必會跟踪找到來，只是遲或早的問題。

這也是張元邦狠下心，務必要幹掉蕭原的原因。

吩咐了那四名留下來的漢子如何伏擊蕭原後，張保與張元邦便帶着五名手下，押着沙雄，朝南寧那個方向急趕下去。

那四名漢子依照吩咐，分別匿伏在村子內的村屋中，等着蕭原闖進陷阱。

而張元邦也將蕭原的相貌特徵及身材高矮肥瘦向那四個漢子描述了一遍。故此，那四個漢子在蕭原走入村口時，便將他認出來。

本來，他們是想等蕭原走入村子中（在他們的伏擊範圍內），便猝然發動，開鎗將蕭原射殺，就算蕭原有三頭六臂，也非死不可。

可惜，他們打的如意算盤不靈，被蕭

原看出了破綻，令到他們只好改變主意由那漢子假扮鄉民，走出來與蕭原周旋，並乘機下手射殺他。

那知道却被蕭原看破了，那漢子是假冒的，並以猝然迅疾的手法，將那漢子制住。

原來，那漢子在蕭原走入村口前，正掏出一根洋烟欲抽，却驀然發覺蕭原走入村口，自不免緊張起來，自然也不敢再抽烟了，便順手將那根洋烟夾在耳朵上，一直忘了取下來，這就露出了一個大大破綻，以致功敗垂成，反被蕭原所制。

× × ×

蕭原猝然制住了那漢子，便猛然扯住那漢子向村口疾奔出去。

也就在那剎那，從那列村屋的二間門內及一間的屋脊後，閃現出三條漢子來，手上的鎗皆對準了蕭原和那漢子。

蕭原手急眼快，抵在那漢子腰背上的匣子鎗一移，自那漢子的腰脅下伸出來，鎗咀疾擺，「砰砰砰」連珠鎗發，先掃射那兩個從村屋內閃出來的漢子，繼之掃射屋脊後閃冒出來的那人。

這是先發制人，若是被那三個人搶先動手，開鎗射擊，雖然有那傢伙做擋箭牌，只怕也逃不過那三人的一輪掃射。

這就顯出蕭原應變之快，動作之敏捷了。

這也是他能夠成為一位大名鼎鼎的名捕手及能夠活到現在的原因之一。

那三名傢伙被蕭原那一串鎗彈掃射得慌不迭縮回身子，而蕭原在開鎗掃射的同時，已一手將那漢子向前推出，摔身疾撲向那顆大榕樹後。

他距那棵榕樹不過十多丈距離。

鎗聲一响，眞是鷄飛狗走，連那頭躺在屋角牆脚下打鼾的懶豬，也被驚醒，驚跳起身，嗥叫一聲，瞎竄亂奔一通。

「砰砰砰……」一陣急驟的鎗聲，炒豆般激烈地响起，疾掃射回蕭原與那名漢子。

原來是那三個漢子一縮即又半閃出來，探手朝蕭原這邊開鎗掃射！

他們居然連那個漢子也「照顧」上了，眞是心狠手辣。

那漢子被蕭原一手推向前，正自慶幸脫出了蕭原的掌握，欲奔往最近的一間村屋掩藏，豈料一陣鎗彈疾射過來，他根本連閃躲的機會也沒有，發出一聲慘叫，身子震抖了幾下，仰跌在地上，一雙眼瞪得大大的，身上起碼有三處在冒湧出一股股鮮血來。

蕭原要不是見機得快，摔身就往大榕樹竄奔過去。只怕他也像那漢子一樣，身上起碼被射出幾個血洞來。

但「嘯嘯」地自他的身上射過的槍彈，幾乎射中他，幸好他的身形彎得很低，但也嚇出一身冷汗來，在快要奔跑到榕樹前，他扭身朝村屋那邊將鎗膛內的子彈掃射出去。

然後，他身形一個斜撲，搶撲落榕樹脚下，身形隨勢一滾，滾到了樹脚後，這才長長地喘了口氣，急忙將那個空彈膛退下來，換上一匣子彈。

剛才他將鎗膛內餘下的子彈掃數射出去，他可沒有把握能夠射殺那三個漢子的奢望，他只想在壓制一下對方，令到對方三人不能繼續開鎗射擊，否則，他在無遮無掩之下極有可能被對方三人掃射中。

那三人果然被他那一輪掃射壓得又閃縮回去，在蕭原滾到樹後的剎那，才又疾閃出半邊身，開鎗掃射。

鎗彈射在樹脚上及旁邊的地上，樹皮四濺激射，但却威脅不到蕭原了。

那三個漢子見無法可以再射殺蕭原，便停止了開槍，並且閃縮回屋內，只有那個伏在屋背後的傢伙，探冒起半截腦袋，監視着蕭原的動靜。

一時之間，互相僵持住了。

既然不可能射殺那三個漢子，蕭原自然不會浪費鎗彈，而且，他也不想再耗下去，必須爭取時間。

因為他已想到，這極有可能是對方的「緩兵之計」，能夠殺死他固然最好，若是不能，也將他拖住在這裏，好讓其他的人與沙雄有時間溜得更遠。

他忽然朝趴在屋脊後那傢伙掃射了五鎗。

鎗彈擊得瓦屑飛射，那傢伙慌忙將頭縮下去，咀裏咒罵一聲，探手胡亂地朝大榕樹那邊開了兩槍。

蕭原在掃射了幾槍後，便沒了動靜。

那傢伙才敢探起頭來，窺視着大榕樹後的動靜。

但樹後的蕭原，一直沒有了動靜。

這樣僵持了只有一刻鐘，終於，那伏在屋脊上的傢伙忍耐不住了，左一鎗右一鎗，往大榕樹的兩旁射擊。

那傢伙的鎗法倒也頗準，鎗彈緊貼着樹脚兩旁，射在地上，要是蕭原從樹後探出頭來窺看，說不定便會被一鎗射中。

但樹後的蕭原依然沒有動靜。

倒是匿在屋內的那兩個漢子，有了動靜。

只見那兩個傢伙先後自屋前及屋後閃了出來，閃閃縮縮地，向村口那棵大榕樹掩迫過去。

而伏在屋脊後那漢子則一鎗接一鎗地向樹脚的兩邊射擊，掩護那兩個傢伙向大榕樹迫進。

樹後的蕭原不知是被屋脊後那傢伙的鎗彈壓迫得不敢探出頭來，還是怎麼的，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終於，那兩個漢子閃竄到最前的那間村屋的前後，跟着，兩人大喝一聲，各自探身伸臂，朝榕樹開鎗掃射。

而在開鎗的剎那，兩名漢子便先後從村屋的前後跳出來，邊開鎗邊向榕樹那邊猛衝過去。

屋脊上那傢伙，也猛烈地開鎗掃射起來。

那棵大榕樹身上，立時彈痕纍纍。

樹後的蕭原自然被那一陣彈雨壓得不敢稍為將頭探出來，除非他不要命。

那兩個漢子以包抄之勢，終於衝到那棵大榕樹的兩側後，而兩人手中的鎗，沒有停响過。

兩人在衝到樹的兩側的剎那，不約而同的，臉上皆泛起一抹獰容。

——他們都以為蕭原被他們壓迫得一直縮在樹後，那他們就可以輕易地將蕭原殺死了。

可惜，他們都低估了蕭原。

那兩個漢子，在衝到樹側後的剎那，臉上的獰容變成了驚詫，一下子像個木頭人一樣，呆木住了。

——樹後那有蕭原的踪影？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莫非蕭原會飛天遁地，又或是會隱形術不成？

但他們很快便從驚愕中回過神來，不約而同抬頭向樹上望去，同時鎗咀也疾抬向上。

——他們第一個念頭就是，蕭原既然不在樹後，那極有可能爬上樹上藏起來，因為除此之外，他們都想不出，蕭原還能夠躲到什麼地方。

但他們却沒有想到，蕭原若是躲在樹上，他們早已沒命或受傷了，蕭原又怎會笨到，不在那剎間向他們開槍射擊，却呆着等他們找到他向他開鎗射擊。

果然，那兩個漢子搜視之下，發覺不到樹上有人，這面的那個漢子還不相信，便向樹上掃射了五六鎗，射擊得枝折葉飛，却就是不見了蕭原的人影。

「他媽的，怎會不見了他的？」開鎗的漢子迷惑地嘀咕一句。

那面的那個漢子也是一臉疑惑地轉動身子，掃視着附近一帶地方，却發覺不到值得思疑的地方，他不由奇怪地伸手抓起頭皮來。

這確是奇哉怪也。

「唏——」屋脊上那傢伙挺起身來，朝那兩個漢子叫道：「怎麼回事？」

原來那傢伙也看出情形不對。

樹左面那傢伙轉頭揚聲叫道：「姓蕭的不在樹後！」躲在樹右面的人也扭頭朝屋脊上的傢伙叫道：「你有沒有看到姓蕭的溜走了。」

伏在屋脊上那傢伙先是怔愕了一下，繼之搖搖頭，叫道：「沒有，他怎會不見了的？」

那兩個漢子都沒有回答他——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蕭原是怎樣溜走的。

忽然，樹右面那個漢子注視着離榕樹約丈許外的一條乾水溝，思疑地道：「老七，姓蕭的可能是從這條乾溝溜走了。」

樹左面那個叫老七的漢子聞聲急趨過去，看看那條通到村口外右手面（亦即是村後那面）的乾溝，再看看樹後，皺着眉頭道：「九成是了。」

「一定是！」那漢子加以肯定地道，「老七，你看一下那邊溝邊的草，倒伏了一片，姓蕭的極可能是在竄到樹後，開鎗將阿昆壓下去的剎那，撲滾下乾溝，貼着溝邊，沿溝溜走的。」

「老金說得對。」屋脊上的漢子（阿昆）已從屋面上跳下來，奔到老金的身邊。接口說道。「我只有那一會時間被他開鎗壓得不敢抬起頭監視他的動靜，他在開鎗後，便一直沒有動靜了。」

「那咱們現在怎辦？」老七望着老金道。

「姓蕭的一定是朝老大他們追踪下去了，咱們橫豎也要趕下去與老大他們會合，自然是追下去。希望能夠追上姓蕭的，並將他殺了，否則，怎樣向老大他們交待。」老金在三人之中年紀最大，看來也最有主意。

「那阿來——」阿昆扭頭望一眼躺在數丈外地上的那具屍體一眼，欲言又止。

「追那姓蕭的要緊！」老金果然是最有主意，冷漠地道。「別管他了。那些村民自會料理他的！」

老七點頭道：「是啊，咱們還是追下去吧！」

阿金在老七說話時，已拔步向村口奔去。

阿昆與老七不敢怠慢，緊跟着奔向村口。

捕手窮追踪 兇犯再易手

蕭原確是像阿昆所說，在開鎗將他壓下去後，便從樹後疾竄向乾溝，撲滾下溝底的。

由於他的動作快捷如豹，故此，那個阿昆再抬起頭窺視時，他已撲滾落溝底，自然看不到他的動作，還以為他仍縮在樹後。

蕭原便那樣「神不知鬼不覺」，沿着乾溝一直向村外竄奔前去，跑出了老遠，才自溝底爬上來，略為打量了一下方向，便朝西北面疾奔前去。

但奔出數十丈外，他忽然又停下來，轉回身，打量着附近的地形。

原來，他忽然改變了主意，決定先伏擊那三個傢伙，希望能夠從對方三人的口中，問出他們跑到甚麼地方與另一批人（押解沙雄的張保及張元邦那批人）會合，這樣，總比沿路覓跡追踪下去快捷得多，也不怕會追岔了路，兼且又可以消取後顧之憂，這確是一舉兩得。

他選擇了一處認為是老金等三人必經之路的地方，埋伏起來。

那是一條路旁有一座小土丘，他就埋伏在土丘上，從土丘上，可以望到村口那邊，只要老金等三人從村子中走前來，他便立刻發現，而老金三人若是不向他這邊走過來，他離遠便可以望到，他仍然能夠趕得及抄截過去，截擊他們。

他在土丘上等了大約半個小時左右，便望到老金三人從村口奔出來，一直往他這裏奔來。

他馬上準備起來，同時暗喜自己沒有估計錯誤。

老金三人却懵然不知，他們正奔向死亡之路，奔在前面的老金邊急奔邊不時拿眼望向前面，瞧他的樣子，是想發現蕭原的身影。

三個人終於奔到土丘前。

急奔在前面的老金忽然停了下來，後面跟着的老七和阿昆自然亦停了下來。

土丘上的蕭原看到三人忽然停下來，不由緊張起來——以為他們發現了他埋伏在土丘上，扣在鎗機上的食指禁不住一緊，雙眼自叢樹間隙望出去，緊緊地注視着三人的動靜，只要三人有什麼可疑的舉動，便會毫不猶豫地先發制人，開鎗向三人掃射。

當然，他不會將三人全部射殺，而會手下「留情」，以便從三人的口中，問出他們要到甚麼方與先走的另一批人會合。

否則他就多此一舉，浪費了時間了。

幸好，老金三人原來是停下來喘口氣

，並猜測蕭原是否在這條路追下去。

「老金，姓蕭的不知是否從這條路追下去，萬一不是……」

老七話還未說完，便被老金打斷了。

「老七，就算他不是，那也沒有甚麼，咱們必然會比他快趕到與老大他們會合的地頭，知會老大他們一聲，那不但可以將功贖罪，並且可以再佈下一個陷阱等姓蕭的踩下去，嘿嘿，姓蕭的相信沒有這一次這樣幸運了。」

老七與阿昆聽得連連點頭，阿昆心急地道：「那咱們快趕下去吧！」

於是，三人又向前奔。

土丘上的蕭原看着，不由鬆了口氣。

隨着老金三人向前奔跑的身形，握在蕭原手上的那支匣子炮的鎗咀也隨之移動着，就在老金三人跑到土丘下面時，蕭原一咬牙，扣動了鎗機。

「砰砰砰……」鎗聲驟响中，老金三人就像三棵被人陡然揮刀斬斷樹脚的小樹般，慘叫着猛然倒下去。

不過，他們却沒有死，因為蕭原只是向着他們的腿脚掃射。

老金三人根本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便被那一輪鎗彈射擊傷了腿脚，跌倒落地，胡亂地開鎗射擊。

蕭原却沒有再開鎗，只是注視着土丘下的老金三人，任由他們胡亂開鎗。

因為他們根本逃不了。

老金三人終於停止了開鎗，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痛哼着，驚恐駭懼地四下裏搜索着。

蕭原這時才開口朝他們叫道：「喂，你們三人聽着，你們已逃不了。若不想死的話，馬上將手上的鎗扔開去，並將雙手舉起來。」

直到這時，老金三人才發現土丘上埋伏着人——蕭原！

六道目光馬上朝土丘望上去。

「操你媽的！」老金受的傷最重，兩條腿脚都被射傷根本就站不起來。但這也激發了他的兇性與拚死之心，咬牙切齒地，抬起手中的鎗，朝土丘上「砰砰砰」一連開了三鎗。

這自然射不中蕭原。

蕭原朝他開了一鎗——一鎗射擊在但的右手臂上！

老金痛叫一聲，手臂一震一軟，手上的鎗也握不住，鬆跌落地。

老七與阿昆一見，魄落魂飛，慌忙將手上的鎗抛開去，恐懼地叫道：「別開鎗，我們投降……」並將雙手舉起。

蕭原看到他們將鎗扔出老遠，舉起雙手，才從地上爬起身來，走下土丘。

「你們先互相將身上的傷口包紮起來。」蕭原走到三人面前，盯着他們，手中的匣子鎗指着他們。

阿七三人早已痛得不得了，聞言之下，急不及待地撕下自己身上的衣衫，互相替對方包紮起來。

老金躺在地上，却一直惡毒仇視地瞪着蕭原。

因為他受的傷最重也最多，相信他就算死不了。也會殘廢，那自然不會對蕭原有「好感」了。

待三人將身上的傷口包紮好，蕭原才直捷了當地向他們問道：「你們都是甚麼人？」

「他叫老金，我叫老七。」老七很合作地急忙回答，先指一指老金，然後才指着阿昆說道：「他叫阿昆，我們都是老大的人。」

「你們老大是誰？」

「張保。」仍是老七答。

「是你們將沙雄救走了。」

「是。」老七是有問必答，他這樣合作，是想博取蕭原的好感，希望蕭原網開一面，不會殺他們。

「你們老大與沙雄是朋友？」蕭原想遍了，也想不起來曾聽過張保這個人的大名。

「不是。」老七答。

「那你們為何要救他？」蕭原疑惑地看着老七。

「為了那筆鉅額賞金啊！」阿昆快口快舌地接上。

「啊！」蕭原雙眼一睜。恍然明白了。原來張保這帮人是為了那筆鉅額賞金，不惜壞了道上的規矩，攔途截擊他，並要殺他以除後患，心中一陣憤怒。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強抑下怒氣，沉下臉問。

「除了咱們三人，張老大他們那一撥共有七人。」老七見蕭原臉上露出不豫之色，心頭不由忐忑起來。

蕭原道：「你們要趕到甚麼地方去和他們會合！」

「離此三十里外的虎兒溝。」老七答，「要是在虎兒溝不見張老大他們，便一直急趕下去，再趕到瓤家坡，張老大他們一定會在那裏等我們。」

「沒有騙我麼？」蕭原不懷好意地掃了老七三人一眼。

「我——怎敢騙你。」老七急忙說。

「嗯。」蕭原又掃了三人一眼。「我姑且相信你們。我先將你們綁起來，到村子中找人來將你們押回村中，再送到附近的鎮公所法辦。」

說完，立刻動手將三人綁綑起來，再檢去三人抛下的鎗，一陣風般，急奔回那條小村子。

雖然這樣浪費了他一些時間，但也決不能放過這三個傢伙，否則，他怎樣向昆明那位朋友及閻司令交待？

× × ×

虎兒溝乃是一條大山溝，由於那座山名叫虎兒山，故此，這條位於虎兒山脚下的大山溝，就順理成章地被附近的鄉民稱之為虎兒溝了。

虎兒溝除了春季雨天及下雨天（還要下的是大雨），溝水滾滾之外，大部份日子都只有一般涓涓細流的。

而山溝的附近一帶，都是荒野地，除了打獵的，甚少有人到這兒來。

張保與張元邦帶着五名手下，押着沙雄，終於來到了虎兒溝。

那時候經已黃昏日落時分。

他們一行人便在溝邊一塊散佈了不少大石的空地上歇了下來。

他們决定在這裏過一夜。

那倒不是他們存心想在這裏等老金等人趕上來與他們會合，而是天快要黑了，

雖然他們都想快些趕到南寧，不過，也不至於要摸黑趕路，那不但難走，他們也吃不消，畢竟，他們已趕了一天路。

而他們在今天一大早離開那條小村子時，已「順手」帶備了乾糧，只要再獵些雀鳥烤食，晚飯這一頓是頗為豐富的。

不過，說實在的，張保與張元邦在心底裏，都想老金他們有一兩個活着趕到來與他們會合，好讓他們知道，是否解決了蕭原這個心腹大患，若是，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歇下來後，那位張保的得力手下阿杜帶了兩個漢子去打雀鳥（他們有的是鎗彈），張保則與張元邦倚坐在一塊大石下，瞧着坐在對面的一塊石下，閉起雙眼的沙雄。

而另兩個漢子則負責在附近放哨巡視，自然的，將視綫放在來路那一邊。

——他們可是恐怕老金等人殺不了蕭原，那麼，蕭原就有可能隨時會趕到的。

閉着雙眼的沙雄忽然睜開眼，瞧着張保兩人，臉上滿是幸災樂禍之色道：「你那幾個手下根本殺不了蕭原，他一定會趕上來截住你們的，你們等着瞧吧。」

說完，惡毒地笑笑，不等兩人有甚麼反應，便又閉上雙眼。

張保雙眼一瞪，便欲發作，却被張元邦伸手按着他的肩頭，低聲說道：「保哥，別理會他，他是存心想嚇唬咱們的，他瞧着也好洩洩心中那股怨恨之氣。」

張保咀裏罵了句髒話，怒視着沙雄，咬牙道：「他媽的，他居然敢耍咱們，看樣子是皮肉痕癢了！」

沙雄却閉着雙眼，沒有理會張保的說話。

張保瞧着沙雄那種「不將他瞧在眼內的樣子」，直恨不得撲過去，狠狠地揍他一頓。

但他按捺住了，因為沙雄剛才所說的，確巳在他的心中做成了一股無窮的壓力，令到他惴惴然的。「阿邦，姓蕭的真有那麼厲害？」

張元邦雖然不認識蕭原，但是蕭原的本領却所知頗多，自然知道蕭原是個不易應付的人物，否則，蕭原也不會活到現在，並且在道上闖出了大大的名頭來，但他又不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令到人心惶然不安的，當下忙說道：「保哥，姓蕭的又不是有三頭六臂，他再厲害，也只是一個人，我敢担保，除非他找不到那條小村子，或是過而不入，否則，老金他們以四敵一，而且是佈下陷阱等他踩進去的，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非栽在老金他們的手下不可，保哥，你放心吧。」

「只怕未必！」沙雄忽然又張眼說出一句話來，隨即又閉上了雙眼。

張元邦氣怒得眞想跳起來，狠狠地揍沙雄一頓，但他忍住了，只是怒瞪了沙雄一眼。

張保却再也忍不住了，跳起身來，口裏罵道：「你他媽的，你這麼喜歡說話，我就讓你叫個夠！」

罵着，狠狠地起脚朝着沙雄的身上踢去。

沙雄被踢得滾倒在地上，却只是哼了一下，連眼也沒有張開來，這一來，更激起了張保的怒火戾氣，朝沙雄的身上亂踢，踢得他在地上滾動着。

驀地，「砰砰」連响兩下鎗聲，才令到張保窒住了，否則，沙雄還有活罪受。

驚疑地望向鎗响處，張保道：「阿邦，不是……」

張元邦連忙道：「保哥，一定是阿杜他們開鎗打鳥，不用驚。」

話未說完，又是一下鎗聲，跟着是一聲雀鳥的悲鳴聲。

「是阿杜他們在打鳥。」張保鬆了口氣。

沙雄這時巳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蹣跚地走回那塊石前，坐下來，又閉上了雙眼。

張元邦看在眼內，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桀悍。

張保還想動手揍沙雄，却被張元邦勸阻了。「保哥，犯不着與這種人動氣，咱們將他解到了南寧，他在監獄中，有他受的。」

張保這才罷手，轉望向山溝那邊。「阿杜他們一定打到了不少雀鳥，咱們今晚有野味吃了。」

正說着，又响了兩下鎗聲。

跟着又是一下。

張元邦抬頭看一下天上暮色蒼茫，天快黑了，吐口氣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阿杜他們也該回來了吧！」

話聲未完，他們便聽到一陣沓雜的脚步聲。

「哈，你一說，阿杜他們便回來了。」張保笑說一聲，倏地，他的臉色劇變了一下，疾聲叫道：「阿邦，不對，你聽到麼？」

張元邦的臉色剎那亦是劇變了一下，急忙一把將身上的鎗抽出來，震驚地道：「保哥，咱們被包圍了。」

——他們之所以忽然這樣驚震，是因為他們在那剎間，除了那一陣沓雜的脚步聲外，還聽到一陣急促輕細的脚步聲自身後的石後傳來。

「那麼，阿杜他們——」張保說到這裏，忽然窒住了，猛地打了個冷顫。

而他亦巳抽出鎗來，身子緊靠貼在石下。

張元邦一個箭步標前，抵住了驚覺地睜開眼來的沙雄，亦匿伏在石下。

「阿邦，會不會是姓蕭的……」張保驚疑地瞥一眼張元邦。

張元邦馬上搖頭道：「保哥，肯定不會是蕭原，他那裏找來這麼些人？」

「那一定又是一帮像你們一樣，『黑吃黑』的了！」沙雄忽然「哈」地笑出了聲。

「閉上你的鳥咀！」張元邦沒好氣地一手將沙雄的頭按在地上。

張保忽然高聲叫道：「阿杜，你們打了多少鳥回來？」

這時，那陣沓雜的脚步聲忽然沉寂下來，不用說，那些不速之客巳逼近了。

而張保之所以忽然這樣叫，是有用意的，他想弄清楚，對方是些什麼人。

果然，他這一叫，馬上有了反應。「張保，你們兩個出來吧，你們巳經被包圍，就算插翼也飛不了，也別指望你的那幾

個手下救你，他們已全部被老子的人放倒了！」

張保與張元邦一聽，頓時全身一陣冰冷，連連倒抽了幾口寒氣。

他們雖然已猜到阿杜幾人必然已凶多吉少，否則也不可能讓那些人偷偷地掩迫近來，但在親耳聽聞之下，仍然忍不住一陣驚震恐懼。

「朋友，你們是什麼人？」張保壓下心中的那股恐慌，喝問道。

「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還是省口氣，不說也罷，省得你兩個左思右想的，想破了腦袋！」語聲是在離張保他們前面約十丈外的一塊大石後傳出來的。

「那你們想怎樣？」張保吸口氣，明知故問。

「老子們不是與你們截擊姓蕭的一樣，咱們要的是猛鷹沙雄！」

張保與張元邦雖然早已猜到那些人的「來意」，但仍然不免驚窒了一下，沙雄却又說話了：「哈，想不到老子這麼矜貴，被人你搶我奪的，眞教老子高興！」

「住咀！」張元邦怒叱一聲，眞想一鎗柄砸落沙雄的頭上。

張保咬着牙，自忖確是突圍不了，但又不甘心就這樣拱手將沙雄這個「活寶」送給對方，他本來就是一個兇悍之徒，當下冷哼了一聲，吼叫道：「我不吃這一套，有本領的，就從我的手上，將沙雄搶去吧。」

他的話聲未落，那塊大石後的人已猛喝一聲：「開鎗！」

聲起鎗响，鎗彈自四下裏急驟地射向張保三人躲藏的大石，一時間石屑激濺，塵土飛揚。

幸好張保三人躲藏的地方，那三塊大石有如三面屏障般擋蔽住他們，雖然鎗彈橫飛，嘯嘯低响，有些就在他們頭上的石旁掠過，或是射在石上，但就是射不中他們。

張保咬着牙，咀裏不知罵了句什麼話，也不甘示弱地揚手胡亂地向外面掃了半梭子彈。

但却引來了更加劇烈密集的鎗聲。

這一次，有幾顆嘯掠的子彈幾乎射中了他們。

原來，對方已有人爬伏在一些大石上，居高臨下開鎗。

而從鎗聲聽來，對方少說點，也在十人以上。

張保與張元邦被橫飛激射的鎗彈，壓得緊緊地貼伏在石下的地上，不敢移動一下。

沙雄自然也不敢動。

鎗聲忽然停歇了，又是那人的語聲响起：「張保，滋味如何？你們若不想被射得揮身滿是血洞，這時候舉手投降，老子仍是那句話，放你們活着離開！」

張保與張元邦互相看了一眼，張元邦道：「保哥，你意思如何？」

張保眼珠轉動了一會，自忖在敵衆我寡，又被包圍的情形下，肯定逃脫不了，頑抗下去，遲早是死路一條，而螻蟻尚且貪生，何况人乎！只要有一綫生機，這一次發不了財，下次還有機會的，當下咬咬牙，朝張元邦道：「阿邦，既然還有一條生路，投降吧！」

張元邦早有此意，聞言點點頭。

張保於是大聲叫道：「你們說過的話算數麼？」

「老子在道上混了十多年，一向是牙齒當金使的！」那人仍然匿在那塊大石後，語聲斬釘截鐵。

「好吧，我們投降！」張保說着將手上的鎗用力扔出去，緩緩站起身來。

張元邦也扔掉鎗，舉手站起。

兩人這一站起來，馬上便發覺到，附近不少石上，爬伏着人，鎗咀對準了他們這邊，不禁倒吸了口氣。

「沒有了麼？」聲起人現，自那塊大石後，閃出一個年紀在四十上下，闊下巴，突眼，頭髮粗短的漢子來，手上執着一支二十响連發的匣子鎗，露出一咀的黃牙，獰笑着，那雙突眼骨碌碌地，警戒地直向張保兩人那邊掃視着。

「還有一個你們要的沙雄！」張元邦也在打量着那個漢子，但一眼便知道自己從未見過此人。

就在那漢子閃身出來的刹那，附近的石後一連閃出七八條人影，手上的長短鎗對準了張保兩人。

「沙老大，請站起來。」那漢子客氣地叫道。

沙雄只好不情不願地從地上爬起來，但當他一眼看到那漢子時，先是錯愕了一下，繼之驚喜地道：「老高，是你！」脚下鐵鐐「嘩啷」一响，撲向那漢子——老高。

不用說，就算是瞎眼的人，聽也聽得出，沙雄與那漢子是認識的。

張保與張元邦互相看了一眼，露出一抹苦澀的笑容。

陡地，撲前去的沙雄猛地窒住了，思疑地看着老高，冷冷地道：「老高，你不是也想拿我去換取那筆鉅額賞金的吧？」

老高「嘿」地乾笑一聲：「沙老大，你先過來再說。」

沙雄却固執地道：「你先說！」

老高看了沙雄一眼，嘆口氣道：「沙老大，你對我有救命之恩，我會是那種見利忘恩的人麼？」

沙雄冷冷道：「財帛動人心，這可難說得很？」

老高又嘆了口氣。「沙老大，不怕對你說，那一筆賞金不錯很誘人，但比起我等着要幹的那一單大買賣，簡直不放在我的眼內！」

一頓，接下去道：「不怕對你說，我這一次出手救你，一來是報恩——從此兩不相欠，二來，是邀你聯手幹那單大買賣，現在你可以過來了吧？」

沙雄的臉上這才有了笑容。「老高，我很高與那一次救了你！」說着，拖着那副脚鐐，走過去。

張保與張元邦，在那刹那忽然冷了半截。

× × ×

沙雄與老高互相抓住對方的雙臂，用力搖幌了兩下，才哈哈地大笑起來。

「沙老大，你一定吃了不少苦頭了。」老高忽然皺着眉頭，看着一臉鬍渣子，頭髮蓬亂，衣衫襤褸的沙雄。

沙雄一下子便收斂了笑容，恨怒地咬着牙道：「這是免不了的。」一頓，扭轉身，惡毒地盯着張保兩人，「老高，你眞的放他們離開。」

老高「嘿嘿」陰笑兩聲，掃了張保兩人一眼，道：「沙老大，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張保兩人一聽，立時放下心來，喜形於色。

沙雄却雙眼一瞪，正欲開口，老高却拍拍他的肩頭，陰陰地道：「沙老大，我答應讓他們離開，我的手下可沒有答應不殺他們啊！」語聲低到只有沙雄才聽到。

說着，朝兩人喝道：「還不滾！」

兩人看到老高附耳對沙雄說話，沙雄頓時釋然地臉露獰笑，雖然聽不到老高對沙雄說什麼話，但從兩人的臉色，看也看得出，不會是什麼好事，心中不禁怦怦然的，疑懼地看着老高，生恐他改變了主意，及至聽到他喝叫他們「滾」，立時有如皇恩大赦般，急不迭轉過身，往石外急奔出去。

兩人有如喪家犬般，才奔出石外，老高臉上殺機暴現，舉手向下一切！

刹時間，鎗聲驟响，老高那些手下起碼有七八個人朝張保與張元邦的背後開鎗射擊！

張保張元邦可是發夢也料不到，老高的手下向他們射擊，但就算他們知道，也閃避不了，亦無法阻止，兩人在那陣鎗聲中，背上各自出現了幾個血洞，連慘叫聲也叫不出，便仆在地上，死翹翹了。

「沙老大，現在你滿意了吧？」老高笑對沙雄說。

沙雄笑聲有如獸嘷，伸手拍拍老高的肩頭。「老高，多謝你！」

一頓，咬牙切齒地道：「不殺蕭原，難消我心中的恨怒！」

老高却道：「沙老大，目前最要緊是先將你手脚上的鐐銬弄開，至於殺蕭原的事，待咱們聯手幹了那單大買賣後，才找姓蕭的報復不遲！」

他口上這樣說，心中却道：「幹完那單大買賣後，你要殺姓蕭的，那可是你的事！」

沙雄看着手上的手銬，狠狠地道：「戴着這件東西，弄得我搔癢也不能，他媽的，我一定要姓蕭的也嚐嚐這種活罪！」

一頓，好奇地看着老高，問道：「老高，那到底是一單怎樣的大買賣？又非要我帮手不可？」

老高一手拉了沙雄走到一塊較小的石前坐下來。「沙老大，別心急，先弄開你手脚的鐐銬，歇口氣，待我的手下將那些順手檢來的野鳥烤熟，邊吃邊對你說。」

「哈，你一說，我的肚子便咕咕直叫起來。」沙雄將雙手遞到老高的面前。「老高，你會開鐐銬？」

老高搖搖頭。「不是，是我的一名手下。」

說着，扭頭目光一掃，揚聲道：「山鷄，你過來一下。」

一名瘦削的漢子應了一聲，朝兩人快步急走過來。

× × ×

蕭原趕到了虎兒溝。

當他發現了第一具屍體時，便立刻警惕地將鎗抽出來，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搜查起來。

結果，他一共發現了七具屍體！

起初，他弄不清楚那七具屍體到底是些什麼人，但隨即他便從人數上，及附近一帶的情形，猜測到，死去的人有九成是攔途截擊他的那人——亦即是張保與他的手下。

他之所以這樣猜測，是因爲老七曾對他說過，張保那撥人一共是七個人，而死者的數目恰好相符。

接下來他在一塊石下發現了兩副被弄開的手銬脚鐐後，他便完全確定，死的人是張保與他的手下無疑！

因爲死的若不是張保他們，沙雄又怎能夠將手銬脚鐐弄開，絕無疑問，沙雄是被另一帮人救走了。

只是，這一帮人到底是什麼人？

而從那兩副弄開棄在地上的手鐐看來，蕭原已猜測到，將沙雄自張保他們手上救走的那帮人，極有可能是沙雄的朋友，要是目的與張保他們一樣的話，那是絕不會替他將手銬脚鐐弄開的，那豈不是方便他逃脫。

待到他再在附近一帶搜索了一會，他更加肯定了。

因爲他朝着南寧那個方向搜索出一大段路，皆沒有發現什麼踪跡，那些人若是爲了領取那筆鉅額賞金而將沙雄自張保他們手上「搶」走的話，那必然會向那個方向走的，如今却不是，那自然是將他救走了。

接下來，他在東南面——朝着雲南那面，發現了踪跡，他細加辨認下，斷定是那帮將沙雄救走的人離開時留下的。

因爲除了那個方向外，其它方向皆沒有發現踪跡。

他在那裏歇了一刻鐘左右，順便從兩具屍體上拿取了兩匣子彈，便急急朝東南面發現跡踪那個方向，追了下去。

× × ×

在廣西與雲南交界處（靠近邊界那邊），有一處叫青溪寨的大村寨。

這條村寨內既有漢人在居住，也有苗人等少數民族的人居住，而這青溪寨乃是附近一帶數十里內最大的一個村寨，由於位處兩省交界處的交通要道上，自然的，便成了貨物集散地。

這座村寨內的漢人苗人等，大多是做生意的，村寨內那條十字大街上，不但店舖林立，還有飯舖子，客店，村寨前的那片大空地，每逢墟期，眞是人山人海，熱鬧喧嘈，什麼貨品也有——從土產野味皮貨家禽藥材到洋貨，眞是應有盡有，甚至還有人暗中販賣烟土鎗械。

這一日又是墟期。

蕭原在散墟後來到了青溪寨。

他是一路追踪覓跡，追到來這裏的。

他已追踪了兩日，身上帶的乾糧差不多吃完了，既然來到這裏，那自然要到村寨內打聽一下沙雄的踪跡了，順便也歇歇脚，再好好地吃一頓，添置一些乾糧。

墟塲雖已散了，但街上仍然擠滿了人，那些人大都是附近村寨趕來趁墟的鄉民，賣掉了家禽土產什麼以後，手上有了錢

，自然要到大街上的那些店舖，買些日用品，或是買兩丈布回去，所以，一樣熱鬧非常。

街上熱鬧，那幾間飯舖子也一樣熱鬧，不少人難得有機會碰面，很自然的，便會互相拉着走入飯舖子，坐下來喝它兩杯聊聊。

蕭原在大街上的人潮中擠了好一會，才走到一家飯舖子前，便走了進去。

但才走進去，他便皺起了眉頭。

飯舖子內，居然坐無虛席。

這個時候，離午間起碼還有個多小時，蕭原一心以爲飯舖子內不會太多人的，那知却大出意外。

他只好退了出去，繼續往前走，希望第二間不會滿座。

豈料第二間仍然滿座，他正欲轉身走出去，忽然聽到有人向他招呼：「蕭原，是你！」

他連忙轉回身，目光一掃，看到座堂內靠左邊的牆邊一張枱子後面，有一個漢子站了起來，朝他招手，臉上滿是驚喜之色。

他忙定眼一看，認出那漢子來，臉上瞬即露出意外的驚喜來，叫道：「李昌，是你！」

說着，走了過去。

那叫李昌的漢子忙亦走前一步，迎上蕭原，四隻手立刻緊緊地互握着，搖動起來。

兩個人也互相打量着，這意外的相遇，令到兩人有他鄉遇故知的忘情喜悅，全然不理會那些射過來的奇詫目光。

「坐，坐，快坐下來再說！」李昌將自己的位置讓給蕭原，按他坐下來。

原來，他這張枱子已坐了四個人，他這一坐，李昌便沒座位了，蕭原自然不肯坐下來。「這怎成，你坐吧。」

兩人在互相推讓着時，其中一個老頭兒却站了起來，對兩人道：「兩位哥兒不用你推我讓了，我吃飽要走了。」

說着，招手叫來一名伙計結賬。

待那老頭兒走後，伙計將枱面的碗筷執拾乾淨，兩人才坐下來，那伙計亦已送上一副杯筷。

李昌忙替蕭原斟了一杯茶，放下茶壺，才看着蕭原道：「你怎麼來到這裏？可是追……」下面的話，他顧忌同枱那兩個客人，沒有說下去。

蕭原却明白李昌的意思，點點頭道：「是啊，難得在這裏遇上你，眞教人高興！」說着，端起那杯茶，一口喝乾了。

李昌忙又拿起茶壺，替他斟茶。「在這裏遇上你，我也很高興，說起來，咱們也有三四年沒有見面了。」

說着，頗有感慨地吁了一口氣。

蕭原又一口喝掉那杯茶，才打量着李昌，說道：「你的氣色不錯，也胖了，混得不錯吧？你怎會在這裏的？」

李昌笑笑道：「當年要不是得你帮忙，我也不會——」

「李昌，過去了的事，不要說了。」蕭原擺擺手，截斷了李昌的說話，拿起茶壺，先替李昌斟了杯茶，才斟自己的。

李昌眼中却盡是感激之色。「我自從不幹——之後，一時間也不知幹些什麼好，後來得一位堂兄携帶，幹上了商販這一行，走鄉過縣的，販運貨物到各地販賣，順便也將各鄉各地的土特產販運到梧州南寧等地販賣，托賴，混得還不錯，有兩餐飯吃。」

一頓，接說道：「我在五日前獨自販運一批布疋到這裏販賣，兩日前已全部脫手，但要等今日墟期，向那些來趁墟的鄉民收購一批土產如藥材皮貨等販運回梧州，便留下來，想不到，却遇上了你！」

跟着又道：「難得在這裏遇上了你，說什麼也要請你吃頓飯？」也不管蕭原應承與否，招手叫來伙計，一連點了五個菜，再要了一斤米酒。

蕭原知道與他爭也是白爭，便不出聲，老實不客氣地領了他這份情。

至於這位李昌，本來也是一位追捕手，但却在四年前於追捕一名悍匪時，被那悍匪鎗傷了大腿，子彈傷及筋骨，却得蕭原義助他將那悍匪擒下，讓他去領取那筆賞金，但他傷好之後，那條腿却不大用得上勁，幹他們這一行的，最緊要是身手敏捷，否則，別說追捕那些悍匪巨盜了，只怕還會賠上一條命，所以，他只好不幹了，幹上了商販這一行。

對於當年蕭原帮了他那個大忙，他是一直記在心中的。

× × ×

酒與菜陸續送上，蕭原也不客氣，與李昌吃喝起來。

啃了兩天的乾糧，如今吃到熱氣騰騰的餸菜，那自然感到美味無比了。

由於同枱有兩個食客，說話不大方便，蕭原與李昌，都是說些閒話，道一下近況。

結果，兩人吃了一個鐘頭左右，喝了兩斤米酒。

走出那家飯舖子後，李昌帶着蕭原走到一家客店的房間內，坐下來後，才對蕭原道：「蕭原，你這一次追什麼人，追到這裏來了。」

蕭原看一眼那房間，看到房間內堆放了一包包的貨物，却不答李昌的話，問道：「李昌，這裏說話方便麼？」

李昌點頭道：「若不方便，我也不會帶你回來，那些牆都是用磚砌的，不是板牆，隣房的人聽不到的。」

「我在追猛鷹沙雄！」蕭原仍然壓低了語聲。「你聽說過這個人麼？」

李昌雙眼一睜，脫口道：「沙雄，是不是南寧貼出懸賞告示要追緝擒捕歸案的那個沙雄？」

看到蕭原點點頭，他吁口氣道：「原來是他，我怎會沒有聽聞這人的大名，他作的那一案，不但鬧得南寧人盡皆知，也傳到了梧州等地，聽說此人兇悍桀野，極難對付，你可要小心一點啊！」

蕭原吁口氣，說道：「本來，我已將他緝捕抓拿住，……」

「又讓他逃了？」李昌脫口道。

「不是。」蕭原吸了口氣，「在將他從昆明押解他回南寧的途中，被一個叫張保的私梟，帶領一班手下，攔途截擊，將他搶走……後來，他又讓另一帮人救走了。」蕭原將這幾日發生的事情，詳詳細細地向李昌說了一遍。

李昌聽得氣憤不已，握着拳頭，怒聲道：「張元邦這個人我以前曾與他有數面之緣，想不到他爲了那筆賞金，竟然昧着良心，幹出這種有違行規的事來，他眞不是人！」

一頓續道：「你可查出了那帮自張保的手上，將沙雄救去的人，是何方神聖了麼？」

蕭原搖搖頭。「至今還是一頭霧水，我只是追踪他們留下的踪跡，一直追到這裏來。」

李昌的目光忽然閃亮了一下。「那帮人既然是朝着這面走的，附近就只有這一個村寨，那麼，說不定他們曾在村寨上停留過，蕭原，我在這村寨上認識一些人，我可以帮你查一下，這兩日有沒有生面人來過村寨上。」

蕭原遲疑地道：「李昌，你已不幹這個了，我不想……」

李昌一擺手，截斷了蕭原的說話。「這個忙，我是一定要帮的，我不會直接去打聽的，你要是不答應，那就是不將我當作朋友。」

蕭原聽他這樣說，知道要是再說，李昌眞的會生氣，當下只好道：「好吧，不過你要小心。」

李昌笑笑道：「蕭原，你別忘了，我以前也是幹這一行的，這種事，我還沒有忘記怎樣去做。」

蕭原聽他那樣說，沒有再說什麼，李昌看到他一臉疲態，便道：「你在床上躺一會，我這就出去找人。」

說完，不等蕭原說話，便走了出去，並將門關上。

蕭原也確實是累了，這兩天以來，他爲了能夠快些追上沙雄那帮人，非到入黑後不停歇下來，加上露宿荒野，自然睡得不舒暢，雖然是習以爲常（他的身上，時刻帶備了急救的藥物），但畢竟不是鐵打的，如今既然知道救走沙雄的另一帮人不是押解沙雄到南寧領取賞金，那他就不用急急追趕上他們了，樂得在這村寨上好好地歇一下，讓自己的精神體力恢復過來。

他自信只要沒有追錯，遲早也會追上沙雄與那帮人的。

一覺醒來的時候，蕭原發覺已是黃昏時分了。

這一覺睡得好酣。

李昌却還未回來。

他不免有點担心起來。

但他却不熟悉這裏的情形，若是出去找，也不知道到那裏找他，所以，他只好呆在房中，等李昌回來。

躺回床上，他將這幾日來發生的事情，回想了一遍，希望能夠找到一些能夠猜到那帮從張保等人手上將沙雄救走的人，是何方神聖。

俗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只有摸清楚了救走沙雄那帮人的來歷及底細，才不至於像盲頭烏蠅一樣瞎追瞎撞，對付起來，也有把握得多。

但他怎也猜想不出，那帮人是何來路，他也想遍了與沙雄有關係的人（對於沙雄這個人，他在追捕他之前，便已訪查得一清二楚），也想不出有那一個有能力將他救走的，而據他訪查所知，沙雄大部份時間皆是獨來獨往的，只有幹大案時，才會與人聯手，但那些與他「拍過檔」的匪賊不是死了，便已被關在牢中，他本是貴州人，在雲桂兩省根本沒有至親的人，那麼，斷不可能是他的至親救走他的，那就只有一個可能：是他的匪朋賊友了。

但據蕭原所知，沙雄這個人朋友雖有，但却沒有患難之交，也即是沒有肯捨命救他的朋友，這就令到蕭原想大了腦袋，也想不出那帮人到底是什麼人了。

既然想到連頭也大了，也想不出來，他便不再想下去，以免令到自己神經緊張，從床上坐起來，望一眼窗外，一片暮色，天快黑下來了，李昌却還未回來，他再也覺不住了，決定到外面走走，就算找不到李昌，在村寨上逛逛，總好過在這間房內悶着。

他走出房外，回身將房門帶上，正欲下鎖，便聽到李昌的語聲：「蕭原，你去哪裏？」

蕭原扭頭一看，李昌正快步走過來，眼中閃着光芒，他邊拿下那把鎖，邊說道：「我見你去了這麼久也未回來……覺不住出去找你。」

李昌「哈」地一聲，笑道：「蕭原，我不會有事的，其實，在黃昏前，我曾回來過一次，看到你睡得那麼熟，不敢叫醒你，再出去找人。」

一頓，望一眼暮色四合的天井上空，說道：「這時候也是吃晚飯的時候了，走，我帶你到一家清靜一點的飯舖子，坐下來邊吃邊談吧。」

蕭原精神一振，疾聲道：「你打聽到消息？」

李昌笑着點點頭，轉身向外走去。

蕭原忙跟着他。

× × ×

傍晚的街上，清靜多了，與日間那種水洩不通，喧嘈擁擠的情景，簡直有天壤之別，就連蕭原也不大相信，這是同一個地方（清溪寨）。

大街上，有一些店舖已關了門，李昌對這村寨的情形似乎頗熟，帶着蕭原在街上走着，在十字大街口向左一轉，走入橫街中，來到一家飯舖子前。

李昌帶着蕭原走了進去。

那是一家不太大的飯舖子，但却很乾淨，也很清靜，店堂內只有三數張枱子坐了客人，蕭原在進入飯舖時，已一眼看清了舖內的情形。

在一張靠裏貼牆的一張枱子坐下來，李昌吩咐那個跑堂的伙計送上一碟鹵味，一斤米酒，便與蕭原淺斟慢酌地談起來。

李昌喝了口酒，嚼着一塊爽脆的豬耳朵，不等蕭原發問，便已開口說道：「蕭原，昨日午飯時份，村寨上來了兩撥人，每一撥大約七八人左右，兩撥人都在街口那家元盛飯店內吃飯，據那位店主說，那兩撥人似乎是一路的，由於那兩撥人是生面人，加上身上沾了不少泥塵的，似乎趕了不少路，故此他特別注意，發現那兩撥人暗中曾打了兩次招呼，而後來的那撥人中，其中有一個特別惹眼，粗眉橫眼，臉上滿是參差的鬍渣子，手腕上有一道結了痂的傷痕，看樣子是被手銬之類磨破了皮肉弄出來的，那不就是與你所描述的沙雄

一樣麼?」

李昌說到這裏，興奮地停了下來。

蕭原本來端起酒杯欲喝的，聽到這裏，不由將酒杯放下來，眼中光芒閃動，疾聲道：「那確是猛鷹沙雄無疑！原來他們也在這裏歇脚，這麼說來，他們那帮人不會走得太遠！」

李昌喝了口酒，挾了塊鹵味在口中嚼着，說道：「我還打聽到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蕭原看着李昌，等他說下去。

咽下那塊鹵味，李昌說道：「與沙雄的那一撥人中，有人認出其中一人，乃是在靠近邊境一帶出沒的一帮匪徒頭子，綽號餓虎的高林！」

「原來是他！」蕭原脫口道，「我也聽聞過此人的姓名。聽說此人手段兇殘，性情暴戾，但却很少走出他活動的那一帶地方，所以，沒有人奈何得了他，我却從來沒有聽聞過他與沙雄有什麼交往，他怎會冒險將沙雄救出來的?」

李昌自然也不知道，所以，他沒有接口。

「不過，能夠打聽到是高林那帮人救走沙雄的，總算知道了對方的來路，我不至一無所知，這實在太好了。」蕭原感激地看着李昌，說：「李昌，我很感謝你的帮忙。」

李昌忙道：「蕭原，你這樣說，那我不知要怎樣多謝你了，我只不過出去跑跑吧了，算不上帮忙。」

一頓又道：「說起來眞是巧，高林之所以被人認出來，那是因爲他們昨晚皆沒去客店投宿，而是去了寨上那家私娼寮去嫖妓，却被一名在娼寮內做打手的認出了他，原來那名打手以前在緬甸與雲南交界的一處苗寨上，看過一張緝拿他的告示，上面繪了他的樣貌出來，而他的臉上有一處特徵——左耳比右耳細一半有多，那人就是從高林的大細耳，將他認出來的。」

「嗯。」蕭原沉思着道：「可打聽出，他們是什麼時候離開這裏的?」

「天未亮便離開了村寨，往西南那個方向走去。」李昌肯定地說，「那名打手暗中跟着他們出寨，看着他們朝那個方向走，才轉回寨上的。」

蕭原知道李昌能夠打聽到這麼多消息，一定花了不少大洋，他却沒有問李昌，知道他一定不會說的。「李昌，你帮了我一個大忙，要不是遇上你，只怕我仍然不知救走沙雄的是些什麼人！」

李昌忙道：「蕭原，你又說客氣話了，別忘記，咱們是多年的朋友了。」

蕭原高興地道：「我很高興有你這樣的朋友。」

李昌感動地道：「蕭原，能夠交上你這種朋友，是我的運氣！」

接說道：「你準備幾時離開這裏，追下去!」

「急也不在一時。」蕭原沉吟着道。「難得在這裏遇上你，我們今晚好好地聚聚，明早才追下去。」

李昌高興地道：「好啊，我預祝你一路平安，無驚無險地將猛鷹捉拿住，押解回南寧法辦。」

「李昌，這一頓由我請，我們好好地吃一頓。」蕭原說着，不等李昌說話，便招手叫來伙計，吩咐他弄幾味巧手小菜來，再來兩斤米酒。

翌日天未亮，蕭原便起了床，却沒有驚動李昌（他昨晚喝多了酒，幾乎醉了，仍然宿睡未醒），悄悄地將一張五十塊大洋的銀票塞在李昌的枕邊下，便離開了客棧，又踏上了追捕沙雄的荊途……

×　×　×

餓虎高林帶着沙雄一直往阿瓦（人旁・以下同）族人居住的阿瓦地區走去，這一日，已來到阿瓦山下。

只要翻過阿瓦山，便是阿瓦族人聚居的地區。

這座阿瓦山雖然不太高，但山上盡是密林，而這種被歷朝稱爲蠻疆之地的地區，相傳最多毒物，特別是在山林之中，不但有毒物，也有猛獸，故此，外來人都不敢大意亂闖。

而這裏經已是雲南境內了。

幸好高林與他的手下一向都在邊陲（邊境）的蠻荒之地出沒，身上一直帶備了各種應急的藥物，所以，他們不用戰戰兢兢的，但也不敢大意，因爲他們都知道，走入這種到處充滿了危險的地區（除了自然界的外，隨時也會遭遇到那些土人的襲擊），若不小心，那麼，是隨時會惹來殺身之厄的。

由於已近黃昏，所以他們不敢翻過阿瓦山，在山脚下歇了下來。

雖然他們身上有鎗械，但若摸黑在山林中走動，那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危險性却比日間大了不知多少倍，就連當地的土人，除非迫不得已，否則，絕少在入黑後，走入密林內的。

他們在一處有水的地方歇下來，乾糧他們是早已帶備的了，高林的手下馬上燃起了篝火。

這一來可以阻嚇野獸走近，二來也可以驅蛇，所以，天色雖然還未黑齊，他們便生起了篝火。

沙雄與高林倚坐在一塊石下，攤手攤脚的，望着暮靄迷離的天空，不知在想些什麼。

終於，沙雄忍不住了，一下子坐直了身子，瞧着高林，說道：「老高，你帶我來這種荒蠻的地方，到底有什麼企圖?」

高林似乎被迷離的暮色吸引住了，沒有收回目光，也恍似沒有聽到沙雄的說話，沙雄看他不說話，雙眼一睜，有點生氣地正欲說話，高林却忽然開了口，却是答非所問，悠悠地道：「沙老大，你還記得林盛富這個人麼?」

沙雄聽他驀然說出林盛富這個人，不知怎的，幾乎跳起身來，疾聲道：「你怎麼忽然說起他?」

高林收回目光，神秘地朝沙雄眨眨眼。「聽說他與你是拜把兄弟，而且，他一向最聽你的說話，是麼?」

沙雄疑惑地看着高林。「不錯，他與我確是拜把兄弟，但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自從我與他分道揚鑣後，至今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你忽然說起他，是什麼意思?莫非你見過他?」

「我在幾個月前，確是見過他。」高林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牙齒，那兩枚犬齒

特別尖長，就像兩枚虎牙一樣，笑笑道：「沙老大，我忽然說起你這位拜弟，是因爲我們要幹的這宗大買賣，與他有極大的關連！」

「啊——」沙雄詫訝地瞧着高林。

「是這樣的。」高林說道：「咱們如要幹成那單大買賣，若沒有你那位把弟的帮忙，那是連五成成功的機會也沒有，但若有了他的帮忙，則有十足把握！」

「原來是這樣的。」沙雄總算有點明白了。「所以，你才冒險將我從張保那些人的手上救出來！」

高林有點訕訕地道：「沙老大……這只是原因之一，你曾救過我一命，我可是一直沒有忘記，這麼巧，我要找你聯手合作幹那單大買賣……你却被姓蕭的……就算不是要找你幹那單買賣，我既然打聽到你被姓蕭的……我也會冒死救你的！」

沙雄聽他那樣說，也不便再說什麼了，當下哈哈一笑，道：「別說這些了，盛富現在幹些什麼?咱們要幹的買賣，居然成敗與他有莫大的關連。」

「他如今在金沙寨中，作了阿瓦族那位土王的保鏢兼衛隊隊長，深得那位土王的信任。」高林興奮地道：「沙老大，你可知道，金沙寨內，有一個寶藏?」

沙雄一聽，頓時精神一振，急切地道：「老高，什麼寶藏?」

「那土王擁有一條能夠淘出金沙來的金沙河，那些阿瓦族人凡是到金沙河淘金的，都要將淘得的金沙，繳交給那土王八成，而淘金的人足有百人以上，咱們別說那麼遠了，只算十年吧，你算一下，十年之間，那位土王一共積聚了多少金子?」

「就算一年十斤，十年也足有一百斤啊！」沙雄的眼中閃射出貪婪的光芒來！

「你說少了一半！」高林的眼中也閃射出光芒來。「據我探聽到的，那土王除了本人及其妻妾兒女所擁有的金飾及用金子打造的器皿外，還收藏了二百斤過外的金塊！」

「這確是一大筆寶藏！」沙雄猛地嚥了口口水道，「要是能夠得到那批金塊，他媽的，足夠你我快快活活地花他一輩子了！」

「沙老大，我沒有騙你，這確是一單大買賣吧?」高林自得地笑着。

「老高，眞有你的。」沙雄一掌拍在高林的肩頭上，「這何止是大買賣，簡直是……他媽媽的，我不知怎樣說了！」

說完，開心地大笑起來，彷彿他已擁有了那批金塊一樣。

高林也陪着他笑着。

忽然，他止笑道：「老高，那位土王收藏了那麼多金塊，那自然是嚴加守護的了?」

「是啊，」高林也收歛了笑意，正經地道，「據我打聽所知，那批金塊被那土王收藏在一寨內的一處山洞內，那山洞口裝了一扇特別的大鐵門，據說堅固得連手榴彈也炸不開，外面日夜有人守衛，而那個山洞就開在那土王的『王府』後院內，後院牆是用大石砌成的，足有兩丈高。後院內還養了五六頭惡狗，若要想偷進去，簡直比登天還難，而那座『王府』建造得有如一座碉堡般，兩座碉樓上配備了兩挺據說是從安南買回來的機關槍，若是想硬攻，那根本攻不破，除非出動軍隊。」

頓一下，高林又說下去：「曾經有不少道上的朋友打過主意。結果是，强攻不成，偷襲也不能得手，並且還折損了不少人。沙老大，你不會沒有聽聞過曾洪這個人吧?」

沙雄聽高林將那土王府說得鐵桶也似的，不禁皺起了眉頭，忽然又聽他說出曾洪這個人來，不由雙眉一展，脫口道：「怎麼沒有聽說過，你說的可是大名鼎鼎，綽號炮王的曾洪?」

「當然是他，」高林用力地點點頭道：「你當然也聽說過，他手下差不多有近百名的手下，而且鎗械充足，還擁有三挺機關鎗，就連地方上的軍隊，也奈何他不得……」

「怎麼沒有聽說過！」沙雄截口道：「兩年前，地方上派了一連軍隊欲剿滅他，結果，幾度接觸之下，那一連軍隊不但剿滅不了他，反而被他打得焦頭爛額的，折損過半，並且替他補充了不少鎗械彈藥，最後只好溜之大吉！」

「你可知道，這位連軍隊也奈何不了他的炮王，却在大半年前，率領他那帮饒勇善戰的手下，攻打那土王府，企圖搶走那批金塊，結果——」說到這裏，他故意頓住，不說下去了。

沙雄性急地道：「結果怎樣?」

「不但攻不破那土王府，他的手下也死傷過半！」高林吁口氣說下去道：「曾洪也被打死了！」

「這是眞的麼?」沙雄失聲叫道。

「見到你那位結拜兄弟後，你大可以向他問一下。」高雄道：「那一戰，正是你那位結拜兄弟指揮的。」

「他媽的，那咱們不是也攻破不了那土王府，只能夠想想麼?」沙雄洩氣地說道。

「你忘了你那位結拜兄弟了麼?」高林提醒他。

「嘿，我怎麼會忘了他！」沙雄望着高林，「你不是要我說動他，來個裏應外合吧?」

「不是。」高林神秘地笑笑道：「那是行不通的，那土王府內足有三十名守衛，而他只得一個人，就是做內應，也起不了作用。」

「那你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沙雄摸不着頭腦地看着高林。

高林神秘地朝沙雄霎霎眼，說道：「山人已有妙計，待你見到林盛富，說服他帮忙後，山人才將妙計說給你聽吧。」

接着咂咂嘴，又道：「現在走過那邊吃些東西吧，孖指八他們可能弄到一些野味回來。」

那邊，就在那條山溪邊，高林的手下，生起了另一堆篝火，正在烤着一些什麼野味，香味順風飄送過來，嗅着令人直吞口水。

沙雄一骨碌跳起身來，邊向那邊走過去，邊說道：「老高，我與盛富分手足有十多年，不知他還認不認我這個拜兄，我可不敢担保，他還會聽我的話。」

「沙老大，你一定要說服他帮我們這一次，否則，我們會白走一趟。」高林一

下子跳起身來，伸手抓住了沙雄的手臂。

沙雄只好停下來，甩開高林的手，說道：「別緊張，我一定會盡量說服他的，我也不想白走一趟，並且想下半世過得舒舒服服的。」

高林拍拍沙雄的肩頭，吐口氣道：「沙老大，有你這話，我就放心了。」

說着，與沙雄走向河邊的那堆篝火。

山林陷匪手　捕手命堪危

翌日，他們在太陽升起老高後，才朝山上走去。

傳說，雲南滇邊一帶地區的山林，在早上是有瘴氣瀰漫的，要到日頭升起老高，那層瘴氣才會消散，高林與他的手下對於這種傳說是深信不疑的，因爲他們曾經遇上過，所以，他們不敢大意，依照慣常習慣，日頭升起老高後，才朝山上走去。

但才走上山脚，沙雄却忽然不走了，並將高林叫住。

高林停下來，扭轉身望着沙雄。「沙老大，有什麼事？」

沙雄一屁股坐下來。「老高，相信你不會沒有聽聞過蕭原的大名吧？」

高林莫明奇妙地貶貶眼。「沙老大，你怎麼忽然說起蕭原來了？」

「你先答我。」沙雄一脚踢飛脚前的一塊碎石，那碎石急速地滾跳着朝山脚下飛滾下去。

「當然聽說過！」高林只好答道：「像他那麼出名的追捕手，幹咱們這一行的，要是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那簡直是渾人一個！」

「那你應該也聽聞過他的厲害了？」沙雄又問。

「像沙老大也被他捕捉到，那自然厲害了。」高林不耐煩起來，口氣也有點不客氣。「你到底想說些什麼？」

「我的意思是——」沙雄說到這裏，故意拖長了語聲，看了高林一眼，才說下去：「他既然這麼厲害，而咱們要幹的賣買又那麼大，你也不想在行事前，瞻前顧後的，萬一給他橫裏揷上一手，攪砸了，只怕咱們不但一無所得，還會落在他的手上。……」

「沙老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林擺擺手，截斷了沙雄的話：「你是不是想，先將姓蕭的放倒……」

「對，對！」沙雄用力拍拍高林的肩頭。「老高，你的腦筋好靈，我正是這個意思，除去他，沒有了後顧之憂，咱們幹時，便可以放心大胆，不用瞻前顧後，幹起來也得心應手多了，你說是麼？」

「嗯。」高林沉吟着道：「沙老大，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萬一在咱們行事時，他突然殺出來，那確是會壞了咱們的大事的。聽說他追踪覓跡的本領很高明，是麼？」

「是啊！」沙雄趕緊接口道：「就拿我來說吧，從廣西左繞右彎地，溜到雲南，以爲可以擺脫掉所有追捕我的那些人，那知道，仍然被他追上了，結果……」

「沙老大，照你這麼說，他極有可能一直追在咱們的後面了？」高林悚然道。

「老高，不怕對你說，我可是一直感覺到，他就像寃魂一樣，一直追在咱們後面，他媽的令我心神不定的，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才對你說。」

「那你想怎樣？」高林認眞地道。

「咱們必須先想辦法除去他！」沙雄道，眼中閃射出兇光。「我有一種感覺，他已快追上咱們了。」

「你的意思，是否就在這裏將他解決掉？」

「我正是這個意思！」沙雄握着拳頭道：「在這裏將他解決了，那咱們便可以一心一意，去幹那宗買賣了。」

「嗯。」高林轉着目光，打量着。「這裏倒是一個伏擊的好地方。」

沙雄道：「姓蕭的比鬼還精靈，咱們必須要想個令他意想不到的方法，才能引他入穽。」

「沙老大，你不是說，他最喜歡追踪覓跡的麼？」高林凝眸想了一下，忽然定定地瞧着沙雄問。

沙雄頷首道：「是呀！」

「嗯！」高林一拍大腿，「那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快說來聽聽！」沙雄急切地道。

高林附耳對沙雄耳語了一陣，聽得沙雄點頭不迭。「沙老大，認爲怎樣？」末了，高林得意地道。

「好主意！」沙雄一拍大腿。「老高，我可是佩服萬分啊？」

「那咱們立刻依計行事。」高林說着從石上站起身來，朝山上望去。

他的那些手下，已走上了山腰的密林前，正坐着等他與沙雄走上去。

「沙老大，咱們上去吧。」高林說着便向上走去。

沙雄一跳起身，跟着向上走。

× × ×

蕭原站在山下小溝邊的篝火前，拿着一根樹枝撥弄了一下那堆灰燼，再看一下地上的骨屑，咀邊露出一抹笑意，嘟喃一句：「看樣子他們是今早離開的。」

接着，他便抬頭向阿瓦山上望去。

山上那本是蒼蒼鬱鬱的密林，在夕陽下，恍似鍍上了一層靑光，給人一種幽秘神奇的感覺。原來，這時候已是黃昏了。

打量着眼前的阿瓦山，山上那濃密的森林，蕭原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他知道今日是不可能翻過眼前這座山林的了，對於山嵐毒氣之說，他也是深信不疑的，在這種荒蠻地區的山林中，確是有山嵐毒氣的，而且，猛獸毒蛇之類的野獸也特別多。

他若是這時候上山，則必須要在林中摸黑走路，那是大忌，黑夜之中，最多毒物出沒，一個不小心被噬上一口，雖然身上已有救急的藥物，那也很麻煩的，雖然他急着想追上沙雄，但也不敢冒險摸黑在山林中走路。

「欲速則不達。」這個道理他是明白的，有時候，應緩則緩。

何況，他既已沒有追丟他們，而且亦已追近了，那麼，遲早也會追上他們的。

所以，他決定在山下露宿一晚。

於是，他檢了些乾草枯枝，就在沙雄他們昨晚露宿的溝邊，生起了一堆篝火。

× × ×



沙雄與高林坐在灘邊上，商討如何應付蕭原。

翌日，他也是等到太陽升起老高，才朝山上走去。

登上山腰，來到林前，他却沒有立刻走入林內，先在林前一帶察看了一會，確定了沙雄他們是向林中走去，他才走入林中。

這座山林乃是原始森林，樹木高大翳密，雖然是在白天，仍然昏黯一片，置身其中，令人感到陰森森的，生出一種恐懼的感覺來。

蕭原才走進林內，鼻端便嗅到一陣腐葉的氣息，雙脚踩在厚厚的落葉上，軟綿綿的，響起一陣「悉嗦」的碎聲，林內靜幽幽的，蕭原雖然歷過生死大險，也曾置身於比這更詭秘的地方，也禁不住心底生出一絲寒意來。

由於地上落葉很厚，枝葉又翳密，而這種到處隱伏了危險的密林，平時是很少人走進去的，故此，若是有人走過的地方，很易留下痕跡，落葉上大多會留下足跡，若不是時間太久，被落葉遮蓋了的話，而走過的地方兩旁樹木的枝葉，也必然被碰折斷落，那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像蕭原這種追捕能手，自然很容易便察看出來，一路之上，他就循着那些踪跡，往林深處走去。

而由於沙雄與高林那帮人的人數不少，他們走過的地方，更是留下了很明顯的踪跡。

驀地，前面的樹木間「悉嗦」一下急響，蕭原却沒有加以理會，因爲憑他的經驗，他聽出那是松鼠兎子之類的小動物被他的脚步聲驚到了，倉惶遁匿。

不過，他仍然很小心，特別是兩旁的樹椏枝上，隨時會有一條毒蛇，突然游下來，要是不小心給蛇咬上一口的話，那就麻煩了。

而據他所知，像這種翳密陰濕的密林，出沒的毒物都是極毒的，有些是根本沒有得救治的。

所以，他是懷着一種如履深淵的心情，走入林內的，在入林前，他亦已將槍拔出來，握在手中。

越往內走，越加陰凉幽秘，而日頭幾乎照射不進林中，沿途，他也曾遇上幾種令他手心冒汗、毛髮悚然的猛獸毒蛇，幸好都是虛驚一塲。

他走着走着，忽然走到一處光亮耀眼的空地前，那是一塊約四五丈方圓的空地，而陽光就從那空地上空斜斜地照射下來，在乍睹光明的剎那，那亮幌幌的亮光，耀得蕭原一陣眼眩。

這麼一塊陽光照射的林中空地，有如沙漠上的綠洲般，予人一種驚喜的感覺，蕭原脚步一停，仰頭望一下上空，發覺到太陽幾乎已升上了中天，原來已靠午了。

他掏出懷錶看一下，只差兩刻鐘，便是正午了。

難得遇上了這麼一塊可愛的空地，他決定在這裏歇一下，順便吃點乾糧。

而他很易便發覺到，空地旁邊的一些樹脚下的地上，遺下了一些屑末，他察看了一下，便看出，那一定是沙雄等人在此歇脚吃乾糧時，遺留下的。

也就是說，沙雄他們在這塊地上停留過。

他笑了一下，便在一棵樹下坐下來，拿出乾糧，吃起來。

驀地，樹上飄下幾片樹葉來。

本來，樹葉飄落，那是很尋常的事情，任何一棵樹上的枯葉，也會飄落下來的，何況，這時已是秋深葉落的季節。

但蕭原在一眼看到那幾片從他身前落下的樹葉的剎那，却神色劇變，而他的反應與動作皆好快，猛地將手上乾糧一拋，右手已抓住了放在手邊的匣子炮，身形歪倒疾滾中，他手上的槍已叫响了。

他手上揚起的短鎗，從這邊疾掃向對面的樹上，掃射了大半梭子彈！

子彈急嘯中，枝葉簌簌折墜紛飛，兩聲慘叫也隨即自他這邊及對面的樹上响起，「刷拉拉」地摔墮下兩個人來。

而蕭原在這剎那，已從地上一竄而起，竄匿在另一棵樹後。

那兩個從樹上摔墜下來的人，一個攤手攤腳，看樣子已死了，另一個則哼哼唧唧的在地上掙扎着，看樣子只是受了傷，要不是地上的落葉頗厚，只怕這麼一摔，也會摔死。

鎗聲一响的時候，聲震林木，由於林中深沉幽秘，所以，鎗聲也份外响亮，整座林子彷彿也被震撼了。

而那刹那，林內一陣獸嗥雀鳥聲，起了一陣子騷動，但在鎗聲沉寂後，很快亦沉寂下來。

一時之間，林中的氣氛彷彿凝重起來，也顯得更加靜謐森沉了。

除了地上那個傢伙的呻吟聲外，四下裏一片寂寂，再沒有其他的聲响。

絕無疑問，從樹上被蕭原「打」下來的兩個漢子，一定是高林的手下，匿藏在樹上伏擊他，幸好却被他及時警覺了，否則，說不定他現在已是一個死人！

而他就是從那幾片落葉驚覺到樹上有人的。

因爲只有乾枯的葉子，才會自動從樹上脫落下來，鮮綠的葉子，是斷不會脫落的。

剛才他看到的那幾片落葉，就是幾片鮮綠的葉子！

這只有三個可能，一是松鼠之類的小動物抓咬弄脫下來的，二是被强風所吹脫，三是人不愼碰脫落的。

而當時雖然有風，却柔弱得幾乎連樹葉也吹不動（晃動），那斷不會是被風吹脫落下的。

這就只剩下兩個可能，而蕭原在處身於這種危機四伏的地方，他是絕對不能夠加以查察猶豫的，因爲若是人弄脫下來的，他只要稍有猶豫，便已遭到誅殺（事實也確是這樣），所以，他是沒有機會加以選擇判斷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將樹葉弄跌下來的是人！這就引令到他以第一時間向樹上掃射。

而他的猜測沒有錯！

於此，足以顯出他頭腦之靈敏，觀察之入微，反應及動作之敏捷了。

這也是他爲什麼能夠闖出這麼大的名氣的原因。

×　×　×

蕭原匿在樹後，一顆心收縮着，雙眼烱烱地窺視着附近的動靜，只要有稍微的响動，都逃不過他的雙耳及眼睛。

而他也以爲，沙雄他們（他已斷定被他從樹上「打」下來的兩個人，是高林的手下）既然選上這個地方伏擊他，便斷不會只派那兩個人匿在樹上伏擊他，一定還有人在附近匿伏着，等機會向他襲擊，所以，他匿在樹後，不敢輕舉妄動。

但四下裏却一點動靜也沒有，足足有一支烟時間，仍是沉寂得落葉可聞，而空氣也彷彿凝結了一般。

就連那個先前還在呻吟着的傢伙，不知是傷重而死，還是昏死過去，也沒了聲息。

蕭原雖然經歷過大風大浪，甚至比這還要兇險的場面也經歷過，但不知怎的，他握鎗的手心却沁出汗水來。

那是因爲他的心中忽然生出一種惴惴然的不安來。

這種無形的壓力，比明刀明鎗的激鬥還要令人無法忍受，要是換轉是普通人，只怕早已無法忍受，而採取行動了。

蕭原不是普通人，他的忍耐力也比一般的人强，而經驗告訴他，在這種情形下，切忌莽動，否則，死的將是他自己。

在這種情形下，誰能夠忍耐下去，誰就佔了有利的地位，所以，他必須忍耐下去，等對方先動手，那他就可以知道對方的位置，從而伺機而動。

可是，又過足有半小時左右，四下裏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就令到他起了思疑。

照他估計，像沙雄高林這種兇暴之徒，斷不會有這麼好的耐性，匿伏這麼久不向他攻擊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驀地，他心頭一動，思忖道：「莫非他們施的是緩兵之計？那兩個傢伙能夠殺死我，固然除掉了我這個大患，要是不能，也令到我疑神疑鬼，從而令到我不敢莽動，那就達到他們阻碍我追踪他們的行動，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溜得更遠，說不定我因此便追不上他們，甚至再也追踪不到他們的踪跡！」

想到這裏，他再窺察一下四周，一點也察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的情形，這就令到他更加肯定了。

不過，他却沒有貿然現身出來，貼着樹身蹲下來，他摸到一根枯枝，便抓在手中，朝身後的樹木中扔出去。

那面的林木深處，剎時响起一陣輕碎的聲响，聽起來就像有人向那面竄遁。

照蕭原的估計，對方若是隱伏在附近的樹木間，他這一下試探，必然令到對方有所反應行動的，但是却仍然沒有任何異動。

他再抓了一根枯枝，朝來路那面的林木間扔去，又弄出「悉悉刷刷」的碎响聲來，一樣沒有任何動靜。

經過這兩次試探後，他已完全斷定，沙雄他們使的是緩兵之計，他要是再不採取行動，那便中了他們的詭計，咬咬牙，他從樹後閃出來，竄到了另一棵樹後，並故意將自己的身體暴露出來，就這樣從這棵樹竄到另一棵樹，竄到空地邊沿的一棵樹後。

結果，他是白小心了一場，他從樹後閃出空地，竄到那個沒了聲息的傢伙身邊，四下裏根本連一絲動靜也沒有，更沒有任何人影閃現出來。

吁口氣，他仍然不敢大意，蹲下身，伸手探視一下那傢伙是死是活。

那傢伙原來未死，還有氣息，只是昏了過去，而他身上的鎗傷不是在致命的地方，在股側上。

蕭原將水壺取出來，拔開塞子，倒了些水在那傢伙的臉上，再用手拍打他的臉頰幾下，那傢伙眼皮顫動起來，終於悠悠醒轉。

蕭原再拍打一下那傢伙的臉頰，那傢伙的眼珠轉動了一下，望着蕭原，眼中隨即露出恐懼之色。

「喂！你是不是高林的手下？」蕭原直截地問。

他不想再浪費時間。

那人喉頭一陣搐動，艱澀地道：「是

的……」

「怎麼只有你們兩個在此伏擊我？」蕭原緊盯着那人。

那人斷斷續續地道：「那是咱……老大的意思，……能夠殺……最好，要是不能，也阻碍了你追……下去，……」

「你們若是殺得了我，到什麼地方與他們會合？」蕭原聽那傢伙那樣說，證實了自己的猜測不錯。

「趕到……赤石壩……與老大……會合，……」那傢伙一直恐懼地看着蕭原。

「他們走了多久？」蕭原問。

那傢伙斷續道：「我……是在昨天午後約兩個小時左右，便……留在這裏……等你……了，……」

蕭原不等那傢伙說下去，便站起身來，那傢伙忙哀告道：「……求你救救我，……不要……留我在這裏，求求你帶我出林……」

蕭原冷笑道：「你們都是死有餘辜的人，我若是救你，等如救了一條惡狼，這樣吧，我不殺你，你自己走出去吧！」說着，便往前面走去。

那傢伙嘶聲叫道：「你若不帶我出林，我是死定了，你帶我出林啊，我發誓從此改邪歸正，再也不幹傷天害理的事了，求求你，別掉下我在這裏啊！」

嘶叫中，號哭起來。

蕭原聽着，心生不忍，脚步一窒，轉身道：「好吧，但你要老老實實地再答我兩個問題。」

那傢伙如聞皇恩大赦，連聲說道：「蕭爺，你問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會說。」

「嗯！」蕭原道：「你們那位高老大與沙雄有什麼交情，居然冒險救走他？」

「聽老大說，沙雄在十多年前，曾救過老大一命……」

「原來是這樣……」蕭原恍然明白，但話未說完，便給那傢伙打斷了。「蕭爺，這只是老大救沙雄的原因之一，聽老大說，有一宗大買賣，非要沙雄參與，否則，便很難成功，這才是老大救他的主要原因。」

「什麼大買賣？」蕭原精神陡振，大感興趣地看着那傢伙。

那傢伙看來很怕死，將他所知的全部說了出來。「咱老大這一次打的是金沙寨那位土王的主意，據咱們探聽所知，那土王擁有一條出金沙的河流，歷年下來，收藏了二百多斤金塊，……老大說，這一單買賣若是得手，便從此洗手不幹，下半輩子好好地享福……」

「你們那位高老大爲何非要沙雄參與不可？」蕭原不解地問，「你們人手鎗械都很多啊，沙雄雖然本領不錯，鎗法也不賴，難道你們沒了他，便不能成事麼？」

「是這樣的。」那人馬上加以說明，「沙雄有一位結拜兄弟現在金沙寨那位土王身邊幹上了衛隊長之職，亦是土王的保鏢，……老大要沙雄說動他的結拜兄弟帮忙，否則，根本無法動得了土王府一根草，……那土王府建造得鐵桶般，相信只有大炮，才能轟開它！……」

「啊，我明白了，高林是想沙雄說動他的結拜兄弟，來個裏應外合，是不是？」蕭原恍然道。

「不是。」那人急急道：「老大說，單是那個叫林盛富的一個人，就算裏應外合，也成不了事，……老大他……他是另有妙計……」

「什麼妙計？」蕭原急問。

「老大連沙雄也不肯說，」那人唯恐蕭原不相信。「老大要沙雄說服了林盛富後，才將他的妙計說出來。」

「哼，想不到你們那位老大這麼小心！」蕭原冷笑一聲，而他亦有了計較。

「蕭爺，我已將知道的全部說了出來，你……」

那傢伙唯恐蕭原反悔，滿臉乞求之色地望着蕭原。

蕭原有點討厭地道：「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那傢伙恍似逃出了生天般，幾乎朝蕭原叩起頭來。「蕭爺，你眞好人，你的大恩大德，我……」

「別說了，爬起來我扶你走吧！」蕭原走前一步。

那傢伙哼哼唧唧地慌忙掙扎着爬起身來，蕭原伸手扶住那傢伙的手臂，二話不說，往前便走。

那傢伙不但左腿股側上受了鎗傷，從樹上摔跌下來時，也跌斷了右手肩臂部位，所以，蕭原不怕那傢伙會作怪（像猝然向他發難等），只是，他却辛苦了。

扶着那傢伙一拐一拐地往前走，自然走不快，幸好，林內的光綫已越來越明亮，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不用走多久，便可以走出林了。

蕭原邊走邊留意着路上的踪跡，又要提防有什麼野獸毒物竄出來，令到他走得很辛苦。

那傢伙一路走，口裏一直哼哼唧唧地呻吟着，聽得蕭原心也懼了，他眞後悔答應帶他出林，但他又不是一個食言的人。

他只好忍受着。

驀地，在他們左後側的林木內，响起了兩下鎗聲！

子彈嘯嘯地從兩人的身上掠過，跟着又是兩下鎗聲。

那傢伙在鎗聲一响的刹那，早已嚇得怪叫一聲，軟倒地上，帶得蕭原也只好順勢撲倒在地上。

「砰砰」兩响，後發的兩鎗就射在他們身前不遠的地上，濺起一蓬碎葉子。

接下來，又是幾下鎗聲，子彈就射在他們附近的地上，有一顆子彈就貼着蕭原的身邊射在地上，令到蕭原不由縮了縮身子。

總不能就這樣趴在地上，做對方的鎗靶啊，遲早也會被射中的。蕭原這樣想着，他可不敢怠慢，而他也無暇再顧及那個傢伙，否則，他肯定會被他累死，何况，那傢伙是他們的人，他們肯定不會射殺他的。

乘着鎗聲稍歇的間隙，他猛地從地上竄起來，疾竄向左前側的樹木後。

就在他竄起身的刹那，鎗聲又响，子彈追在他身後左右射在地上，蕭原的一顆心緊縮起來，拚力向左前側的樹木竄去。

陡地，他的脚下一空，他馬上知道不妙，但已經太遲了，整個人向前一跌，跟

着往下疾沉。

重重地墜跌落坑底（蕭原在脚下一空的刹那，便已驚覺到踏在一個陷阱上），震得他一陣昏暈，整個人就像散了一樣，弄得一頭一臉皆是泥土，正欲掙扎着轉過身來，坑上面已傳來一陣叱喝聲：「蕭原，你最好別動，你也不想身上忽然多了十多個彈孔吧？」

蕭原一聽，整個人馬上僵住了，同時感到整個人一直向下沉，向下沉……

×　×　×

蕭原站在那個只有六七尺深、幾乎有一丈寬闊的陷坑邊，在鎗咀的指嚇下，不敢莽動，任由兩個漢子將他綑綁起來。

而在他的面前，沙雄已像一頭餓鷹般獰惡地盯着他，咀角噙着一絲冷酷的笑意，在沙雄的旁邊，站着一個左耳大右耳細的漢子，蕭原雖然沒有見過高林，但從那罕見的特徵上，認出他就是餓狼高林。

而在兩人的身後及陷坑的邊沿，站着近十名漢子，一個個拿鎗指着蕭原。

蕭原這時亦已看到，那個被他從樹上打下來的傢伙，身上多了兩個血洞，死翹翹了。不用說，那一定是被他的匪伴——高林他們殺死的了。

連自己的手下也射殺，高林這個人確是一個兇殘暴戾的傢伙。

而蕭原在跌下陷坑後便知道凶多吉少，所以，他已豁了出去，一點也不驚怕。

——既落在沙雄的手上，沙雄又怎會放過他？

「將他帶到那邊的樹下。」沙雄看到那個漢子已將蕭原綁好，便猙獰地一笑，朝那兩個漢子揮揮手。他與高林領先向那邊的一顆樹下走過去。那兩個將蕭原綁起來的傢伙一推蕭原，推得他幾乎仆跌在地上，踉蹌着衝跌前去。

被推倒那棵樹下，蕭原還未站定，屁股上便捱了一脚，被踢得一頭衝向那棵樹幹上。

那一脚是沙雄踢的！

蕭原雙手被縛，很難收得住脚步，一下子撞在樹上，刹時滿天星斗，也不覺得痛，上身一仰，反跌在地上，隨卽一陣脚踢拳打，有如驟雨般落在他的身上。

沙雄就像一頭野獸般，咬牙切齒的，揮拳踢脚，直往蕭原的身上招呼。

看他那種兇殘暴戾的樣子，似乎不將蕭原活生生打死，便不罷休的。高林與他的手下在一旁看着，都露出興奮欣賞的表情，有幾個甚至還作勢揮拳踢脚的。

蕭原被踢打得在地上滾來滾去，臉上身上青一塊黑一塊，起先，他還咬牙强忍着，後來實在忍受不住了，呻吟起來。

沙雄却絲毫沒有停手的意思，要不是高林開口提醒他，他不會停手的。

「沙老大，你不是要他死得又恐懼又難受的麼？你再繼續打下去，將他打死，那豈不是便宜了他？」

沙雄喘着氣，狠狠地踢了蕭原一脚，才停下來。蕭原被踢得「哎」地叫了一聲，身子擂着，滾了開去。

喘了幾口氣，沙雄朝蕭原的身上吐了口唾沫，走過去，伸手一把執住蕭原的一隻脚，將他倒拖回樹脚下，然後再抓住他的胸口衣服，將他提起來，重重地放落在樹脚下的地上。

可憐蕭原渾身瘀傷，無從反抗，任由他折磨，上半身重重地撞在樹身上，歪了歪，癱倚在樹脚上。他的脚上青一塊腫一塊，鼻孔流出血來，額上也破損了，但他的目中却閃射出了無所懼的光芒來，只是，眼神光彩黯淡了些。

高林與他的手下不但沒有一點憐憫之色，而且還露出痛快的神色，看着蕭原。

「蕭原，你想不到也會落在老子的手上吧？」沙雄吡牙咧嘴地獰視着蕭原。「你怎麼神氣不起來了？瞧你這樣子，就像一堆任人踩的牛屎一樣！」

說着，哈哈大笑起來。

高林與他的手下也「哄」地一聲，嘻哈哄笑起來。

蕭原看着沙雄他們的醜惡之態，他眞後悔沒有在捉住他時，一鎗將他殺了，如今，讓他又有機會去行兇作惡，幹壞事！

如今，他只有喘氣的份兒，根本奈何不了沙雄，而且，還會死在他的手上。

「蕭原，你不是要將我押解回南寧領賞麼？如今老子就在你的眼前，你怎麼不將老子押解回南寧啊？却像一灘牛屎般，稀哩呼魯的癱作一堆？」沙雄惡毒地嘲弄蕭原。

那些傢伙聽着，又哄地笑了起來。

「你他媽的！」沙雄罵了一句粗話。「本來，老子能夠逃出生天，以前在你手上受的活罪也就算了，你他媽的！你却不肯放過老子，一直像冤魂般，追在老子的身後，倘眞是孰可忍，老子他媽的絕不能忍！」

蕭原聽着沙雄的嘶叫，忍受着渾身的痠痛，咬着牙，怒視着他。

要是他現在能夠動手，他會絕不猶豫地將沙雄這個惡人殺死！

但如今他却肯定會死在沙雄的手上。除非有奇跡出現，否則，他是必死無疑。

「姓蕭的，你想不到老子們也會動心機，施詭計吧？」沙雄得意地看着蕭原。「正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就算是一條狗，被迫急了，也會反咬一口，你雖然精過鬼，本領也高，但老高只是略施小計，你還不是乖乖地自動掉落老子們佈下的陷阱中！」

「蕭原，你別不服氣。」高林插口道，「不怕對你說，老子們爲了除去你這隻冤魂野鬼，免得到時插上一手，壞了咱們的買賣，老子不惜犧牲兩名手下，好讓你深信不疑，老子施的是緩兵之計，從而讓你絕不懷疑咱們會匿伏在林中，佈下陷阱等你踩下去，哈哈，你果然上當，而阿全告訴你的話，一點也沒有騙你，他說的確是眞話，老子命他兩個留下來伏擊你時，是那樣告訴他的，實則，老子們走到林子邊時，便折回來，就在這裏佈下陷阱，像你這麼精明的人，若不使點手段，下些『本錢』，很難騙倒你的！」一頓，得意地道：「老子以前聽人說過一句話：說什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哈哈……」

沙雄與那些傢伙皆哄笑起來。

「老大，他是一個聰明的笨蛋！」一個傢伙笑着大叫。

「你知道麼？」沙雄嘻嘻笑道：「爲了能夠捉到你，咱們可花了不少心思！咱們在每一棵的樹前，都挖了一個陷坑，不論你竄向那一邊的樹下，都會踩跌下陷坑內，而咱們在你後面開鎗，就是要迫你竄向前面兩旁的樹躲匿，你果然上當了！」

蕭原聽着，也不得不承認，沙雄他們這條詭計確是夠絕夠妙，但也很惡毒？

他仍然咬着牙不出聲。

高林却提醒沙雄：「沙老大，時候已不早了，快動手處置他吧，不然，咱們便不能在天黑前，走出林外。」

蕭原雖然不怕死，但却不知沙雄會用什麼方法殺死他，這令到他不免有點惴然起來。

要知道，殺死一個人，是有很多種方法的。

有痛快地殺死一個人——譬如一鎗將人打死，也有要人受盡痛苦折磨才慢慢死去——譬如一刀一刀地將人身上的肉割下來，又或是將人活埋在地下，却露出頭頸部位，要他慢慢地窒息而死。那也是很痛苦的！

蕭原當然希望沙雄一鎗打死他——給他一個痛快的！

但他却知道，沙雄一定不會讓他死得那麼痛快，先前他已對他說過了。

到底沙雄會用一種什麼法子，殺死蕭原呢？

×　×　×

「將他吊在樹下！」沙雄朝兩個漢子揮揮手。

那兩個漢子應聲走上前，將蕭原架起來，其中一個將蕭原手上的繩子解開來，換上另一根較長的繩子，將他的雙手綁在頭上，然後將蕭原推到一根橫伸出來的椏枝下，那個漢子將那根繩子拋過那根椏枝，接抓住那根垂下來的繩頭，發力一拉，蕭原的雙手向上伸得直直的，脚尖離地，隨着那人往前拉動繩子，蕭原的身子離地起高，但却沒有被吊得太高，大約離地三尺左右，那漢子便將繩子綁在樹身上，蕭原也就被吊在樹下。

沙雄看着被吊起來的蕭原，惡毒地獰笑說道：「蕭原，被吊起來的滋味如何？很難受吧？再吊一會，你會更加難受，難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去，但却死不了！」

一頓，吡吡牙，又獰聲道：「你也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嘿嘿，待到天黑後，林中的野獸毒蛇紛紛竄出來，你會被那些野獸撲噬撕咬，那些毒蛇也會纏住你，你會死得很難受，老子要你嚐一下，等待死亡的那種恐懼與難受的滋味！」

蕭原一張臉扭着，咬牙閉上雙眼，不理會沙雄的說話。

他不想向沙雄乞憐，而他一開口，便會忍不住呻吟出聲，他明知將會死得很痛苦難受（單是那樣被吊着，便痛苦難受得幾乎昏了過去），但却決不能在沙雄他們的面前，露出可憐的樣子，他就算死，也要死得有種！

沙雄見蕭原將眼閉上，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不禁惱怒起來，正想上前去揍蕭原幾拳，解解恨，高林却拉住他道：「沙老大，別再躭擱了，快出林吧，否則，便要摸黑在林中走動，那是很危險的！」

沙雄這才氣恨恨地朝地上吐了口口水，與高林當先向前走去。

高林的手下巴不得早點出林（呆在這陰陰暗暗，幽秘得令人心中生寒的密林中，那種滋味眞不好受），哄地一聲，紛紛跟在高林沙雄身後急走。

蕭原雙眼一睜，看着逐漸遠去的沙雄他們，又閉上了雙眼。

沙雄他們在前面的樹林間消失不見，這裏，就只剩下蕭原一個孤零零地吊在樹下，等待死亡的降臨！

蕭原這一次是難逃一死了。

而且，會死得很難受，很慘怖。

×　×　×

赤石墟在一條叫赤石江的上流左岸邊，那是一座大鎭寨，而不是一條堤壩，只因爲這座鎭寨，就在赤石河邊，而河堤是用碣紅色的岩石叠砌起來，因而就叫赤石壩！

赤石壩離金沙寨大約十五里左右，乃是這個地區最大的鎭集，也是這個地區（主要是阿瓦族聚居，但也有苗族等少數民族的人居住）的貨物集散地，因而有不少漢人在此做生意，但大多數是將外面的貨物販運進來，脫手之後，再收購當地的特產運販出去，藉以牟利，但也有小數漢人居住在鎭寨上，開店舖做生意，故此，這裏是這個地區最開明，也最熱鬧繁盛的地方。

這一日是初二日，也是當地各族人趕墟的日子，一大早，赤石壩上，便擠滿了從各個村寨趕來趁墟的人，那些人（主要是阿瓦族人）身上穿了各色各樣，色彩鮮明的服裝，這麼聚在一起，可就色彩繽紛，要是從外地初來步到的人，可就看得眼也花了。

沙雄擠在人羣中，確是看花了眼。

跟他走在一起的，有高林，還有兩個他的手下。

他們都扮成從外地來趕墟做買賣的生意人，大清早，便混入了赤石壩。

他們這樣做，是不想引起什麼人的注意。

而高林的其他手下，則躲在離赤石壩約十多里外的一處山野間。

沙雄與高林四人分成兩撥，在街上那些人堆中擠着看着，沙雄是個色鬼，這麼多天以來，只在青溪寨嫖過一次，那不但消不掉他心頭的那股「火」，還被勾了起來，本來這幾天一直沒有見到女人，也不覺得怎樣，只是夜裏有點睡不寧，濕發夢，如今看到那些穿得色彩繽紛，窄衣短袖的女子，雖然膚色黑了一點，但却顯得格外青春結實。綫條盡現，他可看得心中那股「火」，「熊」地一聲，升騰起來，恨不得馬上摟住一個，便「幹」起來，要不是高林在昨晚一再告誡他，切不可胡來，以免弄糟了，他眞會幹出此禽獸不如的事來。

不過，他的眼中仍然射出貪婪的目光，盡在那些女子的身邊——特別是胸脯及屁股上溜着，時不時「骨」地吞下一口口水，終於，他忍不住動手了——在一個女子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能夠過過手足之欲，也可稍煞心中的慾火。

那女子，不知是只顧着買東西，還是

怎麼的，沒有發覺沙雄的下流舉動，但跟他走在一起的高林却看到了。

沙雄見那女子沒有聲張，胆子可大了，走着走着，又伸手欲向一個女子的身子摸去。高林手急眼快，一把扯住了他的衣袖，同時壓低聲音，有點氣惱地道：「沙老大，你不是想咱們成爲那些『蠻子』追打的『老鼠』吧？咱們雖然手上有鎗，但別忘了，他們那些男子的身上，也有刀，在這麼多人的地方，只怕有鎗也使不開，脫不了身，你不是爲逐手足之欲，甘冒被砍成肉醬的危險吧。」

沙雄聽了高林這番話，心中也是悚然一驚，心中的慾火頓時消散，看着那些阿瓦族及苗族等男子的身上，皆帶着形狀不同的腰刀，訕訕地低聲道：「老高，不知怎的，看到那些女子我便忍不住了……」

高林仍然壓着聲道：「沙老大，忍着點吧！」

沙雄忽然道：「老高，這裏有沒有妓寨的？」

高林皺皺眉頭，回顧一眼。「我也不大清楚……等會找到你那位結拜兄弟後，問問他吧。」

沙雄精神一振，附在高林耳邊道：「老高，我若不找個女人煞煞火要爆了。」

高林被他說得不由莞爾一笑，正想說什麼，忽然瞥到他的一名手下從前面街口那邊擠過來，忙說道：「沙老大，大頭炳他們可能找到了林盛富。」

說着，側着身子，擠着向前走去。

沙雄亦看到大頭炳兩人，忙亦跟着走過去。

「大頭炳。……」高林朝擠着走過來的大頭炳兩人招呼一聲。

「老大，我們找到了林爺。」走在大頭炳身後的人搶着說。

「在那裏？」沙雄興奮地脫口問。

與林盛富不見了這麼多年，很自然的，在快要見面的那刹那，沙雄的中心陡地湧起了一股激情。

「就在街口那邊的一家鋪子內。」大頭炳這次搶着說。

「快帶我們去。」高林急聲道。

大頭炳與那個漢子急忙轉過身，在人羣中擠着往前走去。

沙雄邊跟着走，邊興奮地道：「老高，我與盛富分別了這麼多年，不知他還認不認我這個拜兄，他的樣子有改變麼？」

高林偏頭朝沙雄一笑，邊推開身邊的一個阿瓦族漢子，邊道：「你看到他之後，不就知道了麼？」

「說得也是！」沙雄拍一下後腦勺。

× × ×

林富盛年紀大約三十七八、四十不到，相貌頗爲威猛，他在乍見沙雄的刹那，驚喜得愕住了，沙雄也一樣，互相打量着對方，忽然兩人幾乎是同時大叫一聲：「是你！」各自搶撲上一步，緊緊地互相執住了對方的雙手，那樣激情溢於言表。

一旁看着的高林，吁了口氣，暗自道：「瞧他們那種親熱的樣子，林盛富仍然將他看作拜兄，那麼，這件事情看來大有希望了。」

「盛富，這麼多年沒見你，你一點也沒有變啊！」沙雄高興地嚷叫。

「老大，你也是啊！」林盛富激動得語聲也有點抖動。「想不到，在這裏會遇上你！」

瞧了沙雄一眼，又說道：「老大，這些年來，你還是……」下面的話，他驚覺地沒有說下去。

因爲與他同來的，還有兩個阿瓦族的漢子，是那位土王——阿布土王的衞隊隊員。

林盛富每個月總有兩次到赤石壩來散散心的，在金沙寨內，他是唯一的漢人，沒親沒戚的，自然也沒有女人，若是不出來逛逛，只怕悶也將他悶死。

「盛富，我還不是一直幹的老本行，到處販賣貨物！」沙雄說着朝林盛富眨眨眼。「我是辛苦命，倒是你，看樣子混得不錯啊！」

林盛富疑惑地看了沙雄一眼，因爲據他所知，沙雄以前幹的是盜匪的勾當，怎麼却說幹了商販？及至看到沙雄向他眨眨眼，他才明白過來，雖然他已改邪歸正，但他是一個重情義的人，何況又久別重逢，雖則心中不無疑惑，但仍滿心高興地道：「老大，還不是混兩餐，我在四年前，機緣巧合做了金沙寨阿布王爺的衞隊長，總算安定下來。」說完感慨地嘆口氣。

「盛富，咱們兄弟難得在此相遇，來，找個地方，咱們好好地聚聚。」沙雄高興地道。

「老大，該我請你。」林盛富忙道。

「盛富，別急，讓我介紹幾位朋友與你認識。」沙雄說着側過身子，朝站在旁邊的高林與大頭炳三人一指。「這位是老高，還認得他麼？那兩個是老高與我的伙計。」

林盛富在未與沙雄散伙前，曾見過高林幾次，雖然事隔多年，仍然還認得他，只是心中却嘀咕了一下，臉上却笑意不減地趨前去，執住高林的手。「高老大，我怎會不認得你，眞高興見到你！」

高林也執住林盛富的手，興奮道：「林老弟，難得你還認得我，我好高興。」

放開了執着高林的手，林盛富也轉過身，介紹跟他來的那兩位阿瓦族漢子。「老大，高老大，這兩位是阿布王爺的手下，這個叫土旺，那個叫土吉。」

那兩個阿瓦族漢子原來也會說幾句漢話的，見沙雄與高林朝他們笑着點頭，他們也笑着朝兩人哈腰點頭。

「盛富，既然他們兩位是與你一道的，也就是你的朋友，那請他們一道去喝酒吧！」沙雄豪爽地道。

林盛富點點頭。「老大，高老大，請跟我來。」林盛富說着招呼土旺與土吉，向街口的另一邊走去。

沙雄與高林迅快地互相交換個眼色，緊走兩步，與林盛富走了個併肩。

× × ×

在一間飯舖中喝着酒，林盛富非常之熱情，一直與沙雄說着當年的事情。

沙堆起初還滿有興趣的，但漸漸的，他可着急起來，因爲他這一次來，可不是與林盛富話舊的，而是另有目的，但一時之間，他又不好遽爾開口，何況，那兩個阿瓦族漢子又在座，他總要顧忌一下的。

高林心中也很着急，與大頭炳還有另

一名手下，在喝着悶酒。

沙雄幾次向林盛富打眼色，但林盛富却似乎沒有發覺到，一味與高彩烈地說着當年舊事。

最後，沙雄終於再也忍不住了，說道：「盛富，我有些要緊的話對你說。」

林盛富冷不防沙雄這樣說，怔了一下，詫聲道：「老大，有什麼話，說呀！」

沙雄本以爲林盛富會聽得懂他那句話的弦外之意的——借口支使開那兩個阿瓦族漢子，那知道林盛富却一點也不意會他的意思，令到他不禁爲之氣結，再聽林盛富那樣說，一時之間，他不知說什麼好，幸好他眼珠一轉，馬上有話可說。「盛富：這……我與老高都是第一次來到這裏，…而我……近來心火頗……盛，想找……你知道這裏有……麼……」沙雄說時，神色尷尬，吞吞吐吐的，七情上面，就算是再蠢的人。只要是男人，也聽出他的話意來！

林盛富不由啞然失笑。「老大，你還是與以前一樣，火氣一點不減！」

沙雄這麼說，一半是眞，一半是好答林盛富的話，靈機一觸，想出來的，要是這裏有得嫖的話，那確是眞的可以煞煞心火，同時，也找到機會，與林盛富單獨說話，一舉兩得。

他不相信在嫖的時候，那兩個阿瓦族的漢子，還跟林盛富在一起。

「盛富，這裏到底有沒有？」沙雄眞會做戲，裝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來。

「老大，像這種生意興盛的地方，又怎會沒有那種玩意呢？」林盛富看樣子也被沙雄勾起那股「火」來，曖昧地笑着。

「盛富，你娶了老婆沒有？」沙雄忽然沒頭沒腦地冒出這句話來。

「老大……」林盛富一時間摸不着頭腦，瞧着沙雄直眨眼。「像我這種人，有那一個敢嫁給我。」

「那就好！」沙雄哈哈一笑，「那你總要找個女人煞煞火的吧？」

一頓，不等恍然大悟的林盛富說話，伸手拍拍他的肩頭，站起身道：「相信你已經是識途老馬了，那就煩你替我們帶路吧。」

林盛富笑笑。「老大，我被你說得……哈哈，走吧！」

說着也站了起來。

「你那兩位朋友也一道去吧！」沙雄看着那兩個阿瓦族漢子，口裏這樣說，心中却巴望他們不會去。

「老大，那種地方，他們是不會去的！」林盛富朝沙雄擠擠眼，然後，擠眉弄眼地與兩個阿瓦族漢子說了一陣土話（阿瓦族話），沙雄與高林他們都聽不懂，只有瞪眼看着。

那兩個阿瓦族人聽了林盛富的說話後，連連搖頭，古怪地笑着，說了幾句土語，用手推着林盛富，示意他快走。

林盛富於是轉對沙雄和高林道：「老大，咱們走吧，他們在這裏喝酒，等我們回來。」

「朋友，慢慢喝，賬由我付！」沙雄朝那兩個阿瓦族漢子大方地說。

那兩個漢子聽得懂他的話，連連點頭，並生硬地說了聲：「多謝。」

林盛富搶着要會賬，但高林已搶先一步，將錢塞在那個過來的算賬的伙計手上，對他說：「他們吃喝多了的，回來時再算！」說着，已一手拉着林盛富，往外便走。沙雄也在後面推着他，五個人便走出了那家飯舖。

一場黃金夢　激戰金沙灘

走在街上，由於人多說話不便，所以沙雄五人都沒有說什麼，一個勁跟着林盛富走。林盛富帶着他們在鎮寨內左轉右折地走了好一會，終於，將他們帶到一家私娼寨。

看到了那些女子，他們都按捺不住了，每人擁了一個，走入那些房間中，各自「幹」了起來。他們都是男人，而且是強壯的男人，憋了這麼久，「美色」當前，也難怪他們這樣猴急的。

大約一個小時後，五個人都先後幹完了，一個個滿舒暢地從那些房間走出來。

五個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不由露出一抹會心的笑意，林盛富便要離開，高林却打趣地道：「沙老大，林老二，瞧你們的樣子，很痛快吧？」

沙老大邪笑道：「老高，你不痛快？」說着哈哈笑起來。

高林也跟着笑起來，回味地道：「眞過癮，要不是趕着辦正事，我他媽的睡他一天！」

「老大，既然有正事要辦，咱們走吧！」林盛富催促道。

「慢着！」沙雄目光左右一掃，壓着聲道：「盛富，我有些要緊的話要與你說，你可不可以對那位老闆說一聲，借個地方說話？」

林盛富遲疑了一下，才點頭道：「好吧！」便去與那位老闆說話。

在這種地方開設這種營生的人，當然不會是什麼好人，自然也不會是當地的土人，而是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漢人。

看樣子，林盛富與那位老闆，似乎頗熟。

一會，林盛富走回來，朝沙雄道：「老大，到那邊那個房間說話吧。」說着當先向屋子左邊最後的一個房間走去。

沙雄與高林互相打了一個眼色，跟着走去，大頭炳與另一名漢子則走在後面。

三人走入那個房間，大頭炳與另一個漢子沒有跟進去，留在房外，以防有人走近偷聽。

房間內有張竹床，還有兩把椅子，便什麼也沒有了。三人分別坐下來。

林盛富便開口道：「老大，有什麼話，快說吧。」

沙雄打量一眼房間，不放心地道：「不會讓外面的人聽到麼？」

林盛富搖頭道：「放心說吧，隔壁沒有人的，若不大聲嚷叫，外面的人很難聽到。」

接着露出奇怪的神色道：「老大，是什麼緊要話，不能讓別的人聽到的？」

「盛富，你相信我眞的改行幹商販麼？」沙雄不答理林盛富的說話，放低語聲說。

林盛富搖搖頭。「老大，咱們雖然分手也有十多年，但你是個怎樣的人，我很

清楚，我早已知道，你那樣說，只因土旺他們在場，你才不會幹這種既辛苦，又賺不了多少錢的商販買賣，你一定仍幹沒本錢的買賣！」最後那一句，他將語聲壓到最低。

「盛富，你不愧是我的拜弟！」沙雄一拍大腿，「你對我所知甚深！」一頓，加重語氣道：「我確是仍幹老本行！」

林盛富一點也不吃驚，既然他已意料到沙雄不會改邪歸正，那自然猜到，他仍然幹沒本錢的買賣！

「老大，我知道高老大也仍幹老本行！」林盛富平靜地道：「近年高老大的名頭，在邊界那一帶，還很响亮呢！」

高林皺皺眉頭道：「這倒是想不到啊，看來我在這裏倒要小心行藏了。」

「老大，你不會是這麼巧，在這裏遇上我吧：」林盛富看着沙雄。「你是有意來找我的。」

沙雄訕訕地點點頭。「盛富，我與高老大確是專誠來找你的。」

「老大，你也知道，我已改邪歸正了……」林盛富語氣有點冷。

「盛富，你還認我這個拜兄麼；」沙雄却打斷了林盛富的話，目光淩淩地直盯着對方。

林盛富先是一怔，繼之無奈地說道：

「老大，咱們既已結拜，那便到死也是兄弟！」

「好！」沙雄高興地道：「那你還聽不聽我這個老大的話！」

「這——」林盛富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道：「你既是我的老大，那當然聽，不過……」

「盛富，聽你這麼說，我好高興！」沙雄不讓林盛富說下去，便打斷了他的說話。「那我要你帮一個忙，你不會拒絕我吧？」

「這——」林盛富猶豫着不敢一口答應，因爲他知道，沙雄這麼拿話將他套住，這個忙一定不好帮，所以，他很後悔不想清楚便說話。

「盛富，你怎麼吞吞吐吐的，可是不想帮忙？」沙雄臉上的笑意一下子收歛了，不悅地看着林盛富。

「老大，我沒有……說不帮……」

林盛富不想將氣氛弄僵，急忙說話，但又被沙雄乘機截斷了他的說話，「斷章取義」地道：「那你是答應帮忙了！盛富，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高林也帮腔道：「我早已對沙老大說，林老二你不是個不念舊情的人！沙老大，我說得沒錯吧！」

沙雄打了個哈哈。「老高，倒是我還要知道盛富的爲人啊！」

林盛富知道再要說不帮忙，那只會令到沙雄反臉，只好無奈地道：「老大，你要我帮什麼忙啊？」

「盛富，這個忙你一定帮得上的。」沙雄刹時精神大振，臉上笑意濃濃的。

「帮不帮得上忙，那要說出來聽聽才知道啊！」林盛富有點負氣地道。

他這時眞後悔今日來赤石墟趕墟。

「老高，還是由你來說吧！」沙雄望一眼高林。

高林點點頭，朝林盛富說道：「林老二，那位阿布土王是不是每年十一月初三，都會到金沙灘去主持酬神大典的？」

林盛富有點詫異地看一眼高林，點頭道：「是啊。」

接着蹙蹙眉頭，又道：「高老大，你不是……」

高林古怪地笑笑。「林老二，你不用心驚，我不會叫你去殺阿布土王的，我只是想你告訴我，阿布土王在那一天會帶多少人去，他是不是每一年皆坐在同樣的地方，這些，你一定會知道的吧？」

林盛富雙眉皺成了一堆，疑惑地看着高林，遲疑地道：「高老大，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

高林沒有答他，却轉眼看着沙雄。

沙雄馬上說道：「盛富，你在阿布土王那裏做事，他每月給你多少錢？」

林盛富隨口道：「二十塊大洋。」口裏說着，眼中却露出疑惑之色。

那是因爲他實在想不通，沙雄這樣問他，到底有什麼用意。

「嗯，看來他不是一個齋吝的人。」沙雄目光閃閃的。「一年共是二百四十塊啊！」

林盛富正想說話，却被沙雄搶先說下去道：「這些年來，你也該積蓄了一千幾百塊吧？」

林盛富苦笑道：「老大，你有什麼話，何不直說，却在繞着彎兒說話，令我猜謎般……」

「盛富，你別瞎猜亂想的，先答我剛才的話吧。」沙雄笑望着林盛富。

「老大，像咱們這種疏爽慣了的人，每月二十塊大洋，有什麼錢可剩，不怕對你說，起初幾個月，不到二十天，我便花光了那份餉錢，後來，咬着牙省一點……這兩年倒是剩了些錢，大約七八十個大洋吧。」

「哈！」沙雄乾笑一聲，一拍大腿道：「那眞是大出我意料啊，莫非你想在這種地方，在阿布土王的手下，幹一輩子了麼？」

「沙老大，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說法。」高林插口道。「只怕再過十年八年，手脚沒有那麼靈敏時，那位阿布土王便不要林老二替他賣命了。」

林盛富口齒欲動，沙雄又接口說道：「盛富，你不是一世替那位阿布土王賣命吧？」

林盛富被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得心緒大亂，想也不想便隨口說道：「老大，我從來沒有想過，一輩子替阿布王爺做事。」

「那你可有想過，將來不替阿布土王做事，如何過活？」沙雄緊接問。

「這我倒沒有想過。」林盛富微怔一下才說。

「林老二，你不會沒有聽說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句話吧？這時候你不替自己早作打算，那將來你萬一身無分文，又做不了事時，如何是好？」高林又接口說。

林盛富聽着，不由點了一下頭。

沙雄乘機說道：「盛富，不怕對你說，我與你兄弟一場，有什麼好處，我是不

會忘記你的，而我與老高早已作了打算；準備幹完這一單買賣後，便收手不幹，下半輩子好好地享受一下，只要你答應帮這個忙，下半輩子你也不用愁了！」

林盛富至此總算聽出他們的意圖來，神情震動了一下，失聲道：「老大，你們不是想動阿布王爺收藏的那批金塊的主意吧？」

沙堆與高林同時點頭，說道：「你說對了！」

林盛富臉色驚變，疾聲道：「老大，我勸你們還是不要動這個念頭，土王府堅固得有如鐵鑄的碉堡般，你們應該也聽說過，曾經有不少人動過這個念頭，結果，不但動不了土王府一根毫毛，還弄得焦頭爛額的，死傷了不少人！」

「聽說過，」高林用力地點點頭，說道：「而且，還知道炮王曾洪也是因此而死的！」

「你們既然知道，那還打它的主意，你們不是嫌命長吧？」林盛富疾聲道。

「要是沒有你在阿布土王那裏做事，咱們確是不敢打他的主意。」沙雄道。「憑咱們那些人，根本不足以與阿布土王硬拚。盛富，只要你肯帮忙，咱們便可以輕易成事，得到那批金塊後，自然少不了你的一份，那時，你便可以無憂無慮地過完下半輩子！」

「老大，你們不是要我在那個酬神慶典上，殺了阿布王爺，或是來個裏應外合吧？」林盛富看着沙雄兩人。

「不是！」高林擺擺手道：「殺了他，未必可以得到那批金塊。而你只得一個人，若是裏應外合，你一個人獨力難成事，萬一有什麼差錯，不但害了你，也可能會令到咱們賠上不少人手，林老二，我已想到了一個萬全之策。」

高林說到這裏，故意頓住不說下去。

林盛富道：「高老大，那到底是什麼好主意？」

「林老二，你還未說，肯不肯帮這個忙？」高林直盯着林盛富。

林盛富搖搖頭，握拳向下虛擊一下，說道：「爲了下半輩子能夠活得無憂無慮，我答應帮忙你們。」

「好！」沙雄搓着雙手，高興地對高林道：「老高，我不是說過，盛富一定會帮這個忙的麼？世間上，有那一個不愛錢的傻瓜！」

「說得對。」高林附和地道。「沙老大，咱們這一次可要發大財了。」

林盛富却有點不耐煩地道：「高老大，快將你的好主意說將出來，我還要趕回王府去，土旺土吉兩個人大概已等得不耐煩了。」

「好吧，林老二你聽着。」高林眼珠轉了一下，才說下去：「我的主意是，在今年酬神慶典上，咱們出其不意地將阿布土王與他的妻妾兒女一舉制服，要脅阿布土王將那些金塊全部交出來，阿布土王在這種情形下，相信不敢不乖乖地將全部黃金交出來，這個主意妙麼？」

「老高，咱們何不乘阿布土王到金沙灘主持慶典的時候，乘虛偷襲他的老巢，那豈不是直捷了當？」沙雄提出他的主意。「那一天，阿布土王必會帶領大部份人手到金沙灘的，土王府內必是只留小數人防守。」

「沙老大，這個主意是行不通的！」高林道：「你何不問一下林老二，看看是否可以乘虛攻之？」

林盛富馬上接口道：「高老大說得不錯，阿布土王雖然每一次皆帶了大批人手到金沙灘保護他及家人，但也留下足夠的人手及槍械守衛土王府，老大，你知道他的衛隊一共有多少人麼？還有一百人，每年他都是帶五十人去金沙灘，也留下五十人守衛土王府，早幾年，曾有二三帮人乘那日强攻土王府，結果，都留下了不少死人，驚惶而遁，根本連土王府的一塊磚也摸不着。」

「老高，那就當我剛才說的主意沒有說過吧。」沙雄訕笑着道：「說說你那個好主意如何進行吧。」

「很簡單，在那一日，你盡量將阿布土王的手下集中在土王的附近，不要那麼分散，方便我們出其不意，一舉將他們的大部份幹掉，而你則見機行事，能夠將阿布土王制服最好，要是不能的話，那便不要妄動，你做得到麼？」高林說完，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林盛富。

林盛富想了一下，點頭道：「高老大，我是衛隊長，我可以憑我的職權，調派衛隊的人手分佈，你可以放心，我一定會依照你的吩咐去做，至於能否將阿布土王制住，那我就不大敢肯定了，因爲除了我之外，阿布土王還有七名貼身衛士，那是不聽我調派的。」

「只要你能夠做到你力能所及的，那就成功了一大半，至於阿布土王的近身保鏢，我有辦法對付他們！」高林站起來，伸手拍拍他的肩頭，「林老二，咱們沒有找錯你，你也沒有教我們失望，咱們一定會成功的！」

沙雄立時興奮起來。「想到那些黃澄澄的金塊，我就心花怒放了！」

「沙老大，到時你看到那麼多金塊之後，只怕幾晚也睡不着覺啊！」高林道。

「老大，高老大，你們還有什麼要說的，咱們這裏躭擱了不少時間，也應該走了。」林盛富站起身來。

「沒有什麼了。」高林沉吟一下，說道：「記着，要是情況有什麼變化的話，你一定要設法通知我們。」

「高老大，我會的了。」林盛富說着便往外走。「不能讓土旺他們對我起疑，不怕對你們說，阿布土王表面上對我頗爲信任，實則對我頗爲疑忌，因爲我說什麼也不是他們的人，對於漢人，他們一向是心存疑忌的。」

「這麼說，那兩個蠻子是看着你的了？」沙雄看着林盛富。

林盛富點頭。「所以决不能叫他們起疑，否則，他們回去向阿布土王一說，那就……」

「既然這樣，咱們走吧。」高林說，「林老二，無論如何，在下一次墟期，你也要來一次。」

「我一定會來的。」林盛富說着便去開房門，走了出去。

門外的大頭炳與另一個漢子站直了身子，朝林盛富點點頭。

沙雄與高林跟着也走了出去，五人隨即離開了那家私娼寮。

× × ×

離開了赤石壩，走在路上時，沙雄忍不住說道：「老高，你那個主意似乎不大妥當，……」

高林陰笑一聲，截斷了沙雄的說話。「沙老大，你有沒有發覺，林老二在答應帮忙時，神色也有點勉强？」

沙雄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搖搖頭道：「這我倒沒有看到。」

一頓，接問道：「老高，你不是懷疑他——」

「我正是懷疑他只是敷衍我們，假意答應我們的。」高林的目光一下子變得陰鷙起來。「沙老大，咱們這一次是最後的一次買賣，我不想出什麼差錯，也不想躺倒在這裏，所以，咱們這一次必須小心行事！」

沙雄目中兇光一閃。「老高，你是懷疑林老二可能明着答應帮忙咱們，暗中却出賣咱們？」

「極有可能！」

「那你還將我們的計劃說給他知道？」沙雄發急地道。

「沙老大，我雖然思疑林老二，但却不能不對他說的，否則，那豈不是讓他知道，咱們已對他起疑？咱們這一次的買賣豈不是幹不成了？」高林的咀角露出一抹奸詐的笑容。

「你將咱們的主意說給他聽，萬一他洩露給阿布土王知道，咱們豈不是……」沙雄却看不到高林咀角的那抹笑容，着急得幾乎大叫起來。

「沙老大，你別担心，山人早有妙計！」高林陰笑一聲，「我在對林老二說出那個主意時，已改變了主意。」

「老高，你是說，那個主意只是說給林老二聽聽的！」沙雄終於明白了。

「是啊！」高林得意地道：「爲了讓咱們這一單買賣能夠萬無一失地幹成功，我不得不使詐！沙老大，你不會怪我那樣對林老二吧？」

「怎會！」沙雄寡情絕義地道：「只要咱們這一單買賣幹成，就算將他殺了，我也不會責怪你！」

「沙老大，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高林笑着拍拍沙雄的肩頭。

沙雄看着高林，心急地道：「老高，快將你改變了的那個主意說來聽聽。」

「沙老大，爲防萬一起見，我決定不在慶典舉行時動手制服阿布土王，而是在他們到達金沙灘的刹那，乘他們忙着分派人手防衛及準備慶典的時候，打他一個措手不及，這樣，要是林老二暗中向阿布土王告密，咱們這一下，可就大出他們意料之外，就算他們想佈下陷阱讓咱們踩下去，嘿嘿，他們可是發夢也料不到，咱們施了一着那個什麼……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妙計，那就有他們好看的了！」高林說出這番話來，可就顯出了他是一個頗工心計的人，並不像外表那樣兇悍的粗人。

「好主意！」沙雄豎起大拇指道，「老高，想不到你這麼足智多謀，咱們這一次，一定可以成功的。」

沙雄口裏這麼說，心中可暗自嘀咕了一句：「你這麼工於心計，在行事時，我可要多加提防，否則，只怕到手之後，他連我也吃掉！」

「沙老大，這咱們可要加緊到金沙灘附近一帶，察看一下地形，以便那日行動。」高林說着時望一眼前面，原來已快到他們藏身的那處山野了。

「老高，我可是服了你，一切都聽從你的。」沙雄動上了心機，奉承了高林一句。

「沙老大，咱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共當，你那麼說，我可是萬萬不敢當」高林說完接打了個哈哈。

沙雄也跟着打了個哈哈。

× × ×

高林猜疑林盛富可能表面上敷衍他們，暗裏却會向阿布土王告密，他猜料得對了。

林盛富在回到金沙寨後，果然向阿布土王告密，將沙雄高林他們欲在金沙灘的慶典中制服阿布土王及他的家小，一五一十地向阿布土王說出來。

阿布土王聽了之後，自然又驚又怒，亦大大地讚奬了林盛富一番——特意賞了他二百塊大洋。

二百塊大洋與二百斤黃金比起來，那簡直是九牛一毛。

阿布土王雖然一向愛財如命，但他在用人方面，却頗有一套，該賞的時候，絕不吝嗇，而且對保護他財產生命的那隊衛隊一向不薄，也所以令到那些手下對他忠心不貳，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發生過內變，並還替他打退了不少次的進侵。

而林盛富之所以向阿布土王告密，絕不是貪圖那筆奬賞，他自那一年負傷逃入阿瓦山區，得蒙阿布土王收留後，便決定改邪歸正，因爲要不是阿瓦土王收留了他，並請了寨中的一個土醫替他醫好鎗傷，說不定他已因鎗傷變化而一命嗚呼了，由此令到他惕然醒悟到，「瓦罐不離井上破」這句老話，確是至理名言，這是促成他改邪歸正的主因，而他亦下了決心，從此之後，絕不改變主意。

自然，他這次告密，也含有報恩的成份。

但却絕不是負義出賣了沙雄他們。

他既已改邪歸正，那便「道不相同，不相爲謀」了，他要是答應了帮忙沙雄和高林他們，那才是忘恩負義，又走回了邪路上了。

阿布土王視那些金塊有如命根子一樣，聽說沙雄他們想搶奪那批金，在又驚又怒之下，忙向林盛富請教，如何才能夠將沙雄他們一網打盡。

林盛富獻計道，來個將計就計，在金沙灘佈下陷阱，讓沙雄他們踩進去。

接着，他將細節向阿布土王詳細地說出來。

阿布土王聽完後，連連點頭讚好，着他依計行事。

可惜，他却怎也想不到，高林已看出他不可靠，並已改變了計劃。

他雖然佈下了陷阱擒猛虎，只怕不但擒不到猛虎，反爲猛虎所傷！

× × ×

在距酬神慶典那日還有五日的那一個墟期，林盛富依約來到赤石壩。

沙雄與高林，還有兩名手下，早已來到赤石壩，就在街口那間飯舖內，大吃大喝起來。

這十多日來，他們雖然間中也有到赤石壩來走走，解解饞，但平日窩在那藏身的山野林谷之中，啃着乾糧，眞是啖出烏來，難得來到赤石壩，那自然要大快朶頤了。

本來，他們大可以住在赤石壩的客店的，但高林却不同意，因爲這種甚少漢人居住的阿瓦族聚居的地區，外來的漢人是頗爲令當地人注意的，這亦是因爲當地的人對漢人存有介心的緣故，高林不想引起當地人的注意，也爲了這一次的買賣能够幹成功，所以，他寧可吃點苦，小心點總是好的。

林盛富才走入赤石壩鎭集口，沙雄與高林便看到他，馬上走出來招呼他。

（沙雄高林就坐在那家飯舖內向着門口的一張桌子，雙眼一直注意着從鎭集口走入來的人，只要是走入來的，都逃不過他們的目光。）

林盛富與兩人招呼過後，便隨着兩人走入飯舖內，坐下來，邊吃邊談。

「林老二，離慶典那日只有五日了，情形沒有什麼變化吧？」高林的神色沒有任何異樣關切地問。

林盛富同樣一點不露痕跡。「高老大，一切仍像往年一樣，阿布土王在吃過早飯後，便離開王府，帶着家小，在衛隊的護送下，前往金沙灘，午時一刻，便主持酬神慶典！」

「你有把握在那天將阿布土王的衛隊集中起來，方便我們動手幹掉他麼？」高林壓着聲問。

「這一點你們盡管放心，我有絕對的把握！」林盛富拍着胸口道。

「盛富，我們這一次的買賣成功與否，全看你的了，你既然這麼說，我們便放心了。」沙雄口裏嚼着一塊鷄肉，說話含含糊糊的。

「阿布土王是否也像往年那樣，只帶一半衛隊前往金沙灘？」高林問。

「是！」林盛富肯定地道：「阿布土王對於他收藏的金塊，視如命根，每一年，他都是只帶一半人前往金沙灘，另一半人留守王府，今年也不會改變。」

「好！」高林高興地道：「這樣，咱們就有把握一舉將阿布土王及他的家小制服，迫令他乖乖交出那批藏金給咱們！」

「哈哈，那批金塊到手後，我們便可以逍遙快活地過日子了！」沙雄興奮得按捺不住，笑了起來，彷彿那批金塊已在他掌握中一般。

「來，沙老大，林老二，爲咱們成功幹成這單買賣，乾它一杯！」高林舉起杯子。

「乾！」沙雄與林盛富同時舉杯，露出興奮的神色。

三人一口喝乾那杯酒，高林咂咂嘴巴，忽然道：「林老二，這幾天內，要是有什麼變化的話，你可要隨時通知咱們。」

林盛富隨口道：「這個自然。」一頓皺皺眉頭道：「只是，我怎樣找你們？」

沙雄正想接口，高林却搶先說道：「這樣吧，咱們藏身的地方離金沙寨頗遠，你也不方便老遠的趕到咱們那裏，萬一阿布土王暗中派人跟着你，那咱們這一次的——就完了，這樣吧，在金沙寨外西南面約里許的地方，有座小山崗，崗脚下有一塊老虎石，你只要將預先寫好的紙條塞入老虎石後的一條隙縫中，咱們自有人立刻去取，要是情形沒有變化，那便不用去了，好麼？」

「好！」林盛富微頓一下，目注高林道：「高老大，那天行動時，是否預先約定一個暗號？」

「要啊！我正想向你說。」高林道，「林老二，你有什麼好主意？」

林盛富想一下，道：「高老大，這樣吧，你們若是看到我用手挖耳朶，那便表示一切已辦妥，你們可以動手，好麼？」

沙雄與高林互望一眼，同時點頭。「就這麼約定吧。」

沙雄隨即又道：「盛富，還去不去那裏樂一下？」說時，淫邪地睞睞眼。

高林不等林盛富說話，便邪笑道：「去啊，林老二也是男人啊！」

林盛富當然是個男人，否則，在第一次見到沙雄他們時，也不會老馬識途地帶他們去嫖了，當下笑笑道：「既然老大與高老大這麼有興趣，那就走吧。」

高林不等林盛富站起來，已搶先走到櫃枱前，將兩枚大洋朝櫃上一丢，說道：「算帳，多了的賞給你們。」隨即招呼沙雄兩人離開。

他帶來的另兩名手下坐在另一張枱子，看到他們在離去，忙亦結賬。

這一次，林盛富沒有與阿布土王的手下同來，這是因爲阿布土王已對他完全放了心，也爲了方便他行事。

但這一來，可就更令高林相信，他的猜測沒有錯！

因爲高林還記得林盛富曾說過：阿布土王明是信任他，實則對他仍有猜疑，故此，每一次到赤石壩，必有兩個阿瓦族人跟他同來。才只不過十多日，阿布土王怎會對他沒了猜忌之心，不再派人跟着他來，這不就透着古怪了麼？

但林盛富却沒有發覺高林有什麼不對，這是因爲高林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他自然察覺不到了。

沙雄這時一心只想着那個調調兒，他可是什麼也沒有察覺。

五個人先後走向那家私娼寮。

× × ×

酬神慶典的日子終於到了。

這個慶典可不是阿瓦族歷代流傳下來的，而是阿布土王定下來的。

自從金沙河中發現可以淘出金沙來後，阿布土王便說這是「金神」賜與的，特意用金子鑄了一尊有五隻手，相貌半人半獸的金神像，對族人宣佈，那就是金神，並且定了每年十一月初三日，爲酬謝金神賜與金沙的祭祀日子。

每年的這一日，金沙寨中的阿瓦族人，爲了祭祀金神，都扶老携幼的，前往金沙灘參加這個慶典。

而金沙灘乃是金沙河的一處河灘，河灘上的沙石一片黃澄澄的，而這裏亦是阿

瓦族人淘金的主要地方，而第一把金沙，就是在這處河灘淘得的，因此，阿瓦族人便叫這地方爲金沙灘。

吃過早飯後，金沙寨中的男女老幼，便紛紛前往金沙灘，一路之上好不熱鬧。

阿布土王在早飯後，亦準備妥當，帶備了豬羊鷄鴨等祭品，闔家大小在衛隊的護送下，浩浩蕩蕩地前往金沙灘。

而林盛富沒有向沙雄他們說謊，確是只帶了一半衛隊前往，留下一半防守金沙寨。

但是，他已在天未亮時，便親自帶領了一批臨時征募來的阿瓦族人，自寨後繞路趕往金沙灘，佈好一張「網」，只等沙雄他們自投「羅網」。

而阿瓦族人的男丁，幾乎每一個也會放鎗，因爲他們除了種田之外，都會到附近的山林打獵，所以，林盛富不用臨急訓練他們。

而他們亦確是饒勇善戰。

離正午還有一個小時左右，金沙灘上，已聚滿了阿瓦族的男女老少。

而附近一帶的村寨，亦有不少阿瓦族人來趁熱鬧，做生意。

說到做生意，那是絕對少不了漢人的，一時之間，金沙灘上，人頭攢動，人聲喧嘈，簡直比赤石墟趕墟的日子還要熱鬧得多！

阿瓦族人亦將這一日視作一個節日。

而那些阿瓦族的青年男女，更將這一日視作擇偶的大好機會。確實，有不少青年男女，就是在這一日，找到了自己的夢中情人。

按照往常的慣例，阿布土王總是最後到達金沙灘的，待一切準備就緒後，酬神儀式便開始，自然亦是由阿布土王主持。

祭台就搭建在河灘的正中上方，面向金沙灘，那些阿瓦族人便圍着那個祭台，成半月形，觀看阿布土王主持酬神儀式。

而那尊金神像，每一年皆是由王府中請出來，乘坐一乘特別的小轎子，隨同阿布土王一同前來金沙灘，然後安放上祭台上那個小小的祭壇上，午時一到，儀式便開始。

這時候，離中午大約還有三刻鐘左右，按照往常的慣例，在離正午還有三刻鐘左右，阿布土王與那尊金神便會到達，跟着準備一切，故此，這時候已有不少人在翹首企望金沙寨那個方向，等着阿布土王的到達。

× × ×

阿布土王一行人這時候已來到金沙灘前的一座土崗脚下，只要轉過土崗那一面，便可看到金沙灘上那熱鬧喧嘈的場面。

土崗對開是一片荊棘野地，不到半人高，從這裏到金沙灘，大約只要走一刻鐘左右，阿布土王這一行人甚至已聽到那一陣陣傳來的喧嘈人語聲。

阿布土王每一年的這一日，都是很守時到達金沙灘的，遲早不會超過一支烟的時間。

阿布土王坐在最前頭的一張敞兜上，後面就是那乘放了金神像的轎子，然後是抬着他的家小的一列敞兜，林盛富與阿布土王的另外七名親信保鏢就分護着阿布土王與那乘轎子的兩旁，最前頭，是十二名荷鎗實彈的衛隊，後面則是有三十多名衛隊保護着他的家小及押後，這種陣容，足以應付任何突發的事故。

由於已知道沙雄高林他們會在慶典擧行時才動手，路上應該沒有什麼事發生的，更由於林盛富早已安排好陷阱羅網，可說是萬無一失，有驚而無險，所以，阿布土王顯得很篤定。

那些衛隊也一點不緊張。

倒是林盛富已暗自緊張起來。

雖然他已佈置好一切，並且知道不會在路上出事，但他仍担心在慶典擧行時，會有什麼差錯出現。

而他既然負責這一次的行動，可說責任重大，若是出了什麼意想不到的差錯，他可是担當不起

這就難怪他緊張了。

前頭那十二名衛隊已開始轉過崗脚，走在最先頭的那兩個衛隊，甚至已望到金沙灘上擁擠的人羣。

也就在這刹那，一下清脆的鎗聲自土崗頂上响起。

走在阿布土王與那乘放着金神像的轎子之間的一名親信保鏢應聲慘叫一聲，跌倒在地上。

緊接着，便是轟轟轟接連幾下爆响，只見走在前後的衛隊被炸翻仆跌了十多人，硝烟塵土飛揚中，驚叫悲嘷啼哭聲响成一片，那條原本走得甚是整齊的「人龍」，刹時亂了套，阿布土王幾乎被掀翻在地上，驚嚇得臉無人色。

就在鎗聲一响的刹那，林盛富心頭驚跳的刹間，便悚然驚覺不妙，知道上了高林與沙老大的大當。

但他已無暇再想了，隨着「轟轟轟」的爆炸聲响，他疾聲大喝：「快放下王爺，全都伏下來！」他自己則迅速地仆倒在地上。

但爆炸聲却將他的大喝聲掩蓋了。

不過，他却看到那些爆炸聲是手榴彈造成的。

而那幾個手榴彈，是從土崗上與對面的荊棘地中投擲過來的。

他馬上朝荊棘地投出手榴彈的地方掃了半梭子彈！

他對沙雄高林等人恨得牙癢癢的，直恨不得一枚子彈將兩人射殺！

爆炸聲中，土崗上與荊棘地中，又飛擲出幾枚手榴彈來，「轟轟轟」又是一陣爆炸聲，接下來是一陣密集有如驟雨般的鎗聲。

那些鎗彈與手榴彈就像是長了眼睛般，只往兩頭及兩旁的衛隊招呼，刹時間又有不少衛隊中彈身亡或是被炸死炸傷，就連林盛富，也差點被手榴彈的碎片所傷。

因爲有一個手榴彈就在他面前丈許外的地上爆炸。

他是又驚又怒，緊趴在地上，咬着牙，朝荊棘地將鎗膛內的子彈一口氣射光。

阿布土王及他的家人這時已在他的親信保鏢及衛隊的掩護下，蹲伏在敞兜旁的地上，一個個嚇得臉無人色，身子顫抖不停，只差沒有呼爹叫娘。

他那些沒有死傷的衛隊則蹲在地上，朝野地及土崗上胡亂地開鎗射擊，也不管看不看到有敵人。

但接下來又是幾下爆炸聲，跟着，土崗上鎗彈有如驟雨般暴射下來，壓得林盛富他們不要說開鎗還擊了，連頭也不敢稍抬。

而野地中，有十多條漢子竄冒起來，在土崗上的鎗火掩護下，邊開鎗邊向阿布土王一行人衝撲過去。

× × ×

鎗聲一响，金沙灘上的人羣便聽到，却沒有引起太大的騷動，但接下來的一陣震人心弦的爆炸及鎗聲，却令到人羣驚亂地騷動慌叫起來，一時之間，鷄飛狗走，你推我撞的，亂作一團。

那些人起先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隨即便知道，一定是阿布土王那一行人遭遇到伏擊了。

因爲已有人望到走在最前頭的那兩個阿布土王的衛隊仆跌在地上，與及亂飛的鎗彈及爆炸濺射飛揚的硝烟塵土。

接下來，那些隱伏在附近「張網」以待的武裝阿瓦族人，紛紛朝土崗那邊撲奔過去，馳援遇襲的阿布土王。

那些人羣走避的走避，躲藏的躲藏，尖叫驚呼哭喊聲混成一片，也有不少勇悍的年輕人，抽出腰間的刀子，撲奔向土崗那邊。

× × ×

林盛富沒有猜錯，埋伏在土崗上及荊棘野地中伏擊阿布土王一行的，正是沙雄高林與及那些手下。

此刻，沙雄與高林在土崗上的一塊石後，探頭看着下面的情形，而他們却沒有忘了向下面開鎗。

高林那些手下亦不斷猛烈地向崗脚下那條土路上，趴伏着的阿布土王的衛隊開鎗射擊，掩護從對面那片荊棘野地中竄撲向阿布土王他們那邊的同伙。

要不是高林他們要生擒阿布土王，以脅迫他獻出那批藏金，高林早已下令手下向阿布土王一行中投擲手榴彈，而不是專照顧他的衛隊了。

也因此，林盛富與另外六名親信保鏢，可說沾了阿布土王的光，得以倖免。

但當他們發覺荊棘地中的匪徒向他們衝過來時，他們可豁了出去，不再理會那急驟橫飛的子彈，開鎗射擊那些衝過來的匪徒，企圖阻止對方衝過。

他們之所以拚命，那是因爲他們都很清楚，只要讓那些匪徒衝過來，落在他們的手上，那只有死路一條，既然橫竪是死，却何不拚他一拚，只要能夠支持到金沙灘那邊的伏兵趕過來，那麼他們就可以與對方抗擊，說不定還可以反敗爲勝。

但他們經已死傷了大半，只剩下十多二十人，而且不時有一兩個中鎗死傷，加上土崗上彈如雨下，他們又暴露在空地上，根本沒有什麼可以掩蔽的，所以，他們雖然拚命開鎗射擊，但也只是間歇地開鎗，只能夠阻遏一下那些匪徒的衝撲之勢，根本不能遏止對方的撲攻。

但總算令到那些匪徒不敢肆無忌憚地衝過來。

但能不能支持到從金沙灘那邊馳援的伏兵，那就很難說了。

因爲沙雄與高林不會不知道若不速戰速决，對他們是極之不利的。

而他們亦已望到金沙灘那邊有人朝這邊奔馳過來。

「老高，要是再不能制服阿布土王他們，讓那邊的人趕過來，咱們就危險了！」沙雄邊開鎗邊對高林說。

高林咬咬牙，兇神惡煞般道：「沙老大，事急馬行田，他媽的再投幾個手榴彈下去，跟着咱們也衝下去，務必要在那些傢伙趕過來之前，將阿布土王他們脅制住！」說完，他擧手一揮，疾喝一聲：「再擲手榴彈！」

土崗上他那些手下在事前已得他吩咐，絕不能傷了阿布土王，所以，負責投擲手榴彈的幾名匪徒紛紛擲下幾個手榴彈，但却沒有擲落下面的「人龍」中，但却擲得很近。

而那些手下在行動之前，已得到高林的許諾，這一次的買賣若是成功，便每人分五斤金塊，正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傢伙本就是亡命之徒，重賞之下，那自然勇悍過人了。

「轟轟轟」一連串爆炸响起，由於爆炸很近阿布土王一行人趴伏的土路兩旁，有一個手榴彈甚至擲落在阿布土王那些家眷趴伏的地上，一時之間，炸得他們又流血死傷，慘叫哀嘷聲聲，就連林盛富他們也因爲爆炸太近而幾乎被震昏過去，有幾個保鏢還被彈片所傷，抱頭伏在地上，根本開不了槍！

荊棘地上的匪徒乘勢猛衝過去。

土崗上的沙雄高林等人亦在爆炸聲中，大喝一聲：「衝！」從藏匿的地方閃跳出來，一邊開鎗射擊，一邊疾向下衝去。

沙雄高林他們這一次是志在必得，有如猛虎下山般，其勢銳不可當，在兩面撲擊之下，只怕林盛富他們無法再阻擋沙雄他們的衝擊，落在他們的手上。

而那些從金沙灘趕奔過來馳援的伏兵，却還未趕到來，還差一截路。

看情形，阿布土王一行肯定會落在沙雄高林他們的手上！

就連林盛富也知道，這一次是完了。

忽然，却橫裏「奇兵」突出！

× × ×

隨着沙雄高林那一聲喝，亦是他們與及那些匪徒閃跳出來，朝山下衝去的刹那，一陣鎗聲驀然响起，慘叫聲中，有幾名匪徒仆跌倒地，直向崗下滾去。

沙雄高林在鎗聲乍响的刹那，驚慌失措中，慌忙斜仆落地上，「嘯」地一下聲响，高林只覺左肩膀側一熱一痛，他知道受了傷。

但他却不明白，爲何後面奇兵突出。

憑他的經驗，他在鎗聲乍响的刹那，便已聽出，崗背那面有人登上崗頂向他們偷襲。

沙雄自然也驚覺到。

那一面怎會有人潛登上來的？而他們居然一點也沒有察覺到。

高林沙雄清楚地記得，在崗背那面，他們派了一名手下監視着那一面的動靜的，如今竟然不見那名手下示警，而偷襲的人忽然殺出來，不用說，那名放哨的手下經已遭了殃！

土崗上奇兵突現，崗下路那面的荊棘野地中，亦是奇兵突現，在那些兇猛地往

前衛的匪徒背後，鎗聲驟響，那些匪徒猝不及防之下，根本無可躲避，鎗聲中，倒下了幾個人，其餘的慌不迭仆倒在地上。

那些匪徒仆倒在地，身後的鎗聲也停了。

土崗上的情形也是一樣。

但這却讓土路上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阿布土王及林盛富等人有了喘息機會。

林盛富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從地上一跳起身，口中疾喝道：「快護着王爺躲到路的這邊，其餘的開鎗掩護！」喝聲中，他巳向土崗上開了幾鎗，像隻兔子一樣，竄撲向後面那些家眷。

沒有受傷或是仍能動的衛隊，亦紛紛向土崗上及荊棘地射擊，同時扶的扶，拖的拖，拉的拉，將土王那些家眷護到荊棘地那邊的路邊下。

那條土路是高出兩邊的地面約半尺左右的，躲到那邊的路邊下，總算可以遮蔽一下身形，不至於兩面受敵。

趴伏在山崗上的沙雄及高林等匪徒，馬上朝下面射擊，但他們背後亦響起鎗聲，壓迫得他們不敢將頭抬起來，只能夠胡亂地向下開鎗。

這自然不會對下面阿布土王他們竄奔向路的那邊構成太大的威脅，否則，阿布土王等人只怕又有死傷，而且寸步難行。

荊棘地那邊的情形亦是一樣，那些伏在地上的匪徒一開鎗，背後即時響起鎗聲，雖然不密集，但却壓制住他們，這對阿布土王等人的行動，倒是有利的。

就這樣，沙雄高林他們被背後突現的「奇兵」牽制住了。

阿布土王及他的家眷亦在林盛富等手下的掩護下，先後躲在土路那邊之下。

阿布土王沒有忘記那尊金神像，在竄到路邊下面時，吩咐一名心腹保鏢從轎中取回它，他躲到路邊下後，便緊緊地摟着不放，甚至連他的家眷有沒有死傷也不理會。

這就是迷信。

而世間上，眞的有這樣迷信的人。

從金沙灘那邊趕來救援的「伏兵」，這時候巳快趕到來了。

伏在山崗上的沙雄與高林可是又驚又怒又懼，要不是背後「奇兵突現」，他們這時巳將下面的阿布土王等人脅制住了，那時，就了無所懼了。

阿布土王乃是阿瓦族人尊崇的統治者，又有誰敢冒土王會被殺死的危險而莽動？又有誰敢不聽阿布土王的說話？

而阿布土王肯定不會是一個不怕死的硬漢。

可是，背後的鎗聲一響，便打破了他們的黃金美夢。

那突如其來殺出來的「奇兵」，到底是些什麼人？

「沙老大，情形不妙，×他××的，背後殺出來的人，到底是什麼人？」高林破口怒罵，連不堪入耳的粗話也罵出來。

「我怎知道。」沙雄咬牙道。「老高，眼看到手的肥羊讓牠跑了，他媽的我眞不甘心！」

高林不斷打量着下面的形勢，望到從金沙灘那邊趕來救援的「伏兵」巳趕到來，他雖然心有不甘，但却不想橫屍在此，或是落在阿布土王的手中，所以，他恨聲叫道：「沙老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沙雄聽他那樣說，他雖然兇悍過人，却不是不怕死，他只好不甘心地道：「老高，你是說，咱們溜？」

高林點點頭。「而且要快，若是讓趕來的人趕到來，將土崗子的四面圍堵起來，咱們要走也走不成了！」

「老高，那些人巳趕到來了！」沙雄急叫一聲，「咱們快溜吧！」

沙雄立刻朝天放了一鎗。

這一鎗，乃是他事先與手下約定撤退的信號。

而沙雄馬上扭轉身，朝崗頂那面開鎗射擊，散伏着的匪徒亦紛紛朝崗頂那面及土崗下開鎗，同時竄向土崗子朝阿布土王等人來路的那面竄跳奔躍過去。

土崗子的四面，只有那一面沒有人堵着，他們自然是往那面溜了。

而只要從那面溜下土崗子，橫過那條土路，往東北那面逃奔，不出一里地，便是一片連綿的山林，只要逃入山林，那便有如魚游大海，要想追捕到他們，只怕很難。

荊棘地中的匪徒在聽到那一下鎗聲後，亦紛紛朝前後兩邊開鎗射擊，藉着不到半人高的荊棘野草，亦往那個方向竄遁。

林盛富及那些倖存的衛隊，忙分成兩撥，向土崗子上及荊棘野地開鎗還擊，伏在那些匪徒背後的「奇兵」，亦開鎗阻截，一時之間，鎗聲大作。

這時，那些趕來救援的阿瓦族人巳趕到來，除了有一部份從最近那邊的崗脚下往崗上撲登外，其餘的奔撲到阿布土王一行人躲藏着的地方，加以救護。

林盛富憤恨沙雄高林心狠手辣，而且還騙了他，看到沙雄他們欲退，便奮不顧身地帶着幾名手下，撲奔截擊沙雄高林他們。

× × ×

高林不但殺人時兇殘悍惡，逃命的時候，也一樣兇猛勇悍。

沙雄與他不遑多讓。

上下兩面的夾擊，竟然阻截不了他們的逃遁，雖然有幾名匪徒死傷倒地，沙雄的股側上也被流彈擦傷了，却仍然讓他們竄逃到土崗子的另一面。

崗頂那面的奇兵，及崗下阿布土王的手下自然不會就此放過他們，自上下兩面窮追不捨。

而鎗聲也沒有停歇過。

沙雄高林兩人竄逃到土崗的那一面，身後只剩下四名匪徒跟着，他們却不敢喘口氣，有如喪家狗般，向崗下竄奔下去。

只要竄下土崗，那他們便可以溜脫（若是再沒有意外發生的話），而他們亦一心只想溜脫，是以，他們竄奔得比山羊還快，上下兩面追截他們的人，都追截不上他們，落在後面。

一口氣竄奔至崗脚，當先奔竄的沙雄高林兩人在兩聲驀然響起的鎗聲中，陡然栽跌在地上。

兩人同時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嚎聲。

原來，他們的左右大腿上各中了一鎗，鮮血泉湧，痛得兩人連臉色也變了。

而驚駭也是他們兩人臉色大變的原因之一。

射中他們大腿的那兩鎗，是從山脚下射上來的，那是說，他們巳被堵截住了。

連唯一逃遁的去路也被堵截住，怎不教他們驚駭胆落。

他們要是突圍不出去，那便只有死或是束手就擒兩條路可走。

而那接連兩發射傷他們大腿的鎗彈，可就顯出了伏在山脚下截擊他們的人，鎗法奇準，是一個玩鎗的高手。

跟在沙雄高林身後的四名匪徒驟見兩人應鎗倒下，莫不大驚失色，慌不迭搶仆落地，找地方掩藏起來。

但上下兩面追着射來的鎗聲，却越來越近了。

他們頓時感到有如困獸一般。

鎗聲不絕中，崗脚下的一塊石後，响起一聲呼喝：「沙雄，高林，你們巳是網中之魚，逃不了，棄鎗擧手投降吧！」

呼喝聲入耳，沙雄臉色驟變，脫口一聲：「蕭原！怎會是他？」

高林倒抽一口氣，疾聲道：「眞的是他？」

沙雄臉上的神色變得怪異起來。「老高，我與蕭原相處了那一段日子，他的聲音聽也聽熟了，我決不會聽錯的！」

「這是不可能的，他決不可能沒有死在那處密林中的啊！」高林的神色也變得怪異起來。

事實上，也難怪他們如此驚異的，在阿瓦山上那座密林中，他們將蕭原吊在樹下，而那時候巳快近黃昏了，蕭原就算身手再厲害，也斷不可能自己解救得了自己，天黑之後，只怕他就是不被毒蛇咬死，也會被野獸撕咬而死，就算他福大命大，沒有被毒蛇野獸碰一下，就是吊，也將他吊死！根本無可能逃過大難的。

沙雄雖然驚疑怪異，仍然不大相信，一手緊按着大腿上的傷口，一邊嘶聲朝下喝道：「你是誰？你……不會是蕭原！」

山脚下石後那人「哈」地笑了一聲，叫道：「我要不是蕭原，沙雄，你怎會那樣說？」

沙雄與高林一聽，頓時倒吸了一口寒氣，互相覷了一眼，說不出話來。

鎗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四下裏顯得一片沉寂，空氣彷彿凝住了般。

「老高，眞是他啊！」沙雄終於開口道，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他怎會死不了的？」高林的心底也泛起一股寒意。

「蕭原，你怎會死不了的？」沙雄忽然像發了瘋般嘶叫出聲。

崗脚下石後的那人正是如假包換的蕭原，他能夠逃過那一次刦難，就連他也覺得自己太幸運了，可能是上天的安排！

「沙雄，你想不到吧，你以爲我必死無疑，就連我也這樣以爲……那知道，就在你們走後大約二刻鐘左右，一隻野豬不知從林中那裏竄出來，一頭撞死在那吊着我的那棵樹脚下，跟着，有兩個阿瓦族漢子跑出來，原來，那頭野猪被他們在林中射傷了，頸上仍插着一支標槍，肚子上也插了一支竹箭，那兩個阿瓦族人是追着那頭野豬追到那樹下的……可巧，那野豬竄奔到樹下，便不支倒斃，那兩人見我被吊在樹上，……動手解救了我，這或許是天意吧，要是那頭野豬不是逃向吊着我的那棵樹那個方向，又或是沒有倒斃在那棵樹下，我肯定難逃一死！」

蕭原說出他被解救的經過，簡直有如傳奇神話般，聽得沙雄高林兩人，目瞪口呆。

這簡直是奇跡，莫非眞的是天意，讓蕭原來收拾他們這兩個惡人？

要不，那頭野豬怎會那麼巧，那裏不好竄逃，而又偏偏倒斃在那棵吊着蕭原的樹脚下。

兩人忽然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我該死，我怎麼不一槍殺死他！」沙雄用鎗咀直戳自己的胸口，「要不，咱們早巳得手，阿布土王還不乖乖地將那些金塊獻給我們！」

高林雖然也後悔不迭（聽從沙雄的主意，不將蕭原一鎗殺死），但事巳至此，後悔自怨又於事何補？雖然大腿上挨了一鎗，行走艱難，但他仍不甘就此束手就擒，他仍然想逃脫出網羅。

所以，他勸止了沙雄，「沙老大，別這樣，你就是殺死自己，也於事無補，咱們還是想辦法突圍脫身吧。」

沙雄看一眼腿上的鎗傷（仍在冒着血），臉肌搐動着，長嘆地道：「傷得這麼重，怎樣走？」

高林咬着牙道：「難道你想死在這裏，又或是落在蕭原的手上，被押解回南寧法辦？」

沙雄驚懼地道：「不，我不想！」

「那就打起精神，強撐着，想辦法突圍吧！」高林咬牙切齒的，「他媽的，這一次我若是走脫得了，我若不找姓蕭的一鎗斃了他，便不姓高！」

這個時候，他還說這種狠話，可見，他是一個怎樣兇殘悍惡的人了。

沙雄道：「我要將他大卸八塊！」切齒有聲。

「沙雄，你們再不棄鎗擧手投降，我們便不客氣了！」蕭原在下面石後呼叫。

這一次，阿布土王逃過被擄脅的危難，全憑蕭原這一着「奇兵」。

原來，蕭原大難不死，又得那兩個阿瓦族獵人替他用自製的藥酒將瘀傷的地方搓揉一番，在那兩個阿瓦族人的家中睡了一晚，翌日便別過那兩個阿瓦族漢子，繼續追踪下去，發現了沙雄高林他們的藏身之處，本來，他大可以突襲他們，但顧慮到自己入單勢孤，對方人數足有二十人，自己未必應付得了，才打消了此念，後來他本想知會當地的治安當局的，可是，他却找不到，而他又不懂阿瓦族的土話，他就算知會阿布土王，也未必相信他的話，他知道一般的少數民族的人對於漢人有一種戒心與疑忌，所以他打消了去找阿布土王的念頭，決定暗中一直釘着沙雄他們，在他們行動時，冷不防橫裏殺出來，弄到沙雄高林他們驚慌失措，手忙脚亂，然後配合阿布土王的手下，將沙雄高林這帮匪徒一網打盡。

主意一定，他便趕回阿瓦山脚下，那兩個曾救了他一命的阿瓦族獵人的住處，將他此行的目的，及他的主意說給他們聽

，並請求他們加以協助。

那兩個阿瓦族獵人不但聽得懂漢語，也會說，聽了蕭原的說話後，知道有人胆敢擄脅阿布土王，他們族人最尊貴的統治者，盡管他們對阿布土王沒有什麼好感，但此事關係到他們的族人，而圖謀不軌的，又是一帮壞漢人，他們自是不會坐視不理，遂一口答應了蕭原。

對於打壞漢人，他們是踴躍萬分的。

因爲以前，時不時便有一些土匪來搶寨，對阿瓦族人奸殺搶掠，故此，他們對於那些土匪——壞漢人一向是又怕又恨的，如今有機會出口氣，他們是求之不得。

結果，那兩個阿瓦族人再邀約了附近相識的六名獵人，他們雖然有土製的獵鎗，但殺傷力不大，而且再發射的時候也蔴煩，幸好蕭原身上帶了那一家錢莊也可以兌換的銀票，而赤石壩就開設了一家這個地區獨一無二的銀號，他在那兩名阿瓦族獵人的陪同下，趕到赤石壩，兌換了二百塊大洋，就在那家銀號內，買了五把駁壳鎗，三支漢陽造的步鎗，幾百發子彈。

原來，那家銀號暗中販賣槍械的。

那是那兩個阿瓦族獵人打聽到的。

那八個阿瓦族人有了鎗械後，喜歡不已，蕭原便帶着他們，毫不放鬆地釘着沙雄高林他們的舉動，——直到昨晚半夜，沙雄高林這帮匪徒夤夜起程，趕到這座土崗子下，將人手分成兩撥，分別藏匿在土崗子及那片荊野地中，蕭原與那八個獵人看在眼內，待沙雄他們藏匿好後，他亦將八個獵人分成兩撥，各自繞到土崗及荊野地後，然後偷偷掩上去，並約定土崗上他們這一撥動手開鎗時，掩伏在荊野地中的那一撥馬上亦動手呼應。

可是，由於沙雄高林在土崗子的崗背那面，派了一個土匪監視那面的動靜，令到蕭原他們只好一直隱伏在崗脚上的樹叢石後，不敢再掩上去，以免被發現，那便功虧一簣。

直到快近正午，沙雄他們襲擊阿布土王一行，他們也只有乾着急，仍然不敢莽動以免驚動了那名土匪，被他先一步通知沙雄高林，那他們奇襲的計劃便告吹了。

跟着他的四名獵人耳聽鎗聲爆炸聲大响，急得幾乎忍不住便要硬衝上去，被蕭原制止了他們，——後來，好不容易才引開了那名土匪的注意，一名阿瓦族獵人以「吹管」（一種特製，只有二尺長短的竹管子，在吹口的那一端塞入一支很幼的鐵針，鐵針的尾部紮了一撮烏毛，只要瞄準了目的物，運氣一吹，可以射中遠在三丈外目標，而使用吹管的人，要經過一番練習的），射殺了那名土匪，他們才得以登上崗頂上，恰在那時，沙雄高林他們欲衝殺下去，脅制住阿布土王，情形危急，蕭原馬上開鎗射殺了一個已從一叢樹後閃跳出來，往崗下衝去的土匪，那四名獵人早已手癢，隨即亦開鎗射擊，——崗下那邊荊野地後的四名獵人，馬上呼應，——而蕭原算準了他們會往這一邊溜，他吩咐那四名獵人留在崗頂上，壓制住沙雄他們，他自己則悄悄地繞到這一面，溜下崗脚，匿在那塊石後，等着獵物的出現……

× × ×

「沙老大，下面似乎只有蕭原一個人，他媽的，是死不會活，咱們就從這裏衝下去，逃脫得了，是咱們的運氣，死了，只好認命，好歹也要與他拚個生死！」高林一臉兇暴。

「老高，你說得對，逃得了逃不了，也要與他拚一拚！」沙雄被激發起那股兇悍之性。

「好！」高林四顧一眼那四名手下，獰聲道：「聽着，我一喝衝，你們便與我及沙老大一齊開鎗衝下去，希望能夠衝出一條生路！」

那四名土匪在這種情形下，知道若是不拚一下，被抓到之後，也是死，說不定，拚死之下，衝出一條生路也說不定！異口同聲道：「老大，拚一拚吧！」

「沙雄，我數三下——」下面傳來蕭原的叫聲。

沙雄就在這刹間陡地疾喝一聲：「衝！」手中鎗叫响的同時，與沙雄從地上猛地竄撲起來。

那四名土匪手上的鎗同時叫响，疾往下撲去。

崗頂上，崗脚下，幾處地方同時响起鎗聲，猛烈地射擊向沙雄他們。

而蕭原伏着的那一面，確是只有他一個人，但他却沒有開鎗，只是注視着沙雄高林的動靜。

因爲從崗頂及腰側，崗脚下那面三面發射的鎗火，已足夠阻止了那幾名匪徒的企圖突圍。

果然，那四名匪徒才衝下不到兩丈，便被密集射來的鎗彈射殺，先後仆跌滾落崗下，最遠的一個，也衝下不到五丈！

高林與沙雄才竄起便猛地仆倒下去。

沙雄被高林扯倒的。

而高林不是中了鎗，而是早有預謀，讓那四個手下送死，他與沙雄則乘機覓機脫身。

沙雄被高林一把扯倒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高林在仆倒下去後，朝沙雄睞睞眼，便隨着那四名手下滾跌下去的屍身，往下滾落去。

沙雄亦有樣學樣。

他已明白了高林的意思，來個「魚目混珠」，假裝亦被射中，滾下去，然後伺機發難，說不定可以逃出生天！

因爲在他們的猜料中，蕭原一定會看一下他們是否眞的死了，那他們就有機會發難，制服蕭原，以求脫身，最好是能夠制止阿布土王，那不但可以安然脫身，還可以迫令阿布大王交出那批金塊，要是不成，大不了一死！

兩人先後滾跌下崗脚，彼此相距約五六尺左右。

這一路滾下來，可不好受，換上常人，加上受了鎗傷，早已受不了而嘶叫起來，但兩人却還是咬牙忍受了。

生死關頭，兩人忍常人之不能忍，也算得上是狠人了。

可惜，他們這一番心機是白費了。

因爲蕭原一直注視着兩人的舉動，他可是看得很清楚，兩人根本就沒有中鎗，便仆倒滾跌下來，那一定有詭計！

蕭原從右側探出半邊腦袋，右手中的鎗咀一移，食指一扣「砰砰」兩聲，鎗火閃紅，分別射中了高林與沙雄的右肩臂。

這雖然殘忍了一點，但對付像沙雄高林這種窮兇極惡、手辣心狠的兇徒，決不能仁慈，否則，那是對自己殘忍！

肩臂上中鎗，兩人再狠，也忍不住了。發出一聲痛嚎，手上握着的鎗亦無力握住，鬆脫出手。這就等如敲掉了螃蟹的兩隻螯，再也兇不了。

而兩人這一叫，自然亦裝不下去了。

蕭原這才從石後閃出來。手上的鎗對準了兩人，一步步走向兩人身前。

兩人在受傷之下，就算左手能夠開鎗，蕭原也有自信，他手上的鎗快過他們的鎗叫响。

沙雄與高林的左手沒有鎗，有的只是一臉痛苦與狠厲之色。

「蕭原，你有種的就殺了老子，你不殺老子，便是婊子生的，龜公養的王八蛋！」沙雄破口大罵，他已豁了出去，只求一死，少受活罪。

蕭原站在沙雄的身前，不爲他的粗言所動，笑笑道：「沙雄，你想死？你是死定了！不過，我不會殺你，像你這種窮兇極惡之人，這時候殺你，便宜了你，我要將你押解回南寧，讓你受到應得的刑罰，我若殺你，便汚了我的手！」

沙雄絕望地嘶聲叫罵：「蕭原，我操你娘，你不是人，是龜蛋王八孫子，是太監……」

陡地，高林發出「呃」的一下叫聲，蕭原目光一閃，看到高林以左手將藏在身上的一把尖刀拔出來插在自己的心臟要害上，登時咽了氣，結束了他兇惡的一生。

蕭原心中微驚，急忙抬脚踏住了沙雄的左手，以防他也來這一手！

這時，林盛富等人，及崗頂上腰側上的四個獵人，與別的阿瓦族人，紛紛趕到來，看到高林已死，沙雄被制住，一個個鬆了口氣。

而荊野地中的那幾名匪徒，一個也溜不掉，不是被打死打傷，便被抓住。

阿布土王則始終緊摟着那尊金神像。

× × ×

蕭原又押着沙雄踏上走向南寧的路上，這一次仍然坐馬拉的板車，不過，板車上却有草織的蓆子圍着四邊，半死不活的沙雄就躺在草蓆遮擋住的板車當中。

蕭原坐在板車的前面，與趕車的那個阿瓦族漢子並排坐着的。

板車後面和兩旁，各坐了四個人，其中一人是漢人，不是別人，正是林盛富！其餘三個是阿瓦族人，都是阿布土王的衛隊。

阿布土王爲了感謝蕭原相救之恩，除了堅要送贈他一袋金沙外，並特派了林盛富及四名衛隊。協助他押解沙雄回南寧法辦，那輛馬車也是阿布土王的。

林盛富也有感於蕭原解救了他的困難，對蕭原敬佩不已，阿布土王派他協助押解沙雄，他一口便答應了。

蕭原收下那袋金沙，却轉送給那兩個曾救了他一命的阿瓦族獵人與及那六個助他一臂的獵人。

他是個知恩圖報的性情中人。

而他亦暗暗發誓，一定要將沙雄押回南寧受審，不論途中險阻重重。（完）



美蘇星球爭霸戰／羅唐納・文

地球保衛戰



碩石王國的形狀令人驚異，碗形的碩石上面有許多房屋，恍如地球的建築物，奇怪的是它突然出現對準地球飛來。

外太空的隕石王國，忽然向地球飛來，聯合國太空戰鬥局認爲先下手爲強，趕快召集各國精英份子，連同秘密武器，乘坐日本製造的「宇宙戰艦」升空，向碗形隕石出擊，展開一頁火辣辣的地球保衛戰，結局令人覺得出乎意外。

碗形隕石對準地球飛來

一向只是在電影裏面出現的「宇宙之戰」，突然爆發，那一年係二二〇一年。

二二〇一年的地球，跟一九八五年的地球，相差得太遠了，由於蘇聯放棄了侵略的方式，跟美國合作，把「核能」的力量發揮，地球表面的石油雖然極度短缺，不會發生預想中的悲慘局面，原因是各國利用核能發電，至於飛機以及汽車需要的燃料，仍用石油，在海底石油礦脈提煉。

那時聯合國是一個具體而又有力量的組織，擁有巨大的軍隊，有核子武器以及各種新型戰機，任何一個國家違抗聯合國的指示，立刻迎頭痛擊，沒有一個國家叛變。

農業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利用太陽能培植，五穀豐收，非洲任何一個都沒有飢民，一片昇平氣象。

地球上面沒有戰爭，可是，太空裏面都頻頻出現危機，甚至科學家也沒法分辨那些危機是天災抑或是人爲的災禍。

所謂「人爲的災禍」，所指的是「外星人」。

沒有人看見過外星人，不過，透過許多個角度推測，茫茫宇宙，必然不止是地球上面有動物生存，別的星球一定有動物，照地球的尺度計算，人爲萬物之靈，假如別的星球有一種動物凌駕於所有動物之上，不管他的形狀如何，一概稱做「外星人」。

照道理說，「外星人」早就有他們生存的星體，決不會無緣無故向地球襲擊，可是，某一個星體如果瀕於滅亡的邊緣，不久就爆炸，那些「人」急於離去，找尋另外一個歇脚的地方，他們就有可能向地球打主意。

地球上面的科學家，當然想盡辦法迎擊，不過，先決的條件仍是透過聯合國令到各國首長明白地球可能到了聖經說的「末日」。

假如各國首長茫無所知，沒有人參加備戰的工作，地球一旦受到襲擊，不易招架，故此聯合國秘書長高爾登博士召集各國首腦到聯合國參加「地球保衛戰」的會議，規定各國元首，必須帶一個科學家列席，在座解釋一番，免得他們聽了茫無頭緒。

人到齊了，高爾登博士對「傳聲器」朗聲說：「我們現時面臨世界末日了，並非地球本身有問題，而是太空出現強大的敵人，他們在一年之後的今日，就會駕臨地球上空，我們必須趁早拿定主意，跟他們交朋友，抑或先下手爲強，在他們接近地球之前，先把他們毀滅。」

有人問：「他們是否電影上面寫的外星人呢？」

「是的，可惜我們無法獲悉他們的眞面目，稱之爲人，只是個抽象的名詞，他們可能是八爪魚那一類動物，亦有可能只有一隻手，眼睛生長在手掌之上。」

「你怎知道遙遠的太空有這種動物生存，他們向地球走來且又不懷好意呢？」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可以逐項解答，首先，三年前我們從世界上擁有超級望遠鏡的卡薩天文台看得到太空有一點光，它不斷的旋轉，後來，我們逐漸發覺那一點光並非本身發出光亮，只是反映太陽的光，有一個時期它隱沒，因爲它並非在陽光之下飛行，它復現的時期已經過了一年有多，最近它的形象越來越加清楚了，竟然是一座座摩天大廈屹立在一塊巨大的隕石上面，那塊隕石是碗形的，剛剛承住它，沒有一塊隕石呈現碗形，可見它是人爲的了，坦白點說，地球上面的科學家還沒有這種本領在太空捕捉一塊極大的隕石，把它製成碗形，剛剛承放那麼多的房屋，可見那種外星人的科技水準超過我們了，說不定他們的武器比較我們的激光槍或激光炮更加厲害，不可不防。」

稍停，高爾登博士忽又開口：「我認爲他們一定是企圖搶奪地球，作爲容身之地，原因是那些建築物，只靠一塊隕石支持，並不安全，爲了使你們更進一步的瞭解它，我把它的形狀介紹出來，它是從卡薩天文台望遠鏡拍攝的，那個望遠鏡比較巴隆摩天文台的同類望遠鏡更加大，它的效能超越巴隆摩天文台那種望遠鏡達到十倍，值得信賴。」

說完，他下令聯合國職員在大堂正中主席台上面進行放映大銀幕的工作，一方面落幕，另一方面，在銀幕對準的厢座伸出鏡頭來，熄了燈，立刻開鏡。

各人都看得見，在二十四呎濶的銀幕上面顯示出來的東西是一點光，後來，逐漸變成一團火，自動旋轉，最後，比較看得更加清楚了，它是一塊隕石，由於那個階段它的形態仍未完全顯著，以爲它只是整塊隕石，它向地球飛行，越飛越近，看得更加清楚了，碗形隕石上面竟有一座座摩天大廈，起碼有四十層高，由於那些大厦的結構像地球上面的摩天大厦相似，不難推想到它跟地球上面的人類十分接近，甚至有可能在那個地方生存的人，根本上就是地球上面的人，不過移居別的星球。

各有各的想法，沒有人發表談話。有些人拉長了臉孔，另外一些人却是臉色驚惶，彷彿大禍臨頭。

高爾登博士說：「這一連串的照片證實確有強敵向我們逼近，時間無多，我們必須作出準備，雖然我們現時還沒有把握跟他們作戰必操勝券，仍然不一定打輸，究竟我們先行動手把它擊毀呢？抑或自始至終只是備戰呢？希望各位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那時係二二〇一年，成爲聯合國會員的國家比現有的國家更多，共有二百十二國，經過投票表決，由於投下戰書的會員國有一百六十個，超過半數，高爾登博士朗聲說：「既然我們決心向它挑戰，不理會它的反應，先行動手，等於這一場宇宙戰爭立刻展開，各位也要作出心理上的準備，沉着應戰。」

說完這番話，宣佈散會。

即使是「大會」結束，仍有三個國家的首腦份子以及隨行作伴的科學家留步，跟高爾登博士在另一個地方密密的計議。

那時日本已經躍登第一綫的大國，另外兩個大國仍然是美國蘇聯，三個大國擧足輕重，戰鬥力強，無怪高爾登博士挽留他們展開密議。

這一次會談，是比較輕鬆的，只是在高度保密的一個密室交談，高爾登博士說：「我挽留各位留步，因爲有些話不便在大會之內說的，現時沒有甚麼人在塲，可以談個痛快，我首先要說的是這一點，現時局勢十分嚴重，比較我在大會講述的形勢嚴重得多，被稱做隕石王國的敵人，就快航行到地球來，不出三個月，必然抵達，我故意把抵達的日期拉長到一年之久，因爲我不想消息散佈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人心惶惶。」

「是的，高博士，你的見解確是高人一等。」代表日皇的首相鹿角三宏讚他一句。

高爾登博士無動於中，續說下去：「現時世界上有資格跟太空敵人挑戰的國家，只有三個，你們是最傑出的精英份子，擁有若干秘密武器，希望你們拿出眞本領來，聯合出擊，你們的意思怎樣？」

美國的太空署長奧萊博士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因爲我們從巴隆摩天文台的望遠鏡也看得出來，確是危機四伏，這種情況，相信蘇聯西伯利亞太空控制中心也從望遠鏡看得相當清楚，如果我們失去了迎擊的機會，他們飛到頭上來，那就更難抵抗。」

鹿角三宏首相說：「奧萊博士，你的意思究竟指我們需要在它沒有接近地球之際出擊呢？抑或證實它已經進入月球的警戒綫然後出擊呢？」

「必須截擊，越快越妙，不過，出擊的時候，我們很想借用日本當局花掉五十年的時間研究才製造出來的宇宙戰艦，希望你們得到日皇的同意，答應這個請求，，奧萊博士說。

鹿角三宏首相吃了一驚，說：「萬萬辦不到，你應該知道這一艘宇宙戰艦是用來保護日本本土的，怎可以把它送上太空毀滅呢？」

奧萊博士說：「我懂得很多，那一艘宇宙戰艦花了二百億美元製造出來，當然不想它毀於一旦，不過，我的意思並非叫它作戰，只是想借重它把美國以及蘇聯的戰機一起送上太空而已，如果沒有宇宙戰艦送它到那麼遙遠的地方，任何一艘戰機都沒有那麼長的續航力，爲了地球，同時爲了地球上面的人類，你們不會那麼自私不肯借用吧？」

鹿角三宏的嘴巴鉗得緊緊，有如一隻蚌。

相信他暫時沒法答覆這個要求了，奧萊博士把話題落在另外一個國家出席的代表身上，說：「史多夫博士，你們的作風十分爽快，眼前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假如我代表聯合國請求蘇聯派出戰機出擊，相信你不會搖頭謝絕吧？」

「我不會拒絕你的請求，不過，先決的條件仍然要日本當局答應派出宇宙戰艦，載運我們兩個國家的戰機，否則，所有戰機飛到月球以外的太空，就會失去目標，甚至不能夠飛回來。」

顯然，史多夫博士同意美國代表奧萊博士提出來的要求了，他向日本首相加緊施以壓力。

鹿角三宏仍是一聲不响。

高爾登博士向史多夫博士說：「聽說戰機可以在太空靠陽光供給電力，能夠飛行很遠，此外，它本身的雷達搜索器也很健全，能夠偵察極遠的飛行物體，爲甚麼你們堅持日本的宇宙戰艦護送呢？是否戰艦有更好的科學設備呢？」

「是的，」奧萊博士向鹿角三宏望了一眼，續說下去：「美國或蘇聯的太空戰機雖然可以在太空航行之際，利用金屬板吸收陽光，化爲電力，那種效能只是在一切正常的狀態之下辦得到，如果陽光被隕石、黑氣或者巨大的星體遮住，沒法把金屬板晒到發燙，時隱時現，那是沒有用的，此外，又因戰機吸收陽光的電力有限，它只能供應戰機飛行之用或者用來作戰，不能夠一物二用，故此需要電力的泉源，有如一輛汽車用乾了汽油就要到附近的石油站加油，故此它要有一艘宇宙戰船棲身。另一方面，戰機的雷達網強大得多，還有熱浪追踪器，能夠偵查更加遙遠的飛行物體，故此我們的戰機必須靠它承放，有如航空母艦。」

鹿角三宏突然開口說：「日皇已經預料到你們必然打算借用，故此叫我作出心理上的準備，還有另外一種指示，叫我對你們說知，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資格單獨向我們借用宇宙戰艦的，除非聯合國出頭，假如聯合國眞的出頭借用，便要保證，它有任何一種損毀，由聯合國賠償，使它在戰後重建。」

蘇聯的代表史多夫博士勃然大怒，說：「你們太過自負了，如果我們沒有派出戰機，將來敵人飛到日本本土的上空，你們能夠單獨迎擊嗎？」

「眞是對不起，這是日皇的意見，並非我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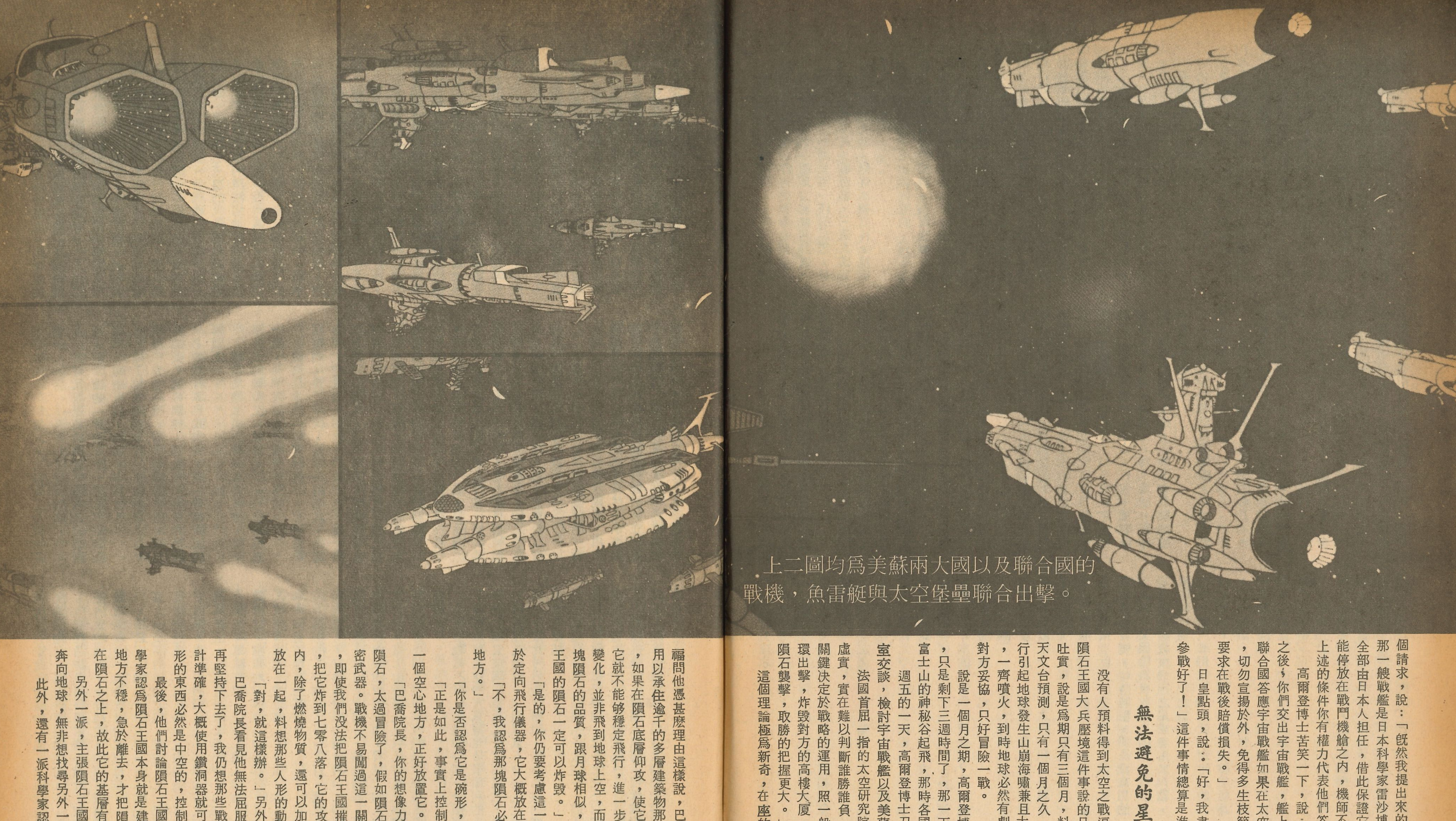
「那麼，這個三人會議不必再說下去了，首相先生，你趕快向日皇報告這件事，借出宇宙戰艦與否？由他決定，不過，借或不借，必須盡快答覆，遲了就來不及出擊。」

高爾登博士担心他們越弄越不和諧，陷入僵局，趕快宣佈散會，而且講清楚下週六再行召開「三人會議」，到時作出決定。

散會之後，高爾登博士在翌日上午，跟聯合國的高層人物聚在一起，研究整個局勢，下午，他就乘搭專機到東京謁見日皇。

見面後，他道達來意，說：「皇上，相信貴國首相鹿角三宏已經把最近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商量的對策稟告，挽救地球要緊，今天我秘密求見，帶了聯合國主席的親手簽名公函，另有五個常務委員署名，證實此事，你提出來的要求已被接納，希望你答應借用宙宇戰艦，公函寫得很清楚，將來宇宙戰艦有甚麼毀損，全部修理費用由聯合國負責賠償。」

那時聯合國掌握的「世界聯合銀行」存欵，有千億美元之巨，日皇欣然接受這



上二圖均為美蘇兩大國以及聯合國的戰機，魚雷艇與太空堡壘聯合出擊。

個請求，說：「既然我提出來的要求有了結果，宇宙戰艦可以借用，不過，那一艘戰艦是日本科學家雷沙博士建造，理該由他指揮，戰艦上面的職員，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借此保證它操作靈活，美蘇兩個國家派出來的戰機，只能停放在戰鬥機艙之內，機師不准在戰艦隨意走動，他們只能到餐廳坐坐，上述的條件你有權力代表他們答覆，請即表示意見。」

高爾登博士苦笑一下，說：「我沒法選擇，只好立刻答覆你，希望三天之後，你們交出宇宙戰艦，艦上大小職員全部齊全，隨時啓航，還有一點，聯合國答應宇宙戰艦如果在太空大戰有甚麽損壞，負責修理，那是很機密的，切勿宣揚於外，免得多生枝節，因為美蘇兩國各派戰機參戰，他們也有權要求在戰後賠償損失。」

日皇點頭，說：「好，我盡量保守秘密，就說日本的宇宙戰艦毫無條件參戰好了！」這件事情總算是進行得很順利，高爾登博士鬆一口氣。

無法避免的星空大戰

沒有人預料得到太空之戰逼近眉睫，初時高爾登博士為了安定人心，把隕石王國大兵壓境這件事說的日期拖慢到一年，後來，三人會議當中，他才吐實，說是為期只有三個月，料不到那塊碗形隕石的飛行速度加強，照卡薩天文台預測，只有一個月之久，它就飛到地球來，可能向地球猛烈撞擊，先行引起地球發生山崩海嘯兼且大地震之類的慘景，同時有幾百座死火山復活，一齊噴火，到時地球必然有劇烈的災禍發生，人類死個清光，人類沒法跟對方妥協，只好冒險一戰。

說是一個月之期，高爾登博士走來走去，多方面的磋商，已經渡過一週，只是剩下三週時間了，那一天是週四，決定週日的上午，宇宙戰艦由日本富士山的神秘谷起飛，那時各國戰機已經放在機艙之內。

週五的一天，高爾登博士召集太空科技最突出的十多個博士在聯合國密室交談，檢討宇宙戰艦以及美蘇兩國的戰機聯合出擊有沒有機會獲勝。

法國首屈一指的太空研究院巴喬院長說：「我們至今仍未弄清楚敵人的虛實，實在難以判斷誰勝誰負，如果你一定要我作出答案，我只能說勝負的關鍵決定於戰略的運用，照一般軍事家的想法，必然認為向敵人最脆弱的一環出擊，炸毀對方的高樓大厦，我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認為向那一塊巨大的隕石襲擊，取勝的把握更大。」

這個理論極為新奇，在座的科學家大部份感到驚詫，巴西的天文台長歐福問他憑甚麽理由這樣說，巴喬院長立刻作出解釋：「我多次觀察隕石王國用以承住逾千的多層建築物那一塊隕石，具有穩定的作用，它必須四平八穩，如果在隕石底層仰攻，使它崩裂，從碗形變成多角的石塊，有一邊傾斜，它就不能够穩定飛行，進一步研究它的定向飛行儀器，它的飛行方向就發生變化，並非飛到地球上空，而是從地球的邊緣以外滑過，越去越遠。至於那塊隕石的品質，跟月球相似，既然月球上面的岩石我們可以炸毀，相信隕石王國的隕石一定可以炸毀。」

「是的，你仍要考慮這一點，碗形隕石非常大不容易把它炸到傾斜，至於定向飛行儀器，它大概放在那些房屋當中，炸毀隕石未必能够損害它。」

「不，我認為那塊隕石必然是空了心的，定向飛行儀器一定藏在空心的地方。」

「你是否認為它是碗形，正如一隻碗那麽空心呢？」

「正是如此，事實上控制隕石仍然需要許多儀器和機能，碗形的東西有一個空心地方，正好放置它。」

「巴喬院長，你的想像力眞是豐富，佩服之至，不過，你打算炸毀碗形隕石，太過冒險了，假如隕石基層正是他們的命脈所在，必有準備迎戰的秘密武器。戰機不易闖過這一關，反而向他們寬大的居住單位出擊，簡單得多，即使我們沒法把隕石王國摧毀，如果我們在那些人口密集之區投下燃燒彈，把它炸到七零八落，它的攻勢就會銳減，此外，我們投下去的巨型炸彈之內，除了燃燒物質，還可以加入病菌，把腦膜炎急性肺炎以及神經炎的病菌放在一起，料想那些人形的動物一定受不起！」

「對，就這樣辦。」另外一個科學家說。

巴喬院長看見他無法屈服各人，說：「既然實情有這樣多的形勢，我不再堅持下去了，我仍想那些戰機當中分出一部份，向隕石撞擊，如果我的估計準確，大概使用鑽洞器就可以探測到隕石內部是否堅實，記得這一點，碗形的東西必然是中空的，控制隕石王國的核心一定深藏於隕石基層。」

最後，他們討論隕石王國的形成，關於這一點，仍然引起爭論，有些科學家認為隕石王國本身就是建立於巨大的隕石之上，只是因為他們發覺那個地方不穩，急於離去，才把隕石鑿開，弄成碗形，根本上那些建築物早已建在隕石之上，故此它的基層有所變動，仍然對所有建築物並無影响。

另外一派，主張隕石王國是某一個星體瀕於分裂狀態形成的，它之所以奔向地球，無非想找尋另外一個立脚的地方。

此外，還有一派科學家認為那一塊碗形隕石是天然生成的，凑巧某一個

星體爆炸，那些居民急於逃生，然後捕捉它，把所有建築物搬過去，隕石王國向地球飛行，顯示他們想襲擊地球。

不管那一派科學家都有這個觀點，一致認爲隕石上面旣然有高樓大廈，必有居民，他們認爲隕石不能久居，正在向地球打主意，他們要是飛行到地球的上空，地球一定發生浩刧，那一場浩刧比較在空中拋擲氫彈厲害得多。他們作出這樣子的一種假想，認爲隕石王國的人是想毀滅地球，可能想出極毒辣的辦法把地球表面以及低空的氧氣全部焚燒，沒有氧氣，人類根本無法生存，另一方面，氧氣焚燒發生的大火，足以使地球上面所有建築物，樹木以及任何動物活活的燒死，不容輕視，原因是地球上面科學家無法辦得到的科學成就，隕石王國的人可能做得到。

經過這一次天文學的高峯會議之後，戰意更加濃厚，美國派出的戰鬥性武器不單是戰機那麽簡單，還有毀滅性的飛行炸彈，可以在十分遙遠的太空，飛行三天過外，然後擊中目標。只要空中有隕石出現，它已經可以吸住飛行炸彈，何況隕石王國的碗形隕石是超級大隕石呢？更加容易吸住它了，飛行炸彈可以大量出擊，一次過放射二百枚，使對方防不勝防。

美國的太空總署作出最大的貢獻，蘇聯當局派出戰鬥力極爲強大的太空魚雷艇，也是威力極強的，能够在太空放射魚雷，有如潛艇射出了魚雷那麽準確。聯合國的太空戰鬥局，也不是完全沒有貢獻的，它派出空中堡壘，有兩座激光炮，本身的體積很細，閃避靈活，不易被人擊中，却很有效的，射擊敵人，它也是主力戰的武器。

所有武器以及戰機都在週六之前送到日本富士山的「神秘谷」，放在宇宙戰艦之內，候命出發，恍如大軍啓行。

除了秘密武器本身的堅強力量之外，機師在太空作戰，需要極強的體力，他們全部受過嚴格訓練，兼且有大無畏的精神，必要時打算自我犧牲，連人帶機衝向碗形隕石。

站在地球上面的科學家立場說，這一場大戰的備戰工夫做到足了，只是可惜這一點，他們對隕石王國所知甚微。

說到日本的「宇宙戰艦」，它簡直是巨無霸，長三千呎，艙位極爲闊大，上述各種太空武器全都放在船艙之內，從一個打開的洞口飛出，隨即關閉，船殼整體像鋼質玻璃造成，加上了神秘物質，激光也不能傷害它，戰艦上面的激光槍以及激光炮密佈，望之有如在水中航行的戰艦。

它雖然長達三千呎，闊度只有一百呎，中部放置攻擊性武器的一處，只是闊二百呎，因此之故，它跟敵人作戰，把尖端對準敵人，變成長條形，受攻的目標減弱了許多。它靠巨型噴火器推進，如果它在太空停留下來，關了噴火器，把燃料減到極限，因此它可以持久飛行。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戰艦基層的一截，塗上了紅色膠質，用以吸收陽光，由於戰艦長三千呎，吸收的陽光當然是很豐富的了，戰艦內部是有陽光轉變器，立刻把它化爲電力，藏在貯電箱，準備急需或者慢慢的消耗。貯電箱可以說是宇宙戰艦的靈魂，它深藏在戰艦的中部，上面就是激光炮的炮台，電力供應更加便利。

它經過許多個科學家精心設計，在茫茫的太空飛行，十分穩定，的確有資格看做戰機或空中堡壘依附的航空母艦。

由於宇宙戰艦十分重要，日本當局在富士山最高的峭壁之內，鑿空了它，把製造材料送進去，就在岩洞之內製造，將來它起飛，也在岩洞飛出去，那個地方已經高高在上，山頂有一隊士兵把守，山脚或山腰都有軍隊駐防，任何人闖入禁地，立刻槍殺，整個地方稱做「神秘谷」，日本人或遊客相戒不准走進，大多數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該地有些甚麽？

保密的工作做到了百份之百，週日上午八時，宇宙戰艦緩緩的飛出洞口，時間還早，且在雪山上空飛行，越飛越高，很快就超過肉眼的視綫範圍，看見它的人非常之少，富士山警署先後只是接獲三個電話向警方查問太空中出現的飛行物體是些甚麽？

宇宙戰艦不單是起飛的時刻十分順利，穿過地球高空的大氣層也是很順利的，船殼的鋼質玻璃在攝氏二千度高溫之下也不會溶化或變形，它跟氧氣不會發生化學變化，故此可以暢行無阻，無驚無險的闖入太空領域。

它越過月球，直趨「外太空」，進入銀河的時候，羣星燦爛，比不上它三個噴射器所噴出來的火焰那麽明亮。

它以挑戰的姿態闖入銀河，搜索碗形隕石，越是遠離地球，星空大戰越加容易爆發。

金化龍打算同歸於盡

宇宙戰艦進入銀河，樣子很美，由於隕石王國從火星那邊飛來，它向那個方向航行，背着太陽飛行，可以吸收更多的陽光，在航行的途中沒有發生過任何困難，問題是太空十分龐大，到處陰暗，空空洞洞，想接觸指定的一顆星根本上就是很困難的，何況是向一塊正在飛行的隕石迎擊呢？更加困難了，萬一那一艘宇宙戰艦並非跟它正面接觸，而是在它的身邊滑過，永遠沒法找到它了，原因是它向地球航行，宇宙戰艦向火星那邊飛行，方向相反。

日本的天文學專家仙野博士係宇宙戰艦設計人之一，兼且負責督工，特別是快要完成的階段，他作出最大的努力，認爲戰艦上面獨有的熱力追踪器比較雷達搜索器的力量強過一百倍，可以在太空搜索任何一種急速移動的物體，可是，太空裏面有許多彗星飛翔，又有一部份隕石是垂死的星球分裂，萬一熱力追踪器被它吸引，找錯了目標，失敗亦非奇事，故此他們對這一套理論仍是沒有多大信心，特別是從美國太空總署派來參戰的機師，對他更加缺乏信心，宇宙戰艦已給超越月球的位置，向更遠的太空航行，一連三日，毫無影像足以顯示他們已經接近碗形的隕石，那些美國機師在閒談之際議論紛紛，認爲此行白費氣力。

蘇聯的機師在餐廳閒談的時候，加進一句：「我們總算是最幸運的人，因爲宇宙戰艦越去越遠，二十天之後，隕石王國

已經駕臨地球上空，把全人類毀滅，我們都僥倖生存，唯一可惜的是這一點，蘇聯機師或美國機師到時可能跟日本的勇士展開白刄戰。」

「爲甚麽你這樣說呢？」一個美國機師問。

蘇聯的朋友哈哈大笑，說：「你別忘記，宇宙戰艦全是男人，只有六個日本女人，不够分配！」

這句話引起餐廳之內的人哄堂大笑。

事後美國特種太空戰機大隊隊長金化龍召集隊員訓話：「你們不應該把這一場星空大戰看得如此輕鬆，以爲此行等於看電影，我對仙野博士有很大信心，認爲他一定有辦法接近隕石王國，到時我們就要展開史無前例的壯舉，可能全部犧牲！

「作爲太空戰士，早已把生死置於度外，各位都是孤兒，一向對愛情漠視，只知爭取勝利，包括我在內，坦白點說，只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並非了不起，必須作出有價值的犧牲才是英雄，關於這點我已經考慮得很清楚，到時你們務須依照我的指示去做，先行放射鑿洞器使碗形隕石裂開，有一個大洞，然後由你們飛過去襲擊，掩護我的袖珍戰機，以極快的速度闖入隕石之內，袖珍戰機早已放下最有威力的炸藥，另有病菌炸彈，一經炸裂，病菌飛揚，那些病菌有很厚的防火膠囊套住，遇火不會焚去，兩三天之內，膠囊溶化，它才分散飄揚，就算隕石王國的人沒有死於炸藥之下，也會死於病菌之下，一句話說，你們看見我駕機進入碗形隕石爆開的洞口，便知我已成功，切勿戀戰，盡快全面撤退，我就快把這個戰略通知蘇聯的戰機機長哥烈曉夫，叫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必須全面撤退，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根本上我們沒有跟隕石接觸之前是茫無所知的，必須預防它爆炸之後發出的暴力影响。」

金化龍只有二十七歲，已經升爲特種太空戰機的隊長，可以說是美國的精英份子，他的體魄極爲堅強，渾身是勁，肌肉豐滿，望之有如銀幕上的泰山，講出如此勇敢而又莊嚴的一番話，各人肅然起敬。

他召集機師發表談話之後，除了通知蘇聯機師長哥烈曉夫，還對宇宙戰艦的艦長眞田少將講述他的戰略，請對方合作，只要美國的戰機升空作戰，離開了戰艦的機艙，宇宙戰艦就要向後撤退，避免巨大無比的碗形隕石全面爆炸所發生的災禍。

眞田少將說：「我已經跟仙野博士作出深入的研究，我百份之百的信任他，他認爲在任何情況之下，碗形隕石決不會全面爆炸，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任何一種炸藥只能够把紐約城炸到粉碎，不能够把紐約州全部炸毀，你不必担心宇宙戰艦，我們也是作戰的重要武器，本身也具有作戰能力，更加重要的就是保護所有戰機升降，假如戰機受創急於降落，宇宙戰艦已經撤退，豈不是扼殺了機師？我不同意這樣做，不過我不會反對美國或蘇聯機師在適當時刻全面撤退的，因爲這種行徑並非我的職責所在，我沒有權力干涉他們。」

說到這裏，他想了想，再說下去：「金化龍先生，你的自我犧牲精神十分偉大，令人感動，仙野博士想跟你談談，你可否現時就去見他呢？」

金化龍欣然點頭。

十五分鐘之後，金化龍已經坐在仙野博士的臉前，那個房間只有仙野博士一個人佔有，特別幽靜。房裏有幾幅攝影沙龍的傑作懸掛，還有些綠色的熱帶植物在細小的花盆種植，看來他是個藝術家，想不到他是全世界最有名氣的一個天文學者。

他很熱誠的欵待金化龍坐下來，同在一起喝啤酒。

喝了一點酒，他注視金化龍一眼，說：「金先生，你眞是罕見的一個傑出青年，冷靜、勇敢，兼且有頭腦，必要時能够自我犧牲，眞的令我佩服，即使我很年輕的一段時間，仍然自愧不如！現時我想提出一個頗爲重要問題，希望你賜教，聽說美國有一種秘密武器叫做鑿洞器，能够在太空中飛行，自行找尋目標，在隕石上面鑿出一個洞，美國當局打算利用它保護巨大的隕石偶然飛入地球的上空，那是很有意義的，我有些不明白，就算鑿洞器此行可以很順利的找到碗形隕石，加以撞擊，鑿出一個洞來，怎能保證它所鑿的洞穴確是碗形隕石核心呢？如果它鑿出來的洞穴平平無奇，即使你闖進去，使它爆炸，只能炸爛多少隕石，無補於事，關於這點，你們有沒有在事前很縝密的考慮過呢？」

「我們不單是很縝密的考慮過，還作出了試驗，證實它有效，雖然碗形隕石的體積超過紐約城三十倍，可是，它的核心如果中空，必有光亮，鑿洞器可以透過隕石外層獲得陽光的感應，揀光亮最強的一處鑿下去，我必須看見它鑿出來的洞口透出光亮然後駕機飛進去，如果鑿洞器連鑿多處沒有看見光亮透出來，即使它已經鑿開一個又一個的洞穴，我仍不會闖入。」

「那些鑿洞器是否自己能够飛行，兼且會選擇由於會有強光的隕石然後鑿下去呢？」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我們打算同時發射六個鑿洞器，就算有五個被對方擊落，仍有一個出擊，就有機會偷襲。」

仙野博士嘆息了一聲，說：「金化龍先生，你眞是後起之秀，佩服之至！」

「你也贊成我的計劃嗎？」

「金先生，我不單是贊成你的計劃，還叫宇宙戰艦各部門的人充份合作，美國戰機只有二十四架，加上了蘇聯的戰機以及太空魚雷艇，總數不到四十架，用以對付龐大的隕石王國，未必够份量，到時我們日本人對這一場戰役可能有些貢獻，協助你們進攻。」

「眞是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們有另外一些秘密武器，它是甚麽形式的？」

「金先生，說穿了一文不值，它就是紙飛機！」

「紙飛機嗎？大敵當前，怎可以使用紙飛機作戰呢？」金化龍大感詫異。

仙野博士說：「它並非用來攻擊的，只是誘惑敵人出擊，一兩架紙飛機沒有甚麽用，我們已經準備了六百架，那就不同了，任由對方怎樣聰明也猜不透這一招，到時你們的戰機以及蘇聯的魚雷艇混在一起，有如蜜蜂似的瘋狂出擊，讓紙飛機先走一步，但見它被擊落，朝着那一條航綫撲攻，一定有機會闖入他們的陣地。」

金化龍說：「仙野博士，你眞是聰明

絕頂！」

「有了紙飛機蒙蔽對方的視綫，不能夠選擇正確的目標攻擊，那是很有意義的，可惜我們本身也不一定找到正確的攻擊目標！」

「是的，如果我們不能夠闖入禁地找到他們發生動力的一處，加以毀滅，它仍可活動，這一場星空大戰仍是失敗的，聽你這樣說，我反而担心鑿洞器的力量有限，縱然在巨大的隕石鑿出一個黑沉沉的洞，有何用處？不過現時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不容退縮了，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

「金先生，你也相信命運嗎？」

「我絕無宗敎信仰，不過，命運的安排往往出乎意外，不由我不信，我們已談了很久，我想告辭了，如果我能够活下去，將來一定找你作出更進一步的交談，討論人生以及藝術文化，現在恕我告辭。」

跟仙野博士分手，走出對方的房間之際，金化龍忽然覺得血液往上衝，心神恍惚，稍停，他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然後移動腳步。

他認爲那一瞬間的失神狀態是一個凶兆，預告他的前途有不測之憂。

電鞭飛舞戰機墜毀

宇宙戰艦終於達成任務，在一處空空洞洞的太空，忽然發覺熱力追踪器的長針開始有些震動，喜出望外。

控制室的職員立刻打電話報告艦長，眞田少將接獲報告，趕快通知有關部門戒備，隨時出擊，親自走到控制室觀察熱力追踪器的情況，不過一會，仙野博士也走到那個地方了，他看了一個仔細，對眞田少將說：「我們的方向稍爲有些偏差，那不要緊，假如方向太過準確，對準碗形隕石，到時互相撞擊，可能同歸於盡，我的意思是把這一艘宇宙戰艦的速度暫時慢下來，那就更加安全。」

「好的，不過，出擊之前，我們仍要看清楚即將迎臉飛來的一件物體是否碗形隕石。」

「很容易獲悉眞相，對方以高速姿態向我們飛來，再近一點就可以啓用雷達探測器，它的形狀出現在雷達網上是否碗形呢？無所遁形，不過我們必須注意這一點，雖然隕石的基層是碗形，跟上面的觀察物放在一起它就不是碗形，準確的形狀是上面呈現三角形而下邊係碗形，沒有一塊隕石如此奇異，倘若這個形狀物體在雷達網上出現，我們立刻選擇最佳的位置出擊。我的意思是說宇宙戰艦不宜跟它出現在平行綫上面，應該比它稍爲高些，免得飛行物體離開戰艦之後遮住我們的視綫。」

「是的，這樣安排也好。」

兩人只是交談了一會，蘇聯的機師首腦哥烈曉夫以及美國戰機隊長金化龍不約而同的趕來。

幾個巨頭磋商了一會决心向敵人發動攻勢，打頭陣的是紙飛機，蘇聯的魚雷艇放在第二綫，美國戰機放在第三綫，對方展開攻勢的時候，第二綫以及第三綫聯合出擊，不單是進攻同時要保衛宇宙戰艦。

宇宙戰艦有激光炮以及密集射擊的激光槍，還有大小不同的飛彈，那些武器列入第四綫，除非必要，不宜出擊，免被敵人知道它的位置向它反攻。

聯合國派出的太空堡壘，在隕石王國的頂上俯衝下來，隨即搶攻，不必理會它是第幾綫。

一切準備就緒，各人齊集在一起，注視雷達網。熱力追踪器仍然發揮它的效能，可惜它只能表示某一個方位出現飛行物體，無法確定它的形狀，故此雷達探測網更加重要。

雷達探測網開始出現一點白光，隨後它逐漸顯著，直到它看得出是想像中的輪廓爲止。

仙野博士驚呼了一聲，說：「對了，這件物體的形狀正是三角形，叠是在碗形之上，十分鐘後，宇宙戰艦開始發射紙飛機，此後每隔五分鐘發射一次，每次射出紙飛機一百架，射完爲止，它是很容易分辨的，紙飛機只是內部有些光亮，尾部沒有噴火器，因爲它不必增加速度，發射之後，不必囘航。」

决鬥的時刻已經到來，各歸原位。十分鐘後，宇宙戰艦的艙板打開一截，一百架紙飛機噴射升空，向碗形隕石飛去。

跟着各種武器紛紛飛出。在宇宙戰艦有電視可以反映外邊的景象，各人十分緊張。

眞田少將對仙野博士說：「眞的戰機以及假的戰機先後飛到隕石王國上空了，我實在猜不透對方憑甚麽武器决鬥，會不會是激光呢？」

仙野博士說：「現時我們跟它距離比較近，可以在電視螢光幕看到它活動情形，你有沒有留心到圍繞着三角形建築物的住宅區有條白光呢？我懷疑它是電鞭。」

「你說的是電鞭嗎？這種秘密武器，我聽也沒有聽見過。」

「電鞭的意思是指它像一種奇異的物質，軟的時候軟如棉花，硬的時候硬如鋼鐵，被它鞭打的物體，立刻觸電，正如被雷電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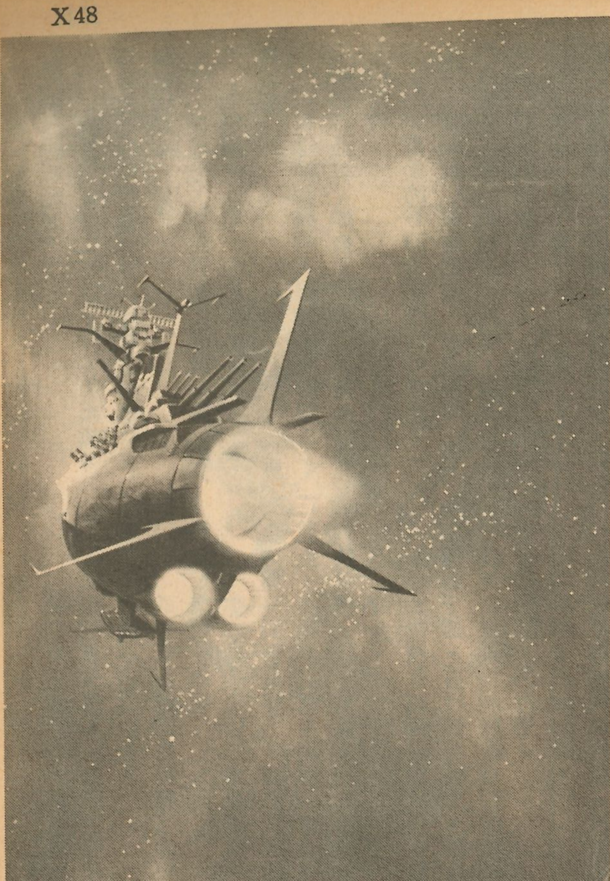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他忽然驚呼了一聲，說：「艦長，你快些看它怎樣出擊！」

眞田少將定眼看時，果然發覺那一條細小到有如電綫似的東西，忽然飛舞，就像是一個大俠用軟鞭出擊，許多架飛機中鞭焚燒，大部份是紙飛機，另外有些是美國戰機。

蘇製的太空魚雷艇突然採取攻勢，在隕石王國的上空繞了一個圈放出魚雷，另一方面聯合國派出的太空堡壘也發射激光炮，看來電鞭難以應付，想不到在房屋林立之區突然噴出一條白光，首先消滅了魚雷，跟着對準激光炮所發射一條激光迎戰，激光鬥不過它，白光繼續進攻，太空堡壘完全沒有力量抗拒，整座堡壘爆炸變成一團黑烟，料想堡壘内部的人無一倖免。

蘇聯的太空魚雷艇同一命運，由艇上連續發射的幾枚魚雷俱是被白光在半途擊中化爲一團光亮的，跟着白光向魚雷艇追擊，又是那麽一宗慘劇，艇毁人亡。

白光迎擊魚雷以及魚雷艇之際，電鞭頻頻打落紙飛機，藉賴眞假兩種戰機掩護，六個鑿洞器同時出擊，有五個被電鞭打中，自動焚燒化爲烏有，剩下來的一個居然可以在隕石上面鑿出一個洞，洞裏透光



宇宙戰艦雖然安然回航，此行似是勝利，但又似是失敗。

，眞田少將跟仙野博士同時看見一架特別細而速度極快的戰機鑽入洞内，心裏暗喜，認爲金化龍一定得手，等候隕石爆炸。

相當奇怪，細小的戰機鑽入了隕石的洞穴之後，沒有爆炸，反而外邊有一連串的爆炸聲，那是蘇聯另外一些秘密武器造成的戰果，似乎是一架貯滿了炸藥的圓筒式飛機作出毀滅性的行動，撞向隕石基層，發生大爆炸。宇宙戰艦不甘寂寞，它也乘機發動攻勢，六種激光炮一齊射擊，有兩條激光打中隕石基層，發出一大灘血似的東西，顏色鮮紅，看呆了他那一雙眼。

隕石雖然被激光擊中，那種損失是很輕微的，隕石分裂了少許，很快自動合攏，跟沒有受驚的情況相同。至於金化龍連人帶機闖入的圓洞，不知道在甚麽時候，已經復合，他去得無影無踪。

宇宙戰艦之内的高級將領，發覺情形不對，下令撤退，美國戰機以及蘇聯戰機大部份囘航，從艙板打開的地方進入宇宙戰艦之内。

表面上似乎沉寂，殊不料隕石王國的白光再度出擊，向宇宙戰艦發射，幸而仙野博士早有準備，知道激光可以抵擋激光，六座激光炮同時發射，集合六條激光，勉強可以招架，不致於被敵人毀滅。

此外，又因宇宙戰艦向斜裏閃避，對方的白光更加沒法追擊，自動收囘，他們能够保得住整整一艘宇宙戰艦沒有損傷，安然而歸，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金化龍做過外星人俘虜

遠征外太空的聯合戰士，雖然有重大的損失，跟隕石王國劇戰的時候，却使對方受創，知道它並非必操勝券，總算有點收獲，所有戰士當中，最爲令人感動的一員虎將就是美國戰機的隊長金化龍，他單獨駕駛貯滿了炸藥的戰機闖入隕石王國的洞穴之内，沒有囘航，看來他大概是凶多吉少了，無怪各人十分懷念他。

有一個問題使他們感到十分困惑，爲甚麽他駕駛戰機已經進入碗形隕石的洞穴，貯滿了炸藥而沒有爆炸，難道那些炸藥放在倉庫太久，早已失去效力嗎？

各人很是悲傷，那一場戰鬥雖然雙方互有死傷，可是，地球方面的傷亡慘重，碗形隕石只是表面受到損害，並非致命傷，想像中的外星人，沒有一個死亡，兩者相較，顯然是地球方面的戰士損失比較大了，假如隕石王國繼續推進，二十天之後，便即抵達地球上空，到時憑甚麽跟它作戰呢？這個問題，使有關方面的首腦份子覺得心上一沉。

不管他們怎樣想，仍是一籌莫展，在極度沉悶中，不覺度過了一週。還有十三天就是隕石王國飛到地球上空的日子了，不過天文台方面却有多少佳音傳送出來。

卡薩天文台傳出的消息，指出這一點，碗形隕石最近停留在「外太空」的某一處，位置沒有變動，跟地球的距離也沒有改變，顯然它無意急急忙忙的向地球進攻了，可能它有心無力。

這個消息暗示它受了創傷，需要修理，不過，這一類的暗示只是一種忖測，天文台照例沒有說出來。

後來，巴隆摩天文台也證實隕石王國按兵不動，最低限度可以使高爾登博士鬆了一口氣。

有一個晚上奇怪事情突然發生了，有人看見金化龍在紐約東岸的酒吧買醉，似乎喝了許多酒，走得搖搖擺擺脚步浮浮。

高爾登博士也住在紐約東岸，接獲這一項報告，初時他絕不相信，後來，半信半疑，最後，他抱着姑且相信的心理，派[illegible]到東岸游蕩的浪人最多之處搜索，果然找到他。他已不省人事，躺在地上，看來似是喝醉。

負責搜索他的人把他送進醫院檢驗，醫生認爲他只是醉得太過厲害，讓他睡醒便即恢復常態，不必打針吃藥，那些人索性把他放在病床上面，報告高爾登博士。

高爾登聞訊，驅車趕到醫院看看這個醉貓。在半途中，他只是半信半疑，到了醫院，他在床前細心辨認，大吃一驚，對站在身邊的人顫聲說：「他確是隊長金化龍！」

金化龍曾經進入隕石王國，居然活着囘來，這個消息太過驚人，高爾登博士渴望跟他暢談却又不想吵醒他，只好留下來，直到翌日黃昏他喃喃自語，似乎覺醒。

「金化龍，你還認得我嗎？」

金化龍的一雙眼翻動不已，似乎是完全覺醒，翻身坐起，向對方瞪了一眼，驚疑莫定，對方連聲問他，他終於開口，怯怯的說：「你似乎是高爾登博士！」

「對，我確是高爾登博士，你自己是誰？你還記得起來嗎？」

「我當然知道我是誰，你不是頻頻叫喚我的名字嗎？我是美國特種太空戰機大隊的隊長金化龍！」

「金化龍，你記得自己是誰，那就好了，我想問你一句，失踪的幾天你在甚麽地方呢？」

「我駕駛戰機進入碗形隕石的裂口，現時仍然活着，那幾天我當然是留在隕石王國之內。」

「你帶去的炸藥爲甚麽沒有爆炸？」

「炸藥貯在機艙之內，必須撞擊，它然後爆炸，我的戰機沒有撞擊，故此沒有爆炸。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我覺得餓，可以讓我吃一份午餐？」

「當然可以，不過，我想提醒你，你現時吃的是晚餐了！」高爾登一邊說，一邊伸手過去，協助他走下病床。

看來金化龍有些軟弱，後來，兩人坐在醫院的餐廳交談，吃了一份全餐，喝了一點酒，金化龍的臉上開始有些血氣，振作了些，說：「這幾天我沒有吃進任何一些食物，眞是難過！」

「你的意思是否說你在隕石王國活了幾天？」

「當然如此，難道我在太空裏面過活嗎？」

「那麽，你準是看見過外星人了，快點告訴我，他們的形狀究竟是怎樣子的？是三頭六臂？抑或是八爪魚的形狀？」

「不，那些人跟我們的體型完全相同，只是細小一點，似乎所有人都是體重在一百磅之下。」

「他們是否需要呼吸和進食呢？」

「他們既然是人，當然需要呼吸，不過，他們並不需要進食。」

「不吃東西也能生存嗎？你呢？你在那幾天怎樣生存呢？」

「生存嗎？我只是游游蕩蕩。說到進食方面，太過奇怪了，隕石王國的人不必進食，我也不必進食，因爲每次呼吸所吸入的氣體，除了氧氣，還有各種養料，故此不必進食。」

「太空沒有氧氣，也沒有養料，必然是隕石王國，自行製造的了，製造特殊的營養氣體以及控制隕石飛行的機構，是否全在碗形隕石之內？」

「是的，正是如此。」

「它不再向地球推進，可能是它內部的機件，或者營養氣體的供應系統，受了創傷，是也不是呢？」

「我不知道，因爲那些地方不准閒人入內。」

「他們沒有殺你，眞是奇怪！還是由頭說起吧，你駕駛戰機入隕石基層裂洞之內，發生過甚麽遭遇呢？」

「首先，我發覺戰機突然在空中停止，被吸落，停在一塊膠板上面，跟着有人走近，把我從機師的座位抓出來，我就此變成了俘虜。」

「他們的體型細小，力大無窮，我並非敵手，孤掌難鳴，索性不抵抗，任由他們處置，殊不料他們沒有殺我，也沒有審問，把我送到許多座房屋的大街上面，就把我放走，我變成流浪漢。

「我很想接觸他的，但却辦不到，由於所有房屋的大門緊閉，我無法入內，屋裏沒有人走出來，我難以接觸他們，胡亂的走動，自生自滅，幸而呼吸可以獲得水份和養料，我可以活下去，過了幾天，我悶透了，忽然有了轉機，我走到高處，被困在一個隱形的牆壁之內。有人對我使用心意傳達的方法使我溝通，我就快回到地球，必須依照他的吩咐去做，以後我必須晚晚走到地球上面指定跟外星人交談的星空收聽站，接受他的指示，心意傳達不必靠語聲去表達意見，對方自然明白，我懷疑他們根本沒法開口講話，故此沒有音樂或語聲，整個地方靜如墓地。」

「你是怎樣子被送回來的？」

「我不知道，每天我走倦了就躺下來睡覺，有一晚，我剛躺下來就覺得昏昏迷迷，好像失去了自己，醒覺之際已經處身於地球，而是你們發覺我在路上走得歪歪斜斜的一處，跟着我躺在醫院的病床。」

高爾登博士猛吃一驚，說：「照這樣看，你是在昏迷的狀態中被外星人送回來的了，他們任意走到地球又再走出去，眞的令人驚異！現時我想很鄭重的問你一句，那些外星人是否想毀滅地球？抑或要保留地球，只是毀滅人類？」

「兩種都猜錯了，他們只是想跟我們共存共榮。」

「怎樣共存共榮呢？」

「地球相當大，當然有足够的空位容納碗形隕石，他們打算連同隕石一起降落地球，彼此互不侵犯。」

「那是他們使用心意傳達的方法，你明白嗎？」

「是的。」

「你對他們說了一些甚麽？」

「他們沒有語言，我不可能跟他們交談，又因爲沒有學習過心意傳達之法，想表達我的意見也辦不到，更重要的是我沒有權力代表地球上面的人類講話，故此我自始至終保持緘默，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快些把我送到加州星空收聽站。」

「好的，我立刻派專機送你去。」

美國只有一個「星空收聽站」，設在加州，不分晝夜，收聽銀河之內的微細音響，再又把它交給專家負責研究它是否外星人的語言，直到金化龍講述隕石王國的情形，高爾登博士才知道，星空收聽站一切努力都是白費，因爲太空的外星人根本沒有語言；只靠心意傳達他的意念。

既然金化龍負有重大任務，把外星人的意見傳達，必須透過「星空收聽站」，索性把他送到該處。

連續三晚，金化龍都接受外星人的指示，不過，他無法把自己的意念送到太空，只是單方面的交談。三晚談話中，外星人表示隕石基層受到破壞，需要一段時間修理，不過，他們認爲地球上面的人太過野蠻，不想到來，共存共榮，修理妥當之後，它可以繼續飛行，寧願找另一個星球停步，叫地球上面的人不必担心。

三晚之後的任何一晚，金化龍仍然留在星空收聽站，每晚化掉兩小時的時間單獨坐在收聽站，希望得到外星人的心意傳達指示，他不再是美國機師了，新的任務是加州「星空收聽站」的副站長。（完）

尋寶記

龍鳳神探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銅鞋謎語　過時寶藏

一個滿面皺紋的老頭子，拄着拐杖，在小巷中緩慢地走着，夕陽的光輝向他迎面照來，他眯着眼，走得極其緩慢，彷彿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經和他不相干了。在遠處，有一下接一下的吆喝聲，叫的是：收買破爛雜物，爛銅爛鐵啊。隨着叫聲，一個挑着竹簍的小販，向前走了過來，在小巷的一個後門口，閃出了一個行動鬼祟的大孩子來，四面張望了一下，向那收買舊貨的人招了招手，道：「來，我有點東西要賣給你！」

收舊貨的向門口走了過去，那老者在這時，也恰好來到了門口，他看到那大孩子手中，拿着一隻十分舊的錦盒。

那老伯抬頭，向那大孩子看了一眼，大孩子的神色很慌張。這情形，一看就知道，他是從家中偷了甚麽東西，出來賣的。那收舊貨的巳將他的担子放了下來，老者好奇地站在一邊，大孩子瞪了那老者一眼，像是嫌老者多事，但是他還是將那隻舊錦盒，交給了收舊貨的人，收舊貨的接過盒子，將盒子打了開來，盒中的襯墊巳經變了色。在襯墊上，是一對鞋子，那對鞋子是銅鑄的，鞋上有些花紋，但大多數生了銅綠，看不清楚了，收舊貨的提起那對銅鞋來，自言自語道：「銅倒還値錢，七毛錢一斤，有一斤算一斤。」

收舊貨的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向大孩子望了一眼，像是徵求大孩子的同意，大孩子結巴巴地道：「這對鞋子，是古董？」

收舊貨的笑了起來，道：「不論是甚麼，要賣給我，就得論斤秤。」

那老者的視綫，一直定在那對銅鑄的鞋子上，這時他忽然插口道：「如果我向你買，你要多少錢？」

大孩子呆了一呆，像是該不知如何開口才好。收舊貨的却巳瞪起眼來，道：「喂，老伯，別壞了人家的買賣好不好！」

那大孩子倒也機伶，他一伸手，自收舊貨的手中奪回了那對銅鞋來，道：「我不賣了，你走吧，論斤秤，我才不賣！」

收舊貨的瞪着大孩子，又向那老者「呸」地吐了一口唾沫，罵了一連串極難聽的話，挑起担子，搖着鈴，又走遠了。

大孩子向着老者，尷尬地笑着，老者接過了那對銅鞋來，向鞋底上看了一下，光滑的鞋底上，有幾行字鑄着，他只看了一眼，便又拿過了錦盒來，將鞋子放了進去，道：「我給你五十元！」

大孩子喜出望外，連聲道：「好！好！」交易成功了，那老者抱着錦盒離去，大孩子得了錢，吹着口哨，迅速地奔出了巷子的另一端，那條小巷子之中，就像是完全未曾發生過甚麼事一樣，看來仍然那樣平靜。

那老者的住所很破舊，這幢破舊的房子，在新蓋好的時候，一定也曾引起不少人的欣羨，但是現在却實在破舊得太甚了。他推開門，走了進去，將那錦盒放在桌

上，然後，取出那對銅鞋，拿起一塊布，在那對銅鞋的鞋底上，用力擦着，將銅鞋都擦了個乾淨。他着亮了電燈，戴起老花鏡來，他已可以看清銅鞋的鞋底上的那兩行字了，當他看清楚那兩行字時，他的手在發抖，他的臉上，現出激動無比的神色來，他抬起了頭，叫道：「你們——」可是他才叫出了兩個字，喉頭便像被甚麼東西塞住了一樣，接着，他的身子搖晃了起來。

在那老者身形搖晃之際，一個中年婦人從房間中奔了出來，恰在這時，那老者的身子，已直挺挺地向下倒去，到那中年婦人趕到他身邊時，老者的面皮已變了色。那婦人尖叫了起來，又有幾個人奔到了那老者的身前，七嘴八舌，終於有人打電話報了警，等到救傷車來到，那老者被抬上救傷車時，誰都可以看得出，他已經死了。死者在被抬上救傷車前，手中還揑着一隻銅鞋，救傷人員好不容易才扳開了他的手，將那隻銅鞋取了下來，順手放在桌上。誰也沒有注意那一雙銅鞋，只是鬧鬨鬨地跟着担架，走了出去，看着救傷車駛走了。

在大都市中，一個老者，突然暴斃，那簡直不是甚麼新聞，第二天，只有一些篇幅實在太多的報紙上，用四個小字，標出「老翁暴斃」的消息來，這樣的新聞，也沒有甚麼人會注意，在金鳳的辦公室中，正在看報紙的黃龍，也一樣不會去注意那新聞的。

金鳳正在聽電話，她在委婉地說道：「對不起，我們的確接受任何委托，但並不在電話中接受委托，請你到我們公司來，是的，隨時可以，好，我等着你。」

她放下了電話，道：「有人托我們找一對銅鞋。」

黃龍一怔，道：「什麼銅鞋？」

金鳳道：「銅鑄的鞋子！」

黃龍仍然莫名其妙，因爲鞋子和銅，那似乎完全是兩件事，是不能連結在一起的。金鳳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半小時後，一個中年人，帶着一個大孩子，走了進來，那中年人憤怒而焦急，那個大孩子，却沮喪得很。他們兩人一進來，中年人便在那大孩子的背上，用力推了一下，道：「說，你自己對人家說！」

大孩子扭着手指，咬着唇，不肯說甚麼。那中年人揮手便在大孩子的臉上，摑了一下，罵道：「畜牲，你還不說？」

那大孩子厭惡地側了側頭，道：「是我將那對銅鞋賣給一個老頭子的，我得了五十元錢。」

那中年人喘着氣，道：「你們聽聽，這畜牲還是人麼？」

金鳳微笑着，道：「先生，我根本不明白，你們父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你有事要委託我們，那麼，你必需將經過的情形，源源本本告訴我。」

那中年人苦笑道：「我有一件家傳的古董，是我祖父做大官時，奉旨出使南洋，不知是什麼國家的國王送給他的，一直傳了下來，却被這不肖的畜牲，偷出去賣了！」

那少年冷冷地道：「也不是甚麼寶貝，只不過是一對銅製的鞋！」

那中年人又揚起手來要打，金鳳不耐煩道：「別在這裏打孩子，你將這古董賣給甚麼人了？」

那少年說道：「我想賣給一個收舊貨的人，恰好有一個老頭子經過，給他買了去！」

那中年人唉聲嘆氣，道：「是不是，唉，寶物一現眼，就有人識得了！」

金鳳皺着眉，那少年又大聲道：「那不是甚麼寶物，你找了不知多少專家來看過，人家都說一錢不值！」

那中年人怒道：「不論怎樣，那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

少年駁道：「祖宗早已化灰了！」中年人氣得發抖，金鳳道：「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們替你找回來？」

中年人道：「是的。」

金鳳道：「我們的費用相當貴，一百元一天，以十天爲限，找不到，也要付錢的。」

那中年人呆了一呆，喃喃地道：「那麼貴啊！」他勉强地說着，道：「小姐，我小的時候，聽我祖父說過，那國王，送這對銅鞋給他的時候，曾對他說，這對銅鞋，和一宗大寶藏有關，他是上國來的使節，只要他能解出鞋底上幾行字中的字謎，就可以得到那宗寶藏，我祖父當時沒有解出來，所以將銅鞋帶回來。」

金鳳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她打了一個呵欠，道：「你是不是要委託我們？」

那中年人瞇着眼，道：「小姐，如果你找到了銅鞋，而又解開鞋底上的文字謎，我和你平分那寶藏，小姐，你看，這辦法好不好？」

金鳳聽得那中年人這樣一廂情願的說法，只是微笑着，在一旁的黃龍，却已忍不住大笑起來，道：「你倒出的好主意，如果我們公司的每一個委託人都像那樣，那我們要喝西北風了！」

那中年人還在說道：「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可是不等他講完，黃龍已揮着手，喝道：「去！去！我們沒有空和你玩這種遊戲！」

那中年人神情很悻然，拉着少年，一路罵着，一路走了出去。金鳳嘆了一聲，道：「一天有幾個那樣的人，我們眞的什麼事情也不必做了！」

黃龍笑着道：「只不過他說的話，倒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那個暴斃的老翁，已經沒有什麼人再記得他了，即使是他的家人，對他也沒有多大的懷念，因爲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孤癖，難以使人親近的人。

在老翁死後的第二天，他的一個作窗櫥佈置工作的女兒，找到了那對銅鞋。那對銅鞋的樣子很奇特，鞋上的圖案上的花紋，也很別緻，那位小姐拿起來看了半晌，始放進了盒子中。

第二天，帶到了辦公室，幾天之後，在佈置一個橱窗時，她將那對銅鞋擦亮，作爲花卉盛載的器具，插上了三朶玫瑰，將一隻銅鞋，斜擱在另一隻銅鞋之上，她在窗櫥外看了看，覺得很別緻，於是，銅鞋成爲陳列品了。

銅鞋陳列在近碼頭的一間商店中，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經過這個橱窗，看到那

對銅鞋的人，大都只覺得這對銅鞋很別緻，也沒有人想到別的什麼。可是那天傍晚。黃龍看到了那對銅鞋，他却在窗橱外停了下來，仔細地看了半晌，然後，他推門進去了那家專售女鞋，手袋的商店，一個店員迎了上來，黃龍指着那對銅鞋，道：「請讓我看看這對銅鑄的鞋子。」

那店員呆了一呆，道：「先生，那是陳列品不賣的。」

黃龍笑了起來，道：「如果價格適宜呢？」

那店員又呆了半晌，才道：「那要等我去問問我的經理。」

店員走進了經理室，黃龍在店堂中等着，不一會，店員又走了出來。道：「對不起，那不是我們的東西，是一家裝飾公司的職員帶來的。」

黃龍多少有點失望，他想了一想，又道：「那麼，請你拿出來給我瞧一瞧！」

店員的神色很難爲，但是當黃龍拿出錢來，買下了一張鱷魚皮之後，那店員又變得十分樂意爲黃龍服務了，他打開了橱窗，黃龍取出了銅鞋來，看了看鞋底，每一隻銅鞋的鞋底上，都有着兩行文字，黃龍取出了兩張紙，又借了店員的鉛筆，將紙放在鞋底上，拓下了字來。

那店員看了黃龍的舉動，覺得十分奇怪，問道：「先生，這是什麼字？」

黃龍道：「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滿洲文。」

店員又道：「你將它印下來，有什麼用？」

黃龍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

黃龍的確不知道有什麼用，但是他既然看到了那對銅鞋，又記起了那天，那中年人所說的話，一個從事他那樣工作的人，如不找機會將那對銅鞋的鞋底上的文字印下來，才是奇事了。他回到辦公室，金鳳正送兩個客人出門口，黃龍將紙遞到了金鳳的面前，道：「你還記得有人要找一對銅鞋嗎？我已經找到它了！」

金鳳接過了紙，看了一眼，皺着眉道：「這就是銅鞋底上的文字？難怪那位先生的祖先，得不到國王的寶藏了！」

黃龍的手按在桌上，道：「他得不到，我們可能得到的。」

金鳳揚着紙，道：「怎麼能的？我連這是什麼文字，也認不出來。」

黃龍笑道：「那可以慢慢研究，我們如果知道，那位先生的祖先，是出使那一個國家？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金鳳又朝張紙看了片刻，道：「也好，或許我們找到國王的寶藏。」

黃龍道：「我們先去找些參考資料！」他走出去，三小時後回來，手中捧着一大叠書。

黃龍將手中的書一本本放下來，那全是研究東南亞各國文字的書籍，可是，當他開始閱讀那些書籍時，他却苦笑起來，因爲對一個外行人來說，緬甸和柬埔寨文字，幾乎是完全一樣的，黃龍闔上了書本，擬了一個啓示，請那位尋找銅鞋的委託人前來會晤。第二天，那中年人又來了，黃龍將拓印的紙拿出來給那中年人看，那中年人高興地說道：「不錯，正是那幾行字。」

黃龍問道：「這是那一國的文字？」

中年人狡猾地眨着眼，道：「如果找到了寶藏，我是不是有一半？」

黃龍忍住了怒意道：「你可分一些，但不會是一半。」

那中年人貪婪地道：「多少？」

黃龍道：「等找到了再說好不好？」

那中年人却搖頭道：「不行，我們得簽一張合同，我至少四成。」

黃龍急於要解開那文字之謎，在他來說，那不過是攷驗自己智力的遊戲，究竟有多少希望可以找到寶藏，是想起來也會令人發笑的事情。可是那中年人却十分認眞，合同的內容，也研究了一小時，簽好合同之後，那中年人才道：「先祖是奉旨出使眞臘的。」

眞臘就是柬埔寨，黃龍想遣走那中年人來慢慢研究，那中年人已道：「這裏的幾句，先祖早已將它譯了出來，所以我佔四成，實在太少了。」

黃龍實在忍不住了，喝道：「快說！」那中年人顯然將他祖先的遺言，記得滚瓜爛熟，他立時背誦了起來，道：「當人有三隻眼時，穿起銅鞋，經過第三隻眼不怕死亡，直向前去，就見到我所贈給你的一切。」

黃龍不禁怒道：「他媽的這是什麼咒語？」

這中年人嚇一跳，忙道：「的確是：：那樣子的，當然那其中的謎，不容易解得開，要動動腦筋才行！」

黃龍又好氣，又好笑，揮着手道：「走走！」

那中年人急道：「寶藏我有份的！」

黃龍道：「寶藏在什麼地方？你不妨每天去照鏡子，看看自己是不是生多了一隻眼睛！」

金鳳很晚才從圖書館回來，當她走到辦公室的時候，黃龍急不及待地問：「怎麼樣？」

金鳳道：「那是一種相當古的印度支那文字，會的人很少，只由少數貴族所專用。」

黃龍道：「那麼，這中年人翻譯的，是不是正確？」

金鳳點頭道：「是正確的。」

黃龍苦笑道：「那麼是在開玩笑麼？人甚麼時候會有三隻眼睛？」

金鳳沉默了半晌，才道：「在這裏的那個『人』字，或者不是指普通人，你想，就算人有三隻眼，尋寶者又焉能從第三隻眼中走進去？」

黃龍一拍手，道：「對了，那可能是指一座很大的神像！」

金鳳道：「或許是，但也不能肯定，我在圖書館的收獲很豐富，我已查到了那人祖父的名稱，甚至國王的御賜銅鞋的事，也有着隱約的記載說是國王考驗上國使臣的智力的。但是那上國使臣却丟臉得很，一直傳到孫子，還解不開這個謎。」

黃龍道：「我們一樣也解不開。」

金鳳道：「我們要到那地方去！」

黃龍吃了一驚，道：「什麼地方？」

金鳳道：「當然是柬埔寨了！」黃龍眨着眼，金鳳又道：「明天一早，就去辦手續，我和你一起去！」黃龍眼眨得更快

，但是他沒有說什麼，他知道，明天這時候，已身在柬埔寨了。

金邊的天氣很熱，好在街道夠寬敞，疏散了一部份熱氣，金鳳和黃龍下了機，他們根本是沒有目的地的，他們要找的，是那個時候皇宮的所在，因為那時候的皇帝，「賜」一對銅鞋，給上國的使臣，只要上國的使臣可以解開文字之謎，就可以得到寶藏，地點也就不可能太遠。他們經過了兩天的考查，總算稍為有了一點眉目，於是，在第三天的傍晚時分，金鳳和黃龍兩人，一起來到一個極大的廢墟之前，據他們的考證，那一大堆廢墟，就是以前的皇宮，但現在，除了幾十根高聳的石柱外，根本沒有房屋了。

雖然只是廢墟，但是還可以看出，那皇宮在以前是極其宏偉的，建築的大石，每一塊都有兩呎見方，很多大石上，都有着精美的浮雕，他們兩人開始踏上廢墟，慢慢地走着，「三個眼睛的人」，自然並不存在，但是他們望着晚霞映在石塊，石柱上，浮起一片異樣的光采，倒也絕不覺得此行是毫無收獲的，在古皇宮的廢墟上，使人有一種莊嚴的蒼涼之感。他們一直徘徊到了天黑，黃龍才道：「看來，我們什麼也看不到，還是回去吧！」金鳳抬着頭，發着怔，過了好一會，才聽得他喃喃道：「當人有三隻眼睛的時候……」

黃龍苦笑了起來，他大聲的道：「就算那銅鞋底上的字，暗示着甚麼，現在連皇宮也不存在了，我們自然甚麼也找不到了！」

金鳳卻向前指着道：「看，前面有一個小村莊，我們不妨到村莊中去拜訪一下村民，或者可以有多少收穫。」

金鳳和黃龍又在廢墟上盤桓了片刻，就來到了那小村莊中，村莊簡陋得難以形容，十幾間茅屋，兩三個老人，和兩隻看到了生人，便汪汪亂吠的癩皮狗。黃龍苦笑着，道：「在這裏能問出甚麼名堂來？」金鳳也感到失望，她覺得自己這次的行動，實在是太冒失了，一定得不到甚麼結果的。」

那兩三個老人，忽然看到有陌生人走到林子來，倒也並不覺得奇怪。其中一個人站起來，舉起一個身旁的木架子，向他們走來，那木架子上，掛着許多木頭小雕刻，那老人來到他們面前，在滿是皺紋的臉上，竭力擠出笑容來，道：「買點紀念品麼？」金鳳知道，這是皇宮的廢墟，一定會有一個時期，吸引過不少遊客。

但照現在的情形來看，前來憑弔廢墟的人，顯得很少了，她向木架子上的那些木刻品看着，大多數是手工十分粗陋的神像，她正想隨便買上一兩個算數，忽然之間，其中一個神像，吸引了她的注意。

那神像也只有兩吋來長，戴着一頂尖角的帽子，翹着手，刻得還算生動，但是引起金鳳注意的，卻是那神像的額上，也有一隻眼睛，三隻眼的神像，在古老傳說中屢見不鮮，但是那第三隻生在額上的眼，大都是直的，可是在那神像上，第三隻眼，卻是橫的，看來很是奇特。金鳳將那神像取了下來，在手中把玩着。那老者向她說道：「小姐，你喜歡這個麼？」

金鳳道：「這個神像很怪，為什麼它有三隻眼睛？」

那老者笑了起來，道：「這是國王的守護神，他的第三隻眼，能夠看透人間一切疾苦，幫助國王治理國家。」

金鳳呆了一呆道：「很有意思，我想，以前一定有一座大神像，是和這個木刻一樣的？」

老者現出十分嚴肅的神情來，道：「那是天生的！」

黃龍已聽得很不耐煩，問道：「天生的是什麼意思？」

老者向前一指，道：「看到那些山麼？」老者指的，是遠遠的高聳的山影，看去至少有四五十哩，金鳳忙點着頭，老者又道：「那就是三眼守護神之山，在那山的一個山峯上，有一塊極大的石頭，天生成三眼守護神的樣子，俯視人間。」

金鳳向黃龍望了一眼，兩人的心頭，卻怦怦跳了起來，黃龍忙道：「那神像還在？」

老者點頭道：「是的，不過你們不容易找到它，我曾去過好幾次，可以做你們的嚮導，你只要給我很少錢就行了！」

金鳳望着他那種衰老的樣子，懷疑道：「你還能爬得上高山？」

那老者乾癟的臉上，泛起無可奈何的笑容來，道：「我還要活下去，為了活下去什麼事都要做啊！」

黃龍已一口答應了下來，道：「好，我們有車子，你跟我們來！」那老者歡天喜地，跟在他們的後面。而這時，金鳳和黃龍兩人，心中更歡喜，因為他們覺得離事實已漸漸接近了，車子在快到山腳邊的時候，顛簸得厲害，終於無法再駛向前去了。

他們三人下了車，開始登山，那幾座山峯，全是嶙峋的巖石，但是要攀登，卻也並不太困難，因為有着人工鑿成的石級。抬頭向上望去，益發覺得山勢巍峨，那老者的年紀雖大，但是登山卻也很快捷，一小時後，他們來到了半山的一個石坪上，略為休息一會，從那石坪向下望去，遠遠還可以看到皇宮的廢墟，他們休息了一會，繼續向上攀登，人工鑿出石級，一直在向上延續着，可以想像那在當時，是一項何等艱巨的工程，他們終於來到了山頂，看到了一塊聳立着的，足有三十呎的大石，老者指着那大石道：「這就是了！」

金鳳和黃龍兩人，抬起頭來，望着那塊大石，那老者則虔誠向那塊大石，膜拜了起來。金鳳也不去打擾他，等他又站起了身，才問道：「你說那神像有三隻眼，怎麼看不到，看來他只有兩隻眼？」

金鳳所指的「兩隻眼」，自然便是頂上那石頭上粗陋的雕鑿，在那粗陋的雕鑿之上，可以看到有兩隻眼睛、鼻、口等形狀。

那老者道：「神像的第三隻眼，不是隨便可以看到的，要和神有緣的人，還要在適當的時候，才能看到神像的第三隻眼睛！」

金鳳和黃龍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心中都在想：離事實已漸漸接近了，銅鞋底上的字謎，是說：「當人有三隻眼睛的時候」，那自然是指神像的第三隻眼睛出現的時刻了。但是，神像如果有第三隻

眼的話，又怎會時隱時現呢？黃龍心急，當他想到這一點時，他已向神像爬了上去。

在黃龍而言，他只不過是在攀登一塊相當難攀登的大石而已，但是那老者卻嚇得面無人色，大叫了起來，搖着手，他自然不是怕黃龍掉下來，而是怕黃龍褻瀆了神。

他叫了一會，黃龍仍然繼續向上爬着，那老者嚇得連酬勞也不要了，轉身就跑。黃龍已爬到了那神像的「頸際」，他低頭問道：「怎麼一回事？」

金鳳笑道：「沒有什麼，你快察看，神像的第三隻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黃龍慢慢挺直身子，那神像的「頭」，也有四五尺高，黃龍仔細察看，突然間，他笑起來道：「我知道秘密了！」

金鳳忙道：「怎麼樣？」

黃龍道：「神像的確有三隻眼，但第三隻眼上，有泥灰封着。」

黃龍一面說，一面用一柄小刀子用力挖着。

金鳳也爬了上去，塞在那洞中的泥灰，簌簌地落了下來，等到金鳳也爬到了那「神像」的肩部時，黃龍已經將洞中的泥灰，挖去了一大半。

他用小刀在洞中撬着，將其餘的泥灰，也一起撞了出來，變得在那石塊的上部，有了一個半吋直徑，透過那石頭的小圓孔，黃龍顯得很興奮，道：「看，那一定就是第三隻眼了。」

金鳳卻皺起了眉，一聲不出。

黃龍道：「你怎麼不說話？我們已有了新發現啊！」

金鳳嘆了一聲，道：「我們根本沒有發現甚麼，黃龍，那銅鞋底上的字謎，說如果能夠穿過那第三隻眼，就可以得到寶藏，你看，就算這個小孔，是那國王所說的第三隻眼，有什麼人可以從那樣的一個小孔之中，穿得過去？」

黃龍呆了一呆，將手指穿進那小孔之中，轉了一轉，也苦笑了起來，道：「真的，我們甚麼也沒有發現！」

金鳳已小心地落了那塊大石，她又在山頂上來回踱着，察看着山頭上的石塊，有些石頭，被鑿成簡單的器皿，那可能是用來祭祀崇拜這「神像」時用的，除此之外，絕沒有甚麼值得注意的了。

黃龍也從石上跳了下來，道：「我們怎麼辦？」

金鳳望着山下，連綿起伏的山嶺、河流，和一個一個的小村莊，最後，她的目光，停在皇宮的廢墟上，然後她道：「我看我們該回去了，因為我們實在得不到甚麼！」

黃龍攤了攤手，也無可奈何地道：「白來了一次！」他們攀下山，在經過那小村莊的時候，那老者仍然十分害怕，甚至不敢接受他們的錢，他們回到了酒店，和航空公司取得了連絡，當天晚上，他們就離開了酒店，驅車往機場駛去，在那一大段時間中，金鳳十分沉默，幾乎一句話也不說，顯然她還在苦苦思索着。

黃龍明知金鳳在苦苦思索着，但是他卻也不寄以多大的希望，因為他們已決定回去了。

車子在向機場疾駛，已經可以看到機場的燈光了，金鳳忽然發出了「啊」地一聲，黃龍忙停下了車，金鳳叫道：「回去，回去！」

黃龍睜大了眼，因為他不知道金鳳要他回到什麼地方去，金鳳道：「到那山頭去，我已想通了。」

黃龍於是將車子在路中心轉了一個急彎，向前疾駛而出，問道：「你想到了甚麼？」

金鳳顯得極興奮，她道：「我想到的是，穿過第三隻眼的，不一定要是一個人，只要有東西可以穿過那個小孔穴，就可以成立了。」

金鳳的話，黃龍還是不十分明白，他還想發問，但是金鳳已連聲催道：「快點駕駛，到了那裏，我再講給你聽！」

黃龍道：「汽油可能不夠。」

金鳳笑了起來，道：「誰不准你加汽油來？」

黃龍也不禁笑了起來，他們在駛出市區時，在一個油站中加滿了油，然後，沿着公路，以極高的速度，向前駛去，當他們經過那個小村莊的時候，正是午夜的時分，他們駛過了皇宮的廢墟，來到了山腳下，才停下來。

黃龍先走出了車子，他扶着金鳳出來，金鳳一揮手，說道：「我們爬山！」她一面說，一面已向前奔去，黃龍忙跟在後面。

他們兩人以極快的速度攀登山峯，等到攀到了山頂的時候，恰好看到太陽自東方，慢慢浮起來。

金鳳喘着氣，道：「黃龍，快來，我們等在神像的後面，我想，陽光一定會在某一時刻，恰好射過那個『第三隻眼』，那我們的謎，就有答案了！」

黃龍也在喘着氣，他們一齊來到了大石的後面。

太陽漸漸升起來了，石頭的影子，在慢慢地縮短，他們等了十多分鐘，突然，一股陽光，透過了那「神像」頭部中間的那個孔穴，形成了一根光柱，投射在另一塊大石的基部，那股光柱，在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內，便因為太陽繼續上升，而消失不見了。

黃龍和金鳳兩人，興奮得難以形容，他們兩人，合刀撬起那塊大石，在那大石之下，他們發現了一塊平整的石板，當他們再掀起那石板之際，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一呎見方的石穴，在那石穴之中，有着一隻小小的銅盒子。

黃龍一伸手，拿起銅盒子，用力打開了盒蓋，盒中有一小方象牙，象牙上卻刻着中國字：上國使臣，得在敝國永享榮華，這當然是當時那位國王已許下的諾言，那比任何寶藏，更有價值，但必需在當時發現那塊小象牙牌，現在，連皇宮也成為廢墟了，這諾言還有什麼用，金鳳和黃龍相視大笑了起來。

（完）

小啓

「金釵令」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謹致歉意。

封神榜故事之十五

關趙于・編繪

武王主天下（四）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武王在姜子牙的輔佐下，幾經周折，率領各路諸侯揮師朝歌城下，打敗了紂王，妲己和衆妖精見事不妙，脫身逃跑，被楊戩擒住伏法。紂王見大勢已去。在摘星樓引火自焚，湯朝宣告滅亡，武王統一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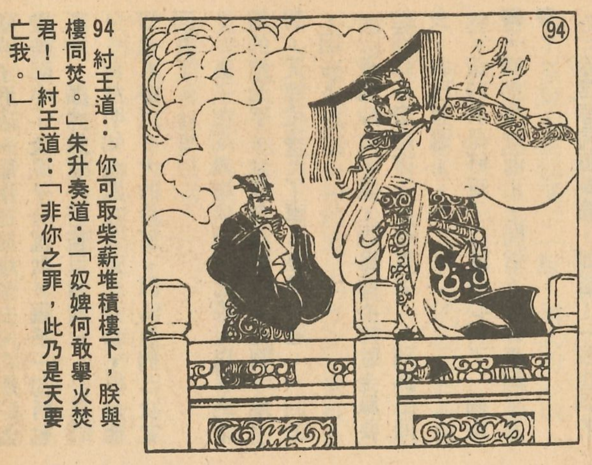
91 紂王急上五鳳樓，看到三美人的首級，不覺心酸，淚如雨下。



92 紂王知大勢已去，急忙往摘星樓走去。



93 紂王登上摘星樓，神思不寧，扶欄問道：「封宮官何在？」封宮官朱升聞紂王呼喚，俯伏欄邊，口稱：「奴婢聽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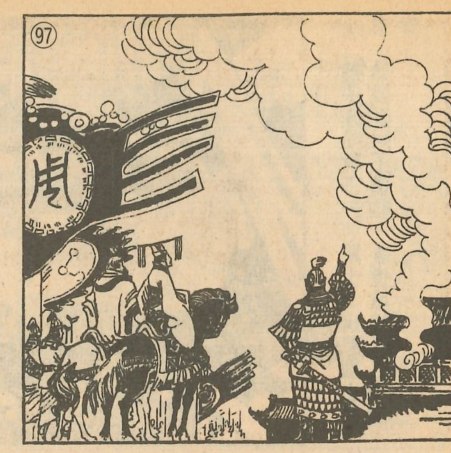


94 紂王道：「你可取柴薪堆積樓下，朕與樓同焚。」朱升奏道：「奴婢何敢舉火焚君！」紂王道：「非你之罪，此乃是天要亡我。」



95 朱升不敢違抗聖旨，忙下樓將柴薪堆積樓底，方敢舉火。一時，烟火冲天，烈火熊熊。

96 紂王在樓上長嘆道：「悔不聽忠良諫語，今日自焚，罪該如此。」須臾間，火趁風威，四面通紅。



97 周營軍士報進中軍：「啓元帥，摘星樓起火。」姜子牙同武王和衆諸侯齊上馬出轅門觀火。



98 武王在馬上，恍惚見烟霧中有一人，身着黃袍，正是紂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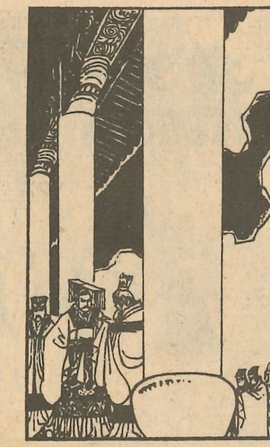


99 武王不忍觀看，兜馬回營。姜子牙忙上前道：「大王爲何回馬？」武王道：「紂王自焚，何忍目觀其死。」

100 大火捲上樓頂，樓下的柱脚燒倒，摘星樓倒塌，如山崩地裂，將紂王埋在火裏，一霎時化爲灰燼。




101 這時，午門大開，姜子牙陪武王和衆諸侯進來。衆宮人、御林士卒酌水獻花，迎駕進宮。



102 武王和諸侯登九間大殿。武王對姜子牙道：「紂王無道，與六宮人等無關，今速速滅火，不可使宮中再受慘害。」軍士動作迅速，救滅宮中火焰。



103 武王在九間殿前觀軍士滅火，猛抬頭，見二十根大銅柱，問：「此柱何物？」姜子牙道：「是紂王造的炮烙刑器。」武王道：「紂天子眞是殘忍已極！」命令即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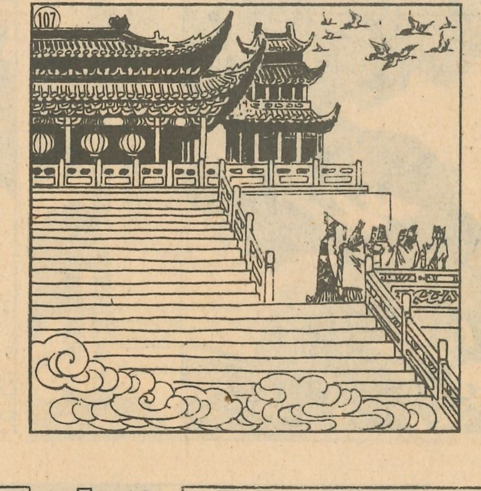
104 姜子牙引武王入後宮，至摘星樓下，見蠆盆下蛇蝎翻騰。姜子牙道：「這是紂王害忠良的蠆盆。」武王不忍觀看，急忙命填平。



105 武王見摘星樓餘火尚存，燒得七狽八狽，東倒西場。武王對姜子牙道：「紂王雖是無道，自己焚死，應檢他的遺骸，以禮葬之。」




106 姜子牙吩咐下去。軍士從摘星樓土堆裏，尋找到紂王遺骸，裝進棺椁，以禮安葬。



107 武王來到鹿台。見樓閣聳雲端，亭台疊疊，殿宇華麗，又見明珠異寶，珊瑚玉樹，鑲嵌成瓊宮瑤室。武王感嘆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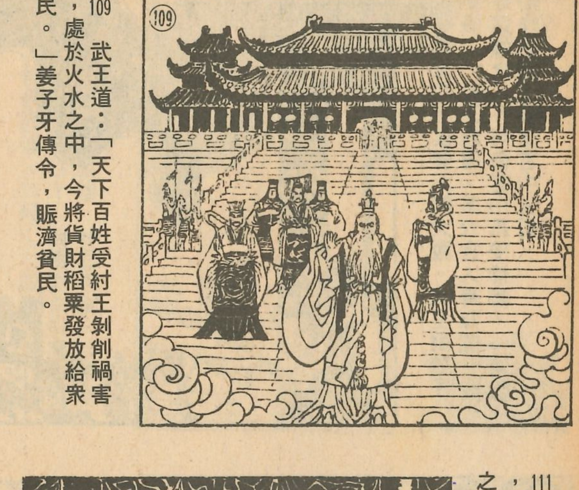
108 武王又對姜子牙道：「紂王這等奢靡，耗盡天下財寶。」姜子牙道：「古今天子所以喪亡，未有不從奢侈而敗的。」



109 武王道：「天下百姓受紂王剝削禍害，處於火水之中，今將貨財稻粟發放給衆民。」姜子牙傳令，賑濟貧民。



110 軍士將鉅橋的稻粟倉打開，運出午門外，賑濟與飢民。萬民領到稻粟，個個歡悅。



111 武王、諸侯同姜子牙正坐在九間殿上，軍士推來一人，說：「在後宮擒住紂王之子武庚。」武庚跪在殿下。



112 衆諸侯切齒痛恨，要斬了武庚，以泄天地之恨。武王阻止道：「不可，紂王肆行不道，武庚尚小，與他無干。」姜子牙命軍士先將武庚監禁，大事已定，再行發落。

113 東伯侯姜文煥對姜子牙道：「今已得朝歌，當立新君以安天下軍民之心。武王仁德四海，天下歸心，應繼王位。」衆諸侯齊聲道：「正合衆人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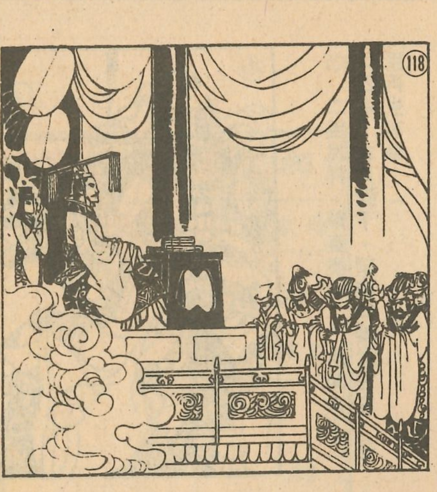
114 武王謙遜謝道：「孤位輕德薄，妄敢得天位。望賢侯擇一有德者以繼王位爲好！」



115 東伯侯姜文煥厲聲道：「今天下歸周，已非一日，大王愛民之心，蓋世君主，何必推辭！」武王仍有推賢之意。

116 衆諸侯一齊上前呼道：「今日會盟於此，豈一朝一夕之力，今立大王，再見太平之日，如大王捨此不居，恐諸侯心冷，深失民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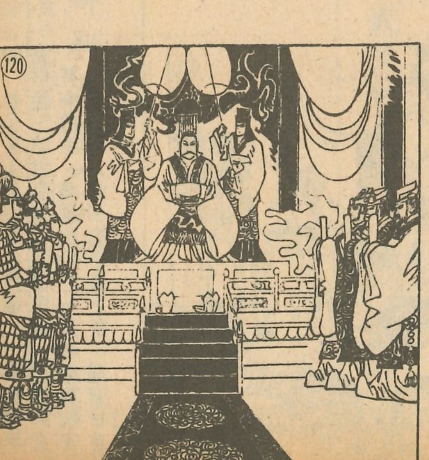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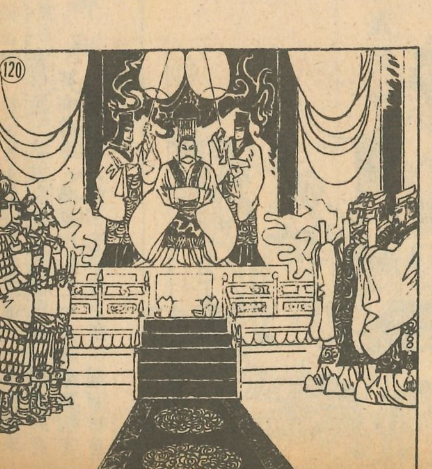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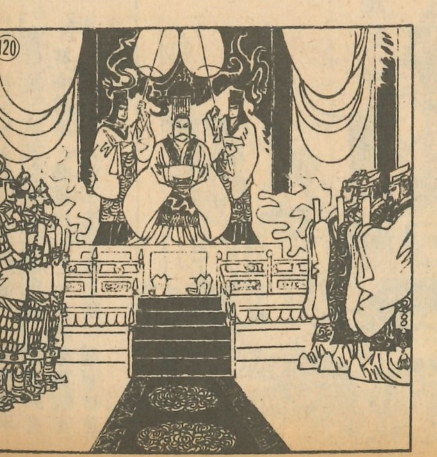
117 姜子牙道：「我意，如後有大賢，大王再讓位不遲。」



118 這日，天朗氣晴，武王面南垂拱端坐，即天子位。衆諸侯、將領出笏，拜見天子，口呼萬歲。



119 武王傳旨，命擺酒席，大宴八百諸侯和將領，君臣共樂。

120 次日，武王早朝，衆諸侯朝賀畢。武王傳旨：「殷紂荒淫失政，故有此敗。諸侯各歸本土，重民五教，奮力生產，以享安樂。」



121 武王在朝歌數月，萬民歡悅。耕者奮力，五谷豐登，貿易興隆，一派太平景象。

122 武王又對姜子牙道：「紂王之子武庚，不得殺害，使守本土。」姜子牙問：「何人監守方可？」武王道：「明日臨朝商議。」

123 武王早朝，衆臣道：「陛下不殺武庚，施政有道，令他監守本土，非有人監督看守不可。」武王傳旨，命管叔鮮、蔡叔度二親王監守。二叔跪下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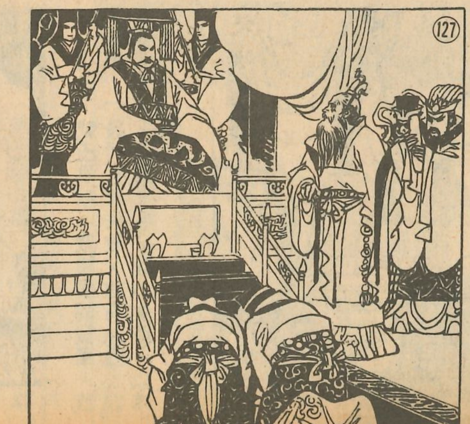


124 武王事畢正要退朝，午門官啓奏：「商臣飛廉、惡來在午門候旨。」武王傳旨：「宣入殿來。」

125 二臣跪拜，飛廉奏道：「臣聞大王仁德四海，求見陛下，望能執鞭於左右，是臣再生有幸。」



126 飛廉奏罷，手奉玉符、金册獻上。口稱：「亡國臣飛廉、惡來願陛下萬歲！」





127 姜子牙上前指二亡臣道：「飛廉惡來是佞臣，惑君亂政，陷害忠良，罪盈惡貫，死有餘辜。商國破君亡，又來獻寶偸安，以享厚祿，此不忠不義之臣，理應斬首正法。」

128 武王聽了姜子牙言語，傳旨：將飛廉、惡來二亡臣推出午門斬首。



129 武王朝畢。坐在便殿，思前想後，不願安臥朝歌華麗宮內，與姜子牙商議後，吩附：「大駕回歸西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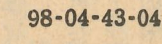


130 武王即日發駕起程，百姓聞聽，沿街站立放聲痛哭。武王見百姓挽留，安慰道：「你等奉公守法，自然安樂，朕雖離朝歌，不會令你等心中失所。」百姓哭送一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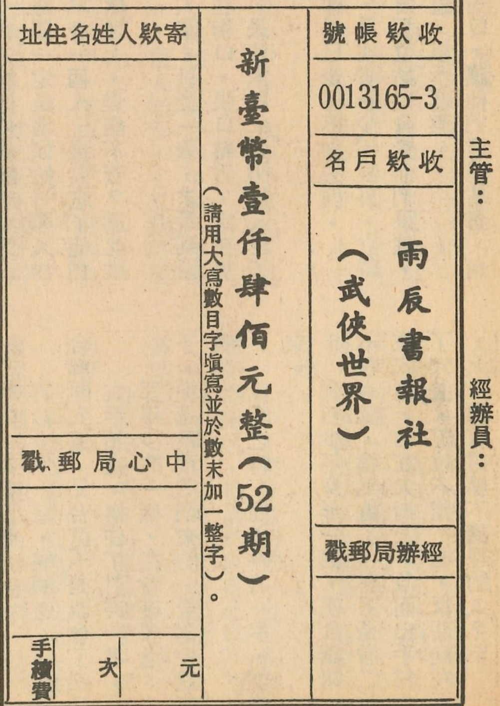
131 姜子牙回西岐後，思念戰死的將領。一日，姜子牙拜別武王，到了玉虛宮，拜見元始天尊，道：「伐紂將領未受人間爵祿，應封其品位。」元始天尊一一封了陣亡將士的神位。





132 武王回到西岐城，萬民歡悅。在內庭與太姜、太妊、太姬合家團聚。武王治國有方，天下衆民安樂。後來，武王遷都長安，相繼傳於後世，周有天下共八 年業基。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整」字）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損)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整」字）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元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人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廬山黃龍寺方丈智明禪師出自少林寺的高僧、永勝鏢局前總鏢頭羅永椿、神燈教總護法金惟能、黑虎神侯敞、皖南金刀莊莊主金刀無敵郭東昇，都因接到旋風花的閻王帖的警告，他和黃山萬青峯是連襟，他也趕來協助李天雲防範、還有霍天柱、謝東山二人也先後趕來協助，全莊戒備，在第三晚上旋風花果然用玫瑰花想將李天雲刺殺，幸未致死，但受了陰氣所傷。李天雲的女兒李小雲先追出去攔截，跟着萬青峯也趕出去，只截到一個青年南宮靖，他不承認是旋風花……

夜探霍家莊　險作階下囚

茶樓前面一片空地上，正是攤販集中之處，人頭擁擠，那兩人在擠來擠去的人叢中，走得很快，轉身就失去影子。

看來他們是追踪那少女去的了。

青衫少年原是一時好奇，才跟下來的，但發現這兩人都是會家子，追踪少女下去，心中不禁又替少女担起心來。

方才茶樓上有人說他們是陸家兄弟，可見這兩人在鳳陽一定是地頭蛇一類人物，那少女只有單身一個人，莫要吃了他們的虧，自己既然遇上，豈能不管？這就跟着追蹤上去。

等他擠出人羣，目光一掄，才看到兩人面對面的站在街口，張口結舌，定在那裏，一動不動，呆若木鷄，分明被人點了穴道。

那位姑娘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這一情形，看在青衫少年眼裏，立時明白過來，敢情那位姑娘發覺他們跟蹤，才點了他們穴道，以示薄懲。

但這是大街口，讓他們這樣站着，也未免太惡作劇了。

青衫少年緩緩走到他們身邊，伸手輕輕拍了他們一下肩膀，含笑道：「二位兄台怎麼了？」

兩人穴道一解，年紀稍長的一個口中「啊」了一聲，就怒喝道：「好小子，你敢戲耍咱們？」

呼的一拳當胸擊來。

青衫少年一怔，輕咦道：「在下替兄台解開穴道，兄台這不是誤會了嗎？」

左手抬處，格住了對方一拳。

那年少的一個，在背後哼道：「好小子，你是跟蹤咱們來的，還當少爺不知道嗎？」

說話之時，同樣呼的一拳，朝後心擊來。

青衫少年身形一側，便自讓開，心中不禁有氣，憤然道：「在下是看二位被制住穴道，站在大街上，故而出手替你們解了穴道，二位不謝一聲，反而向在下出手，天下那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年長的一個一擊不中，怒笑道：「和你小子講什麼理？」

右手倏收，左手又是一拳迎面擊了過來。

年少的一個冷聲道：「小子，你也不去打聽打聽，少爺是什麼人？」

橫劈一掌，朝頸後斫來。

青衫少年雙手疾發，一下托住了兩人擊來的拳頭，說道：「你們是什麼人？」

年長的道：「大爺是你老子！」

他左手被托，右手又閃電般擊出。

年少的同時揮拳，朝青衫少年當頭劈落。

青衫少年雙眉一揚，眼中神光暴射，嘿然道：「不識好歹的東西，去吧！」

他托着兩人手腕，掌心一吐，兩個人就像稻草人一般，呼呼兩聲，凌空摔出去一丈來遠，跌了個狗吃矢，滿臉通紅的爬了起來。

就在此時，青衫少年只覺肩頭被人輕輕拍了一下，接着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年輕人，好功夫！」

青衫少年急忙轉頭看去，那說話的是一個六十出頭，頭盤小辮的彎腰老頭，一手拿一支竹根旱烟管，邊吸邊走。

一面朝陸氏兄弟揮揮手道：「你們也別在這裏鬧事了。」

隨着話聲，自顧自走去。

那兩個陸氏兄弟惡狠狠的瞪了青衫少年一眼，也立即回身就走。

青衫少年也沒再停留，舉步朝街上行去，走到招安客棧門口，一腳跨入，回轉上房。

他是在路上，聽到傳說，鳳陽的霍五太爺也接到了旋風花的預先示警，才趕來的。

如今在茶樓上又聽到陸氏兄弟談話，已可證實確有其事，那麼今晚必可找到旋風花了。

他剛在房中坐下，伙計就巴結的沏了一壺茶送來，就退了出去。

青衫少年想到剛才自己好心替陸氏兄弟解穴，反被兩個混混找自己尋釁，不覺暗自失笑，這眞叫做煩惱皆因强出頭。

像陸氏兄弟，眞該讓他們被制住穴道，在街頭多站上一回的。

心中想着，取起茶壺，倒了一盅，正待喝時，忽聽房門上響起了剝啄之聲，有人用指叩門。

這就放下茶盅，站起身，過去打開房門，問道：「找誰？」

房門開處，只見一個手挽竹籃，頭包藍布的老婦人站在門口，說道：「客官有什麼衣服、襪子要縫補的嗎？」

原來是縫窮婆，竹籃裏放着一堆零頭布和針綫之類的東西。

（縫窮婆是專門替出門在外的旅客縫補破衣、破褲、襪子的）

但她在說話之時，一雙眼睛，一霎不霎的只是打量着青衫少年。

青衫少年道：「在下沒有要縫補的東西，多謝老婆婆了。」

縫窮婆打量着他，問道：「年輕人，你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吧？」

青衫少年覺得她問的奇怪，說道：「在下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縫窮婆低哦一聲道：「沒有就好，年輕人，少不更事，給柴老頭『陰手』拍中『肩外俞穴』，會沒有事？你且運氣試試，等到發覺不對，那就遲了，老身這裏有一包藥，發覺不對，立時用酒吞服，拿去吧！」

伸手從竹籃中取出一個小小紙包，遞了過來。

青衫少年當然聽說過旁門中有一種極厲害的「陰手」，傷人無形，十二個時辰之後，傷發無救。

柴老頭用「陰手」拍中自己「肩外俞穴」？

她說的「柴老頭」，莫非就是剛才那個頭盤小辮的彎腰老頭？只有他拍過自己肩膀。

啊，不錯，他正好拍在自己「肩外俞穴」上。自己和他無怨無仇，何以要出手傷人呢？

縫窮婆已把那個小紙包遞過來了，他不得不伸手接下，一面抬目問道：「老婆婆……」

縫窮婆沒待他說完，就微哂道：「老婆子只是縫窮婆。」

她沒待青衫少年再問，就伸手替他拉上房門。

青衫少年心中暗道：「如果那彎腰老頭在拍自己肩膀之時，施展了『陰手』，自己怎會一點也不覺得呢？」

這縫窮婆敢情是一位隱世的高人，她一定看到彎腰老頭拍過自己肩膀，才跟來的了。

當下就站立不動，緩緩閉上眼睛，運功檢查。

這一運氣，果然發現左肩微有麻木之感，似有一縷陰氣停滯在「肩外俞穴」（手太陽經）和「魄戶穴」（足太陽經）之間，若非縫窮婆事先提醒，他絕不會注意及此。

心中不禁暗暗怒惱，自己和姓柴的老頭無怨無仇，他居然向自己驟下毒手！

哦，莫非這彎腰老頭和陸氏兄弟是一黨的！

他微微一哂：「區區陰手，又能奈我何？」

把手中那個小紙包朝几上一放，既然發現肩頭有一縷陰氣停留着，就閂上房門，走近床前，除下鞋子，在床上盤膝坐好，閉目運功。

他練的是達摩「易筋經」，功運一周，自然很快就可以把那一縷滯留在肩胛的陰氣化去。

現在已經快近二鼓。

四野一片黝黑，這是一個無星無月的黑夜！

鳳陽城南一座大宅院，望去黑沉沉的看不到一點燈火，也聽不到一點人聲，敢情莊上的人全已進入了睡鄉。

這座大宅院，就是鳳陽鼎鼎大名的霍家莊，霍五太爺的莊院。

霍五太爺有財有勢，雄踞一方，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但只要他頓一下腳，連鳳陽城都會震動。

兩天前，有人傳出消息，霍五太爺接到了「旋風花」的示警，這一消息，迅速就傳遍了兩淮地面。

有的人替霍五太爺担心，有的人却認為「旋風花」是在捋虎鬚。

兩天前接到「旋風花」的預告，今晚豈非正好是第三天了。

這是「旋風花」的慣例，他一定要等到第三天的夜晚才來。

霍五太爺並不是善男信女，應該知道「旋風花」來者不善，那麼霍家就不該如此沉寂，好像毫無一點戒備。

但霍家確實一點戒備也沒有！

這是從莊院東首現身的一條黑影的感覺，他從東首圍牆飛身上屋，再由屋脊隱入暗處，伏下身來，仔細觀察所證實的。

莊院前進，根本沒有一個人，好像是一座久已空曠的大宅！

莫非霍五太爺躲起來了？不在這座莊院之中。

他隱身之處，居高可以望遠，是以並沒有再進去。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劃空長笑，宛若亢龍吟聲，嘹亮不絕！

笑聲初起，四周屋頂上同時冒起十數條人影。

也在此時，圍着青衫少年隱伏的大廳屋簷四周，突然間挑起無數盞紅燈，燈光集中照向青衫少年隱身之處，把整座屋頂照得如同白晝！

青衫少年暗暗叫了聲：「神燈教！」

笑聲乍歇，大廳北首的屋脊上出現了一個手拄龍頭杖的白髯老者，目光如電，呵呵一笑道：「年輕人，果然是你！」

敢情方才那一聲劃空長笑，也是此人所發，聲音蒼勁，中氣極足。

他，就是神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青衫少年雖然沒見過他，但總聽別人說過。

「果然是你！」是認定青衫少年就是旋風花了。

這也難怪，今晚是旋風花向霍五太爺預先示警的第三天，旋風花還沒有來，青衫少年已經來了。

這話任你如何否認，也百口莫辯。

這青衫少年正是南宮靖，他原是找旋風花來的，如今却一再的被人家認作是旋風花，他只好苦笑。

站在神燈教主蒼龍寧勝天下首的是一個紫臉虬髯漢子，身材不高，但雙肩極闊，他是神燈教的四香主之一，門神敖六。

敖六身後，還有四個一身勁裝的漢子，那自然是敖六的手下了。

敖六沒待南宮靖開口說話，便大聲喝道：「小子，上次讓你逃脫，今晚你已插翅難飛，見了教主，還不束手就縛，聽候發落。」

南宮靖道：「可惜你們找錯了人，在下並不是旋風花。」

站在神燈教主右首的是一個身軀高大的肥胖老者，濃眉如帚，目細且長，白面團團像個富家翁，右手盤弄着兩枚鐵胆，發出尖沙的聲音，說道：「小子，你是沒有向老夫下帖子，其實這消息是老夫故意傳出去的，就因為你沒下帖子，所以今晚一定會來瞧瞧是什麼人假冒了你？哈哈，小子，你現在明白了吧？」

原來他正是霍家莊的主人霍五太爺，今晚只是一個圈套而已！

南宮靖聽得一怔，說道：「在下是找旋風花來的，諸位不信，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寧勝天呵呵笑道：「年輕人，你一再殘殺江湖同道，今晚老夫率同四堂香主在此，你要想突圍，那是不可能的事了，依老夫相勸，還是束手就縛的好。」

他這話倒也不假，東廂屋上是神燈教首席香主黑煞神鄭玄通，和他手下四名武士。

南首屋上是頭盤小辮的催命符柴一桂和他手下四名武士，這柴駝子正是南宮靖上午在鳳陽茶樓前面遇上的彎腰老頭。

西廂屋上是三絕手婁通和他手下四名武士。

這一情形，也可以說神燈教高手盡出，圍住了四周，要想從任何一方突圍都絕非易事。何況還有蒼龍寧勝天親自在場。

寧勝天可不是等閒之輩，他武功之高，在江湖上向有怪傑之稱，能和他抗手的人，已是寥寥可數。

南宮靖怒聲道：「我不是旋風花。」

寧勝天陡地發出一聲大笑，沉喝道：「無知小輩，在老夫面前，還敢狡辯？你們去給老夫拏下了。」

話聲甫出，但聽一陣嘶嘶風聲，從四面逼近，那站在四周屋面上的四位香主同時平飛過來，一下落到南宮靖一丈左右，依然分成四面把他圍住在中間。

他們手下八名武士在香主飛落之後，也連袂飛撲過來，各自站在他們香主的身後。

柴一桂落在他身後（南首），陰聲道：「小子，是誰給你解了老夫一記陰手？但你解了又有何用？」

身形倏地欺近，右手一探，悄無聲息的一掌朝南宮靖身後印來。

南宮靖一下轉過身去，瞋目喝道：「姓柴的，你上午無故以陰手傷人，南宮靖正要找你。」

右手疾發，朝他印來的手掌，迎擊過去。

柴一桂看得暗暗冷笑，心中忖道：「這小子大概還不知道老夫陰手的厲害！」

原來陰手只能躲閃，不能硬接，如果硬接，掌心接實，陰氣也正好從對方掌心滲入。

雙方一來一往，何等快速，但聽「拍」的一聲，雙掌接實，柴一桂陡覺不對，這年輕人的掌力居然會有極强的震力，不但自己的「陰手」無法滲入，還被反震回來，一個人身不由己的被逼退了一步。

這一情形看得其他三位香主心頭暗暗一凜，柴一桂人稱催命符，他的「陰手」，江湖上無人敢和他硬接，這小子不但硬接下他一掌，還把柴一桂震退了一步！

黑煞神鄭玄通（在東首）喝道：「小子，你轉過身來，也接鄭某一掌試試！」

南宮靖本來面向北首而立（和蒼龍寧勝天答話），剛才是因柴一桂發掌朝身後襲來，才轉過去的。

鄭玄通是神燈教的首席香主，不肯失了身份，才要他轉身過來。

南宮靖聞言迅即向左首轉過身去，說道：「朋友可以賜招了。」

鄭玄通外號黑煞神，固然是因為他身材高大，臉色黝黑，但主要還是他練的「

黑煞掌」之故。

江湖上所稱的「煞掌」，是以顏色來分的，計有紫、紅、青、白、黑五種。

其中要數「紫煞掌」最為厲害，中人立斃，其次是「紅煞掌」，也就是「硃砂掌」、「火靈掌」一類，再次是「青煞掌」。「白煞掌」就是「白骨掌」；黑煞掌是五種煞掌中最下乘的一種，也就是「毒煞掌」，是用毒藥熬練而成的毒功。

這是五種煞掌的簡介，但你莫要小覷了「黑煞掌」，江湖上練成「黑煞掌」的人並不多。

別說被它擊中，如果練到十二成火候，他只要朝你遙遙擊上一掌，從手掌中逼出來的毒氣，就可以使你中上劇毒，沒有他的獨門解藥，就會不治身死。

鄭玄通沉笑說道：「好，那你就接着了。」

抬手一掌，迎面拍了過去。

他這一抬手，整隻手掌烏黑如墨，但在黑夜之中，使人看不清楚。

南宮靖目能夜視，當然看到了，他可不管你「黑煞掌」、「白煞掌」，你手掌迎面拍來，他右手一抬，就迎着擊出。

這下看得鄭玄通不由得一怔，他幾乎懷疑面前這小子，有沒有師傅？

拜師學藝，藝滿出道，就是普通江湖武師，也會對徒弟講述一些武林中禁忌，遇上擅那幾種武功的人，千萬不可硬接。

這小子好像天不知，地不知，人家一伸手，他不管你這一掌接得接不得，就出手和你硬接，這種人倒眞是少見得很！

他不知道南宮靖的師父就告訴過他：「人家既然伸手出掌，你就非接不可，不接，豈非弱了師父的名頭？人家就會笑你不滅和尚的徒弟，連人家區區一掌都不敢接了。」

他師父這話，也正因南宮靖練的是佛門「返照神掌」，不懼怕任何旁門掌功之故。

「返照」者，佛光返照之義也。

閑言表過，却說鄭玄通使出「黑煞掌」，眼看南宮靖舉掌迎擊過來，心頭雖覺奇怪；但他究是神燈教的首席香主，對敵經驗何等豐富。

對方以一朵旋風花，接二連三的殺死了江湖上六位著名高手，武功之高，豈是等閑之輩？豈會連自己使的「黑煞掌」都懵無所知，盲目硬接？

一念及此，不覺留上了心。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鄭玄通一留心，就在雙掌要接未接之前，立時發現不對，因為他掌勢出手，一股掌風先掌而出，此刻，當然已經和南宮靖的掌力先接觸上了。

他發覺自己的掌風竟然被對方一股無形震力逼了回來。這也只有像他這樣的高手才會及時警覺。

也只有像他這樣對敵經驗豐富的人，才能在間不容髮之際，右掌一招，及時把掌力收回，左手突然斜劈而出，口中大笑道：「旋風花果名不虛傳！」

他右掌撤回，南宮靖迎擊的一掌自然也落了空。

南宮靖怒聲道：「在下已一再聲明，在下不是旋風花。」

站在西首的三絕手婁通眼看鄭玄通忽然臨時撤回手去，心中暗暗覺得納罕，聞言陰惻惻說道：「這時候已經不是你狡辯的時候了！」

此人中等身材，短小精幹，話聲出口，人已一下欺到南宮靖身邊，右手一記「絕戶掌」橫打南宮靖小腹，左手穿上，五指朝胸肋連續彈出，使的是「琵琶指」。

他外號三絕手，是指他的「絕戶掌」、「琵琶指」和點穴钁三種絕招之意。

站在北首的門神敖六，原是總護法金惟能的心腹，金惟能喪命在旋風花下，敖六自是銜之切骨。

他站在北首，看到三絕手婁通雙手齊發，豈肯錯過機會，口中沉喝一聲：「小子，你也接我一掌。」

身形一晃欺到南宮靖右首，右手一記「六陽手」朝他背後拍去。

南宮靖右、後兩方受敵，身形閃電後轉，左手從右腰接住敖六的「六陽手」，迅速向前引出，把敖六「六陽手」的一道掌風向婁通右掌「絕戶手」撞去。

右手同時立即化掌下切婁通的「琵琶手」。

這一下他出手快速如電，婁通看他右手切下，左手急忙收回，但敖六的「六陽手」一道掌風，已和他右手「絕戶掌」撞上。

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兩人同時被震得後退一步，腳下「喀」「喀」連聲，踏碎了不少瓦片。

從催命符柴一桂首先發難，不過眨眼工夫，南宮靖就分別接下了神燈教四大高手的一記絕藝。

神燈教這四位香主，被江湖上人號稱「神燈四手」（鄭玄通的「黑煞手」，柴一桂的「陰手」，婁通的「三絕手」，敖六的「六陽手」），普通高手只怕連任何一人的一記都接不下來。

這下直看得神燈教主蒼龍寧勝天目芒飛閃，暗暗驚異不止，一手捋着飄胸銀髯，忖道：「這年輕人使的絕似少林手法，他既是少林俗家弟子，何以會殺死黃龍寺方丈智明禪師的呢？」

他不愧一教之主，見多識廣，一下就看出南宮靖的武功路數，但胸頭疑問，更使他無法解釋。

鄭玄通鏘的一聲，掣出一柄通體黝黑，四尺長的闊劍，在手中一掂，沉笑說道：「小子，你的兵刃呢？咱們在劍上分個高低。」

他這一亮劍，站在南首的柴一桂亮出一片鐵牌，西首的婁通亮出點穴钁，北首敖六亮出火叉劍。（劍實作Y字形火叉狀，是離火門的兵刃）

四位香主身後十六名武士看到香主亮出兵刃，也同時掣出長劍來，長劍出鞘，發出一陣鏘鏘劍鳴，聲勢也頗驚懾人心！

南宮靖和他們每人對了一掌，心頭也大感震驚，眼前四人，幾乎沒有一個弱手，他們身後還有十六名劍手，武功縱然不及香主，大概也不是普通武士。

何況神燈教主和霍五太爺一起站在北首屋脊上，尚未出手，看來今晚落在他們預先佈置的陷阱之中，要想脫身，當眞難如登天。

自己和他們無怨無仇，只是誤會而巳，但這場誤會，任你說破嘴皮，也沒有人會相信。

師父一再告誡自己，不是窮兇極惡之徒，不得妄下殺手。那麼今晚豈不是變成了捱打的局面？

旋風花，當眞害死人！

鄭玄通闊劍橫胸，看他只是沉吟不語，也不亮兵刃，忍不住喝道：「小子，你聽到了沒有？鄭某叫你亮劍！」

南宮靖目光一抬，昂然道：「諸位最好不要逼人太甚，在下巳經說過，不是旋風花。」

敖六喝道：「小子，廢話少說，你不亮劍可以，敎主要你束手就縛，你只要束手就縛，就可無事。」

南宮靖劍眉一挑，忽然朗笑一聲道：「南宮靖出道江湖，雖然爲時不久，但從未怕過誰來，更沒有束手就縛這四個字，今晚之事，乃是四位一再相逼，南宮靖恭敬不如從命，但刀劍無眼，若是傷了人，就咎不在我了。」

「鏘」！一道青虹從他腰際飛起，手中巳經多了一柄三尺青鋒，原來是一柄軟劍，此時掙得筆直，看去其薄如紙，但寒芒吞吐，分明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利器。

蒼龍寧勝天目光一注，失聲咦道：「會是青陽劍！」

他左手一擺，沉喝道：「你們且慢點動手，老夫有話問他。」

一面目注南宮靖，問道：「小友尊師是誰？」

他因看到南宮靖手上的青陽劍，不禁使他想起六十年前江湖上一位出名難惹的怪傑來！

南宮靖道：「在下家師從未在江湖行走，說出來了，敎主也未必認識。」

寧勝天又道：「那麼小友手中此劍，可是尊師昔年之物？」

南宮靖道：「不是。」

寧勝天看他回答得很快，心中也自啞然失笑，那位怪傑，並非少林出身，眼前這年輕人使的手法，却出自少林，和那位怪傑，分明毫無瓜葛，這是自己多慮了。

一面又道：「小友可是少林門下？」

南宮靖道：「在下並非少林門下。」

「哈哈哈！」寧勝天又是一聲大笑，說道：「老夫問你的話，小友最好是實言相告。」

南宮靖正容說道：「在下說的，都是實話。」

「很好！」

寧勝天一抬手，說道：「好，你們就試試這位小友的劍法也好，只是不可傷了他。」

他因這年輕人頗多可疑之處，自然要看看他劍法路數。但是心中也動憐才之念，如能把此人收到神燈敎下，豈不更好？

「試試他劍法」，這是敎主巳經下了動手的命令。

鄭玄通那還敢怠慢，手中闊劍一指，目注南宮靖沉喝道：「鄭某讓你先發招，你可以出手了。」

南宮靖朗朗一笑左手中指彈着劍脊，發出錚然清吟，目顧四人，傲然說道：「既然動手，何須客氣？四位只管一起上好了。」

鄭玄通嘿然道：「你果然狂得很，好，接招。」

喝聲出口，烏黑闊劍有如毒蛇出洞，一閃即至。

南宮靖斜退半步，避劍出招，長劍斜削出去。

鄭玄通一劍出手，劍勢帶轉，第二劍又急襲而來。

他一支闊劍足有四尺來長，劍勢沉重，但在他手中却似靈蛇亂閃，指東劃西，倏忽變幻，使得極爲輕靈，足見他劍上造詣爐火純青！

南宮靖隨着展開劍法，看去招式古拙，使得也不快；但你刺向他左首，他劍光也正好在左首出現，等你刺到他右首，他劍光也及時到了右首。

每一招正好把你刺去的劍招破解無遺，好像是等着你的一般，使來游刃有餘。

鄭玄通連發了一十三劍，均被南宮靖輕易破解，不覺大爲怒惱，口中大喝一聲，身形驟然間增高了數寸，隨着劍勢撲起，闊劍大開大闔，急攻而出。

這一下但見他全身劍光繚繞，宛如雷霆迸發，每一劍隱隱可聞風雷之聲，可說凌厲無前！

再看南宮靖好像若無其事，對鄭玄通的兇猛攻勢，絲毫不以爲意，依然見招拆招，劍法古拙如舊。

任你鄭玄通不住的飛撲，還是被他一一封擋住了，看去毫無進展。

柴一桂朝婁通、敖六打了一個手勢，首先發難，身形一矮，快如魅影，一下欺到南宮靖右側，手中鐵牌悄無聲息的朝南宮靖後心拍到。

南宮靖聽風辨位，身形一側，長劍巳經先到，噹的一聲，斫在他鐵牌之上，只覺對方鐵牌極爲沉重，右臂隱隱發痲。

柴一桂也被他這一劍震得後退了半步，心中暗暗驚凜：「這小子劍薄如紙，居然能和自己沉重鐵牌硬打硬磕！」

兩人身形堪堪錯開，婁通、敖六同時一齊搶了上來，一個點穴鐝抵隙蹈暇，飛洒出點點鐝影，一個火叉劍急疾擺動，隨着南宮靖的長劍，企圖以劍鎖劍。（他火叉劍劍尖如叉，善於鎖拏）

南宮靖身形一轉，向左避開，柴一桂立即一步跨上，鐵牌又無聲無息的拍來。

這回南宮靖在四大高手的圍攻之下，壓力自然極重，他身形連旋，一支長劍奮起全力，居然也使得大開大闔，忙着和四人周旋。

最使鄭玄通、柴一桂、婁通、敖六四人感到納罕的，他們明明有四個人聯手，但每人都感到南宮靖好像只是在和他一個人動手，他一支長劍，何以能應付四個人呢？

他們因有四人圍攻，自可仔細觀察南宮靖的劍路。

原來南宮靖使的這套劍法，似拙實巧，似慢實快，他身形左轉，長劍就交到左手，化解開鄭玄通攻出的劍勢，就趁機向柴一桂攻出。

等到身形右轉，左手長劍巳經交到右手，化解了婁通的點穴鐝，就劍勢一轉，和敖六的火叉劍硬接。

左手一劍之中，有守有攻，右手一劍，也同樣有守有攻。

守勢只是拆解來招，但那一招攻勢，却凌厲無前，和他硬打硬接的人，往往被他劍上極强的震力，震得不得不後退了一步。

就這樣把一柄劍交來交去，守攻兼顧，在四個人的環攻之中，依然誰也攻不進去。

在外人看來，南宮靖固然揮洒自如，毫無敗象；但在南宮靖來說，他劍交左手，必須連續發出兩招，才能分別敵住兩個敵人，等到劍交右手，依然要連發兩招，分敵兩個敵人。

這樣把長劍遞來遞去，一招也疏忽不得，何況每一招只能敵住一個敵人，只能應付對方四人的攻勢，自然無法克敵制勝，那就是纏鬥。

纏鬥下去，自然會拖長時間，時間一長，體力的消耗就比對方四人要多。

更何況對方四人論功力都不會比他差，論對敵經驗，也只有比他豐富，他所憑仗的只是這套精妙的劍法而巳！

在四個圍攻的人中，他只要擊敗一個，或許還有突圍的可能，但對方四人攻勢綿密，他擊向一人，其餘三人業巳相繼攻來。

始終打不破這四人聯手之局，能夠支持不敗，巳經不容易了，要想擊敗某一個人，又談何容易？

不過頓飯時光，南宮靖巳經打得汗流浹背，雙臂也漸漸有痠痲之感，但到了此時，惟有咬牙苦撐，毫無勝算可言。

他拚着不住的提吸眞氣，拚力施爲，但一個人的體能，巳經發揮到極限，再也無法增加。

四人的攻勢不僅沒有鬆懈，反而在不斷的加强，連他自己都感覺到實在無法再支持下去。

這一情形，久經大敵的神燈敎四位香主當然看得出來。

鄭玄通大笑道：「哈哈，看你還能走得出幾招？」

柴一桂道：「這小子最多只能支持個十招八招了。」

就在此時，南宮靖耳邊忽然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喂，你這樣和他們纏鬥到幾時呀？聽着，我把一條繩索丟過來，你要迅速用左手接住，立即騰空躍起，要躍得越高越好，好了，現在我丟過來了，你準備了！」

南宮靖不知道這說話的是什麼人？但他心思敏捷，立時想到此刻要想脫出他們的包圍，這人說的辦法，果然不錯。

眞要有人在遠處投來繩索，自己接住了，往上縱起，那人用力一拉，自己就可以脫出戰圈了。

心念方動，只聽那人的聲音又在耳邊說道：「好，你接住了！」

話聲入耳，果然有一條繩索從頭上直垂下來。

南宮靖左手迅快接住繩索，因爲是在無星無月的黑夜之中，圍攻他的四人自然沒有看得清楚。

南宮靖口中大喝一聲，突然身形飛旋，長劍迸發，奮力朝四外橫掃出去。

這一劍正是「達摩劍法」中的「橫彌六合」，劍光登時大盛，接連響起一陣連珠般兵刃擊撞之聲，劍上含蘊的震力，把四人震得往後退了一步。

南宮靖一劍把四人逼退，他自己一條右臂也震得一陣酸痲，長劍幾乎脫手。

他咬緊牙關，握劍不放，趁機雙足一頓，一道人影往上竄飛起三丈多高，陡覺左手繩索一緊，拉着他朝南飛去。

這一下當眞比飛鳥還快，一下就凌空橫越大天井上空，飛出了霍家莊圍牆。

圍攻他的四人，看他忽然縱身上躍，還以爲他久戰不耐，飛臨上空，要回身發劍，誰也沒想到他往上躍起的人，還會像飛鳥一般凌空飛出去。

人可不是鳥，你縱上去不論有多高，一定會垂直落下來。

武林中只有崑崙派有「雲龍三折」身法，可以在空中迴翔，但崑崙派的人早巳絕跡江湖，可能早巳失傳了。

鄭玄通眼看南宮靖突然朝南飛去，不由大怒，喝道：「好小子，還會雲龍身法，大家快追。」

其餘三人也在叱喝聲中，正待縱身追去。

這下連站在北首屋面上觀戰的蒼龍寧勝天因相距較遠，也沒有看得清楚，此時呵呵一笑道：「鄭香主，不用追了。」

鄭玄通等四人，聞言只得停住身子，鄭玄通拱拱手道：「敎主……」

寧勝天一手捋鬚，含笑道：「此人業巳去遠，大家追出去，也未必能夠追得上他，但咱們也不能說沒有收穫，至少現在巳可證實在江湖上以神秘手法殺人的旋風花，叫做南宮靖，而且大家也都看清了他的面貌，這還不夠嗎？江湖雖大，要找他還不容易呢。」

鄭玄通等四人，一齊躬身道：「敎主說得極是。」

寧勝天目光望着遠處，沉聲道：「此子究竟是何來歷呢？」

霍五太爺在旁道：「敎主也看不出來嗎？」

寧勝天道：「他使出來的武功，全是少林家數，那是絕不會錯，但他却一口否認。」

霍五太爺道：「他不是也否認他是旋風花嗎？」

寧勝天濃眉微皺，說道：「所以使人感到奇怪……」

南宮靖一個人就像風箏一般，被一條十數丈長的細索拉着飛越出霍家莊。

原來那人先前就站在霍家莊最南首的門樓之上，南宮靖和神燈敎四位香主是在大廳屋面上動手，接住繩索，縱身躍起，他用細索拉了兩把。

等南宮靖凌空飛越門樓，他早巳飛身而下，奔出十餘丈外，繼續拉着長索朝前飛奔。

南宮靖借着他奔跑之勢，一直落到莊外十數丈遠，才飄身落地，五指一鬆，放開了繩索。

那人早巳奔出去十數丈外，發覺手中繩索鬆了，才停住下來，回身朝南宮靖打了個勢，向前奔去。

南宮靖當然知道自己飛出重圍，神燈

敎的人豈肯甘休？很快就會追踪而出，當下就返劍入鞘，往腰間一扣，立即縱身掠起，朝那人奔去。

前面那人身法極快，眨眼工夫，已奔出老遠，南宮靖不覺提吸眞氣，一路展開身法，追了下去。

兩人一前一後，銜尾疾馳，也不知奔行了多少里路，但至少已經奔行了不止一頓飯的工夫。

南宮靖依然沒有追上對方，兩人相距，還是隔了二十來丈遠，再也無法拉近距離。

南宮靖心頭不禁暗暗驚異，自己一身輕功，聽師父說，已有六七成火候，江湖上的一般高手，應該望塵莫及。

這人的輕功，居然不在自己之下。

現在離霍家莊已遠，應該可以停下來了，這就大聲叫道：「前面的兄台快請留步。」

前面那人聞言果然停住了身形回頭道：「你可是跑累了？這裏離霍家莊不過五十來里，神燈敎的人，隨時都會追來。」

南宮靖聽他口音，年紀似乎不大。

對方已經停下來了，他自然很快的掠到那人身邊，目光一注，原來這人竟然是個俊美少年！

身上穿一件天藍長衫，負手而立，夜色之中，眨着一雙明亮的眼睛瞧着自己，看他年紀最多不過二十來歲。

心中不由微微一怔，連忙拱手，說道：「在下方才多蒙兄台的援手，高誼不敢言謝……」

藍衫少年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你不用道謝，我只是看不慣神燈敎倚多爲勝，才用長索拉了你一把而已！」

南宮靖道：「若非兄台援手，在下只怕已經無法支持下去了。」

藍衫少年忽然笑道：「那也只怪你自己逞强咯！」

南宮靖望着他，問道：「在下還沒請敎兄台尊姓大名？」

藍衫少年說道：「我叫……丁……玉郎……」

南宮靖道：「原來是丁兄。」

丁玉郎也沒問南宮靖叫什麼名字，說道：「你不是跑累了嗎？那便坐下來歇息吧！」

南宮靖道：「在下並不是跑累了，只是想認識丁兄，向丁兄致謝……」

丁玉郎臉色微沉，說道：「你要認識我做什麼？我又不是爲了要你道謝，才救你的。」

說到這裏，忽然轉身道：「那就快些走吧。」

南宮靖心中暗道：「這位丁兄好像有些不通人情世故，一面抬手說道：「丁兄請。」

丁玉郎低笑道：「你眞像酸秀才。」

舉步朝前奔行而去。

南宮靖旣不能回鳳陽客店，只好跟着丁玉郎奔去。

兩人洒開大步，一路奔行，這回相距極近，但丁玉郎沒有開口，南宮靖因和他不熟，也不知道和他說什麼好？是以只是默默的走着。

這樣又奔行了五六十里路程，前面的丁玉郎忽然捨了大路朝一條小徑行去。

不多一回，來至一座小山脚下，才脚下一停，回身朝前一指，說道：「山坳間有一座三官殿，沒有廟祝，也很少有人到那裏去，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歇脚。」

不待南宮靖答話，就朝山徑走去。

南宮靖心想：「他好像把我看作逋逃之人，現在離鳳陽已在百里外，還怕他們追來不成？」但還是跟着他朝山徑走去。

三官殿一共只有一進廟宇，山門敞開着。

雖然並沒倒圮，但也風雨剝落，甚是破舊，小天井中草長沒脛，殿上也到處都是灰塵瓦礫，果然已是有許久沒有人收拾了。

丁玉郎俯身吹去石階上的塵沙，就坐了下來，仰首道：「你也該坐下來歇一回了。」

南宮靖也學着他吹去沙石，在石階上和他並肩坐下。

丁玉郎把身子朝右移開了些，才偏過頭來，問道：「你到霍家莊去，做些什麼的呢？」

南宮靖道：「在下聽說旋風花向霍五太爺下了警帖，一時好奇，想去看看。」

丁玉郎兩道目光盯着他，問道：「去看什麼呢？是看霍五太爺，還是要看旋風花？」

南宮靖道：「自然是旋風花了，江湖上把他說得這麼神秘，所以在下想去會會他。」

丁玉郎道：「你看到旋風花了。」

「沒有。」一頓，南宮靖憤然道：「那知他們只是預早埋伏好的誘敵之計……」

丁玉郎訝異的道：「誘敵之計？」

南宮靖道：「因爲旋風花並沒有向霍五太爺下帖，旣然沒有下帖，江湖上却傳出旋風花下了帖，旋風花自然會去看看是什麼人假冒了他？結果旋風花沒有去，在下却被他們認作了旋風花。」

丁玉郎目光凝視，問道：「你不是旋風花？」

南宮靖道：「你也把在下當作了旋風花？」

丁玉郎微微一笑，道：「我也是一時好奇，想看看旋風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但看到的就是你，正好你被神燈敎四大香主圍攻，我一時想不出辦法來，只好用繩索把你釣出來，我一直還以爲你就是旋風花呢。」

所以他沒有問南宮靖的名字。

南宮靖道：「在下南宮靖，怎麼會是旋風花？」

丁玉郎笑了笑道：「南宮靖是你姓名，旋風花只是一種暗器，難道南宮靖就不能用旋風花作暗器。」

他在笑，那就表示並不十分相信南宮靖的話了。

南宮靖忽然正容道：「丁兄可是不相信在下說的話嗎？」

丁玉郎見他臉有慍色，點頭道：「我相信你就是了。」

接着問道：「神燈敎四大香主都是一流高手，我看你以一敵四，應付裕如，武功遠在他們之上，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門下？」

南宮靖道：「丁兄誇奬，其實在下方才早已筋疲力竭，若非丁兄援助，在下只怕很難走得出十招了。」

丁玉郎偏頭道：「你還沒有告訴我是什麼人門下呢！」

南宮靖道：「家師方外之人，一向沒有在江湖走動，也沒有門派，在下就是無可奉告了。」

丁玉郞似乎不信，但人家不肯說，他就不好再問，過了半晌才道：「你到鳳陽是爲什麼來的呢？」

「尋訪失散的親人。」

南宮靖神色黯了下來，緩緩說道：「在下六歲那年，在兵荒馬亂中和雙親失散，幸蒙家師扶養長大，踏遍大江南北，始終查訪不到雙親的下落……」

丁玉郎目光流露出歉然之色，說道：「眞對不起，我這一問，觸起你的傷感來了。」

南宮靖道：「不要緊，丁兄也是無意的。」

丁玉郎抬頭看看天色，口中咦道：「我們只顧說話，快四更天了，跑了這許多路，該坐息一回了。」

說完，就自顧自閉上眼睛。

南宮靖經過一場劇戰，又奔行了百里路程，此刻確也感到有些累了，閉上雙目，緩緩調息，漸入無我之境。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耳中忽然聽到一聲沉雷似的佛號：「阿彌陀佛。」

南宮靖急忙睜開眼來，只見天色已經大亮，離自己身前不遠，站着一個手拄禪杖的瘦高灰衲的老和尙。

這老和尙約莫有七旬以上，雙眉下垂，目光烱烱直盯着自己。

老和尙身後，站着兩個四旬左右的灰衲和尙，也同樣懷抱禪杖，合十而立。

丁玉郎早已不在階上，不知道去了那裏？

南宮靖不覺站起身來，拱拱手道：「老師父請了。」

灰衲老僧單掌當胸，問道：「小施主就是南宮靖了。」

南宮靖聽得一怔，說道：「在下正是南宮靖，老師父……」

灰衲老僧道：「老衲智通，想和施主一談。」

南宮靖聽他剛才一口就叫出自己姓名，又說要和自己一談，心中已經料到了幾分，淡淡一笑道：「老師父有何見敎，只管請說。」

「阿彌陀佛。」

智通老僧雙手合十，低誦了一聲佛號，才緩緩說道：「老衲聽說小施主一身武學，出自少林一派，但小施主又不承認是少林門下，不知可有此事？」

南宮靖一怔，說道：「在下自小由家師扶養長大，武功也是家師所授，家師不曾告訴在下是什麼門派，在下怎能說自己是少林門下？」

智通老僧問道：「不知小施主的尊師是誰？」

南宮靖道：「老師父垂詢，只是家師一向不在江湖上走動，不欲人知，在下抱歉，實在無可奉告。」

智通老僧微一躊躇，緩緩說道：「老衲有一不情之請，不知道小施主，可肯答應？」

南宮靖道：「老師父說說看，在下可以答應之事，自當遵辦！」

智通老僧微微一笑道：「老衲只是想請小施主和小徒試上三招，此事對小施主應該不是爲難之事。」

南宮靖想起那天萬青峯和自己動手之後，曾問自己可是少林門下，莫非自己學的眞會是少林武功不成？

心念一動，立即點頭道：「老師父可是想看看在下的武功的路數嗎？」

智通老僧微一頷首，道：「老衲正是此意。」

南宮靖道：「好，在下遵命。」

智通老僧合十，說道：「多謝小施主合作。」

然後左手一抬，徐聲道：「慧果，你上去接南宮小施主三掌。」

站在他身後的一名灰衲和尙躬身應道：「弟子遵命。」

把禪杖往地上一插，雙手合十當胸，徐步走出，說道：「小僧向南宮施主討敎了。」

南宮靖只得也舉步走下石階，和慧果東西對面站定，抱拳道：「師父請發招好了。」

慧果還沒開口，智通老僧已經點頭道：「南宮小施主旣然要你先發招，你就先發招吧！」

慧果應了聲「是」，左掌當胸，右手使了一記「探驪問珠」，手掌一翻，朝南宮靖「華蓋穴」上直插過來。

南宮靖的身子動也沒動，待慧果和尙右手快要接近，右手抬處，食、中、大拇指朝前一撮，一下子就扣住了慧果和尙的右腕脈門。

這一下出手如同閃電，慧果幾乎連看都沒看清楚，就像自己送上去的一般，已被南宮靖三指像鐵箝般拏住。

智通老僧目芒飛閃，暗暗叫了聲：「拈花手！」

慧果身手原也不弱，右手脈門被南宮靖拏住，心頭一急，當胸左手立即平胸推出。

他一時情急，這一記使出「大摔碑手」，呼一聲疾劈而出。

南宮靖右手五指一鬆，手掌平攤，向右引出，上身隨着掌勢右轉。

智通老僧心中又道：「接引手，他僅以單掌接引，內功少說也該有七八成火候了。」

他心念方動，慧果劈出一記「大摔碑手」還沒擊上南宮靖衣衫，一股勁風已隨着南宮靖右手向外引了出去。

慧果一連兩招，都受制於人，右手握拳，又是呼呼的一聲朝南宮靖左肩擊來，拳風帶起輕嘯，這一拳的力道比之前兩招强勁了甚多。

這一記正是少林寺「伏虎拳」中「當門拒虎」，拳似鐵錘，純走陽剛勁力，倘若擊在人身上，也會擊成四分五裂。

南宮靖忽然轉過身來，方才向外引出的右手，迅疾無儔地迎着他擊來的拳頭推出。

（未完・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韋青夜入萬家，原擬保護萬老大，詎知來遲一步，萬老大夫婦已遇刺身亡，韋青不特未達目的，且招來嫌疑。萬里雖不信韋青會加害萬老大夫婦，但因莊前柳向他陳說韋青砍下江立左臂，並不是立心廢了江立，相反的反而幫助了江立，因爲江立患了不治的骨癌症，韋青這一刀恰好把江立的生癌骨骼砍去。萬里由是也對韋青生了疑心。韋青離開萬家後的翌晚，孤身獨闖美人窩，擊敗鴇母阿酥，勒索她每月交出五百元保護費，阿酥被迫答允，韋青滿意地離開美人窩，在一街角處突遭人暗襲，雖免難，亦受傷。因揚州街道異常狹窄，有馬車通過，人亦須趨避……

孤軍奮戰　釜底抽薪

這條路還是比較寬些的，待他閃過第二輪攻擊，來人「騰」地一聲，又上樹不見。韋青並沒有追，知道在揚州這種突如其來的遭遇一定還有。

夜已過半，却仍有些宵夜店未打烊。他在一家小店坐下，這才發現四周三個人像鐵樁似的站在那兒。其一低聲說：「我們是聯軍總司令部，駐鎭（鎭江）、揚（揚州）旅部的特務排中人，旅長請您去一趟。」

「你貴姓？」

「林，林排長。」

「你知道我是誰？」

「你不就是一來揚州就到『美人窩』砸窰子的韋青韋先生嗎？」

「正是，林排長，如果在下犯了法，地方上，有警局和偵緝隊，又何勞貴部費神？」

「你別誤會，只是旅長聽說你是一條漢子，也許有所借重也說不定。」

韋青笑笑說：「請排長轉達一下，就說在下有俗務待辦，三天後，自當專程拜謁！」

林排長說：「旅長召見你是你的造化，由得你愛什麼時去就什麼時候候去？他娘的，少囉嗦！」

韋青笑笑說：「林排長，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時代了？軍人怎麼可以干預地方上的事？」

「帶走！」排長已掏出「二八」匣子，另外二人也都有鎗在手，韋青以爲這三個傢伙看來很粗，未必識字，那年頭當兵的不識字的很多。不妨試試看，三人都有鎗，就比較痲煩。而這三人自稱是聯軍總司令部駐鎭、揚旅部特務排的人，由于全是便衣，身份難以確定。

就算是眞的，旅長要請人也絕不會用這方式的。

他忽然自桌上抓起一張包油條的報紙，指着報紙說：「三位有沒有看到這張告示。」

「什……什麼告示？」

「就是這個。」韋青指指手中的報紙，說：「這是聯軍總部軍法部剛貼的告示，大概沒貼好掉了下來。三位要不要看看告示？」

三個人只看了「告示」一眼，都不出聲。韋青已有數，指着「告示」唸道：「查近來市面上散兵游勇什多，時聞持械搶刦及勒索案件發生……着令各單位嚴加察緝，罪證確鑿者，就地正法，絕不寬貸，希一體凛遵，切切此佈……。」

韋青唸完，把那半張報紙往排長手中一塞，丢下一塊大洋就出了門。

這三個人似乎眞的不識字。但這工夫飯館老闆走過來，排長說：「老闆，你看看這張告示上是這樣寫的嗎？」

老闆剛才根本未聽到韋青唸「佈告」，因過半夜後，伙計已回家，只有他們夫婦二人在忙着，聞言一看，說：「先生，這不是告示，這只是一張報紙。」

三人差點跳了起來，立刻衝出去。而老闆這才知道一句話惹了禍，再看看那客人臨去留下一塊大洋。吃十次也用不了。況且，宵夜才端上，韋青並未吃，不免內疚。

三人追上韋青，子彈都上了膛。

本來韋青不會被追上，是因爲進入一條小巷，對面來了一乘四抬彩轎，他往左，小轎就往右，他往右小橋就往左。這麼讓來讓去就躭誤了時間，也不能說是抬轎的故意擋路。

就像兩個騎單車的人迎面而來，雙方互讓數次，往往最後還會碰在一起的道理一樣。

「姓韋的！你他媽的給我站住！」排長首先追到。這時轎中忽然有人冷峻地說：「韋先生是我們的朋友，什麼人如此放肆，敢當街亮鎗刦人？」

「我們是奉旅長之命來請客的。」

「笑話！沒見過用三支鎗指着請客的。閃開！」

林排長說：「請問你是什麼人？」排長雖是老粗，却也知道，在鎭、揚地帶，經常有軍政大員前來散心遊埠的，不可得罪。

轎中人冷冷地說：「就連你們旅長和我講話也是客氣點，把證明拿出來給我看看。」

林排長一聽，這口氣可就大了。可是大老粗似乎不管這一套，也許他以爲軍人必須服從吧？管你是什麼人？旅長上面有軍長，軍長上面還有總司令哩。他揮着手中的鎗說：「我們是奉命行事，除非你先亮出身份來。兄弟們，帶人。」

那知轎中人更絕，只聞一陣「咯咯」聲，自稱排長和其二部下應聲倒下。轎中人却說：「韋先生，快入轎。」

韋青以爲，這轎中人也太大胆，居然敢當街射殺軍人，但殺了人似乎發現他還不够大胆。他說：「請問是哪一位？」

「快上轎，此時此刻來不及多談，反正沒有惡意。」

的確沒有惡意，還救了他一命，此刻也只有上轎，但却發現轎是空的，韋青一愕，這才猜到，射殺那三個人的必是轎後的轎伕子。而轎衣上果然有彈孔。

轎子行走如飛，韋青說：「請問是誰射殺了那三個人？」

後面的兩轎伕子之一說：「區區！」

「你們要把我抬到何處？」

「韋先生，到了地頭你就知道了……」韋青忽然感覺背上有根鎗管戮在他的腰背之間。他苦笑說：「請問貴上是舊雨還是新知？」

「應該算是舊雨，說是新知，也無不可。」

韋青也認了。他長了這麼大還沒坐過轎子。那年頭結婚都坐轎子，只是窮富有所分別，富人租的轎子大，而且轎衣名貴漂亮，有的轎頂四周各有栩栩如生四條金龍，有的是四鳳或四隻巨大的蝴蝶。其他花紋圖案都要湘繡。

抬轎也要相當技巧，並非有力氣就行了，步子要小步伐要一致，轎子上下顫動，轎中人有如騰雲駕霧。

正因爲如此，也有人會暈轎，像暈車或暈船一樣。

不久，轎子進入一幢大宅中央院落放下，前面的轎伕子撩開轎帘躬身說：「韋先生請！」韋青出轎一打量，隱隱看出，似乎正是「紫衣社」的內院。

這「紫衣社」到底是幹什麼的？韋青自然知道一點，却也不太清楚。進入客廳，燈光甚亮，那是一盞雪白而發出「嘶嘶」聲的煤氣燈。而在此同時，韋青發現了三個不該在此出現的人，他立有被鬼打齋的感受。那三人正是自稱是聯軍總部駐鎭、揚旅部的特務排長及其兩個部下。

當然，剛才他出示假告示，排長等人冒充大老粗不識字，讓他逃上街進入小巷，然後轎後的人開鎗狙殺三人等都是障眼法。那子彈是演習用的假子彈。

要是低估「紫衣社」，那就是和自己過不去了。

這三人前面椅上高踞一中年人，高瘦，雙目深陷。衣履鮮明，一看便知是個梟雄人物。此人左邊是一身鳳仙裝的「綠牡丹」盧卿。右邊站着一個一臉傲色、衣着華麗的青年人。

雖是族弟，被害後再次相見，仍止不住親切之感，儘管上次韋雲表現得太冷酷。韋青走上幾步，向這青年伸出手來，說：「韋雲弟，一月沒見，你更是英姿勃發了。」

這是個十分尶尬的場面，韋雲居然沒有伸出手來。他只是擠出一絲經過修飾的笑意，說：「本社歡迎你參加。也希望你不記前嫌。」

「雲弟，想不到你混出頭了！我不怪你。」

「如果不是譏諷的話，只要你參加本社，你也能有此地位。」

韋青笑笑，他的涵養在這緊要關頭顯示了出來。面向「綠牡丹」，說：「盧小姐，咱們又見面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呀！」

「是啊！看來你和本社很有緣呀！」盧卿說：「還是先見見社長吧！」

經盧卿介紹，他認了「紫衣社」社長盧飛。此人的來歷他知道一點，但聞名不如見面。

「韋先生，你一來揚州，就惹人注目。風頭之健，令人刮目相看。這自然要具

備過人的胆識，才華和身手才行。所以本社必須吸收你。」盧飛開門見山。

「多謝社長誇獎，慚愧得很！如社長眞是厚愛韋青，就該知道『花居盆中，終乏生機，鳥入籠中便減天趣』的道理，這對族弟也是一樣。」

盧飛世故地笑笑。「韋先生文武雙全，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本社所吸收的人才，絕非僅是胆大亡命之輩。必須是手腦並用，智勇兼備的奇才始可。今夜你已見識過。」

「佩服！」韋青說。「雖是幾個轎伕子，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

「過獎！」盧飛說。「以韋先生的智機和身手，在本社可居『人傑地靈』四品社員中的『人』字輩中，暫時僅居令弟之下。」

那知韋雲冷冷地說：「『人』字輩中還有三四名備取待昇的弟兄候缺，請社長愼重，幸勿輕諾。」

這種鐵面無私，也可以說是冷酷無情的作風，正是「紫衣社」傳統的風格，只不過韋雲所表現的較爲有稜有角，更加突出而已。

韋雲的意思非常明顯，爲了公允，韋青即使具備了「人」字輩的資格，也要先排隊候一候。兄弟之情，遠在社規之下。

那知韋青笑笑，說：「很抱歉！如要在下接受貴社的邀請，必須答應我三個條件。」

盧飛說：「請說說看。」

「第一，寧爲鷄首，不爲牛後。要幹就必須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連社長的千金也要由在下指揮。」

韋雲爲之動容，怒形於色，盧卿撇撇嘴未說什麽。

「第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下一旦參與，社中任何大事都必須公開。」

韋青說：「如社長能答應這兩個條件，我才能說出第三個條件來。」

那知盧飛不加攷慮，就說道：「我答應。」

「慢着！」韋雲說：「既然社長如此信任韋青，本人希望當衆對決，一判高下，高者就是屬下這個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職位。」

盧飛還沒開腔，韋青搶着說：「就這麽辦。」

韋雲手握一支「七星子」說：「玩這個最乾脆。」

韋青說：「韋雲，我不能不提醒你，我是你的哥哥。」

「不必提示。」韋雲說：「我也知道，我是你的族弟。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血濃於水』這句話，對本社弟兄較之對族兄弟更具有意義些！」

這話具有冰塊相撞擊令人不寒而慄的作用。

「這支鎗給你……」盧卿丟了一支鎗給韋青，韋青一甩，鎗輪甩出，一撥輪子，發出「唰唰」的轉動聲，然後「卡」地一聲合上。動作洒脫而熟練，非玩鎗高手不克臻此。

空鎗交給韋青，然後她又取過韋雲手中的槍，也甩出輪子，轉動一下，取出其中三發子彈。這才交給二人每人一發子彈說：「二位相距十步背對背站立。我數到五字，兩位把鎗丟到天花板上，記住！必須鎗碰到天花板才成，落下接住，裝彈迴身射擊，以射落帽子爲準。如鎗未碰到天花板而射擊對方，或射對方的身體，我就向他開鎗。」

韋雲不出聲，韋青點頭說：「這很公平！」

在盧卿開始數到「二」字時，在場諸人都是終年玩「噴子」的好手，且以殺人爲業，此刻他們也幾乎可以聽到自己心絃繃斷的聲音。

當「五」字喊出時，韋雲分明稍稍取巧，也就是稍早丟出手鎗。兩鎗碰到天花板的時間，也就分出了先後，這後果不問可知。

當然，手鎗碰上天花板，必然震動而翻轉，落下時，要正好接住鎗柄，再開保險，這要相當的技巧。

但是，稍早丟出鎗的人，自然就能稍早接住鎗而佔點便宜。

事情自然並非如此單純。韋青忽然竄起三四尺高，如此就能稍早接住手鎗，由于未限制跳起來接鎗，正如也未禁止稍早那麽一瞬丟出鎗一樣。所以韋青先抓住鎗，身在半空接住鎗柄，根本不用左手去開保險，僅在身上一捺，保險巳開。

此刻有人發出驚咦一聲，因爲這是他們未曾想到的高級技巧。眞正是做到老學到老了，這些人幹殺手都在五七年以上，自以爲都是玩鎗的祖宗，況且在他們入社之前，就早巳是鎗不離手的人物了。

此刻沒有人以爲韋雲會勝，但是，就在那緊要關頭，韋青身懸半空，上身下探，但在手鎗端平時却又稍稍猶豫了一下。

「砰」地一聲，沒有人能分出先後，兩頂禮帽各自飛落二人身後，平手。這是平手之局，在以手鎗對決來說，很少有此可能。

但韋雲忽然大力丟了鎗跳脚說：「他取巧！這不公平！」

盧卿說：「那裏取巧？」

韋雲厲聲說：「他跳起接鎗，妳身爲公正人沒看到？」

「當然看到了。可是我也看到你提早丟出手鎗，如說他取巧，你呢？」

「妳……妳居然胳膊彎往外……。」

「笑話！依我看，要不是你哥哥有意成全你，你會當場出醜的。」

韋雲對盧飛說：「社長以爲如何？」

盧飛當然心裏有數，但他和韋雲巳相處了一年多，自不免偏袒些，却也不便得罪韋青，說：「剛才這局面分明是平手之局，兩人可同爲『人』字輩中人。」

盧卿說：「爹，如果他們同列『人』字輩，一旦有任何出動，那時部下該聽誰的？」

盧飛說：「分派任務時，不會叫他們一起出動的——」

那知韋雲忽然又自身上取出一支小手鎗，「砰」地一聲，射中了韋青的肩窩。

盧卿怒極，說：「韋雲，你這是幹什麽？」

韋雲冷冷地說：「妳同情他也不妨給他一支鎗射我一鎗，我以爲他不够資格爲『人』字輩的首領。」

韋青冷冷地說：「她就是給我一支鎗，我也沒有你那麽冷血。」

「下不爲例！」盧飛說：「韋雲，以後不許可再有這種情況發生。就這麽決定，兩人都是『人』字輩首領。卿兒，找大夫來爲韋青療傷……。」

× × ×

「爹，你似乎偏袒韋雲，老實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的鎗法，爹當然更明白。」

「可是妳忽略了最緊要的一點，那就是『大義滅親』，既爲對決，即手足也不該相讓。」

「爹，人畢竟是情感動物。」

「別忘了殺手的信條，感情第二，職業優先。」盧飛說：「卿兒，妳該記得，我口頭上答應過韋雲的婚事。」

「爹，我不以爲這仍是口頭上就能決定婚約的時代了。」

「卿兒，記住，韋雲是咱們千方百計自偵緝隊手中弄出來的兇殺現行犯哪！而且妳過去似乎也很喜歡他。」

「『似乎』二字不可亂用，而且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盧卿說：「爹，咱們父女也許都有點色盲症。」

「關于韋雲的事；妳當初並沒有反對呀！」

「爹，我點過頭嗎？」

盧飛扭頭走了出去，他自十七歲就作殺手，只要價碼合適，他從不攷慮那個目標是否該殺。什至一次只拏了三十塊大洋，就爲主使人去暗殺了一個政敵。一個人的職業，一旦固定了，要想轉行談何容易？幹殺手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別人獵取的對象，所以那種得過且過，沒有將來，野死野葬，溝死溝埋的處世態度，一旦過慣了，還以爲很洒脫自在呢。其實那正是所謂行屍走肉。

深夜，韋青正要睡，有人巳站在他的床前，竟是韋雲。

韋青說：「雲弟沒有睡？」

「臥榻之旁，有惡客鼾鼻，怎麽個睡法？」

「雲弟，在此絕非久計。」

韋雲道：「這話和你入社的誓詞是否抵觸了？」

「雲弟，人生有如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豈可不愼，所以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雲弟三思！」

「你不該來的。而且你什麽都可以佔上風，只有盧卿你不能……」他的手巳插入袋中。

「你要幹什麽？」背後傳來盧卿的聲音。

韋雲說：「看看對頭的傷勢，也是恰情方式的一種。」對「冷血」二字，他似乎一點也不忌諱。

「我看你還不僅僅是爲了這個。」盧卿故意拉動鎗拴：「如果比賽狠毒，你必然名列前矛。」

韋雲冷冷說：「妳似乎忘了殺手的第一課題。」

「你也只是懂點皮毛而巳。有很多人以爲當殺手只要鎗準、心狠，六親不認就成了。其實一個連手足都不認的人，在緊要關頭，其可靠性就有限了。」

「盧卿，妳似乎在玩弄感情。」

「你有情感嗎？如果有的話，不是又否定了剛才的高論了嗎？你剛才鬼鬼祟祟地，如我不來，或遲來一步的話，你會如何？」

韋雲冷冷地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掉頭衝了出去。

韋青說：「謝謝妳！」

「不必。只要對本社忠心就行了。不過話又說同來了。」盧卿說：「一入本社，就必須全心投入，不容三心兩意，你巳宣誓入社，我勸你收收心吧！」

「怎麽？妳以爲我居心叵測？」

「但願並非如此。不過我要警告你，本社之所以消息靈通，主要是有兩個特殊人物。」

「什麽特殊人物？」

「他們是包打聽中的奇才，話我只能說到這裏。」

韋青也不便再問，但另一件事他很想知道，便問道：「盧姑娘，有個知名人物到了揚州，以本社消息之靈通，不會不知道吧？」

「應該如此。」

「聽說過章九如其人吧？」

「當然。名攷古學家，兼及古董鑑定以及收藏……。」她說這話時有點引爲自豪，似乎並不敵視此人。

「本社和他有來往？」

「韋青，固然你巳是社員，但你初來，不要問得太多。」也許怕韋青不悅，她接着又說道：「當然，我可以在私人立場，透露一點，此人是友非敵，負有重大任務。」

「是否和秦璽有關？」

「大概是吧！」

「負責鑑定秦璽？」

她苦笑着，不承認也不否認。說：「秦璽在什麽地方？迄今還沒有頭緒，你以爲秦璽確在揚州？」

韋青點點頭說：「聽說如此。什至有人見過。」

「誰見過？」

「一個什麽專員。不過這只是傳聞。」

」韋青說：「章九如住在本社之中？」

「不，他住在外面，這是高度機密。因爲有資格鑑定秦璽的人，恐怕巳不作第二人想。所以他在此處，有備無患。一旦獲璽，立可鑑定眞僞。」

此刻韋雲在後園亭中等人。不久來了個極瘦又矮的人，韋雲說：「怎麽樣了？小葛。」

這被稱爲小葛的瘦小之人伸出了瘦瘺的手。

「哼！」韋雲冷笑說：「除了錢，你還認識什麽？」

「上床認識我老婆，下床認識我那雙鞋子。」

絕對想不到韋雲够狠，居然這兒還有不賣他的帳的人。小葛似乎根本不假詞色。韋雲巳自袋內掏出十塊大洋，往桌上一放，小葛立刻抓了過去。說：「盧卿在貨比貨的情況之下，似有轉舵的趨向。」

「怎能證明你的情報確實？」

「因爲他曾透露過章胖子的事。」

「好！你走吧！進一步的消息我還要

。」這人正是盧卿所說的兩個奇人之一，他的聽覺優于常人。要不，他既不能打又不會鎗法，如何和這些殺手一較長短？

小葛一走，又來了個矮胖的，在韋雲面前坐下，伸出了胖嘟嘟的手：「韋爺，交貨。」

「說。」

「老規矩，先欵後貨，如假包退。」

韋雲又把十塊大洋放在石桌上，胖子說：「韋爺，她仍然完整，雖然和令兄很不錯。」

「爲什麼這幾天她的氣色不好？」

「原因有二。」小范說：「第一，令兄負傷，她爲令兄張羅吃喝，夜晚守夜，睡眠不足，其次是……」

「怎麼？錢都進了口袋還要拏蹻？」

「不…不，只是有點瀆褻。」小范低聲說：「這兩天正是所謂：霞封鳥道，月滿鴻溝。」

「這……」韋雲自然知道此人生了個狗鼻子，和小葛的過人聽覺成爲雙絕。異于常人。可以這麼說，這些殺手和刺客爲「紫衣社」立下汗馬功勞，而眞正的功勞，却應歸功於這兩個人。因爲若無正確情報，達成任務不易。就算能辦得到，也沒有那麼容易。但韋雲仍以爲太玄了些：「你連這個也能嗅出來？」

「韋爺不信？」

「有那麼一點。」

「韋爺何不攷驗一下？」

「好，」韋雲說：「每天此刻小廚房中必爲盧卿做宵夜，你嗅嗅看小廚房中在做什麼？」

「如果連這一點都辦不到，我小范還有什麼混頭？這是一道溜三鮮。但我可以奉送韋爺一個小秘密。以小廚房的吳廚子來說，本不該這麼馬虎，這道菜中沒有放酒，所以口味差些。」

韋雲實在不信，但去一問，他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這對他的倨傲，多少有點收斂作用。人不可貌相，這兩人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 × ×

揚州的點心好、澡堂好、寺廟多、橋更多。陌生人到此，對那些莫名其「廟」眞是眼花繚亂。

至于橋之多，又何止「二十四橋明月夜」的二十四橋呢？

韋青在這家小館子吃晚飯。他知道想要他命的人不少。所以步步爲營，但有些事光是避也避不過。現在他自茶盤下取出一紙條，上寫：鎭西關帝廟見，金絲雀。

韋青即使知道這是個陷阱他也會去，立刻盡快趕到關帝廟，以前蓋廟者大多爲名，不像現在的人旣圖名又圖利。大發其財，名利雙收。

韋青來到這只有初一、十五才開門的關帝廟院中，低呼着：「金絲雀……金絲雀……」

殿門虛掩，殿內漆黑，闃無人聲。但不久却傳來擊掌之聲。

由于二人之間沒有這等默契，他靜以待變。

「金絲雀，我看到妳的人才放心。」

「唔…」這工夫殿中又傳來這聲音，頗似有人被捂住口鼻時發出的聲響，莫非「金絲雀」被人制住了？

爲了救人，明知危險也要一試，他不能走正門，自左側花格牕處連人帶牕落入殿中，這一手不謂不快，也不謂不明智。但一落地，就發現一個人站在他的面前。

即使殿內黑暗，也能看出此人包着面孔，只露出一雙眼睛。韋青說：「金絲雀呢？」

「嘿……」一手抓來，快得就像這隻手就在他的胸前一樣。韋青閃退，這人也跟了上來，肩傷初癒，總是吃虧。因爲用力過度，傷處還有點痛。

他近來所遇上的人物，一個比一個扎手。「蓬啪」聲中，小腹上中了一拳，腰上也被踢了一脚。眼前金蛇亂竄後退着。

這是什麼人？什麼人有此身手？此人似想速戰速決，袖內匕首寒芒初露，巳瀉向他頸上的大動脈，快逾閃電。

頭一低，「唰」地一聲，他相信對方的刀子自他的髮梢上掠過，太快，連害怕都來不及。正因爲他閃得更快，也沒糟塌時間，在閃電的動作中向對方胸前來了一記「插手」，這和東洋的空手道中的「貫手」略似。

然而，快是够快，對方也不慢：他的指尖却僅及對方皮肉。不過對方也出了一身冷汗。

「此人怎麼會利用『金絲雀』騙我？有誰知道我認識『金絲雀』？如果『金絲雀』也靠不住，靠得住的人就太少了。」

二人再次攻守，已由殿內打到院中。

這時殿中忽然有人說：「老兄……看來今夜你要宰人是不成了！」

「哼……」蒙面的人似乎是地面上的熟人，不敢說話。

「老兄，可別怪在下攪局，其實在下就是不來，你也不能得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有所謂：火燒紙馬店——遲早要歸天。這小子反正也活不久的。」

「在下說你不能得手的原因，你老兄也許比我還清楚，老兄不久之前和林妹妹折騰了個把小時，就算你老于此道吧！畢竟也不是鐵打的身手。老實說，要不是這小子在不久前是受過傷，你恐怕還不够看哩！」

這人似乎有點驚愕，殿中的人點中了他的心事，這冷的天，此人髮際巳見汗星，可見「林妹妹」的「敲髓功」有多厲害。因而這人知道久待危險，立刻越牆而去，韋青並沒有追。

「多謝援手之情。」韋青向殿中抱拳。

「別天眞！我不會帮你。」殿中的人說：「咱們不可能成爲朋友。不過，如能來點甜頭，今夜的事我可以代爲保密。」

韋青掏出一張大洋票子丟了進去，說：「貴姓？」

「不必套交情。」

「請問剛才那個人是誰？」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去問林妹妹呀，放心，我不在乎別人割我的靴子。」

「聽口氣老兄和林妹妹也有一腿。」韋青說：「老兄剛才說那人曾和林妹妹折騰過，莫非……」

殿中那人說：「只是根據此人身上的味道判斷的。」

「什麼氣味？」

「類似狐臭。也可能有人以爲那是香味。正如有人偏愛臭豆腐和臭鴨蛋一樣，各有所好嘛！」

「莫非林妹妹身上有這種味道？」

「對！」

「他把林妹妹身上的體味帶來，你也能嗅出來？」

殿中巳無反應，連問數聲，人似巳離去，這人是不是盧卿所說的「紫衣社」的二奇之一？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人類體能或一些官能上的特長，確有突出之輩，要不，爲什麼有人千杯不醉？大多數人却不能呢？

他要印證知道他認識「金絲雀」這件事，當然要去找「金絲雀」也要去找林妹妹或阿酥，是什麼人不久前去光顧過她？

這光景「大金牙」歪戴着青緞瓜皮小帽，穿了一套古銅色湖縐夾衫褲，叨着烟捲兒在前堂屋踱着，乍見韋青，說：「怎麼？又來了？」

「豈但『肉』來了！連骨頭也順便帶來哩！阿酥在嗎？」說着人巳上了樓。「大金牙」在樓下傾耳聽着。「儂那能？吃完了阿拉？拆那！」屋中又傳來「唏哩嘩啦」一聲，不一會又靜了下來。阿酥坐在椅上喘氣。韋青在她耳邊說：「這兒有個林妹妹？」

「怎麼？儂又有胃口哩？」

「長得如何？」

「長得不好看，『美人窩』倚靠什麼嚼穀？」

「林妹妹是不是有狐騷？」

「有少少！你巳吃過了還來賣乖。」

韋青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阿酥罵罵嚷嚷地下樓去找林妹妹。「大金牙」眯着眼望着阿酥，眞是一物治一物，阿酥素日天不怕地不怕。居然被這小子吃定。

阿酥回來時大聲嚷着：「那能。儂還不走？拆那！阿拉上輩子欠儂的？」「嘩啦」一聲，大概把幾十塊大洋丟在桌上。「大金牙」好心痛。眼見韋青揚長下樓而去。

韋青出了門，展開手中的紙條，上面竟是「郝振鵬」三字。他怔了一下。幾乎不敢相信郝振鵬有那種身手。

如果那個傢伙的鼻子沒弄錯，不久前和林妹妹折騰過的嫖客就是郝振鵬，阿酥的情報應不會錯誤。前此，他多少低估了公門中人。接着，他又來找「金絲雀」。

「金絲雀」巳換上了睡衣，另有一番風韻。她說道：「哥，這麼晚了，一定有事。」

「沒有事我就不能來？」

「得！哥！我知道你的眼眶子高，就連『綠牡丹』也未必看在眼裏，有什麼事就說吧！你一邊說我一邊給你弄吃的。」

「不必了，我剛吃過。妳以爲金永年是否可能巳知妳我有來往了？」

「金絲雀」愕然說：「是不是有什麼發現？或者他對你有所行動？」

「大概是他。」說了閃電的施襲，「看來那張馬臉很像他。」

「哥，如果他知道了，也不是自我這兒知道的。你信不信？」

拍拍她的肩胛：「我信，妳以爲郝振鵬會不會告訴他？」

「當然也可能。那小子也不單純。」

韋青說：「當然，而且身手了得。大出我的意料。」

「你和他也動過手？」

韋青說了被冒「金絲雀」之名誘到關帝廟的事。「金絲雀」說：「我說過，郝振鵬不單純。」

韋青以爲，「紫衣社」如果和郝振鵬都互通聲氣，郝、金對他的施襲就令人費解。由一些跡象顯示，郝振鵬和「紫衣社」是同伙，那麼金永年又和郝同路，自然也不會是「紫衣社」的敵人了。

只是，這些他並未對「金絲雀」說。他現在急欲印證另一件事，他說：「『金絲雀』，章九如這人知道吧？」

「金絲雀」點點頭，說：「看來你還是關心秦璽的事。」

「那是當然，近來到揚州的人，誰不是爲了秦璽？」

「哥，這都是眞的話嗎？」

韋青笑笑，道：「『金絲雀』，我就是偶爾說幾句謊話，相信妳一定也會原諒我的！」

「是的，哥，在這個大漩渦中，站在你的立場上，的確不宜暢欲所言。」

韋青苦笑說：「這個漩渦太大了，置身其中，幾乎被漩昏了頭，『金絲雀』，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關於章九如，他的行動和住處很神秘，我却知道他的窩在何處？」

「那太好了！我想探探他的窩。」

「哥，現在去找他，是否嫌早了些，因爲秦璽還沒有頭緒呀！」

「『金絲雀』，我只想弄清楚他此來揚州的眞正目的？」

「金絲雀」一楞。「這不是矛盾了？難道他不是爲了鑑定秦璽而來的？」

韋青說：「那只是目的之一，還有另一目的。『金絲雀』，妳能不能想個辦法讓我看看他的窩？」

「只看窩而不想見他的人？」

「對，暫時不宜面對面，但必須對他目前到底在幹甚麼有所瞭解。」

「我懂了！哥，我告訴你，他住在寶山銀樓，這是揚州最大的一家，兼營珠寶和古董。」

「這就對了！能想辦法引開他而讓我進入他的住處看看嗎？」

「金絲雀」說：「這要想個辦法，哥，你需要多少時間？」

「妳是說我看他的住處，要多久的時間？」

「是的，這也要估計正確，才不至誤事。」

「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就夠了，最少也要一刻鐘。」

「金絲雀」不久就想了個餿主意，還沒說出來她自己就先「格格」笑個不停。

韋青說：「是不是有什麼點子了？」

「是的，很荒唐，但也很可能管用，尤其據我所知，那銀樓的老闆好色，章九如也是個老色鬼。」

「是不是溫柔陷阱？」

她在他耳邊說了一陣，韋青幾乎拍案叫絕，說：「『金絲雀』，妳眞的是點子

大王，噱頭造反。老實說，這靈感算是個傑作，虧你想得出來。」

「哥，今夜不要走，明天我們就去。」

「金絲雀」說：「放心，我可無意要你入陷的。」

韋青說：「我相信妳也不會喜歡一個不會看金瓶梅只學其淫，愛東坡却僅是愛吃東坡肉的人吧？」二人相擁大笑，這一夜，卒能相安無事。

× × ×

寶山銀樓的門面並非最大的，但後台很殷實，也就是東家是揚州的風雲人物。大約是上午十一點左右，老闆、二老闆和站櫃枱的伙計有五六人之多都在前櫃上，這工夫進來一位衣着入時的女郎。

這女郵美艷而大方，下顎的美人痣很大，一進門老闆就親自接待。女郎東挑西檢，最後什麼也沒買成就走了。

但女郎走了不久，伙計發現椅上有個皮包，正是剛才那位女郎忘記帶走的，這種事情過去也發生過。

老闆叫伙記出去追這位女郎，但未追上，通常遇上這種事，要看看裏面有什麼東西？以便物主來取時問清楚，說對了裏面的東西才能交還。

這時老闆、二老闆把皮包中的東西一樣一樣地拿出來，有鎖匙，化粧品，三十二元大洋票子，指甲剪，錢幣銅鈿，以及一張「羌帖」和一張「金票」。

在東北，俄國的盧布，國人稱爲「羌帖」，票幅極大，比「金票」大出一半，而「金票」却是日本人在東北發行的一種紙幣。

這兩紙票子在揚州自然不能通用，不過是好玩作爲紀念品吧。這些物品由老闆拿來唱名，二老闆記在紙上。

這時老闆自另一夾層內掏出一個紙袋，不知是何物，倒出來一看，竟是兩個保險套。二人一楞，不由相視大笑起來，而且所有的人都圍攏來看。

在那年頭，自一位小姐（即使不是小姐，只要是年輕的良家婦女）的皮包中看到這東西，是聳人聽聞的。尤其是一些好色而無聊的人男人。

因爲這是一件捉狹的大好機會，讓一位小姐當面受窘，無地自容，這樂子可就大了。

老闆說：「去請章先生出來，他一定很喜歡看到這種場面的。」

二老闆笑着說：「我以爲這妞兒不會回來了！」

「不見得，也許她忘了皮包中有這東西。」

章九如被請出來，大樂說：「什麼樣子？多大年紀？」

老闆說：「長得挺標緻，像個大家閨秀，大約二十三四或二十五六歲……」就在這時，女郎匆匆奔了進來，說：「老闆，有沒有看到一個皮包？」

老闆猥瑣地笑着，說：「是有一個，不過……」

「那是我的皮包，剛才匆匆離去忘了帶走。」

「小姐，我們也不敢確定這個皮包是不是妳的？」

「當然是我的。剛才沒有別的客人來過。」

老闆說：「不，小姐，妳來以前，另有兩位小姐來過。所以，除非小姐能把皮包中的物品說說清楚，我們不敢隨便還給妳！」

「我的皮包當然能說出裏面有什麼東西。」

「這就好，小姐妳就說說看……」老闆向章胖子眨眼，他們不知道她如何說出那東西。男人的這種幸災樂禍心理，可以說是世界大同。

「有一串鎖匙。」女郎說：「有粉和香水……」

「對！」老闆說：「還有，還有。」

「還有……三十二塊零五零用錢，不太清楚了……」

「這不要緊，誰也記不清身上有多少零錢，還有呢？」

「指甲剪一把……」女郎似乎忽然有點警覺，忸怩不安起來。於是，所有的目光都向她注射而來。「還有一張十元的『羌帖』和一張五元的『金票』。」

「對對！還有呢？」像是一些淬了劇毒的視綫，一齊向她的身上纏繞着。

「沒…沒有了！老闆，把皮包還給我吧。」

「不，小姐，還有一樣東西，如果不能完全說對，我們恕難奉還。」老闆殘忍地笑着，「小姐，妳再想想看。」

「想不起來了！」

「小姐一定會想起來的，這是一件比較重要的東西。」

一個不願說，一個就非逼她說出來不可，在某些男人來說，可能沒有比這種消遣更使他們過癮的了。就這樣，女郎說是想不出還有什麼東西，老闆說還有一樣重要東西。

雙方相持不下，時間就慢慢溜走，這對在章胖子屋中「巡禮」的韋青來說，自然是越慢越好，他收穫良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物，他都看到了。

「金絲雀」如果去演電影，應是個天才，她表現的不安、忿慨和少女的羞澀，蓋住了這些自以爲佔盡了便宜的臭男人。

就連攷古權威章九如這等人物，也以爲這是一件千載難逢，刺激興奮的見聞。自不會以爲是不仁而缺德的事。

此刻韋青十分慶幸此行不虛。也十分欽佩「金絲雀」的頭腦靈活，機警而聰明過人。這種點子，換了別的女人一輩子也想不出來。

就在這時，他聽到有人邊走邊談向這屋子走來，甲說：「主人交待，韋先生絕對不可在此露面。」

乙說：「我交待過，他說不出門就沒關係，你是知道，我們負責保護他的安全，却不便管束他，胖子的脾氣很壞。而我的脾氣也不怎麼好。」

甲說：「胖子待會到後邊來，我要以主人的命令交待他，銀樓前面最好也不要去。」

乙說：「近來有什麼大事發生？」

甲停了下來，就站在章胖子這三間客廂窗外約五六步外，說：「花要謝了！船也快要沉了！……」

乙說：「船要沉了，我懂，花要謝了

，是指……」

「一樹梨花壓海棠，懂了嗎？」

「懂了……」二人又開始走動，韋青自窗口溜了，這當然不能說是章胖子疏忽，實在是因爲這兒極端隱秘，不可能有人知道之故。而這兩人站在三間客廂正間門外向內看了一下，也沒有進去，因爲章胖子的屋內機密什多，非召喚不准入內。

此刻前面的人還在熬，但「金絲雀」看到甲、乙二人往後走，知韋青已不可能再久躭，而且看看牆上的掛鐘，她第二次進此間已足足半個小時了。

她故作盛怒，說：「寶山銀樓是這樣對待顧客的，你們到底是還不還皮包？」

老闆說：「小姐不能完全說對，我們的責任太大了！」

「金絲雀」大聲說：「你們不過份了，好，你們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們，還有兩頂老闆的睡帽……」

老闆和章胖子一楞，忽然大笑，本來老闆還要刁難，章胖子却揮着肥大的手，說：「李老闆，看在這位小姐的急智和幽默感份上，還給她吧！這兩頂睡帽，確是老闆夜晚戴的。」

老闆自然是被她罵了，不過他們却以爲佔了便宜，「金絲雀」衝出寶山銀樓時，好像是一股巨大笑浪冲出來的。

佔便宜，往往就是吃虧，世事經常如此。

「船快沉了」，「花也快謝了」，這是什麼意思？自然不會是兩句俏皮話，是兩句暗語吧，什至是充滿殺機的暗語。

× × ×

到底誰是「鐵捕」？是鐵大器還是鐵金棠，或者二人都不是？如果「鐵捕」眞的來了？抓的人是誰？是韋青嗎？

不管是不是他？消息却不脛而走。

晌午，這家館子的食客並不很多，韋青走進來，伙計正要哈腰，忽然發現了櫃枱內帳房的冷面孔，立刻改變了態度。「先生吃什麼？」

韋青笑笑，他的涵養還不錯，說：「來包子吧！」

伙記一吆呼，後面立刻嚷嚷着：「包子賣完了！」

韋青說：「沒有包子就來一碗三鮮麵吧！」

結果還是一樣，說是材料不全哩，才不過晌午，這麼大的館子，怎麼會連一碗三鮮麵的材料都不齊全了呢。

很意外，韋青一聲不响就往外走，門外有個面目烏黑，衣衫不整的年青人，哈着腰。「韋先生你好！」

「小六子，有何事？」

小六子低聲說：「韋先生，萬爺在橋月吃三鮮……」

「三鮮？」韋青的門檻精，方言懂的也很多，但有些低級下流話懂的却不多，他正是走向橋月客棧那條路。

小六子是打鐵舖的學徒，和「美人窩」的小八子是親兄弟，小六子低聲說：「韋先生，萬爺去橋月當然是吃三鮮包子，而且都是白天去。」

「噢！」他終于懂了小六子的所謂「三鮮」，不是眞的鮮包子或三鮮麵什麼的，這小子才二十出頭一點，好的沒學到，邪的可不少。但韋青以爲萬里喪偶多年，沒有續弦，可能是怕塡房和萬小柔合不來，這實在值得同情。

況且萬里才五十左右，身强力壯，正常的慰藉是需要的，東家和老闆合作無間有何不好？

小六子說完就改道而行了。

韋青之所以敢在「二鐵」糾纏，郝、金覬覦，「紫衣社」仍然監視，什至還有好多隻毒眼窺伺下在揚州晃來晃去，對自己的智機和身手有信心是理由之一，其次就是眼綫極多。

到了橋月客棧附近，就聽到了刀叉碰響，居然還傳來了彈詞和鼓聲。原來是一雙瞎父女，正在橋月樓下唱「秦雪梅弔孝」，所以樓下座無虛席。

老瞎子四十五六，眼珠子白多黑少，瘦得有如一根蔴[illegible]。那少女，二十出頭，肌膚白淨，豐腴可人。乍看她的雙目不像瞎子，也不像老的白多黑少，說他們是父女可一點也不像。

老瞎子彈三弦，少女彈琵琶，偶爾再擊鼓數下。兩人的默契似乎不大夠。但有所謂，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行家是不會太多的。

姑娘一身藍色梅花布夾襖褲，裹着健美的胴體，梳了兩條大辮子直搭到屁股蛋上，這部位吸引的目光最多，彈唱時腰部作適當的欵擺，那些眼珠子像算盤珠一樣，被撥來撥去。

這麼熱鬧的場面，汪老闆居然不在樓下，而是二老闆站在櫃枱內照料，盲女唱到商公子在秦府書房中自後面抱住了秦雪梅這一節，她很賣力，既有表情又有動作，觀衆瘋狂地叫好。

韋青只向內瞄了一眼，就繞到橋月客棧後面，這是一條小街，行人少。那知正要進入後門，忽見麥、郭二總管走了出來，另外還有二人的得力助手各一八。

韋青不能不打招呼：「麥、郭兩位總管也來哩！」

麥嘉說：「韋少爺，萬爺入內談增資擴建橋月客棧的事，你請稍待，萬爺不久就會出來，一起回府，有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噢！萬爺要增資？」

「當然，還有別的事，如大爺夫婦的喪禮，預訂酒席等等。聽說『點主』官和禮賓的酒席，和一般弔客的酒席，就不一樣。」

韋青說：「是三鮮席，不，是海鮮席吧？」

麥、郭二人未聽出弦外之音，却緩緩呈包圍之勢。四個人正好一面一個，韋青故作不知，說：「兩位總管，今天的天氣眞好！」

麥嘉接口說：「是呀，都巳經立冬了哩。」

背後攻上一人，正是麥嘉的得力助手黃鼎，接着郭奇的心腹張傳宗也自右後側攻上來。

韋青說：「兩位總管這是幹啥？」

郭奇說：「萬爺有很多事要和你面談，還不是爲你好，可是老是請不到你這位貴賓。沒辦法，既然文請請不動，也只好自作主張武請了。」（未完・三）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燕十三得到盈盈、纖纖之助，脫出烏鴉們擺下的惡陣，獲知燒窰所在，立卽撇下練青霞、盈盈、纖纖她們，獨自趕往，抵埗後，誤中詭計，被引進燒窰，迨他甫一進入，窰門便被人用三幅磚牆堵死，不特如此，對方更引火燃燒，要將燕十三活活燒死，不多一會工夫，燒窰內的熱力已到達難以忍受的程度，他找遍整個燒窰，全無出路，就在他感到絕望之際，驀聞一聲怪响，一頭髮半禿老頭在地下冒出頭來，老頭一眼看到燕十三，問他是否也來此療治寒毒，據老頭說，他叫神手童青，藏身地底，是要驅除寒氣，因不知是否有效，所以……

引吭高歌　視死如歸

燕十三方要說什麼，童青話又巳接上。「可是要一下子弄到這樣熱，實在不容易，小伙子，那邊火窰裏燒的到底是什麼？」

燕十三當然只有搖頭，童青再問：「你躲在這裏又是幹什麼，啾，還將密門也封閉，你這是自尋死路，這種方法自殺倒是罕見，小伙子，你這是標奇立異還是身不由己，給迫進這裏來？」

燕十三苦笑，還未回答，童青巳接道：「看你的神情，顯然是身不由己，給迫進來的可能最大。」一頓一笑。「我沒有猜錯是不是，好像你這樣年青瀟洒的小伙子，正所謂風流快活，又怎會自殺？」

「晚輩——」燕十三這兩個字才出口，又給童靑截住。「你別看我年紀一大把，心裏還是年青的，什麼前輩晚輩，少來這一套，聽着煩悶。」

語聲甫落又接上。「好像你這樣的年青人，當然會有不少女孩子喜歡，你是爭風呷醋迫進來，還是那些女孩子的戚友之類要找你算賬？」

燕十三歎了一口氣，終於搶到說話的機會。「老前輩的想像力實在太豐富了。」

「什麼，前輩之上還要加一個老字。」童青跳起來。「我看來眞是這麼老？」

燕十三搖頭，童青接嚷：「只此一次，念在初犯我不與你計較。」連隨又問：「你到底是怎樣進來的？」



這個人非獨想像力豐富，好奇心也很大，性子更急，不等燕十三回答，又嚷：「你這個年青人怎麼說話慢吞吞的，一點兒也不爽快。」

燕十三道：「不是我不夠爽快，而是你說話太快了。」

「你承認不夠快就是了。」童青接又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是給誘進來……」

「那有這麼笨的人？」童青放聲大笑。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說道：「無論是這個陷阱太妙，抑或是我太笨，總之我就是給誘進來。」

童青目光一閃。「誘你進來的人是存心要你的命，早有準備的了。」

「這是事實。」

「那邊火窰燒的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弄得這裏一下子這麼熱。」

「燒瓷器用不着這樣？」

「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絕對燒不出好東西，可是對我來說，却是燒得恰到好處。」

「因爲那種寒冰針？」

「天殺的曹廷，我不過偷進大內看看那兒的瓷器，竟然將我當做刺客來對待，你不知道這個人的手段是多麼毒辣，若非我身手敏銳，那還有命逃出來，但縱然如此，吃他一根寒冰針，也夠受的了。」

燕十三沉吟着道：「據說那是取自海底的寒磁煉造，針上也就藏着寒磁積聚的千年寒氣。」

「你怎會這樣清楚的？」童青立卽盯着燕十三，眼瞳中充滿了敵意。

燕十三搖頭苦笑。「江湖上這早巳經不是秘密。」

童青一怔，說口道：「不錯，否則我也不會想到這個治療方法。」

燕十三道：「就是利用燒瓷的熱力將寒氣驅出來？」

童青終於苦着臉長歎一聲。「三年來先後十二次，只是舒服一點兒，還是這一次，這樣子突然一下狂熱，全給迫出來。」

燕十三道：「可惜這個破解寒冰針的妙方要永遠留在這個燒窰裏。」

「那有這種事，我要公諸天下，讓所有江湖朋友都知道曹廷的寒冰針並非無藥可救，只要置之死地，狠狠的燒一燒。」

燕十三只是苦笑，童青突然發覺，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你這個人眞是奇怪，笑起來完全不像笑，就像要哭的。」

燕十三道：「這個燒窰巳經給封閉，火窰那邊的火並未熄滅，我們既不是瓷器，用不着這樣燒的。」

這番話出口，窒息的感覺更重了，燕十三免强提一口眞氣，下意識又伸手往窰壁上敲去。

童青也好像這才發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囁起來：「看來我們要馬上離開這裏了。」

燕十三道：「你是否要叫人將封閉燒窰的牆壁移開？」

「這是直截了當的方法。」

「那我可以告訴你，這附近的人都已離開，除非我的朋友及時趕到來，又聽到我們的呼喚，其次就是封閉燒窰的牆壁有三面，不容易移動。」

童青竟然道：「我才不會用這種笨方法。」

燕十三怔怔的看着童青，當然看不出，也想不透童青有什麼聰明的方法，却經已感覺到一綫生機，好像童青這種人，應該不會說謊的。

童青隨即又問道：「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燕十三點點頭。「對，你雖然身中寒冰針，到底也是血肉之軀，燒窰以常理推測，應該不會只爲你療傷而生火，而既然是燒瓷器，窰門應該會封閉起來，除非你要弄壞燒着的瓷器，否則即使吃不消，也不會弄破封閉的窰門闖出去。」

「就是這個道理了。」童青笑望着燕十三。「看來你也不太笨。」

燕十三腦際靈光一閃。「莫非你藏身的地方有通道通往燒窰外。」

童青沒有回答，身形倒翻，頭下脚上，雙手一陣亂抓，將方才堆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都抓飛，露出了藏在下面一條瓷土造的管子。

一股新鮮的空氣隨即從管子裏透出來，燕十三本來已有些昏亂的腦袋立時清醒過來。

童青目光轉到他面上，好像要說什麼，突然又改變了主意的一笑才道：「我們到外面才說話，再在這裏說下去，你就是吃得消我也吃不消。」

語聲一落，他半身一弓，便從那條管子鑽了進去，燕十三看着，一口氣才鬆弛下來。

× × ×

管子直通出窰外一堆廢置的瓷器中，在這附近類似的廢置瓷器多的是，誰也不會理會，當然也沒有人想到竟然有一個童青那樣的人需要神不知鬼不覺的進出燒窰，在那堆廢置的瓷器弄出一條通道，以那堆廢置的瓷器來掩飾。

燕十三從管子裏爬出來，重見天日，更就有死裏逃生的感覺，穿過那堆廢置的瓷器，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歡樂的呼嘯。

童青大概亦因爲體內的寒毒盡散，非常興奮，一蔓猴子也似的連翻了幾個觔斗，才躍落在燕十三身旁。「你這個小伙子的運氣實在不錯。」

燕十三一笑。「我應該怎樣說？」

童青眼前一亮的。「現在你笑起來瀟洒得多了。」隨即大笑了起來。

燕十三笑接。「之前我也不是第一次危險，却是怎也比不上這一次的危險。」

童青道：「這叫做絕處逢生的了。」

燕十三道：「現在我總算知道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童青道：「遇上你這個看似倒霉的小伙子，却連我也竟然運氣好起來，現在連我也不明白這是否天意，其實是要你到來解救我，脫出苦海。」

他跟着又放聲大笑。

三條人影也就在這時候先後掠至，當先是練青霞，目光及處，一聲：「燕十三在這裏。」

盈盈那邊立即接上一句：「我們是瞎子，看不到。」

纖纖亦道：「也許她還當我們是聾子哩。」

童青這邊同時很奇怪的看着燕十三。「你就是那個遊俠天下的燕十三。」

燕十三笑笑。「我只是走遍天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了不起。」童青笑接。「第一眼看見你我便知道，你不是一個平常的人，必定有些來頭，事實證明，我果然是眼光不錯。」

「這種話好像不是你說的。」

童青道：「我可不是稱讚你，只是稱讚自己的眼光。」一頓又問：「看你的確不像是沽名釣譽之輩，你們做的好事相信要比江湖上知道的多很多，那其中莫非眞的有很大的樂趣？」

不等燕十三開口，他話又接上。「因爲你進入燒窰才有那一把怪火，解去我身上的寒毒，但若非我你却是逃不出來。」

「不錯——」燕十三不否認。

「錯！」童青大搖其頭。「火再燒下去我還是吃不消要開溜，一開溜你必定發覺，一樣會找到我弄的通道逃出來，所以算下來，我還是欠你一個人情。」

也不容燕十三答話，他馬上又道：「我這個人是欠不得別人的人情的，你說，有什麼我可以帮助你的。」

「這個——」燕十三正要說什麼，童青說話又來了。「我求你快說出來，我這個人一向恩怨分明，你越是快說我越是快樂。」

燕十三那還看不出童青是急性子，爲人很認眞，想想道：「有件事是有關瓷器的……」

「你眞的只要我帮這個忙？你考慮清楚了。」

燕十三很奇怪的反問：「爲什麼要考慮清楚？」

「瓷器是我的老本行，有什麼問題可以令我爲難的，太容易了。」

燕十三道：「我給別人誘進燒窰裏再將火引發，全都是別人花的氣力，不是更容易？」

童青撫掌大笑。「有道理，好，事情就這樣決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頓突然轉問道：「這三個女娃娃，都是你的朋友？」

燕十三目光才轉到盈盈纖纖練青霞面上，童青已接道：「看你這樣風流瀟洒，其實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想我年青的時候，身邊的女孩子還要多哩。」

盈盈隨即問：「燕大哥，方才你給誘進燒窰去了？」

「幸好沒有給燒死。」燕十三反問：「你們在附近可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

「沒有啊。」盈盈搖頭。「我們本該緊跟着你的。」

纖纖接瞟着練青霞道：「可是這位練大人總是在左右不住的出言恐嚇。」

童青一旁插口大笑道：「原來是爭風呷醋。」

練青霞盈盈纖纖目光一齊轉到童青面上，童青慌忙搖手道：「我只是推測着說，說中了你們的心事也不用生氣。」

盈盈道：「我們聽得很清楚，你是燕大哥在燒窰裏認識的朋友，帮助燕大哥從燒窰裏逃出來。」

纖纖接道：「所以我們決不會生你們的氣。」

童青「呵呵」大笑，目光轉向練青霞。「這位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練青霞冷冷的問：「你是什麼人？」

童青笑應：「不是敵人。」

練青霞語聲一沉，道：「我是問貴姓大名。」

「童青——」童青頗爲自豪的。「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神手，也有叫我做天下第一巧手的，在我來說當然是神手這個外號聽來舒服。」

「神手童青？」練青霞瞪着一雙大眼睛。「你當年偷進禁宮……」

童青揮手截道：「那又不是什麼英雄事蹟，還提來幹什麼？」

盈盈一旁插口道：「這一次，你可是麻煩了。」

燕十三忙道：「別胡亂說話。」

童青目光一閃，問盈盈：「到底是什麼麻煩。」

盈盈看着燕十三，沒有作聲，童青目光轉到纖纖的面上，纖纖的反應，也是一樣。

「你們就是不說，我還是會知道的。」童青目光最後落在燕十三面上。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歎一口氣，童青目光再一轉，回向練青霞。「你到底是什麼人？」

「練青霞。」練青霞也不隱瞞。

童青搖頭。「毫無印象。」

盈盈插口道：「她有一個外號叫做練無情。」

「還是沒有印象。」童青仍然搖頭。這也是事實，練青霞闖出名堂來還是這三年間的事情。

練青霞接道：「我出身神武營，現在總領十三省的捕頭。」

「了不起，」年紀輕輕便有這個權力，來頭相信不小哩。」童青終於問：「曹廷是你的什麼人？師父。」

「正是。」練青霞並不否認。

童青一雙眼睛立時亮起來，說：「終於給我猜中了，名師出高徒，果然是不比一般。」

練青霞接口說道：「當年你偷入禁宮，眞的只是爲了要看看禁宮內所珍藏的瓷器。」

「你那個師父不相信，你這個徒弟當然一樣不會相信的。」童青帶着笑接問：「寒冰針準備好了。」

練青霞道：「寒冰針下從無活口，你既然能夠活到現在，再用寒冰針也沒有作用的了。」

「對，」童青仍然笑着問：「那除了寒冰針曹廷還有什麼惡毒的暗器？」

練青霞冷冷的道：「有沒有當然是秘密，我怎會就這樣告訴你？」

「那我得小心防着了。」童青再問：「這三年以來你們還是在找我。」

練青霞道：「家師肯定你已經中了寒冰針，肯定你經已死亡。」

童青又笑了，說道：「這個人就是這樣，我遇上他的時候，他便已誇口不出十招取我性命，結果還是要動用旁門左道的暗器。」

練青霞冷聲道：「暗器不也是武功的一種。」

童青不屑道：「抽冷子暗算，可就不是了。」

練青霞道：「既然叫得做暗算，當然是拿來暗算的。」

童青搖頭道：「江湖上的朋友都說神武營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心狠手辣，不擇手段，以前我仍然有些懷疑，現在不能不相信了。」

練青霞沉聲道：「神武營的人食君之祿，担君之憂，一心國家，其餘不問！」

童青道：「話說得倒是漂亮。」

練青霞道：「偷入禁宮一事我們自會調查清楚，倘若事實，家師面前我總會替你說幾句什麼好話，若是毒氣一事你能夠助我們一臂之力，說不定還有賞賜。」

童青又搖頭。「寒冰針下死裏逃生，神武營的人還不肯罷休哩。」

盈盈插口說道：「只是偷入禁宮看看珍藏的瓷器，也要趕盡殺絕，未免太過份了。」

纖纖接道：「官字兩個口，怎樣說也是她道理。」

練青霞語聲更沉。「這不是我的道理，是國法。」

盈盈忽然問：「我們都袖手旁觀，視如不見，不知道該當何罪？」

纖纖笑接道：「反正毒氣那麼厲害，我們實在犯不着冒這個險。」

練青霞看看她們。「你們若是忍心袖手旁觀，我也不能夠免强。」

盈盈立即問燕十三。「燕大哥意思怎樣？」

不等燕十三答話，纖纖已一聲：「廢話！」

盈盈朝着纖纖作了一個鬼臉，說道：「既然是廢話，燕大哥，就當我沒有問好了。」

燕十三淡然一笑，目光轉向童青。「我也不喜歡跟官府中人打交道，可是目前這件事實在太殘忍。」

童青揮手道：「我雖然還不清楚是什麼回事，但絕對相信你這個人。」一頓目光一瞟練青霞，「至於我跟神武營的過節，我自會看時間機會如何解決，不會牽扯到你身上。」

燕十三無言歎息，他雖然才認識童青，對這個人的性格多少已有些明白，對神武營顯然已經恨之入骨，有機會時必定報復。

練青霞非獨是神武營的人，還是曹廷的徒弟，童青對她當然不會有好感，處處跟她過不去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一路上是

難得平靜的了。

童青當然看出燕十三的心意，笑接道：「你放心好了，我活到這麼一把年紀，難道還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事嗎。」

燕十三道：「我現在只是想知道那些人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練青霞道：「若非我們已經接近，他們不會派來烏鴉那羣殺手，也不會在這裏設置陷阱，誘你進燒窰裏。」

燕十三點頭。「毒氣是儲在瓷球內，這裏則是燒瓷器的地方，難道議毒氣的瓷球就是在這裏燒出來的。」

童青忍不住插口問：「你到底在說什麼毒氣，什麼瓷球。」

燕十三約略將事情說了一遍，隨即將那個瓷球的碎片拿出來。

童青接在手中，眼睛陡然亮起來，一面看一面道：「好精巧的手工。」

燕十三試探着問：「能夠弄出一個這樣的瓷球的高手只怕不多。」

童青搖頭道：「這種瓷球不是一個人弄出來的，必須很多人很合作，還要最好的瓷土，配以適當的火候，說出來你也不明白。」

燕十三道：「以你看是那些人才能夠如此合作。」

童青道：「願意合作的瓷匠都能夠如此合作，當然，最低的限度都要有做瓷匠的資格。」

燕十三點點頭，不等他開口，童青又巳接道：「要跟這條綫索追查，是很難的了。」

練青霞插口道：「這裏以盛產瓷器聞名，瓷匠雲集，現在却全都不知所踪，有可能就是這些瓷匠。」

童青冷笑道：「那你還等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去將那些瓷匠抓起來。」

練青霞看看燕十三，一口氣嚥下去。

燕十三這才道：「看來我們只有寄望着那些瓷片了。」

童青反問：「難道你認爲還有其他希望。」

「沒有。」燕十三應得很爽快。

童青再揚起那塊瓷片。「這是用最好的瓷土弄出的，怎樣分辨好壞，就是說你也不會太明白，而且也沒有這種需要。」

燕十三道：「這種瓷土在那兒才能夠找得到。」

「聰明——！」童青打了一個「哈哈」。「只有聰明人才會這樣問。」

燕十三笑笑。「以你老人家的見識，對於這種瓷土不待言瞭如指掌。」

「只有七重天才有這麼好的瓷土。」

童青接問：「你知道七重天在那裏？」

燕十三搖頭，童青笑接道：「你當然不知道，只有我們這些整天與瓷土爲伍的瓷匠才知道有這個地方？」

「那麼必是一個很兇險的地方。」

「沒有這種事，只要你願意拿錢出來，隨時可以買到那兒的瓷土。」

「價錢當然不會便宜。」

「當然，可是只要手工配合，弄出來的瓷器，絕對可以賣得到好價錢。」童青又一聲「哈哈」。「所以九流的匠人絕不會跑到那裏去買那種一流的瓷土。」

燕十三接問：「那到底是什麼人的地方。」

童青道：「諸葛膽。」

燕十三一怔。「毒書生？」

童青道：「你當然知道這個人只是黑道的下三濫，可是自從得到七重天那個地方之後，他已經變了另一個人，不再在江湖上胡混。」

燕十三沉吟道：「難怪這個人突然在江湖上消失。」

童青接道：「你有所不知，這個人對陶瓷方面也極有研究。」

燕十三頷首道：「否則相信也不會清楚七重天的重要，不惜退出江湖。」

童青道：「七重天據說還是也找到的，也是他拿着那種瓷土到處兜售大家才知道世間有這樣完美的瓷土，高手匠人，自是如獲至寶，不惜重金搶購。」

「你老人家相信也買了不少！」

「錯了，我只偷不買。」童青連隨分辯。「那其實也不能說偷。」

燕十三微笑。「七重天想必原是無主之地。」

童青道：「若說他早已買下那地方我就是怎也不相信，那附近周圍十里，根本就沒有人家。」

燕十三接口說道：「除了你老人家，相信沒有什麼人知道諸葛膽七重天的秘密了。」

「我是追踪他才找到七重天，有我這種身手的高手匠人以我們知還沒有。」

燕十三一笑。「也是我走運，遇上了你老人家，否則就是知道瓷土來自七重天，也不知道七重天到底在那兒。」

「你的運氣實在很不錯。」童青上下打量了燕十三一遍。「希望你以後的運氣也一樣。」

燕十三隨連一句：「還要你引路。」

「送佛送到西，沒有我引路，你如何能夠找到去？」童青縱身掠上道旁的燒窰上。「三年不到，那兒變成怎樣我可不清楚——」

練青霞脫口一聲：「即使是刀山劍林我們也要闖進去。」

童青冷笑。「神武營的人無論跑到那裏，也會變成刀山劍林的。」

練青霞亦一聲冷笑，身形一動，掠上了那座燒窰。「我人在這裏，可有變成刀山劍林。」

「沒有。」回答她的是燕十三，練青霞落在燒窰上同時他亦落下。

童青目光落在燕十三面上。「那是因爲你的出現。」隨即一陣大笑，縱身飛掠出去。

燕十三練青霞緊跟在後面，盈盈纖纖也不慢，他們才離開，一隻鴿子便從一座破窰中飛出來，是一隻信鴿。

他們雖然輕功很好，與飛鴿相較還是有所不如，這一去當然又是闖進陷阱裏。

×　×　×

七重天藏在深山密林中，密林三重，深山四重，雖然路並不難走，因爲並無人烟，走來難免令人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這種感覺在燕十三他們來說，當然即使有也不會怎樣多，練十三童青都是老江湖，練青霞在神武營中，受過嚴格的訓練

，盈盈纖纖走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就是互嚇一番，恐懼感覺也只有因而減輕。

童青一直走在前面，對燕十三有問必答，一到練青霞說話，不是冷嘲熱諷就是索性閉上嘴巴，他對神武營的人絕無疑問已大有仇恨。

燕十三並不知道七重天的所在，可是一到七重天他還是立即記得。

那實在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到處筆直如削，一層接一層，彷彿巨靈之神曾經踏足其間，揮動巨斧將周圍的高山劈削成那個樣子。

類似這樣的羣山當然很多，但寸土不生，無論岩石泥土都是有色的却是絕無僅有。

削壁上都築有棧道，一羣人正扛着一籮籮的瓷土在棧道上移動。

練青霞目光及處，脫口一聲：「我們總算來得是時候。」

童青冷笑：「是你說的。」

練青霞悶哼一聲，身形一動，疾往上掠去，童青卽時一喝：「停——」

練青霞應聲果然停下，却不是因爲童青的一喝，而是在她的前面突然湧現出一羣黑衣人，全都手執彎刀，當先一個她一見不由叫出來：「烏鴉！」

烏鴉這羣殺手都是給他們封住了穴道，倒在長街上，現在却出現在這裏。

「你們應該將我們殺掉的。」烏鴉擧刀向天。「對付我們除了將我們殺掉並無其他的辦法。」

練青霞冷笑。「那有這樣子厚臉皮的，長街上我們已經饒你們一命。」

烏鴉道：「話我已經說在前面。」彎刀接一揮，發出了一聲長嘯。

那羣殺手立即呼喝着衝殺過來，雖然曾經給燕十三他們弄倒地上，但他們一些懼意也沒有。

練青霞刀亦出鞘，迎上前去，擋一刀，探手便點向那個殺手的穴道，長街上的一次穴道一被封住，便得倒在地上，可是這一次，手指點下去，如中鐵石，那個殺手毫無反應，接又一刀斬來。

練青霞冷不提防，但到底反應敏銳，閃刀同時左手一支寒冰針射出，正中那個殺手的眉心。

寒冰針等閒不易出手，練青霞那剎那當然沒有考慮到寒冰針的貴重。

童青看在眼內，瞳孔立時暴縮。「名師果然出高徒，寒冰針用得好。」

練青霞沒有理會，探手拔回那支寒冰針，刀勢也未絕，迎住了劈來的三柄彎刀，知道對方有備而戰，身上穿了鐵甲，點穴無效，完全不考慮封閉對方的穴道，手中刀尋隙抵瑕，迅速兩刀將左右攻來那兩個砍翻地上，一引刀勢再向前，勢如破竹，將正中那個亦砍翻。

「也果然一樣心狠手辣！」童青看着連聲冷笑。「還有什麼厲害暗器，怎麼不施展出來。」

練青霞聽着心裏也有氣，刀勢一引，迎着的三個殺手，立時被她牽引到童青面前。

那三個殺手當然一視同仁，彎刀齊動，向童青身上招呼，都是不要命的招式。

童青雖然是老江湖，又怎會不知道這些殺手的行事作風，連劈三刀，終於下殺着，身形半空中翻騰，一掌接一掌都是印向腦頂，將那三個殺手擊殺掌下。

練青霞即時報以一聲冷笑。「老前輩掌下無活口，不知算不算心狠手辣？」

童青預料之中，長嘯一聲，身形翻騰得更迅急，追上那些殺手，一把抓住，立即擲向練青霞。

他連擲十人，練青霞連殺十人，那些殺手人在半空，刀勢仍然保持穩定，她若是不殺，便得傷在殺手的彎刀下，雖然明知道童青有意迫自己殺人，亦無可奈何，不得不殺。

童青接着果然問：「到底是那一個心狠手辣，人殺得最多？」

練青霞冷笑。「老前輩既然心狠，我只好手辣，彼此彼此了。」

童青大笑，繼續往前掠去，雙手不停，他外號神手，顯然不單止在瓷器方面下手如有神助，武功也一樣，遇上他的殺手儘管身手如何敏捷，還是很快便被他搶進空門，一把抓住擲出去。

練青霞只有殺下去。

燕十三的煩惱絕不比練青霞少，他也是不想隨便殺人，可是圍攻上來的殺手悍不畏死，擊之不退，要封住他們的穴道，又因爲有鐵甲護體，徒勞無功，以內功將他們震翻，隨即又爬起來，繼續進攻，越來越多，連烏鴉在內，已有三十多個。

他盯着烏鴉，歎息着：「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烏鴉沉聲道：「要說的早巳說清楚，你還來這種廢話，不覺得可笑？」

燕十三搖頭。「我只是覺得悲哀。」

烏鴉一聲：「廢話——！」刀勢再引，嘴唇掀動，又喝出了他們部族那首既古老又落後的戰歌。

天地間立時也變得一片蒼凉，那些殺手跟着一面唱一面奮勇向前，視死如歸。

盈盈纖纖巳不由不下殺手，一雙寶劍劍勢如虹，雖然殺人不沾血，在血雨飛洒中，她們不禁由心寒出來。

練青霞一樣心寒，她不錯經過嚴格訓練，心狠手辣，又幾曾這樣殺人？

童青本來抓一個擲一個，看見那些殺手這樣，終於也還是不由得親自下手。

「都是瘋子——」他嘟喃着，多少也似乎沾染了一些瘋氣，出手也狠辣起來。

燕十三無可奈何中亦只有殺人，看着那些殺手一個個倒下，最後還是迫視烏鴉，問一句：「你完全不後悔？」

烏鴉凄然一笑，狂斬一刀，都傷不了燕十三，反手再一刀，將自己的頭顱斬下來。

燕十三沒有攔阻，一個身子往上拔起來，橫越三丈，落在一塊大石上，包圍着他還沒有倒下的三個殺手這時候亦學烏鴉那樣揮刀斬下了自己的頭顱。

鮮血飛濺在雪白的瓷土上觸目驚心。

燕十三一顆心經巳痲木，童青一旁掠來，落在他一旁，居然還有笑容。「小伙子，遇上這種人，你就是不想殺人也不成了。」

燕十三沉着聲：「他們若是不死，毒氣便會在他們的部落引發，他們的家人是必全都難逃一死。」

（未完・四）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身負重傷的無情得郝舜才之助，帶同唐晚詞和三劍僮等晉京，無情自知無力使勁，一路小心翼翼，途次一處，遇到文章率同英綠荷、龍涉虛、舒自綉追殺，他們一現身，便殺了無敵九衞中的三名衞士，本來無情這方面人多勢衆，可惜因無情不能出手，便無人制得住文章。英綠荷眼看龍涉虛已與三劍僮纏鬥一起，她爲報殺師之仇，當然不會放過這機會，立向無情撲去，文章並沒阻止，因他老奸巨猾，能假手他人去殺四大名捕最好，日後如朝廷局勢有變，怪罪下來，他仍可推諉那不是他殺的，英綠荷一槍刺向無情，唐晚詞立揮舞雙刀截住她……

招招狠辣 步步危機

英綠荷跟唐晚詞交過不止一次的手。

她自知不是唐晚詞的敵手。

這時候舒自綉的鐮刀，發出驚人的銳嘯，捲向唐晚詞。

英綠荷立刻放了心！她的鐵如意也發揮了狠着：

——以二敵一，必殺唐晚詞！

舒自綉衝過去圍攻，當然是文章的意思。

——先殺無情，以絕後患！

——只不過無情最好是死在別人的手上。

他要舒自綉助英綠荷一臂，不但要殺唐晚詞，更重要的是使英綠荷有機會去殺無情。

他自己呢？

× × ×

他倒不急。

他一看當前的局勢，便已知道無情確無動手之力，他是勝定了。

換句話說，這些人是死定了。

一個活口也不留。

他摸出了一支笛子。

這才是他的獨門武器。

笛一擺近唇邊，立即發出三聲急嘯。

每一聲嘯聲，都令無情震動一下。

三下笛響，使無情臉肌抽搐，青而煞白。

——他的確是完全失去了功力。

甚至連內力根基淺薄如郝舜才，乍聞三下笛音，也不過是感覺到刺耳刮心，並不似無情如受重擊。

——這主要還是因無情本身並無內力，而僅持的一點元氣又被「秋魚刀」化去，所以更是虛弱無依。

文章肯定了這一點後，更覺安心。

現在他可以放心對付郝舜才以及他身邊的四名奴才了。

他把笛子仍然放在唇邊。

無情的臉肌仍無法回復正常，他的手艱苦的往襟裏摸。

誰都看得出來，他的手指正在發抖。

文章不禁停了下來。

——他要摸甚麼？

——暗器？

× × ×

無情好不容易才自懷裏摸出一管簫。

文章笑了。

——無情抵不住他的笛音，只好想用簫聲來壓制。

——沒有用的。

——就算他抬出一面大鑼，也壓制不住他的笛聲。

文章還是要試一試，他撮唇於笛孔旁，一下子又發出三聲連嘯，合成一音，似暗器破空般銳射而出！

無情摸出玉簫，簫一擺到唇邊，立即就溜出幾聲悠揚動聽的韻律，清越淒切，但，笛聲裂空，簫韻也似割裂，頓挫了三次。

三次過後，無情唇邊有血。

他以雪白的袖子揩抹。

文章笑了。「成捕頭，你的簫藝縱能敎鳳舞龍吟，也沒有用了，我的笛是用來殺人的。」

無情不理他，仍然低首吹簫，開音初尚平平，但即湍籟逸飛，上遏雲霄，悠雅低迴，時羽聲高揚，呼吸槃擗之際，令在戰中的雙方，一時心無鬥志。

文章暗吃一聲，叱道：「好簫！」一連吹响幾下急笛。

這幾下笛聲仍如銀瓶乍破，鐵騎突出，但無情已沉浸於韻律裏，僅在衣袂間動漾了幾下，並沒有被震倒。

文章怒笑道：「我就看你怎樣吹奏下去！」

——無情雖無發暗器之力，却居然有一記絕活！

——再讓他吹奏下去，只怕把自己這方面人手的鬥志全教摧毀了！

文章知道不能再等。

無情雖不能發暗器，但他的簫聲，猶如無形的暗器，甚至無可抵禦。

他只好改變原來的計劃。

他決定要親自動手殺掉無情。

× × ×

他的笛子一揚，半空發出尖嘯，洪放，余大民，梁二昌，林閣一齊湧上前去，要攔截他。

唐晚詞心中大急。

她知道這四人斷斷攔不住文章。

——無情不能死。

她揮舞雙刀，但舒自綉的鐮刀，緊釘着她的長刀，英綠荷的鐵如意，緊逼着她的短刃；她越想衝出去，敵人的攻勢就越緊。

唐晚詞一口氣搶攻了八刀，稍稍一頓，又攻八刀，英綠荷與舒自綉的攔阻力似被衝破，唐晚詞正待衝出，鐵如意和鐮刀的攻勢又合攏了起來，唐晚詞突然發現三個人身上都有了傷痕。

英綠荷傷在手背，唐晚詞攻勢太猛，她只好讓上一讓。

但只不過一讓，她又把缺口填補了過來。

舒自綉傷在腿，他眼見唐晚詞的攻勢太烈，無法不作暫退。

但他只不過是退了一退，又包抄了上來。

唐晚詞臂上着了一記鐵如意，臉頰被刀鋒劃破了一條血口，但她仍突破不了二人的合擊。

三人在搶攻緊守中皆負了傷，但因搶攻太甚，都渾然未覺。

唐晚詞在百忙中一看戰場。

三劍僮仍苦鬥龍涉虛。

三劍僮都制不住這鐵塔般的巨漢，但這巨人一時也抓拿不着他們。

三劍僮就似三隻靈敏的飛鳥，在巨龍身邊飛繞——可是這終究是凶險至極的：因爲飛鳥始終無法傷及暴龍，而萬一不慎，給巨龍擊着一下，那就不堪設想了。

唐晚詞很爲那三個小孩担心。

但她眼角一瞥上文章的戰場，心頭大亂，連手中長刀都被打掉了。

只剩下短刀。

她把一綹黑髮咬在齒間，只有奮身苦拚。

× × ×

文章以一敵四。

當唐晚詞看那一眼的時候，已變成了以一敵三。

林閣已歿。

他的額角被笛子打穿了一個大洞，鮮血汨汨淌流。

誰都看得出來，洪放，余大民，梁二昌三人是絕對攔不住文章的。

余大民的「三江夜遊白蠟槍」，就招趕招，一根白蠟桿，同使出劍、棍、槍的狠着，梁二昌的七節鞭，狠打狠着，鞭上七節，伸縮自如，併在一起，是硬門兵器，但串散開來，便成了軟兵器，殊不好應付。

可是文章壓根兒沒把他們放在眼裏。

他的大袖飄飄，像是吃飽了風的布帆，又似兩道軟不着力的氣牆，誰都攻不進去。

別人攻不進去，他却能攻人自如，笛子一旦出擊，非死即傷。

林閣的「五郎八卦棍」，是冀東第一把手，當日在郝將軍所設的擂台競技，他如果不給洪放的內力震倒，及被梁二昌放軟鞭纏住，人人都猜測他必當上統領之職，只看或正或副。無論怎麼說，他除了胆小一些，性子拗倔一些，容易自以爲是，在處事上容易執迷，在處世上不易勘破之外，也算是將軍府裏一把好手。

但這把好手就毀在文章的手中。

他的笛子突破四人的圍攻，擊中了林閣，擊倒了林閣，擊殺了林閣。

四敵中少了一人，文章的氣勢更是雄厚。

郝舜才見愛將又死了一名，自然怒急攻心。他發掘這干親信不易，而且長久相處，跟他們倒似兄弟一般的感情，他本來近年怕事懦弱，能不拚命，他當不硬拚，可是眼見曾寶新，曾寶宣，倪卜及林閣相借而亡，他倒是激起了豪俠心腸，揮舞大刀，也要加入戰團。

文章當然無懼。

再來五個郝舜才，他都不怕。

他心裏分明：自己仍被纏住，那不是因爲別的，主要是洪放那一對肉掌，和他雄渾的內力，倏忽的身法。

——這才是這幾人中的硬點子。

× × ×

洪放心裏更加明白。

——就憑自己這些人，決不是文章之對手。

——如果惡鬥再持續下去，自己這方面必敗無疑。

人都難免貪生怕死，所謂「禍福與共」，其實多是希望有福同享，有難你當。洪放空有一身本領，但出身寒微，誤交匪友，被官府剿誅，朋黨死絕散盡，只賸下他一人，黯然浪迹天涯，苦練武功，有時做做獨脚盜，有時當當大戶護院，要不是郝舜才賞識器重，他可能還在到處掛單。

郝大將軍對他無疑有知遇之恩，故此郝舜才之才能，縱未能敎他膺服，但他一向盡忠職守，唯命是從，爲的是報郝舜才對他信重之情。

可是人到了生死關頭，義氣、血性是不是那麼重要呢？

——別人是全忠盡義，留名青史，或成仁取義，流芳百世，但他自己爲人捨命，求的是什麼呢？

——人死了就是死了，什麼富貴榮華，什麼名聲地位，全完了。

——他跟文章本無仇讎，而今爲郝舜才拚命，是不是値得？

——如果說他要報答郝舜才，這些日子以來，爲他鞠躬盡瘁，不是已經報答了麼？

洪放眼見文章在化解他們拚命的攻勢中，從容殺死林閣，他心中又是一沉！

——林閣被殺，無情無法阻攔，看來，無情是眞的失去了作戰的力量，這局面要全落在他們身上了。

——而這些人當中，又以自己武功最高，所以責任也最重。

——這是拚死的責任。

責任越重，危險就越大。

這點洪放更加清楚。

就在這時候，文章說話了。

他在劇戰中說話，從容淡定就像家常閒話一般：「你就是『掌底乾坤』洪放是不是？我正是待用人之際，你替我殺了郝舜才和這兩個莽夫，我對你便既往不究，必加重用。」

這個局面，洪放也在午夜夢迴，暗自想過：當生死榮辱間的抉擇，他面臨求生、得利、遂青雲志，會不會出賣故主呢？

眼下便擺明了這一道抉擇。

洪放心下有了決定。

× × ×

唐晚詞開始是想早早把英綠荷和舒自綉砍殺，好去保護無情。

接着她只想突破二人的合圍，助洪放等圍截文章。

跟着下來，她只希望不要落敗得那麼快。

因爲她已經知道，她決非英綠荷與舒自綉二人聯手之敵。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她已知道，自己已失去救人的力量，甚至也沒有自救的力量。

於是她的願望變得就跟少年人所許的志願一般：人在年少時志願總是偉大的，但等到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他發現人生裏有很多必然的過程要歷練，有許多挫折和起伏要渡過，直到後來，便會發覺一些自己一向認爲不怎麼看得起的俗世成就，他都不能達到，便會開始冷靜下來，重認自己，再作檢討。

所以年輕人志大，到了壯年，有志氣已就很難得了，到了中年，志氣換爲俗氣，等到老年，俗氣又成了暮氣了。

血氣方剛的人罵老人家「老氣橫秋」，殊不知一個人生命已將秋盡，接近冬藏，你想他不喪氣都不可以。

唐晚詞此時已明白眞相。

明白眞實情況的人通常都無法奮亢起來。

因爲眞相往往使人氣沮。

唐晚詞手上有一把短刀，已不能拒敵于遠，所以封守的多，搶攻已感吃力，要不是舒自綉斷了幾根肋骨未曾痊癒，而英綠荷胸背的晶鏡俱破，失去了護身法寶，委實不敢太過近身拚命，唐二娘早就要敗在他們手裏了。

唐晚詞奮戰着，忽然心裏一動。

同時也是心裏一痛。

因爲她想起了一個人。

雷捲。

——無論你去那裏，我都惦掛着你。

雷捲曾對她如是說。

——現在雷捲在那裏？

——捲哥，捲哥，我惦想着你。

唐晚詞估量情勢，知道這心血來潮似的惦記，恐怕也不長久了。

一個人如果失去了生命，也等於失去了感情，失去了記憶，失去了一切。

所以她想趁這一息尚存之際，好好的惦里一下這個心裏一直想着的人。

——縱沒有天長地久，但總算有了這生死一髮間的刹那，自己是全心全意的念着他。

可是他呢？

× × ×

雷捲正和戚少商策馬快騎，往八仙台方向飛趕。

這時，他們正在一處溪邊稍作停留，頷馬飲水，舒展肢體，準備片刻後又作趕路。

雷捲望着草原一片葱青，天淡雲閑，似乎怔怔出神。

忽然，他的駿馬希聿聿一陣嘶鳴，雷捲似震了一震。

戚少商馬上看出來了。

「想人？」

「嗯。」

雷捲苦笑了一下，不知怎的，心頭那一點艷冶而悽美的身影，總是擱不下來。那馬鳴的一刹，彷彿有人在喚他，眞的，心裏頭有個細細的聲音，正在哀切低速的喚。

在這一刻裏，雷捲心頭隱隱覺得掛心，很想不顧一切，往回頭的路走。

但他不能。

——「青天寨」、「毀諾城」以及一大千武林同道，還在等着他們的急援。

人生裏總有些牽腸掛肚的事，總是不能讓人可以痛痛快快。

——或許，人生裏眞正痛痛快快，一了百了、無牽無掛、不聞不問的，只有一死。否則，就算你看破紅塵，落髮出家，還是得掛着肚皮，留意天色，尋覓棲身之處。

戚少商彷彿看透了他的心事。

那是因爲戚少商心裏也惦着人。

所不同的是，戚少商正在赴見息大娘，會面的心情是越來越濃烈了，雷捲則不一樣，他是跟唐晚詞分別，越行越遠，離意越深切。

所以戚少商心裏很慚愧，很歉疚。

他覺得自己連累雷捲太多了。

不過，他所連累的人，又何止雷捲一個？

一個人如果欠人太多，他已沒有辦法償還，他唯有盡力的讓他所虧欠的人覺得這虧欠是値得的。

故此戚少商很振作。

他能在郝將軍府回上一口氣，只要有一天還有息大娘、雷捲、鐵手、無情、劉獨峯這些朋友，他便要活下去。

好好的活下去。

因爲他已找到了活着的意義。

當他看見雷捲一向森冷的眉宇間抹過一陣憂傷，他已瞭然雷捲想起了什麼。

——戀愛的人總是易喜易嗔。

——戀愛的人總是愛受傷。

他很想便要請雷捲向燕南的道上去。

——他自己一個人獨渡易水，就可以了。

但他還沒有開口，雷捲的視綫已從天外雲際收了回來，說：「我們走吧。」

說罷，他又很輕很輕很輕的，嘆了一聲。

戚少商的話說不出來了。

因爲他曾跟隨過雷捲，他知道這位「捲哥」的脾性：這個臉冷心熱的人，一旦下決心赴義決死，縱千折亦不回，誰若是叫他回頭，不論是用什麼藉口，那是白碰一鼻子灰而已。

戚少商雖然明知勸不回，但總是要想勸勸。

殊料他還未曾發話，雷捲好像已知道他要說什麼。

「你想念的人，未必見得着；你見得着的人，未必眞的想念。」雷捲苦笑道，「就算你本來想念的人，天天見着，就不一定會很想念；本來不怎麼想念的人，太久沒見，也會有些想念。情到濃時情轉薄，世事就是這樣，這樣也好，情若濃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戚少商知道，他說的有些是違心之言，但他主要是爲自己開解，也且讓他說下去。

「人生裏忍耐的時間，一定多於成功的時間。」雷捲的臉眼，充滿了世間的風霜、世事的滄桑。「一個人，如果要成功，就必須要能夠忍耐；就算不想成功，也得要忍耐，因爲，活着本身，就是一種忍耐。」

戚少商完全同意。

他知道雷捲說的是眞話。

眞話除了是肺腑之言，通常也是金玉良言。

雷捲最後加了一句：「走吧。」

戚少商只好啓程。

雷捲踏鞍翻身上馬，清清楚楚的感覺得到，在剛才轉身的刹間，確是有人在呼喚他，呼喚他的聲音遙遙遠去。

× × ×

其實在那一刹間，唐晚詞確在心裏呼喚着他。

× × ×

雷捲繼續遠去。

唐晚詞境遇更危。

如果說深念或深知的人就算分開，也會有心有靈犀，特殊的感應。

但要是相距愈遠，這心靈的感覺是不是也愈淡呢？

甚至，已全然失去了感應？

× × ×

至於無情呢？他眼看一羣熱血友朋，全在危急之中，而他愛莫能助，他心裏當會是怎麼個急法？

——會不會比當日鐵手在安順棧裏，功力未復，而身旁好友如唐肯等眼看要喪在福慧雙修，連雲三亂手裏還急？

× × ×

洪放呢？究竟要爲求生存而叛主，還是爲求盡義而拚死？他決定了沒有？下手了沒有？

× × ×

郝舜才大將軍並不知道在洪放心裏有那麼大的掙扎。

文章對洪放所說的話，他猶如充耳不聞。

他一向是個命福而大的人。

他一向信任他的部下。

所以他以爲文章的話，對他部下根本起不了作用。

他壓根兒不相信他的部下會出賣他，背叛他。

他舞着大刀，飛砍文章，他的人就站在洪放身邊，跟他肩並着肩，一點防患也沒有。

其實，不疑人也是一種福氣。

一個人常常懷疑有人會對不起你，無疑是件很痛苦的事。

郝舜才胡里胡塗由小兵陞了副將，在宮廷鬥爭裏不費力的就有了有力的靠山，又莫名其妙的被調來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來當「土皇帝」，而且也胡胡混混中打了戰仗立下戰功，還發了點財，一直都是靠運氣成事，所以得來並不着力，他也豪爽好客，一生人只奢豪一些，海派一些，並不做有損陰隲的事。

——一個人，天生機智聰敏，或豪勇過人，甚或才能出衆，都不如天生幸運的好。

——幸運的人可以沒有一切才學，但能達成比有才學的人更大的成功。

郝舜才並不能說很成功，但至少有胡塗好命，不必飽歷憂患，也不必操勞些什麼。

可是一個人怎能一世夠運？

——正如賭博一樣，你可以靠手氣贏十次八次，但不能靠它贏一輩子。

郝舜才一向信任洪放。

他也一向重用洪放。

他根本不防洪放。

——這次他押的賭注，是輸還是贏？

——不過無論輸贏，他都是要付出性命的代價。

（未完・四十一）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老人引領徐少華、紀若男、祖東權等進入魔窟，把走火入魔，雙腿軟癱的紀千里救出，詎知紀千里恩將仇報，反向賈老二和徐少華施毒，幸賈老二有備，未遭毒手。事後，聞天聲、徐少華、賈老二等心急重建雲龍山莊，趕回雲龍山，途中，莫名其妙地都有人迎迓招待，據說是奉副總管之命行事，聞天聲、徐少華心存疑惑，詢之賈老二不得要領，待返抵雲龍山莊，驀見山莊已經建好，莊中舊人徐錦章率衆來迎，向他詢問，答稱一切依徐少華表示辦理，弄得徐少華莫名其妙，不特莊院建得和從前一模一樣，就連地上方磚也一塊不多一塊不少了……

龍潭難禦侮 虎穴也遭殃

進入書房，徐華少更是一怔！書房裏所有的陳設，居然也佈置得和從前完全一樣。

譬如所有花格子窗的雕刻，窗簾的布料色澤，爹書桌的文房四寶，甚至一几一椅的木料顏色，以及壁上懸掛的書畫，几上擺設的古玩，只要你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事物，無一不和從前一模一樣！

這比精心佈置，還要難上十倍。

聞天聲一手撚鬚，頷首嘉許的道：「徐副總管，虧你佈置得和從前一般無二，眞是辛苦你了。」

徐錦章連連躬身道：「聞三老爺過獎，這是小的應該做的，少莊主要重振雲龍山莊昔日聲威，同來之後，至少要和昔日一樣，才是眞正回到家了。」

一名莊丁端着茶水送上，茶是上好的龍井茶，清芬撲鼻。

徐錦章轉向賈老二陪着笑道：「現在好了，少莊主同來了，賈總管也來了，小的担子總算輕了，明天一早，少莊主去祭拜過老莊主的墳墓，小的就可以把帳册和莊上的花名册一併呈請總管過目，以後小的就聽總管你的差遣了。」

「那倒不急。」賈老二道：「徐副總管對咱們一行人，還有幾位不認識吧？來，小老兒給你引見，這位是史公子，這位是藍公子，都是少莊主的結義兄弟，這是柳姑娘，聞三老爺的義女公子。」

徐錦章連忙望史、藍等三人躬身道：「小的見過史公子，藍公子，柳姑娘。」

史琬、藍如風、柳飛絮也連忙還禮道：「徐副總管不可多禮。」

賈老二摸摸鼻子，接着一指王天榮等四人又道：「這四個是小老兒手下的王老八、任老十、胡老四、余老六，咱們五個人最好記了，二、四、六、八、十，如果記不得姓，就叫老四，老六、老八、老十也一樣會應你的。」

徐錦章陪着笑道：「總管交代過，小的怎麼會忘記。」一面又朝王天榮四人拱手道：「四位老哥追隨總管已久，以後還要多多指點才好。」

他很會奉迎，對每一個人都笑臉相迎，說得好像很誠懇！

王天榮等四人也一齊抱拳還禮，說着：「不敢當。」

不多一回，天色逐漸昏暗下來，莊丁在書房四周，點燃起四盞琉璃燈，燈光柔和得如同白晝。

又過了一回，一名莊丁走入，朝徐錦章躬身一禮，說道：「徐副總管可以請聞三老爺，少莊主諸位去入席了。」

徐錦章點點頭，就轉身道：「聞三老爺，少莊主，史公子、藍公子、總管、四位老哥，酒席已在隔壁一間廳開上來了，請過去入席吧！」

聞天聲、徐少華等人站起身，徐錦章已趨步走在前面，到得門口，才側身抬手，說着：「請，請。」

書房右首一間，原是江淮大俠徐天華在日宴請兩三知己好友小酌的小膳廳，佈置當然也一如往昔！

今晚菜餚也特別可口，不輸任何大酒樓的廚司，酒是陳年紹酒，更對賈總管的胃口，席上每一個人都贊不絕口。

飯後，大家回到書房落坐，又喝了一回茶，副總管徐錦章已命人安排了衆人的住處，聞天聲、徐少華、柳飛絮、史琬，藍如風五人的臥室是在第二進的樓上。

賈老二是莊上的總管，要綜理莊中事務，住在第一進東首的跨院裏，除了一間臥室，還有一間起居室。王天榮等四人臥室在西跨院，和徐錦章住在一起，每人一個房間。

聞天聲等人由徐錦章陪同上樓，聞天聲就以「傳音入密」朝徐少華道：「少華，待會徐副總管下樓之後，你到爲師房裏來。」

徐少華也以「傳音入密」應道：「弟子記下了。」

大家看過臥室，徐錦章就告辭下樓。徐少華來到師傅房門口，輕輕推開房門。

聞天聲道：「進來。」

徐少華走入房中，隨手掩上房門，走到聞天聲面前，垂手說道：「師傅要弟子來，不知有什麼吩咐？」

聞天聲一指木椅，說道：「你坐下來，爲師有話問你。」

徐少華答應一聲，在邊上一張木椅坐下。

聞天聲目光一抬，問道：「徐錦章是從前管事徐建章的兄弟？」

徐少華點頭道：「是的。」

聞天聲道：「莊上出事那天，他奉派出去有事，你可知道他去了那裏？」

徐少華道：「這個弟子不知道，方才也沒有問過他。」

聞天聲摸着鬍鬚，問道：「你可知他平日爲人如何？」

徐少華道：「他平日只是帮着建章叔跑跑腿，爲人很和氣，旁的弟子就不知道了。」

聞天聲問道：「他武功如何？」

徐少華道：「莊中的人，平常都是自己練的，建章叔跟爹多年，爹也時常加以指點，至於錦章叔的武功如何，弟子就不知道了。」

聞天聲道：「重建莊院，當然不會是你交代他的了？」

徐少華道：「不是。」

聞天聲道：「本來爲師還以爲是賈總管在故弄玄虛，後來才知道不是他。」

徐少華道：「但弟子兩次要問錦章叔的時候，都被賈總管攔了過去，拿話岔開了。」

聞天聲微微一笑道：「此人假冒你的名義，交代徐錦章興建莊院，此事也許徐錦章眞的並不知情，你問出來了，豈不徒增困擾，反正此人並無惡意，不如慢慢的查，日後總會知道的，爲師要你進來，只是先瞭解一下徐錦章的爲人而已，時間不早，你去休息吧！」

徐少華站起身道：「師父晚安，弟子那就告退了。」說完，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 × ×

第一進的東跨院裏，這時可熱鬧哩！

中間一間起居室裏，中間是一張金鷄獨立的圓桌，賈老二像大馬猴似的坐在上首，圍着他坐的是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和徐錦章。

這是徐錦章的意思，賈總管在書房裏，當然喝得不够盡興，王天榮等人更不好開懷暢飲，於是吩咐莊丁把從書房裏撤下來的菜餚，要厨下加熱了送到這裏來，另外還有兩罈陳年紹酒，大夥和賈總管喝個痛快。

這對賈老二來說，正是投其所好，焉得不大喜過望，尖聲說道：「徐副總管，咱們雖是今天才見面，嘻嘻，其實神交已久，你老弟不但能幹，而且還是小老兒的知己！」

徐錦章陪着笑，拘謹的道：「屬下能蒙總管賞識，這是屬下的榮幸。」

賈老二搖着手道：「現在這裏都是自己兄弟，不許再說客套話，來，大家喝酒才是正經！」

徐錦章趕忙雙手捧起酒碗說道：「屬下先敬總管。」仰頭把一碗酒喝了下去。

賈老二和他對乾了一碗。

王天榮接着道：「現在該屬下敬總管了。」舉碗一飲而盡。

賈老二又和他對乾了一碗。

接着任貴、胡老四、余老六每個人都依次敬了總管一碗，賈老二也一一和他們對乾了一碗。

咱們國人在喝酒時，禮數最週到了，你敬了我的酒，我就非回敬不可，於是賈老二從徐錦章起，又依次回敬了他們每一個人。

接着又互相敬酒，甲與乙，乙與丙，來而不往非禮也，一罈紹酒，不過頃刻之間，就分別灌進了六個人的肚裏。

第二罈又開了封，從罈裏倒入酒壺，再從酒壺倒入每個人的酒碗，再由酒碗倒進每個人的喉嚨。江湖上人生性豪邁，碰上了就大碗酒，大塊肉的吃喝。今晚這頓宵夜，就顯出他們每一個人的豪邁本色，但儘管你如何豪邁，酒總歸是酒，不是白開水，兩罈紹酒，裝進了六個人的肚裏，酒精是絲毫不會和你客氣的，於是大家帶着九成九的醉態，皆大歡喜的散席。

賈老二的酒量遠在這幾人之上，但也

有了六七分酒意，起身目送大家出了院門，也就打着呵欠，跨入房中。

一名莊丁不待吩咐，送上一盞茶來，恭敬的道：「總管請用茶。」

賈老二瞇着醉眼，揮揮手道：「沒你的事了，去休息吧！」

那莊丁躬身道：「多謝總管。」就返身退出。

賈老二確也感到有些睏倦，他連長衫也沒脫，就和衣朝床上一橫，酒氣醺醺，鼾聲呼呼，立時睡着了。

忽然，他在睡夢中感到一張床平穩的往下沉去，這應該說是毫無感覺的下沉，換一個人，尤其在喝醉了酒以後，一定不會察覺的；但賈老二却及時警覺了，迅快翻身坐起！

這張床會自動下沉，當然是有機關控制的。賈老二這翻身坐起，已經極輕極快，可是機關的反應却比他更快，木床上一方沉重的天花板就在此時突然從頭頂直壓下來，同時下沉的床板也突然往下掀開，這一下就像棺材脫了底一般，使得賈老二一個人加速往下墮落。

上面有一塊沉重的木板壓頂而下，下面床板又及時掀開，賈老二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沒有，更沒有可資攀援之處，口中不覺唏道：「這回小老兒完蛋了！」

× × ×

第二天早晨，大家盥洗完畢，吃過早餐。

徐錦章走了進來，朝徐少華躬躬身道：「少莊主，祭品已經準備好了，可以去老莊主的墓園了。」

徐少華點點頭，說道：「好，咱們這就去。」

出了大門，莊丁們早已牽着馬匹在伺候。大家依次上馬，由徐錦章走在前面帶路。

從莊上到東岩不過三里來路，很快就趕到了。一行人在「東岩山莊」下馬。

（作者按：「山莊」有兩種，一種是別業的通稱，含有嘯傲山林之意。另一種是墳莊，也是家祠，建在墓園之旁，派有專人管理墓地，也叫山莊，特此表而出之，免得讀者向「天窻」去詢問了。）

早有一名年紀較老的僕人出來迎接。他年紀雖老，但不是雲龍山莊的老人，徐少華當然不認識了。

徐錦章陪同聞天聲、徐少華等人進入山莊大門，穿過天井，迎面是一排三間的大殿，兩邊廂房是家屬休息之處。徐錦章請大家進入東廂待茶。

莊丁們不待吩咐，抬着方箱（方箱是放祭品的木箱，方形，有三到四格，可以疊起來由兩人抬着走），放到祭桌邊上，取出了祭品，一一放好，然後又點上了香燭。

徐錦章在東廂門口躬着身道：「聞三老爺、少莊主可以上香了。」

聞天聲走到祭桌前面，徐錦章立即遞上三支香，聞天聲朝上拱了一拱，由徐錦章接過，插入香爐之中。

聞天聲跪拜下去，忍不住老淚縱橫，低低的祝禱道：「二師兄，害死你的兇手，已經自食惡果，雖然還沒查出幕後主使的人來，但天網恢恢，總有一天會查出來的。少華福緣不淺，幸蒙崑崙前輩異人乙老人家收為記名弟子，得傳崑崙心法，日後當可光大門庭，二師兄在天之靈，大概也可以告慰了。」抹着淚水，拜了幾拜，才行站起。

徐少華走上前去，撲的跪到地上，仰臉哭叫了聲：「爹……孩兒回來了，殺害爹的兇手苗飛虎巳死，但孩兒一定會查出主使苗飛虎的眞兇來的，不殺此人，孩兒誓不為人，爹，你老人家在天之靈要保祐孩兒，踏遍天涯，找出這主使的人來替爹報仇……」

他淚如泉湧，哭倒在地，越說越傷心，一時不禁放聲大哭！

賈老二連忙走上前去，勸道：「少莊主，可以請起了，別哭壞了身子。」一面朝徐錦章遞了一個眼色，兩人一左一右把他扶了起來。

接着柳飛絮、史琬、藍如風三人，也相繼行禮，才焚化銀錠。

聞天聲問道：「徐副總管，二師兄的墳墓在那裏？」

徐錦章忙道：「就在左首林間，小的給聞三老爺、少莊主帶路。」說完，連聲說「請」，就走在前面。

聞天聲、徐少華等人跟着他出了東岩山莊，循着莊左一條寬闊的石板路，走了大約有一箭來遙，只見山麓間鋪着平整的十幾級石階，兩旁都是參天古柏，氣象森森！

大家拾級走上石階，是一片廣大的石砌平台，迎面矗立一道白石牌坊，上書「徐氏墓園」四個擘窠大字，兩旁各有翁仲、石馬，看來極為宏偉！

再上去，又有十幾級石階，登上石階，又是一片石砌平台，正中間放一張白石祭案，案後矗立了一人高的墓碑，上書：「江淮大俠徐公天華暨德配黃氏夫人之墓」，碑後是用白石砌成的圓形墳墓。

徐錦章辦事果然週到，他把徐少華母親黃夫人的墓也遷來合葬了。

「爹、娘……」徐少華急步奔了上去，跪到墳前，又淚如雨下。

聞天聲也走到祭案前面，朝上拱手道：「二師兄，二師嫂，你們安息吧，少華年輕有為，前程遠大，二位在天之靈，可以含笑告慰了。」拜罷，循着石砌墳墓，四周走了一圈。

徐少華也經史琬、藍如風相勸，站了起來。

徐錦章朝聞天聲、徐少華躬身說道：「聞三老爺，少莊主，莊上四十六位遇害的人，還有一座大塋就在右首林中。」

當下由他領路，朝右首一條石板路行去，相距不過二十來丈，一片松林間果然矗立着一座大塚，墓碑上寫着：「雲龍山莊殉難同人之墓」，碑後還鐫有四十六人的姓名。聞天聲、徐少華等人，在塚前行了禮。

賈老二點着頭，朝徐錦章嘉許的道：「徐副總管辦事果然幹練，小老兒只當這次陪同少莊主回來，要重建家園，還得大費周章，不料你全做好了，不但雲龍山莊恢復了舊觀，連老莊主的墓園，都營建得如此堂皇，不用小老兒再費心了。」

徐錦章連忙躬着身道：「總管誇獎，

這是屬下份內之事，屬下能夠替少莊主稍盡棉薄，也是應該的。」

徐少華轉過身，朝徐錦章撲的跪拜下去，說道：「錦章叔，你替爹、娘營建墳墓，眞該謝謝你，請受我一拜。」

徐錦章慌忙伸手把他扶起，說道：「少莊主千萬不可如此，小的担受不起，小的從小受老莊主的大恩，這點事，是我應該做的。」一面說道：「快中午了，聞三老爺，少莊主請回莊休息吧！」

× × ×

回轉雲龍山莊，聞天聲，徐少華等人一起回到書房落坐。

賈老二是雲龍山莊的總管，自然要瞭解一下雲龍山莊的狀況，另外隨他來的王天榮、任貴等四人，也要分派他們職司，因此沒有和大家回到書房裏來。

聞天聲心中始終在嘀咕着，據他估計，興建雲龍山莊和營建二師兄墓園，這兩處工程都極為浩大，非五六萬兩銀子莫辦，何況雲龍山莊中一切擺設，盡皆恢復昔日舊觀，所費更是不貲。

此人化如許巨欵，却不肯出面，究是為什麼呢？

自己和二師兄一起長大，二師兄交遊雖廣，但細數故交，沒有一個人能够拿得出這樣一筆巨欵來，二師兄也並沒有一個有這樣深厚交情的人！

柳飛絮眼看義父只是沉思未語，好像在想着心事一般，不覺問道：「乾爹，你老人家在想什麼呢？」

聞天聲一手撚鬚，啊了一聲，笑道：「沒什麼，為父只是在想……」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見賈老二和徐錦章兩人一起走了進來，賈老二朝徐少華拱拱手道：「少莊主，小老兒巳分派了胡老四他們的工作，胡老四、余老六為莊上三十名莊丁的正副管事，王老八為外管事，負責對外連繫，任老十為內管事，負責莊中的一切事務，不知少莊主認為是否妥當？」

徐少華說道：「我們莊上有這許多事嗎？」

「怎麼沒有？」賈老二聳了下肩，說道：「少莊主要光大雲龍山莊，自然會和江湖上人接觸來往，那時，事情就多了，王老八担任接待江湖朋友，那是遊刄有餘的。」

徐少華道：「你是莊上的總管，一切由你安排就好。」

× × ×

史琬是個好動的人，她看午後天氣稍暖，就約柳飛絮一起走出書房，循着白石小徑，朝東首園中走去。

雲龍山莊的東園和後園相連，佔地數十畝，林木葱鬱，當時一場大火，只焚毁了前進莊院，花園中的亭台樓榭，並未遭到波及，只須稍加修葺，就恢復舊觀了。

兩位姑娘走近水榭，只見一片梅林，紅白相間，清香沁人！

史琬拉着柳飛絮的手，道：「柳姐姐，我們到水閣裏去！」快步走上曲折石橋，目光抬處，只見水榭右側，似有人影一閃而沒！

史琬輕咦道：「柳姐姐，妳看到沒有，水榭右側，好像有人，閃得好快！」

柳飛絮道：「我怎麼沒有看到？」

史琬催道：「快走，我們過那邊去瞧瞧！」

柳飛絮道：「可能是莊上的人，看到我們過來，就避開了。」

史琬道：「不，這人身法極快，我連他的身形都沒看清楚，莊丁們那有這樣的身手？」

迴橋九曲，等她們走入水榭，那裏還有人影？史琬兀是不信，因為水榭只有一南一北兩橋相通，除了自己兩人過來的南端，另一端曲折通往北首一座假山，一目了然，也沒看到半個人影！

她拉着柳飛絮，在水榭外面，走廊上繞欄一圈，依然不見有人，不覺哼道：「方才就在這裏，明明看到人影閃動，青天白日，難不成會是鬼影子？」

柳飛絮目光流動，忽然看到走廊牆下，有人用木炭畫了一段枯竹，這一瞬間，她陡然如遇鬼魅一般！身軀猛地一震，似是驚怖欲絕，手足冰冷，掌心立時沁出冷汗來！

史琬拉着她的手，只覺突然之間，柳姐姐的手冰涼如鐵，還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急忙回頭看去，果見她臉色蒼白，連咀唇都失去了血色，不覺問道：「柳姐姐，妳怎麼了？」

「沒什麼，」柳飛絮勉强笑道：「我只是身上覺得有些冷！」

史琬道：「妳臉色也不大對，大概是衣服穿少了，那就快些回去吧！」

柳飛絮點點頭，兩人就循着原路回轉書房。

史琬道：「柳姐姐，妳還是回房去憩息一回吧，我陪妳去。」

柳飛絮道：「不用了，我自己去憩一回就好。」說完，獨自往後進走去。

史琬正待進去，只見藍如風瀟洒的從裏面走出，一見面就問道：「妳和柳姐姐到那裏去了？」

史琬道：「我們到後園去玩。」

藍如風道：「柳姐姐呢？」

史琬道：「她身子不舒服，回房休息去了。」接着問道：「你不是和大哥在下棋嗎？怎麼一個人出來了？」

藍如風道：「剛才賈老二和徐副總管兩人，拿着兩大本帳簿，要跟大哥報告莊上的開支，我沒事可做，才溜出來的。」

史琬忽然低啊一聲，說道：「剛才我們在水榭發現了一件事，我明明看到有一個人影在水榭走廊上一閃而沒，身法極快，等我們趕去，連鬼影子也沒有。」

藍如風說道：「那一定是從另一頭走了。」

史琬道：「水榭是在水中央，四面環水，離對岸少說也有五丈來寬，只有一南一北兩座橋，我們是從南端過去的，北首對岸是一片草坪，接連假山，他從北首橋上過去，最快也掠不到假山，怎麼會不見人影的？」

藍如風道：「柳姐姐也看到了？」

「她可沒有。」史琬道：「是我看到的。」

藍如風笑道：「那是妳一時眼花，看到了樹影子，當作人了。」

史琬氣道：「我怎麼會眼花？大白天

，我會把樹影子當作人？那麼夜裏還能走路？何況那裏根本沒有樹影子。」

藍如風道：「妳說妳看到的人影，身法比我們還快了？」

史琬道：「我沒看清楚，至少我們趕到水榭，已經不見了，如果他從北首橋上走過去，越過草坪，躲入假山，這份身法就比我們快得多了。」

藍如風道：「妳們當時爲什麼不到假山去查看呢？」

史琬道：「就是因爲柳姐姐突然手足冰冷，身子不舒服了，我們才回來的。」

藍如風問道：「柳姐姐好好的人，怎麼會突然不舒服的呢？」

「誰知道？」史琬道：「我看她臉色蒼白，連咀唇都沒有一點血色，手足冰冷，身子也起了輕微顫抖，我問她那裏不舒服，她說身子發冷，我只好送她回來。」

藍如風突然心中一動，問道：「她有沒有看到人？」

史琬道：「你怎麼啦？跟賈老二一樣嚕唆，我不是告訴你，她沒注意，只有我看到嗎？」

「對不起！」藍如風陪着笑道：「小弟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史琬道：「你說，我看到的會不會是什麼人？」

藍如風道：「既然妳看到的是人影，那自然是人了。」

史琬哼道：「這人大白天居然敢到雲龍山莊來踩盤！」

藍如風道：「妳不是說他身法很高明嗎？後園又沒人住。」

史琬道：「下次再給我遇上，看他還往那裏跑？」

藍如風悄聲問道：「三哥想不想去找他？」

史琬道：「現在再前去找他，還找得到？」

藍如風道：「不是現在。」

史琬目光一注，問道：「那是什麼時候？」

「今晚二更。」藍如風湊上一步，壓低聲音道：「此人既然敢在大白天進入莊裏來踩盤，晚上可能還會來。」

「你說的不錯！」史琬大喜道：「我們……」

「噓！」藍如風噓了一聲，悄聲道：「妳別告訴大哥！」

史琬點頭道：「好，就是我們兩個人知道。」

剛說到這裏，只見賈老二和徐錦章兩人一前一後從書房走出。

史琬望着他後影，說道：「你瞧，賈老二忙得好像連喝酒的時間都沒有呢！」

賈老二回頭道：「史公子說對了，小老兒給徐副總管拉來拉去的，連脚都沒有停過呢！」

兩人回進書房，徐少華抬頭看到兩人，問道：「你們到那裏去了？」

史琬道：「就在附近走走。」

徐少華道：「你們從東園一直過去，就通往後花園，可以到後花園去走走。」

史琬道：「我們已經去過了……」

藍如風急忙用「傳音入密」和她說道：「不可告訴他。」

×　×　×

晚餐之後，大家在書房坐了一回，就各自回房。

藍如風和史琬暗暗遞了一個眼色，史琬朝他點了下頭，才進入房去。

兩人心裏有事，自然不敢躺下去，吹熄燈火，就在黑暗的房裏坐着等候時間，好不容易挨到二更光景，史琬和藍如風悄悄推開後窗，穿窗而出，再回身輕輕推上窗門，相互打了個手勢，正待縱身掠起，瞥見屋脊上似有人影閃動，已經越過東首一重房屋。

兩人急忙跟蹤躍起，掠到東首屋上，舉目望去，果見一條黑影掩掩藏藏的似向書房方向掠去，因相距較遠，看不清對方面目身材，只是一條黑影而已！

史琬、藍如風兩人原約好到後園水榭去的，如今莊上發現了夜行人，自然要追上去瞧瞧，此人到書房去，有何企圖？何況到後園水榭去，也要從書房經過的。

兩人相互打了一個手勢，就遠遠尾隨着前面黑影，一路躲躲閃閃的從第二進來至前進，再越過一道高牆，就是東首院落了。

前面黑影一路行來，並未稍停，在經過書房前面的時候，顯得特別小心，藉着花木掩護，悄悄閃進東園。

後面兩人先前還以爲他意圖對大哥不利，如今看他輕悄的掩過書房，朝園中行去，兩人對望了一眼，依然暗暗的尾隨下去。

入夜後的花園，因林木葱鬱，更見幽暗，兩人怕被對方走失了，暗暗加緊脚步，和前面黑影稍稍拉近距離，只是不敢逼得太近，還是保持了七八丈遠近，以防被他發覺。

史琬發現這條路，正是自己和柳飛絮日間經過的路徑，是往水榭去的，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一面悄聲說道：「再過去就是水榭了！」

藍如風道：「這人大概就是妳白天看到的那人了。」

現在已經漸漸接近水榭，半輪明月斜掛天空，淡淡清光，照在粼粼水波之上，就比樹林間要明亮得多了！

前面那黑影走近迴欄曲折的橋頭，忽然脚下一停，回頭往身後望來。

後面兩人因此處已面臨池水，四面沒有樹林可資掩蔽，只好留在一片梅林之中，蹲下身子，凝足目力望去。

前面黑影這一回頭看來，兩人正好凝目望去，自可隱約看到他的面貌，這一瞬間，兩人幾乎輕咦出聲，心中也不約而同的暗道：「會是她！」

她，竟會是推說身子不舒服，連晚餐都沒有吃的柳飛絮！

她一個人，深更半夜，躲躲閃閃的到水榭來做什麼呢？

史琬攢攢眉頭，忍不住低聲道：「柳姐姐難道有什麼圖謀不成？」

藍如風道：「不會的，也許她白天也看到了，所以和我們一樣，想來探個究竟的。」

他們說話之時，柳飛絮已經越過九曲橋，走到水榭迴廊上，她一手掠掠披肩長髮，緩緩的靠近欄杆，一手扶欄，仰臉看

着月色。

藍如風輕咦道：「她好像在等人！」

史琬輕聲道：「她等什麼人呢？」

藍如風說道：「我們看下去就知道的了。」

這樣足足等了一盞熱茶工夫，柳飛絮依然憑欄而立，沒有走動，史琬漸感不耐，低聲道：「柳姐姐到底做什麼來的？這要等到幾時去？」

藍如風輕輕扯了她一下衣袖，說道：「快看！」

史琬急忙定睛瞧去，這一瞬間，水榭迴廊上不知何時已多了鬼魅似的人影，這一身黑衣，連頭臉都包着黑布，只露出兩個眼孔，他出現在柳飛絮身後不過一丈來遠，柳飛絮似是絲毫未覺！

史琬睜大雙目，問道：「這人從那裏來的？」

藍如風搖搖頭，道：「我也沒有看清楚，只見黑影一幌，柳飛絮身後就多了一個人……」

史琬緊張的道：「柳姐姐好像還不知道呢，我們要不要向她示警？」

藍如風道：「不可出聲，且看下去再說。」

柳飛絮雖然憑欄站立，但她選擇的角度很好，不論從她左邊或右邊過來，她都可以看得到，但她沒想到黑衣人會無聲無息的從她身後出現，因此她竟然一無所覺，悄立如故。

那黑衣人似是並無偷襲之意，站了一回，眼看柳飛絮猶未發現自己，不覺發出低沉的一聲陰笑！

柳飛絮笑聲入耳，身子如遭雷殛，陡地一顫，急急向左閃出，疾退了兩步，才倏然轉過身去。

那黑衣人森笑道：「柳飛絮，不用驚慌，我若是要偷襲妳，此時妳早已躺下來了。」

柳飛絮冷冷的道：「你要怎樣？」

黑衣人道：「我就是爲妳來的，妳跟我走，還是要我把妳擒回去？」

柳飛絮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黑衣人咯咯乾笑道：「妳欺師滅祖，吃裏扒外，難道不該跟我回去領罪嗎？」

柳飛絮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說道：「我已經離開，不再是殘缺門的人了，自然不用隨你回去，你們也不用再來糾纏我了！」

「妳說得倒是稀鬆！」黑衣人森笑道：「本門規矩，一入本門，終身不得背叛，就是做了鬼，也是本門的精靈，我奉命要把妳帶回去，妳非跟我走不可，怎能說是糾纏？」

柳飛絮道：「我不會跟你走的。」

黑衣人道：「柳飛絮，妳還想和我頑抗嗎？」

柳飛絮道：「我已經別無選擇。」

隱身對岸梅林中的兩人因距離水榭已遠，聽不到兩人在說些什麼，但看情形，柳飛絮和黑衣人似在爭論着什麼？

史琬道：「看他們好像要動手了呢！我們怎麼辦呢？」

藍如風道：「這水榭只有南北兩座橋可通，妳守住這裏，我繞到北首去，不論他和柳姐姐動不動手今晚都要截住他。」

史琬點頭道：「對，今晚非截住他不可！」

藍如風站起身，沿着池塘從梅林中悄悄朝北首繞行過去，就在他穿行梅林之際，身後悄無聲息襲來一縷指風！

藍如風驟不及防，但覺腰上一麻，就已失去知覺！

×　×　×

黑衣人聽柳飛絮說出「別無選擇」，不覺怒哼一聲道：「好個賤人，本座只是不想難爲妳，才好言相勸，妳敢對本座這樣說法？」

柳飛絮午後看到水榭牆脚有人用木炭畫的一段枯竹，心知是殘缺門刑堂派來的人，她不想累及義父，也不想驚動任何人，才一個人單獨來赴約的。

殘缺門對付叛離的人，手段極爲殘酷，今晚她敢毅然單獨前來，自然已抱了必死之心！

除死無大難，她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右手緊握貼身藏的短劍，冷笑道：「我說過我已經不是殘缺門的人了，殘缺門還能管得着我嗎？你總該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吧？驚動了人，你未必走得脫，依我相勸，你還是及早離去的好。」

「好個賤人，本座既然敢來，豈會沒有準備？」黑衣人發出咯咯森笑，說道：「妳知道這座雲龍山莊是什麼人建造的？」

柳飛絮聽得心頭一沉，脚下不覺又後退了一步，問道：「難不成會是殘缺門的人建造的？」

黑衣人森笑道：「妳說對了！」右手疾然一翻，朝柳飛絮肩頭抓來。

柳飛絮早就提防着他，一看對方出手抓來，身形迅快斜退半步，右手抬處，鏘然發劍，寒光一閃，手中已多了一柄兩尺長的短劍，劍尖隨着出鞘已斜削出去。

黑衣人嘿然道：「小賤人，妳眞敢對本座動手！」

右手再翻，伸縮之間，已避開柳飛絮的劍勢，從她腕底探指反抓過來。

柳飛絮毫不怠慢，自己手上有劍，對方只是徒手施展擒拿手法，心頭自然並不感到威脅，口中哼了一聲，右手搖處，短劍接連疾劃而出，使得劍光繽紛，護住全身。

黑衣人厲笑道：「小賤人，看妳在本座手下，能走得出幾招？」

他雙手齊發，五指箕張如爪，忽抓忽劈，記記都取關節穴道，對柳飛絮手上短劍居然視若無覩，着着逼上。

幾招下來，柳飛絮才發現對方擒拏手法精妙無比，自己根本一記也削不上他！不，明明看他抓來，但等到短劍削出，偏偏會削了個空，對方手爪却往往在自己削空之際，乘虛抓來，迴劍不及，自然只好後退。

就這樣三招之中，就有一步被逼得非後退不可，所好這迴廊是繞着六角形的水榭四周一圈，她雖在不住後退，却不虞沒有退路。

黑衣人似是怒極，雙手突然加緊施爲，左掌右爪，全力搶攻。

柳飛絮短劍飛洒，又和他拆解了三招，這三招竟被他接連逼退了三步，第四招再也來不及化解，被黑衣人一掌切下，擊

在右腕之上，但覺骨痛若折，口中發出一聲驚啊，短劍也隨着脫手。

黑衣人沉嘿一聲，右手五指一落，抓住柳飛絮左肩，左手隨着連點了她三處穴道。

× × ×

史琬醒來，天色已經大亮。她雙目乍睜，發現自己安安穩穩的躺在床上，心中不禁大奇，急忙用手揉揉眼睛，翻身坐起，原來自己身上雖然蓋着棉被，却是和衣躺下，衣衫未脫，一手撩開帳子，跨下木床，只見長劍也好好的掛在床頭。

她心中不禁有些迷糊！昨晚二更，自己和藍如風相約去後園水榭，發現柳飛絮先去水榭，後來她身後忽然出現了一個蒙面黑衣人，兩人好像爭執起來。

自己和藍如風商量決定，由藍如風繞去北首，自己守住南首，分頭由九曲橋過去截住黑衣人，藍如風走後，自己也正待往南端橋上走去……

後來，她竟然想不起如何了？自己怎麼會回到房裏，和衣睡下的呢？

不對！史琬越想越覺得蹊蹺，急急開出門，走到藍如風房門口，舉手敲了兩下，叫道：「藍四弟，你起來了嗎？」

房內沒人答應。

她心頭更急，奔到大哥房門口，伸手一推，房門呀然開啓，大哥並不在房中，敢情已經起來了。再急忙奔到聞天聲房門口，叫了聲：「聞伯父。」

房中也沒人答應，再伸手一推，房門也只是虛掩着，應手而啓，聞天聲也起身了。

「他們一定在書房裏了！」史琬三腳兩步的奔下樓去，從第二進長廊急步奔到前進，奔出月洞門，一路奔向書房，快到書房門口，差點和一個人撞上。

那人急忙身形一閃，口中嘻的笑道：「史公子，你早，啊，瞧妳急匆匆的，若不是小老兒閃避得快，不就撞上了嗎？」

一聽聲音，就知是賈老二了。

史琬急忙問道：「賈老二，聞伯父和大哥在不在書房裏？」

「在，在！」賈老二連連點頭道：「聞三老爺和少莊主正在用早餐呢……」

話聲未落，史琬已經像一陣風般往書房奔了進去。跨進右首一間起居室，聞天聲和徐少華果然正在吃着早點。

聞天聲抬頭道：「史姑娘來了，快坐下來一起……」

史琬奔得有些喘息，沒待聞天聲說完，就道：「聞伯父，大哥，柳姐姐和藍四弟只怕出事了！」

聞天聲聽得一怔，放下筷道：「史姑娘，妳說什麼？飛絮和藍小兄出事了？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徐少華一聽兩人出事，也不由得放下了碗筷，目光朝史琬投來。

史琬吁了口氣，說道：「我醒來發現和衣睡在床上，就覺得奇怪，昨晚我和四弟明明一起到後園水榭去的，柳姐姐在水榭和一個蒙面黑衣人起了爭執，我和四弟約定分頭上橋去截黑衣人的，不知怎麼會睡在床上的，我越想越不對，去敲四弟房門，沒人答應，聞伯父和大哥房裏沒人，我想你們一定都起來了，所以才急急趕來的。」

她因心頭發急，話就說得又急又快，聞天聲，徐少華自然聽得沒頭沒腦的。

聞天聲一手捋鬚，說道：「史姑娘，妳先靜一靜，此事好像不大尋常，妳把經過情形說得詳細一點。」

史琬也覺得自己說的太快了，她經過這一陣工夫，心情稍稍平復，這就把午後自己和柳飛絮逛到水榭附近，自己如何發現一個人影在走廊上一閃而沒，當時只有自己一人看到，後來和柳飛絮一同到水榭去找，柳飛絮突然手脚冰冷，臉色發白，身上起了輕微的顫抖，自己問她怎麼了？她只說身上有些冷……

「慢點！」聞天聲問道：「妳們在水榭走廊上，可曾看到什麼嗎？」

「沒有呀！走廊上什麼也沒有。」史琬接下去就從自己兩人回來之後，自己在書房門口遇到藍如風，自己把水榭看到人影的事告訴了他，藍如風說：此人說不定還會回到水榭去，就約自己夜晚二更去水榭瞧瞧……

徐少華接口道：「你們怎麼不告訴我呢？」

史琬道：「這是藍四弟說的，暫時先不要告訴你。」

徐少華道：「後來呢？」

史琬再把自己和藍如風昨晚同去水榭的情形，以及自己醒來，發現睡在床上，詳細說了一遍。

「會有這等事？」聞天聲沉吟道：「他們擄去飛絮和藍小兄弟，照理說，妳也已落到他們手中，何以又要把妳送回臥室來呢？」

史琬道：「我也不知道。」

「走！」聞天聲站起身道：「我們先去樓上瞧瞧。」

徐少華道：「賈總管呢？叫他一起去吧。」

正說之間，賈老二已像大馬猴似的走了進來，說道：「少莊主要小老兒一起上那裏去？」

徐少華道：「你來得正好，咱們這裏，昨晚出了事！」

「出了事？」賈老二霎着眼睛，楞楞的問道：「出了什麼事兒？」

徐少華道：「柳姐姐和藍四弟昨晚被人擄去了！」

賈老二道：「是誰把他們擄去的？」

史琬氣道：「我們知道誰擄走的，還會呆在這裏？」

「那……那……」賈老二搔搔頭皮，尷尬的笑道：「這是聽誰說的，小老兒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史琬哼道：「你除了喝酒，還會知道什麼？」

「是，是！」賈老二問道：「那……你們要去那裏？」

史琬沒好氣的道：「你跟我們走就是了。」

四人回到第二進的樓上，柳飛絮和藍如風的房門還緊閉着。現在已經知道兩人被人擄去，就不用再叫門了，聞天聲走在前面，伸手抵着房門，掌力微吐，門閂「喀」的一聲折斷，房門應手而啓，舉步走入。

柳飛絮的床上果然沒有睡過，後窗也虛掩着，果如史琬所說。

聞天聲率同大家一起退出，再去藍如風房中，情形也和柳飛絮房中一樣，顯見是昨晚出去了沒有回來。

賈老二聳着肩道：「到底他們是怎麼失踪的？」

徐少華道：「是昨晚他們到水榭去，被人擄走的。」

聞天聲跨出房門，又走入史琬的房間，仔細察看了一陣，後窗關得好好的（窗戶都是直閂，人在外面也可以閂上），看不出一絲迹象來。

聞天聲道：「我們到後園去。」

大家下了樓，由史琬領路，依然從第一進東院，經書房進入東首小園，再折入後園，走的是昨晚他們行經之路。（後園當然也可以從後進進去）

路上，徐少華就把史琬說的經過，詳細告訴了賈老二。

賈老二驚詫的道：「這還得了？咱們莊上昨晚居然有人潛入，這人的胆子眞不小！」

史琬哼道：「這人一定有幾個羽黨，哼，給我遇上了，我不剁下他一雙手來才怪！」

她是女兒家，被人家抱着回來，心頭自然極爲氣憤！

一回工夫，就已走到昨天午後她和柳飛絮行經之處，就指點着說自己在何處看到人影，走上水榭迴廊，又指點着說柳飛絮如何感到身子發冷。

聞天聲是老江湖，觀察得十分仔細，他發現水榭一處牆角上，似有極淡的一段黑影，經人抹去，心裏暗暗點頭，忖道：「飛絮極可能是看到什麼記號，晚上才找來的。」

接着史琬又指點着昨晚柳飛絮在這裏憑欄而立，蒙面黑衣人在她身後不遠現身。聞天聲等人仔細察看了一遍，並沒找到絲毫遺留的痕迹。

於是再由史琬領着三人到自己和藍如風隱身之處，藍如風如何穿行梅林，朝北首繞去，自己也悄悄出林，正待往南首橋上行去，後來就不知道了……

大家依照着她所指點的一一仔細察看了一遍，也依然一無所獲。

再從水榭北首的假山前面經九曲石橋，回到水榭，大家已經走得累了，賈老二推開了水榭兩扇雕花長門，請大家入內休息。

六角水榭，裏面相當寬敞，中間是一張大圓桌，圍着十二把坐椅，中間有六扇屏風門，門內是狹仄的儲藏室。

水榭雖已長久無人在此宴集，却依然打掃得十分乾淨。

大家落坐之後，沒有多久，副總管徐錦章已聽說聞天聲等人來了水榭，匆匆趕來，身後還跟着一名莊丁，提着茶壺走入，給每人倒了一盅茶，才行退出。

徐錦章抱着拳道：「小的聽說聞三老爺，少莊主，史公子一早到水榭來賞梅，小的特地趕來……」

聞天聲沒待他說完，就抬目問道：「徐副總管，這後園咱們可曾經常有人來巡邏？」

徐錦章道：「這裏因爲沒有住人，所以並沒派人巡邏，但有一個園丁老章，負責園裏的打掃工作，他就住在園裏。」

聞天聲說道：「老章人呢，你去叫他來。」

徐錦章答應一聲，立即退了出去。不多一回，他領着一個頭髮鬈曲蓬鬆的彎腰老頭走了進來，一面指着聞天聲等人說道：「這是聞三老爺，這是少莊主，這是史公子，這是咱們莊裏的賈總管。」

一面朝聞天聲抱抱拳道：「聞三老爺，他就是管理後園的老章。」

老章連連躬着身道：「小的見過聞三老爺，少莊主，史公子，賈總管。」

聞天聲看他年紀少說已有五十六七，說話之時，眼往下視，連頭也不敢抬，一副莊稼人模樣。這就問道：「老章，這裏都是你打掃的？」

老章應了聲「是」。

聞天聲又道：「你住在那裏？」

老章道：「小的住在前面的小屋子裏面。」

聞天聲又問道：「園裏平常有沒有人進出？」

「沒有。」老章還是低着頭道：「這裏從來也沒有人進來過。」

聞天聲問道：「昨晚二更以後，你可曾聽到什麼聲音沒有？」

「沒有。」老章道：「小的天沒黑就到廚房裏去吃晚飯，飯後就入睡了，每天都是如此，二更以後，小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聞天聲點頭道：「好，你下去。」

老章應了聲「是」，又躬躬身，才舉步退出。

徐錦章朝賈老二悄悄問道：「賈總管，昨晚這裏有什麼事嗎？」

賈老二道：「柳姑娘和藍公子昨晚在水榭附近遭人擄去了。」

徐錦章啊道：「眞的，那是什麼人刦持去的呢？」

賈老二哼聲道：「你問我，我又去問誰？」

徐錦章朝聞天聲拱着手惶恐的道：「這是小的疏忽，總以爲後園又沒住人，用不着巡邏，才會發生這種事，小的眞是該死！」

聞天聲哼道：「你派幾個莊丁巡邏，就不會發生什麼事了？柳飛絮和藍小兄弟的一身武功，至少也比幾個莊丁，强上十倍！」

「是，是。」徐錦章不敢多說，只是應着「是」。

聞天聲問道：「咱們莊上的房屋，落成不久，你怎麼會找老章這樣一個老人來看園的？」

徐錦章道：「那是因爲老章從前一直也是替人家看園的，對園藝很在行，爲人也十分勤快，所以小的才叫他來的。」

聞天聲點點頭，沒有再說。

史琬叫道：「賈老二，你說，怎麼辦呢？」

賈老二道：「史公子是說柳姑娘，藍公子嗎？」

史琬氣道：「我不問他們，還會問什麼？」

（未完・廿三）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常醒、吳元俊、包布書易容化裝，混進太師府作刀客、偵緝手，一晚接應方少飛和林玲偷進太師府，獲見被囚的方正和林甫田，方少飛等原意拯救方、林二位大人出去，但遭拒絕，說是要堂堂正正的出去，不願偷偷摸摸反增罪名，方少飛等只好作罷。此際太師府中正大宴羣魔，忽傳恭親王駕臨，萬貞兒忙迴避，萬太師出迎，在門口正巧遇到帶領部捕快到來的恭親王，向他詢問有關方正、林甫田被捕一事，而出面抓人的是否王立和太師府的花三郎，萬太師諉對王立乃奉旨捕人，花三郎並沒參予公事，恭親王又向他詢問可知方、林二人的下落……

囚大臣誣陷 救胞兄遇險

萬太師道：「不知道。」

恭親王道：「有人說他們可能被囚禁在太師府內，是否屬實？」

「絕無此事！」

「太師此話可當眞？」

「老臣願以身家性命担保！」

這明明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但萬德山言來信誓旦旦，煞有介事，不明究裏的人還眞會被他唬住，醉俠卜常醒，牌仙包不輸，鐵掌遊龍吳元俊雖想抖出底牌來，然則碍於目前的身份，却未敢輕舉妄動。

恭親王臉色一沉，道：「太師既然如此自信，該不會反對本王下令搜府吧？」

萬太師先是愕然一楞，但隨即坦然的說道：「可以，王爺若不信，儘管下令搜查就是，這樣更可以證明老臣的清白。」

恭親王轉頭對隨行的形部捕快道：「你們聽到沒有，爲了老太師的清白，你們務必要仔細搜查，不必顧忌什麼。」

「是，王爺！」

十數名捕快齊聲應是，立作鳥獸散，分別撲向太師府的各處亭台房舍。

其實，方正，林田甫的下落，恭親王早從布笠人口中弄得一清二楚，搜府只是虛應故事，衆捕快在太師府裏兜了一個圈子，便轉入後院。

萬太師不明底細，仍自洋洋得意的道：「老臣行事一向循規蹈矩，絕對不會私禁朝廷命官，現在王爺總該相信了吧！」

恭親王一面示意衆捕快出後門，入棗園，一面也兀自向後門行去，未置一詞。

萬太師急忙追上來，道：「王爺請這邊走，我們該回到前面去了。」

邊說邊做手勢，欲將朱見瑾引往別處，恭親王却不爲所動，笑道：「別忙，也許等一下會有驚人的發現。」

此刻，衆捕快巳至後院門邊，而血手魔君雷霆師徒，盧州三兇，以及萬大才，萬家棟父子等人，均緊跟在萬太師身後，想阻擋巳是無及，只有眼睜睜的看着捕快們踏進棗園，急得萬德山冷汗直冒，却無計可施。

恭親王續往前行，萬太師亦步亦趨，大家夥甫走出後門，萬德山張口欲言未言，一名捕快巳自棗園折返，道：「啓稟王爺，巳經找到了。」

萬太師眼一瞪，道：「找到什麼？可不要信口雌黃。」

他一向橫行朝野，肆無忌憚，殺個把人，易如反掌，朝中百官，莫不懼如豺豹，捕快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這——這——」這了半天，還是沒敢將眞象說出來。

恭親王怒容滿面的說道：「到底找到了什麼，但說無妨，天大的事本王替你担着。」

捕快囁囁嚅嚅的道：「在棗園內發現三間破瓦房。」還是沒敢將事實說清楚。

血手魔君雷霆緊走幾步，上前說道：「老太師，容下官瞧瞧去。」

萬家棟衝着小霸王燕無雙招招手，也說：「爺爺，孫兒也過去看看。」

三個人不待萬德山的首肯，更不理會恭親王的反應如何，話一出口，便爭相跨步前行。

憑十幾名捕快，豈是血手魔君雷霆的對手，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恐生意外，急急忙忙隨後追上去，登時，空氣立告緊張起來。

却被迎面而來的，化裝成販賣零食老嫗的彭盈妹阻住去路，接着那捕快的話頭說道：「瓦房裏面還囚着兩個人，一個是鐵血御史方正，一個是大學士林田甫。」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尤其是萬太師，一張老臉巳經變了型，張大了嘴，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血手魔君雷霆怒沖沖的道：「妳是什麼人？」

玉面觀音彭盈妹道：「一個賣零食的小販！」

「那就到陰曹地府去做妳的生意吧，少管閒事。」

此人好快的動作，話落招出，呼！呼！連攻二掌，存心要將她劈成肉泥血漿，幸好彭盈妹早有防備，將手中的竹籃子及時往前一送，蓬！蓬！兩響，震得滿籃子的花生、瓜子、茶葉蛋稀巴爛，漫天飛舞，彭盈妹巳閃至一旁，毫髮未損。

血手魔君一擊未中，知道遇上了扎手貨，方待挺身再上，恭親王突然沉聲喝斥道：「住手，有本王在此，不得放肆，還不快退下去。」

恭親王朱見瑾乃是憲宗朱見琛的幼弟，雷霆再怎麼橫行霸道，也不得不有所顧忌，儘管心不甘，情不願，還是如言退下，未敢造次。

一行人急速前行，很快便進入棗園，還沒有來得及登堂入室，幾名捕快巳將方正，林田甫帶到屋外來。

方、林二人一見恭親王來到，連忙跪倒在地，齊呼：「王爺千歲。」

恭親王素來愛民如子，何況是最得力的兩位大臣，忙上前親手扶起來，仔細的端詳了一下二人的面容笑貌，感慨萬千的說道：「請恕本王無能，累兩位愛卿受苦了。」

方正素以敢言著稱，當着萬德山的面，同樣照罵不誤，慷慨激昂的道：「王爺快別這樣說，這全是萬太師父女罔上欺下，一手遮天的結果。」

恭親王氣忿忿的道：「萬德山，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萬太師老奸巨滑，早巳籌得應付良策，故作不解的道：「老臣不明白王爺這話的意思。」

恭親王聲色俱厲的道：「本王在追究你私囚朝廷大臣之罪。」

「請王爺弄清楚，此地可不是太師府啊。」

「聽說這一大片棗園子，也是萬家的產業。」

「可惜目前巳轉讓他人。」

「不管是否你的產業，人是你囚禁的，絕對錯不了。」

「恰恰相反，絕非老臣所爲。」

「難道說事前事後，你毫不知情？」

「事實正是如此，老臣全然不知。」

「哼，你倒挺會推卸責任，照太師的意思，莫非是方大人他們自己跑來的？」

方正怒不可當的道：「萬德山，你好利的一張老嘴，明明是快刀王立與盧州三兇將下官等二人擒來此地，你還曾當面羞辱過我們，現在居然敢厚顏推說不知，簡直無恥之尤。」

萬德山寒臉說道：「方大人無的放矢，請王爺別聽信他的一面之詞。」

恭親王冷哼一聲，揚聲說道：「盧州三兇何在？」

大法師哈山克，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就在附近，聞言齊聲應道：「草民等在此。」

恭親王道：「你們可曾參加捕捉方御史，林大人的事？」

三人異口同聲的否認，道：「絕無此事。」

恭親王沉吟少頃後道：「你們既然都不承認，自然也就無權過問，更用不到徵求同意，本王要將人帶走了。」

說着，正要將方、林二人帶走，萬太師伸手一攔，道：「慢着。」

恭親王楞了一下，道：「怎麼？萬太師承認人是你抓的咯？」

萬太師冷冰冰的道：「王爺會錯意了，老臣是想現在抓人。」

手一揮，血手魔君雷霆，小霸王燕無雙盧州三兇、萬家棟、以及新入選的刀客、偵緝手、錦衣衛等，皆蠢蠢而動，朝方正、林田甫立身之處攏來。

恭親王沒料到，事到如今，萬太師竟然還會倒打一耙，使事情整個倒轉過來，不禁一呆問道：「你憑什麼下令抓人？」

萬太師抬頭挺胸的道：「老臣是奉旨行事。」

「那就請出聖旨來讓本王一觀。」

「老臣奉的是密旨。」

「只怕是假藉聖命，公報私仇。」

「王爺如果不信，可以面聖求證。」

「本王會的，一旦查證不實，你就難逃欺君大罪。」

「王爺別太自信，老臣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

「萬德山，本王問你，方御史究竟犯了什麼罪？」

「窩藏欽命要犯，企圖陰謀造反。」

「誰是欽命要犯？」

「就是他兒子方少飛。」

「何以見得方少飛有陰謀造反的企圖呢？」

「萬貴妃曾在夢中親眼見到他弒君篡位。」

「哼哼，這根本是欲加之罪，無中生有。」

「皇上可不這樣想，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林大人又是觸犯何罪？」

「縱女行兇。」

「殺了那一個？」

「一名刀客。」

「可有人證？」

「皇子祐楨，小孫家棟，費無極，花三郎等皆在現場目睹，老臣奉旨執法，王爺勿干涉公務。」

在法言法，萬太師說的頭頭是道，無懈可擊，恭親王一時爲之語塞，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來阻止他下手抓人，半晌才道：「你打算將他們如何處置？」

萬太師得理不饒人，傲然言道：「先行收押，待元兇林玲，方少飛到案後，再一併問罪。」

「押在何處？」

「東廠、西廠都可以。」

「本王反對，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理當押入大牢，由刑部審理。」

「這件事還得請示娘娘，老臣不敢擅專。」

「本朝典制，嬪妃不得過問政事，除非交由刑部，本王絕不甘休。」

萬太師稍作猶豫後道：「好吧，雷大人，即刻將方正，林田甫打入天牢，派專人看守，不得接見外人，倘有故違者，可就地正法。」

血手魔君躬身應是，趨前就要拿人，恭親王沉聲說道：「且慢，眼前就有現成的刑部捕快，用不到錦衣衛，也無須派人看守，一切皆由刑部全權處理即可，皇兄若有異議，全由本王一人承担。」

不管萬太師是否同意，立命十幾名捕快將方正、林田甫帶離現場。

事情的發展，雖未盡如神州四傑的理想，但亦差强人意，總算擺脫萬貞兒父女的魔掌，林玲、方少飛就藏身在附近的一棵老松上，互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什麼人？」

血手魔君雷霆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林玲、方少飛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喝聲中，人巳撲向樹梢，快如瀉電奔雷。

「看打！」

方少飛念動招發，打出四張天九牌，勢猛力沉，分襲上盤四處要害，雷霆但覺金風貫耳，已近在眉睫，情急之下只好亮劍掃斬，猛聽咔！咔！咔！咔！四聲響，爆出四團火花，四張天九牌全部一斷爲二，「攀天劍」果然削鐵如泥，威力無邊。

目睹此狀，神州四傑齊皆大吃一驚，雷霆原式不變，人巳衝進老松，方少飛立即挺鐧抗拒，林玲發掌相迎，三個人就在茂密的松針之間幹上了。

猛可間，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之聲過後，樹折！葉落！人散！血手魔君雷霆被震落在地，臉色一片鐵青。

林玲、方少飛亦被震離老松，落在棗園一側的圍牆上，方少飛手中的鐵鐧巳斷，僅僅還剩下尺許長的一截。

雷霆自視極高，一擊之下竟未將二人制住，不由大爲惱怒，也因而對二人的來歷發生興趣，道：「兩位何人？」

朱祐楨指着方少飛說道：「那個男的，就是娘娘懸下百萬賞銀要捉拿的欽命要犯方少飛。」

萬家棟指着林玲道：「那個女的，是我皇子表弟的心上人，叫林玲，你們可千萬不能傷了她。」

百萬賞銀，數不在少，沒有一個人不想擁有它，一時間，羣情激動，秩序大亂，所有的刀客、偵緝手、錦衣衛、乃至盧州三兇，雷霆師徒等人全部在動，全部爭先恐後的撲向圍牆，準備活捉方少飛。

「捉住他！」

「不要跑！」

「你跑不了！」

吼喝之聲，不絕如縷，人影飛竄，首尾相接，如蠅之逐臭，狼之逐食，可惜林玲、方少飛不欲戀戰，當他們追上圍牆上，二人早巳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 × ×

朱祐楨、萬家棟、與小霸王燕無雙，三個人年齡相當，臭味相投。尤其是萬家棟和燕無雙，仗着有一身好本事，又仗着雷霆的威名，萬家的權勢，橫行市街，無惡不做。白吃白喝是小事，張口罵人，動手打人是常事，姦淫婦女，殺人放火，同樣屢見不鮮。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這三個人便聲名大噪，變成人見人怕的市狼市虎，北京城的老百姓懼怕他們的程度，比當年盧州人痛恨盧州三兇的情形猶有過之。

當然，爲非作歹之外，他們並沒有放鬆捉拿方少飛的脚步，萬貞兒手下所有的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全體總動員，一直在夜以繼日，馬不停蹄的四出緝捕。

就在這個緊鑼密鼓的時候，萬貞兒又變出了新花樣，玉華宮的管事太監張敏，領着萬家棟、燕無雙，以及二十四名挑夫，帶了不少花紅禮品，一逕來到林家。

林家本來就人丁單薄，生活簡樸，林田甫被捕後，林夫人復將家下人等遣散一空，目前僅母女二人相依爲命，偶而，方家母子也會過來陪陪他們。

這日，方少飛就正巧在林家，聽得門外人聲鼎沸，忙與林玲躱藏起來，林夫人開門揖客，張敏長驅直入，兀自來至北上房，這才開口說道：「林姑娘呢？」

林夫人對他沒有好感，冷冷的吐出來兩個字：「不在！」

張敏堆下了一臉的笑容，說道：「林姑娘不在也沒有關係，只要夫人在就可以了。」

林夫人弄不懂他居心何在，疑雲滿面的道：「拙夫身繫囹圄，老身不便待客，張管事說明來意後就請便吧。」

張敏打了兩聲哈哈，皮笑肉不笑的說道：「張某是特地來恭喜夫人，賀喜夫人的。」

林夫人一怔，說道：「老身有何喜可賀？」

張敏道：「皇子祐楨，也就是萬貴妃親生的兒子，萬太師的外孫，看上你家姑娘，張某是奉了娘娘之命來下聘禮的。」

這話無異青天霹靂，聽得林玲、方少飛大驚失色，林夫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你說什麼，萬貴妃要跟我們林家攀親？」

萬家棟雙眉一挑，道：「沒錯，這是你們林家的福氣。」

林夫人寒着臉說：「可惜我們林家福淺，恐怕無福消受。」

張敏乾咳了兩聲，道：「聽夫人的口氣，好像還不大情願？」

「老身起碼也得問一問玲兒自己的意思。」

「妳現在就可以問。」

「她不在。」

「可以叫回來。」

「老身不知她身在何處。」

「不要緊，等她回來以後再問也可以，反正現在只是下聘，不是迎娶。」

立命挑夫將聘禮搬進堂屋來。

林夫人恨萬家父女都來不及，豈肯攀這門親，忙往門口一站，竭力阻止道：「使不得，在未得到玲兒同意之前，老身不能接受。」

却惹惱了萬家棟，一把就將林夫人拉到一邊去，怒氣冲天的道：「我表弟看上妳家閨女，是你們林家祖墳的風水好，別給臉不要臉，惹火了少爺。我，小心放一把火燒掉這棟破房子。」

小霸王燕無雙更兇，殺氣騰騰的道：「放火不算，說不定還會殺人呢，妳他媽的最好想清楚。」

林夫人跟丈夫學得一身傲骨，死不低頭，沉默抗議。

張敏威脅利誘道：「是該好好的盤算一下，行前娘娘曾當面交代，兩家只要一旦結上了親，林姑娘答應做皇子的妃子，林大人便可馬上無罪開釋，同時，如果林大學士肯合作的話，或許還會有更大更多的好處。」

「要怎麼合作？」

「揭發方正罪狀協助逮捕方少飛。」

「哼，老身早就知道你們沒有安好心，又是一連串的陰謀詭計。」

「張某在等候夫人的回話。」

「事關玲兒一生幸福，這事必須由她自己作主。」

「自古男婚女嫁，全憑父母之命，夫人望勿推三阻四。」

「玲兒她爹身在獄中，老身也做不了主。」

萬家棟性烈如火，早巳按耐不住，惡狠狠的道：「張管事，別跟她嚕七八嗦，答不答應乾脆一句話。」

說話中巳亮出來一把刀，看那架勢，只要林夫人一口回絕，他就會殺人放火。

小霸王燕無雙說的更露骨，道：「老婆子，事情巳經擺明了，一條路是攀龍附鳳，全家團圓，一條路是家破人亡，鷄犬不留，妳好好掂一掂。」

話巳說絕，毫無轉圜的餘地，藏身在屋後的林玲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心知再不現身，母親可能就有性命之憂，給方少飛使一個眼色，轉身就走。

方少飛小聲道：「我們一起去，索性將他們幹掉算了。」

林玲却不以爲然，道：「他們是衝着我來的，還是由我自己去處理，你別忘了，布笠人不准你殺萬家棟。」

話落，人巳推門而入，直接了當的說道：「你們用不到逼我娘，就算我娘答應我也不同意。」

萬家棟眼一瞪，道：「妳不願意嫁給我表弟做妃子？皇子愛妳可是巳經愛了八百年，別辜負了人家的一番美意。」

林玲語冷如冰的道：「姑娘早就說過，即使天下的男人死光了我也不會嫁給他，叫他趁早死了這一條心。」

「妳不考慮嚴重的後果？」

「姑娘巳經考慮過了。」

「準備與妳娘同赴黃泉？」

「你不配也不敢！」

「笑話，天底下沒有小爺爺我不敢的事，接招！」

萬家棟可不是說大話唬人，說幹眞幹，劈面就是一刀，而且招中帶招，式中套式，看似直取林玲，實則健腕一扭，刀鋒却偏向林夫人。

林玲嚇一跳，七巧掌應念而發，三招快攻，連成一氣，洶湧的掌浪像山一般撞上去，硬生生的將萬家棟連人帶刀逼退四五步。

小霸王燕無雙睹狀大怒，道：「看不透妳還頗有點眞才實學，南海神僧看來沒有白調教妳，來，接我的幾招『掌中刀』、『指中劍』試試。」

此人身手敏捷，功夫紮實，豎掌爲刀，戟指若劍，左刀右劍，巳拉開門戶，準備要幹，張敏忙上前說道：「燕少俠，林姑娘乃是未來的皇子妃，不得無禮。」

燕無雙老大不高興的道：「張管事，他們母女吃稱鉈鉄了心，壓根兒就不上路，還妃什麼妃。」

張敏嘿嘿冷笑道：「他們現在不答應，將來還是會答應的，貴妃娘娘想要的東西沒有得不到的。」

池特有的三角眼，從林玲母女身上一掃而過，又道：「老夫上體天心，再給你們三天的時間，仔細的琢磨琢磨，三天後我還會再來，到時候希望見到的是你們全家團聚，而不是滅門之禍，再見。」

大家夥巳退至堂屋門外，萬家棟止步，說道：「林姑娘，看在咱們將是親戚的份上，有幾句說話，痲煩妳轉告一下方少飛。」

林玲面冷如霜的道：「有屁快放。」

萬家棟吊着眼睛，歪着頭，一張邪魔歪道的嘴臉，慢吞吞的吊胃口：「有一個方少俊，妳認識吧？」

「當然認識，是少飛的哥哥。」

「去告訴方少飛，他哥哥被捕了。」

林玲道：「什麼？少俊哥被捕了？是誰幹的？」

「雷大人、燕少俠、妳未來的皇子夫婿、以及小爺爺我。」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今天一大早。」

「少俊哥犯了什麼罪？」

「他本身無罪，只是想藉此來逼方少飛自動投案。」

「哼，你這是痴人說夢，洩了底少飛哥更不會上你們的惡當。」

「未見得，萬爺爺既敢洩底，自有錦囊妙計，不怕他不出面。」

「少俊哥現被囚禁何處？」

「就吊在他們家院子裏的大樹上。」

「萬家棟，說，你們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去告訴方少飛，叫他從速出面投案，否則，從今日午時三刻起，他哥哥方少俊將會失去一條腿，明日的午時三刻是一條臂，另外的一條腿一條臂，將是第三第四天的祭品，直至他出面投案爲止，如果第五天仍然不肯俯首就擒，方少俊吃飯的傢伙就會搬家！」

萬家棟描繪出一幅血淋淋的畫面，林玲芳心駭然，全身抖顫，切齒恨聲道：「你們簡直慘無人道，禽獸不如！」

方少飛更驚更急，恨不能馬上衝出來，活劈了萬家棟，但他深知元兇主犯是萬貞兒，是萬德山，是快刀王立，是血手魔君，殺了萬家棟，於事無補，反而會加速兄長的死亡，何況弓先生一再表明，不准他殺萬家棟，只好强自忍下來，未採取任何行動。

小霸王燕無雙補充道：「五天之後，還有方少飛的娘，不怕他不出來認罪。」

天哪！這是一條絕毒無比的毒計，方少飛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心頭一片冰涼。

萬家棟一雙懾人的眸子罩定在林玲的臉上，她的驚悸、惶恐、迷惘、無助，盡收眼底，進一步威嚇道：「妳自己的處境也好不到那裏去，嫁給皇子做妃子是最佳的選擇，不然的話，馬上也會成爲錦衣衛追緝的對象，緝捕不到，小心妳娘的四肢頭顱會搬家，步上方少俊的後塵。」

張敏冷笑一聲，接着說道：「林夫人，林姑娘，全盤的存亡利害，孫少爺已經分析的很清楚，三天的時間也足夠你們母女深思熟慮，咱們三天之後再會。」

只覺得一股從未有過的怒氣衝向四肢百骸，林玲近乎瘋狂的吼叫道：「不要三天，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們答案，我林玲寧可削髮爲尼，也不會做朱祐楨的妃子，將這些鬼東西給我搬走。」

越說越氣，拾起張敏送來的聘禮，猛往外扔。

萬家棟已行至大門口，睹狀回頭警告道：「瞧不起皇子，等於瞧不起貴妃娘娘，也等於瞧不起皇上，這可是欺君大罪，況且三日的期限未到，屆時林姑娘若是再不回心轉意，這些聘禮自會與妳娘的人頭一起搬走。」

話聲一落，一行數十人已出門而去。

急得林玲團團轉，一疊聲的自語道：「這該怎麼辦，這該怎麼辦呢？」

方少飛同樣萬分焦急，跨步而入道：「朱祐楨雖名爲皇子，實際上並未得到皇上的歡心，甚至連他親生的娘亦漠不關心，萬貞兒肯爲他出面下聘，目標還是針對我們林、方二家，一味的拒絕，恐非上策，宜從長計議。」

林玲道：「少飛哥，我急的不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比較單純，大不了我們母女一走了之，三天的時間足夠我們準備的，少俊哥的處境却危如燃眉，必須從速處斷，可有什麼救人的良策？」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方少飛喟然一歎，道：「我心亂如蔴，眼前一點主意也沒有，想先回家去看一看再作計較。」

突聞門外有人接口說道：「少飛，你現在還不能回去。」

話到人到，是六號刀客——醉俠卜常醒。

方少飛正感一籌莫展，大喜過望的道：「師父來的正是時候，現在有一大堆的難題，正等着你老人家指點迷津。」

醉俠卜常醒機警的朝門外張望一下，道：「爲師的早到了，礙於張敏他們在場，故隱而未現。」

林玲獻上一杯香茗，道：「卜師父來我們林家，不知是爲了何事？」

卜常醒望了林母一眼，道：「老夫是受弓先生之託，專程爲林姑娘的終身大事而來。」

林夫人說道：「弓先生也知道這件事情？」

卜常醒道：「早在張敏尚未來此之前，弓先生便得到消息，布笠人最初的意思，是希望你們母女暫時搬離此地，讓萬貞兒無處下聘就可以了，可惱老夫一步來遲，妖婦的詭計幾乎已經得逞。」

方少飛道：「萬貞兒有什麼詭計？」

卜常醒說道：「萬貞兒是魔鬼的化身，自從由於王爺出面干預，將兩位大人移監刑部之後，她一直耿耿於懷，思圖速斷速決，終於被她想出了這個一石二鳥的毒計。」

林玲急急追問，道：「她究竟想怎麼樣？」

卜常醒道：「婚姻只是手段，目的還是欲排除異己，毀滅方、林二家，林家若是答應親事，她會進一步威逼利誘，設計誣陷方御史，反之，自會給林家扣上一連串的大帽子，堂而皇之的進行迫害。」

林玲環顧滿屋子的聘禮，愁眉苦臉的道：「那我們現在該如何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

卜常醒道：「依老夫之見！還是暫時避一避風頭的好，別給老賊父女任何殺人的藉口。」

林玲道：「少俊哥眞的已經被他們抓起來了？」

卜常醒點點頭道：「萬家棟並非虛言恫嚇，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方少飛道：「他們以家兄的性命作要脅，想把徒兒給逼出來？」

卜常醒道：「正因爲如此，所以爲師的反對你在此時回家去。」

「可是，我這個做弟弟的，怎忍坐視大哥任人宰割？」

「然而，你去又有什麼用，一個不小心就會多賠上一條命。」

「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好歹總得拉上幾個人墊棺材底。」

「少飛，你又在說孩子話，弓先生是怎麼教訓你的，須知小不忍則亂大謀，妖婦設下了十面埋伏，巴不得你自己去自投羅網。」

「師父，我們已經忍夠了氣，受夠了辱，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挺着胸脯跟他們鬥一鬥？」

「這必須等時機成熟，謀而後動。」

「怎樣才算是時機成熟。」

「弓先生的想法是，希望能得到『九龍刀』，好對付雷霆的『擎天劍』。」

「『九龍刀』失踪已久，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血手魔君的功力蓋世無雙，萬貞兒如虎添翼，『擎天劍』的鋒芒更是無往不利，對我們益增無限艱困，得不到『九龍刀』，起碼也得由爲師的等在妖婦的核心建立起一股力量來，然後內外夾擊，才有獲勝的希望。」

「話是不錯，只是時機尚未成熟，可能家兄早已沒命。」

「爲了完成一件大事，有時犧牲是無法避免的。」

「接下來就是我娘我爹，還有林伯，不知伊於胡底？」

「令堂目前並無危險，弓先生有妥善安排，爲師來此之前，已由你四師父接往酒坊，林夫人假如不反對，也希望前往同住。」

方少飛乃是性情中人，素重手足之情，聲淚俱下的道：「師父，無論如何，請你老人家允許徒兒回家去在暗中瞧一瞧，能救則救，不能救則罷，不見哥哥一面，我於心難安。」

卜常醒遲疑片刻後道：「手足連心，此擧亦乃人情之常，爲師的再不答應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但僅可在暗中窺探，切勿有救人的念頭。」

方少飛大喜道：「徒兒懂得。」立即急如星火的如飛而去。

林玲急人之急，也不稍慢，彈身說道：「少飛哥慢走，我跟你一塊兒去。」

却爲卜常醒攔住了，道：「暗中窺探，人多了反而不便，速將令堂送往酒坊爲要。」

方少飛脚底抹油，早已去遠，單挑僻街暗巷，一路飛奔，何消一盞熱茶的工夫便來到自己家門附近。

門外，一切如故，人來人往，並無異樣之處。

但仔細觀察，並非過路的百姓，而是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喬裝而成。

附近還停着好幾担賣熟食挑子，各園着數名食客，無疑也是萬貞兒瓜牙鷹犬。

換言之整棟宅子，已被人團團圍住。

好在這是他自己的家，地形地物比任何人都熟悉，繞至屋後，連翻了三堵牆，溜進側旁的一座家廟，上了屋頂。

爬在屋脊後面，往家裏一看，果見哥哥少俊，被人綑綁着雙手，正懸吊在院子裏的那棵老柳樹的橫枝上。

院子裏空蕩蕩地並無一人。

房內窗紙上人頭晃動，却擠滿一屋子的人。

方少俊只是一個文弱書生，如何禁得起這般折磨，雙腕皮破血流，全身汗下如雨，已不成人樣兒。

打從心底冒上來一股辛酸，方少飛的牙關咬得吱吱作響，正自默默盤算救出哥哥的可行性時，聽得身後有異聲，回首一望，玉面觀音彭盈妹已彈身上了房。

「四師父，我娘還好吧！」

「她老人家很好，只是不放心你們兄弟倆，所以叫爲師的來看看。」

「哥哥被人當作釣餌，處境危險，我好好的有什麼好操心的。」

「老夫人最担心的還是你，怕你一時衝動做出傻事來。」

「師父，我剛才盤算過，只要在到達柳樹下以前，不被他們發現，有八成的希望可以救出少俊哥。」

「不可以，妖婦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屋子裏。」

「這徒兒知道，屋門距柳樹有五六丈的距離，當他們追至時，我已經離開，儘管背負一人，憑『一葦渡江』的絕妙輕功，應該可以突圍而出。」

「這是不可能的事，據你二師父傳出來的消息，血手魔君，廬州三兇就守在裏面，更多的刀客全隱藏在想像不到的地方，方家變成虎穴龍潭，插翅難飛。」

「四師父可有更好的法子。」

「等他們日久備疏時或許有施救的機會。」

「救人如救火，日久險多，時間最重要。」

「至低限度也要等到天黑以後。」

目前正是日正當中的時候，距天黑至少還要三個多時辰，方少飛滿腹悲悽，昂首而望，無語問蒼天。

房門打開了，朱祐楨、萬家棟、小霸王燕無雙、血手魔君雷霆相繼魚貫而出。

燕無雙望望天色，首先開腔：「師父，午時三刻差不多該到了，咱們是否準時開刀？」

血手魔君雷霆不假思索的道：「當然要開刀，消息已經傳出去，怎可失信於那方少飛。」

萬家棟好爽俐的身手，「鏗鏘」一聲已亮出了刀，自告奮勇的道：「由我來操刀！」

緊走幾步，人已到了樹下，故意映着陽光，舞動了幾下刀，揚聲說道：「方少飛，我相信你很可能就在這附近不遠，當我數到三的時候，你還不現身，老子就要砍斷你哥哥的一條腿。」

「一！」

萬家棟馬上喊了出來。

廬州三兇等人也從屋子衝了出來，環立四週，如臨大敵。

方少飛血脈賁張，氣沖斗牛，正在暗暗提聚功力。

彭盈妹更是緊張萬分，道：「少飛，你可不能胡來，咱們走。」

方少飛不言不動，未置一詞。

「二！」

大柳樹下至少已經聚集了三十名一等一的高手。

萬家棟的刀高高擧起，瞄定方少俊的左大腿。

方少俊大聲吼叫道：「少飛，方家的人個個不貪生，人人不怕死，你要是出面救我，就不是方家的好子孫。」

彭盈妹道：「聽到沒有，你哥哥也不許你幹傻事。」

方少飛心如刀絞，一概充耳無聞。

「三！」

萬家棟嗨！的一聲，刀已砍下。

方少飛口喝：「住手！」人已縱出。

彭盈妹阻擋不及，也跟着衝下來。

魚兒已上鈎，雷霆等人正張網以待。

方少飛「一葦渡江」快如離弦怒矢，人在半空中，洒下滿天的天九牌，只聽噹！噹！噹！三聲響，萬家棟的刀上挨了三下，差點脫手，僅劃破褲管，未及皮肉。

天九牌數目太多，彭盈妹又適時撒下一籃子落花生，當大家躲過如雨暗器時，二人已飄然落地。

方少飛志在救人，臉一點地，立又前衝，欲搶到兄長面前去，萬家棟又豈是省油的燈，早將刀尖送至方少俊的心口上，厲色喝道：「不要動，你要是再進一寸，老子就要了你哥哥的命。」

投鼠忌器，方少飛只好被迫止步，道：「你們要抓的是我方少飛，如果自認爲是一條漢子的話，就放了我哥哥，咱們放手一搏。」

血手魔君雷霆陰惻惻的冷笑，道：「方少飛，你已是甕中之鼈，沒有資格談條件。」

彭盈妹游目四望，發現大哥卜常醒，二哥吳元俊，三哥包不輸均不在場，心中暗暗叫苦，設若神州四傑全在，或許還有全身而退的可能，現在單憑自己師徒二人，無異以卵擊石，當下心念電轉，急聲說道：「少飛，你快走，爲師的替你抵擋一陣。」

血手魔君雷霆冷笑道：「妳這個賣零食的老太婆，原來是神州四傑之一，大概就是聞名江湖的女光棍彭盈妹吧？」

彭盈妹道：「不錯！」

雷霆橫眉豎目的道：「妳那三位老鬼哥哥呢？」

彭盈妹故作驚人之語：「正在方宅外面。」

「何不進來一敍？」

「等收拾掉你佈在外面的爪牙後，自會入內與你一爭短長。」

「哼，就憑你們四塊料，還不配跟老夫爭長論短。」

短字出口，猛一個大跨步，劈面一掌攻來，彭盈妹不退不讓，從袖口裏拔出兩條蛇來迎敵。

玉面觀音是玩蛇的聖手，蛇身之上纏有烏金絲，刀劍不入，掃打抽捲，想心應手，兩條七尺長蛇，被她舞得虎虎生風，佈下重重蛇障，血手魔君非但寸步難進，抑且一交手便屈居下風，蛇頭交互進襲，蛇信吞吐中，反而退步連連。

「少飛，你任重而道遠，快……」

大敵當前，彭盈妹自知獲勝無望，惟一的奢求就是希望方少飛能全身而退，距料，一語未畢，戰況已告逆轉，雷霆亮出「擎天劍」，投入蛇陣之中，刷！刷！刷！碧綠色的光幕如電閃，如雷奔，一霎時就是十二個來回，彭盈妹手中的兩條長蛇被削成二十六截。

蛇屍紛飛，血雨飄洒，「擎天劍」再次顯示威力，彭盈妹心頭駭然，默認雷霆乃生平所遇第一號强敵，更加對自己師徒二人的命運未敢樂觀。

血手魔君得理不饒人，挺劍而上，道：「納命來！」分心就刺，決心要彭盈妹血染當場。

至此，方少飛已知自己一時鹵莽，感情用事，闖下大禍，將師父也拖下水，但他天生的倔脾氣，寧折不屈，寧死不退，決定要與雷霆決一死戰，道：「老匹夫，接招！」

不管三七二十一，「聲東擊西」、「偷樑換柱」、「釜底抽薪」，一凸腦兒便將東丐的三招「迷踪拳」全部施展出來。

同樣是「迷踪拳」，由於方少飛已習得「玄天大法」，威力與前自有不同，雷霆本想先解決了彭盈妹，再收拾他，燕無雙，廬州三兇亦曾中途攔截，皆無功而退，强勁的拳風直往血手魔君身上撞，只好變招換式，放棄彭盈妹，迎戰方少飛。

雷霆可是識貨的行家，邊拆招邊說道：「娃兒好大的造化，原來與東丐也有淵源。」

方少飛一語不答，繼續猛攻不休，彭盈妹道：「以老欺小，以兵刄對空手，乃武林大忌，你知道自認爲是一個人物，就收起『擎天劍』，以拳掌相對。」

「擎天劍」實在太厲害，所向披靡，彭盈妹故而出言激將，想爲方少飛爭得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而血手魔君倒不是爲她所激，乃是因爲他自認爲自己身價太高，怕勝之不武，壞了自己的名頭，聞言不加考慮，立將「擎天劍」收起，意氣風發的道：「小子，有什麼看箱底的功夫直管拿出來，老夫今天要你死的心服口服，在閻王老子那裏喊不出半句寃來。」

方少飛怒氣冲天的道：「你們對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施暴，根本就算不得英雄好漢，少廢話，是死是生，咱們各憑本事，少來這一套。」

口中說話，手可沒停，「玄天眞經」中絕學「掌中刀」，「指中劍」連番施展，綿綿不絕。

情急事危，方少飛全力拚搏，瞬時間已對折了三十合，血手魔君竟未佔得絲毫便宜，輕敵之心頓斂，不由得他不另眼相看，亦將「玄天眞經」中功夫施展出來。

「掌中刀」對「掌中刀」！

「指中劍」對「指中劍」！

「玄天大法」對「玄天大法」！

這有數百年難得一見的一場大戰，也是「玄天眞經」上功夫的一場大展示，全場的人皆爲之陶醉，爲之瘋狂。爲之渾然忘我，數十隻眼睛齊皆凝結在二人身上，爲技藝之精絕歎爲觀止，爲戰況之慘烈動魄驚心。

事實上，二人惡鬥的速度快速無匹，看在大家眼中的，只不過是一團黑影，一陣風，一溜烟，以及翻滾的塵砂，與獵獵作響的衣袂聲，根本看不清楚是如何出招進式，或是勝負輸贏的兆頭。

雙方一直在高速度下對決，圍觀者也一直處在痴瘋呆傻的狀態中，轉眼已過百合，依然勝負難分。

雷霆越戰越是驚詫，做夢也想不到，憑自己的身份地位，居然在百招之內未能制住一個後生小輩，道：「小子，你是從那裏學得這些功夫的？」

「自然是從『玄天眞經』上學得。」

「『玄天眞經』目前在何人手中？」

「廢話，大家都知道在黑白雙煞的手中。」

「黑白雙煞現在何處？」

「一個在流沙谷，一個在北京城。」

「胡說，龍老兒早已離開流沙谷。」

「你怎麼知道？」

「老夫在以前不久曾與娘娘去過八公山。」

「既已去過了八公山，又何必多此一問？」

「老夫是問他現在的行止去向。」

「不知道。」

這兩個人眞是將遇良才，棋逢敵手，言談之間，依然攻守進退自如，血手魔君不耐久戰，忽將「玄天大法」的內力，叫足了十成十，雙掌猛一挫，以全速全力推出去，欲在雷霆一擊之下分出勝負死生。

方少飛來者不拒，以牙還牙，同樣的是以「玄天大法」的內力迎拒，兩個人狼行虎奔，瞬即四掌接實，硬碰硬的撞在一起。

「玄天大法」的威力簡直匪夷所思，彷彿兩座快速移動的山，一撞之下，石破天驚，轟然巨震聲中，雙方倏地分開，齊皆被震得飛上天去。

餘威所及，圍觀之人亦遭池魚之殃，好似大風中的殘枝弱柳，輕則仰身退步，重則倒地不起，威力之大，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方少飛被彈起三四丈高，忽發奇想，在半空中乍然一個大迴旋，凌空虛渡，直向老柳樹落下。

動作快到了毫巔，也美到了極緻，豎掌爲刀，繩索應聲而斷，方少俊人尚未落地，已被方少飛揹在背上，道：「師父，咱們走！」拔腿就走。

萬家棟，燕無雙等人皆爲絕世武學所醉，忘其所以，復被餘震波及，紛紛退避，警覺有變時，方少飛已在三丈以外。

「攔住他！」

「殺了他！」

血手魔君怒極而吼，發足猛追，彭盈妹橫身强阻，道：「少飛，你先走，爲師的替你斷後。」

雖然明知不是雷霆的對手，仍然捨命相搏，强將血手魔君截下來。

直氣得雷霆有如一頭發瘋的野狼，道：「妳找死……」辛辣的招式雨驟風狂，强攻强衝，硬打硬闖。

爲了給愛徒爭得一綫生機，彭盈妹早將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死纏死拚，寸土不讓。

小霸王燕無雙好毒辣的手段，冷不防一隻鐵掌已貼上了彭盈妹的後背心，道：「明年此日就是妳的週年忌辰。」

萬家棟不甘燕無雙專美於前，又及時補上一刀，道：「只怕週年忌的時候不會有人掃墓上香！」

血手魔君雷霆早已攻到，幾乎在同一時間，以掌代刀，從彭盈妹的右肩直砍到左脅，可憐玉面觀音忠義雙全，却沒有落得好下場，被血手魔君分屍而亡。

一陣絞痛襲上方少飛的心田，但是他沒有哭，沒有淚，只一鼓作氣的向前跑，因爲他明白，師父的死就是爲了換得他們兄弟的安全，如果自己此刻再逞能逞强，師父就未免死的太不值得了。

逢人就打，遇招拆招，橫衝直撞，且戰且走，彭盈妹並沒有白死，起碼減輕不少壓力，師父亡命之時，方少飛已殺出一條血路，衝出去十丈有餘。

然而，打走一人，馬上會衝上來兩個，剛剛打發走一個從屋頂上跳下來的偵緝手，立刻又會從地底下冒出一名刀客，萬貞兒的鷹犬太多，方少飛寸步維艱。

血手魔君突然發出一聲獅子吼，大聲嚷嚷道：「上，誰要殺了方少飛別忘了娘娘還有百萬的賞銀。」

其實，百萬両的重賞，沒有一個忘記的，也因正爲如此，所有的刀客、偵緝手前仆後繼，如不斷的潮水，方少飛施出渾身解數，也僅能將追兵稍稍抛後，距離大門尚有數丈之遙。

雷霆彷若天馬行空，更似神通廣大的孫猴子，凌空連翻了七八個觔斗，已追至身後丈許處，道：「方少飛，閻王叫你三更死，絕不留命到天明，你認命吧！」

「擎天劍」碧綠色的光幕再度咬住方少飛，雷霆立功第一，再也顧不下什麼身份、名頭。

「阿彌陀佛！」

一聲嘹亮的佛號劃破長空，震得人雙耳嗡嗡作響，空際紅雲翻滾，南僧飄然而現，堪堪落在方少飛與血手魔君的中間，雙掌一橫，擋住雷霆的去路。

雷霆勃然大怒道：「老禿驢別多管閒事。」

南僧無心說道：「出家人不能見死不救。」

兩個人話不投機，立即大打出手，方少飛連說一句感謝的話語都來不及，放步疾縱。

南僧爲他擋住了雷霆，可是，朱祐楨、萬家棟、燕無雙又接踵追至，小霸王打出三把竹葉飛刀，方少飛閃躲不及，方少俊的背脊上挨了一刀。

方少俊聲嘶力竭的道：「弟弟，你丟下我一個人逃生去吧，不然你絕對難逃毒手！」

方少飛斬釘截鐵的道：「哥，別說蠢話，咱們兄弟要活一塊兒活，要死就一塊兒死。」

猛地迴旋，攻出三拳兩掌，打出三張天九牌，借着迴旋的力道，人往前行。

萬家棟破口大罵道：「奶奶的，老子就不信邪，今天要是殺不了你，萬字倒寫，從此不姓萬。」

刀光閃爍，人去如風，刷！的一聲，已在方少飛俊的大腿上劃出一條血口子。

方少飛迴身給了他一掌，萬家棟倒退三步、朱祐楨、燕無雙又從側兜上來，方少飛心中叫苦，正感窮於應付，林玲的口音說道：「少飛哥，這三個雜種交給我了。」

話落人現，一出手就是南海絕學，將三人强行攔下。

好不容易，方少飛總算來到門口附近，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却已先一步堵在門邊，江湖浪子開口說道：「方少飛，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一切都是白搭，乖乖俯首就戮吧！」

三兇身後門房之內傳出一個熟悉的聲音來：「是呀，敬酒是喝酒，罰酒也是喝酒，三位別逆天行事，到一邊凉快去吧！」

（未完・十七）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鷹答允與管一見合作，偵查買兇追殺柳白石滅口的主謀人。沈鷹派司馬城、陶松、周昭信和夏雷前往安陽，司馬城和夏雷扮成生意人前往荔枝院查探，詎知兩人來意，早被荔枝院新老闆余重陽識破，司馬城迫得取出御賜黃龍金牌，始能平安退出，那晚，司馬城深恐對方派人暗算，乃和夏、陶、周三人賫夜離開安陽。管一見接到沈鷹合作回信，立偕小仙女等下山，逕往蕪湖城，他要查劉星之妻被殺死因，而劉星扶柩回鄉，遂往訪劉朗和他妻子韋錦芙，詢問他夫妻對劉星夫妻的事，據韋錦芙說，她曾見到劉星妻子趙香君有一把式樣古樸的鎖匙放在飾奩裏……

分工合作　兩邊調查

皇甫雪忍不住插腔問道：「夫人有否問她那鑰匙的來歷?」

「當時賤妾問了，她只說那裏她爹臨死給她的遺物！」說至此，韋錦芙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道：「對啦，賤妾記得，有次跟大嫂閒談時，她曾說懷疑伯父侵佔她家的財產，不知那柄鑰匙是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管一見精神一振，忙又問：「夫人尚記得那柄鑰匙的式樣否?」

「不記得了，不過那柄鑰匙跟一般的不一樣，好像還雕了些圖案，至於是什麼圖案，就不清楚了。」

管一見又再問了幾個問題，都不得要領，便告辭離開，他們先找了一家清靜的客棧落腳，再去吃飯，飯間管一見道：「雪兒，你明早帶路遠去劉星家鄉再問一問他，回來找不到咱們，便直接去合肥找咱們！」

由於要查案，眾人亦不敢喝酒，飯後便回房休息去了，柳白石與端木盛同房，進了房之後，便低聲道：「端木兄，在下想單獨跟你們頭兒說點話，不知可否?」

端木盛看了他一眼，道：「你且等等，待在下去問他！」他去後不久即回，又道：「柳兄請過去。」

柳白石敲開管一見的房門，管一見一邊品茶，一邊指指旁邊的椅子道：「坐下談吧！」

「在下覺得怡香院有點奇怪……」柳白石便把當日在怡香院發生的事簡述了一遍。

管一見目光大盛，說道：「你怎不早些說?快叫盛兄過來，咱們去怡香院查一查。」

× × ×

怡香院的鴇母本來盛氣凌人，但當端木盛亮出「黃龍金牌」之後，立即換了一個面容，哈腰說道：「諸位大爺大人大海量，請多多包涵，嗯，請到裏面看茶。」她將管一見、端木盛和柳白石引到內廳，侍兒捧上香茗，想不到這茶竟做得甚有功夫。

「大爺們登門，未知有何事需要老身效勞?」

管一見放下茶杯，道：「你們是否會記下每日出入的顧客?」

鴇母未說先笑。「咱們只記下上房的顧客的名單！」

「好極了，」管一見道：「你先跟她去查一查那嫖客的名字。」

鴇母忙帶柳白石去帳房查閱，未久即回，柳白石道：「前輩，住在晚髻斜對面的那個嫖客叫苗青。」

管一見問道：「那人容貌怎樣，你可還記得，小心，假如你不跟老夫合作，老夫有辦法叫你這爿鳥店，明天便關門!」

鴇母打躬作揖，道：「事隔多天，老身怎還記得?」

「你記不起來，卻可代咱們去查問你那些龜子龜孫。」

柳白石忙道：「我跟你去！」這一去便是小半個時辰，他回來時道：「前輩，有個龜奴記得那嫖客只比晚髻早一點到達，而且召了妓，並沒有上床，又匆匆穿衣走了。」

管一見道：「快傳那位妓女來。」

柳白石嘆息道：「他們都異口同聲，說那妓女突然中了急症死了。」

「是什麼急症?」

「他們亦不太清楚，仵工看過之後說的。」

端木盛道：「那一定是被人截脈點穴而亡的，頭兒，此嫖客有問題，他一定是跟踪柳白石的！」

「別太早下結論，」管一見轉頭問柳白石，道：「可曾問清楚那人相貌和身材麼?」

「他們說相貌十分普通，身材高瘦，年紀已不輕！」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這些綫索，有等於無，回去再說！」

次日一早，他們便過江去合肥，走了兩天路便到達，於入黑之後，入住客棧。

趙儼一死，便由獨子趙龍繼承，此人自小便好玩樂，幾年間，家財已散掉了大半，仍不醒悟，依舊沉迷酒色。

管一見等人吃了晚飯，便派殷公正先到趙家遞上拜帖，趙龍不在，殷公正只好回客棧覆命。

翌日，管一見吃過早點，便帶人登門造訪，不料趙家大門，竟然關得嚴絲密縫，殷公正上前敲了好一陣門，才有一個老門公，出來應門，那老門公雙眼有點紅腫，聲音沙啞，問道：「你們找誰，有何貴幹?」

「院公，昨晚在下已遞上拜帖，有事請教你們老爺趙龍，盼通報則個！」殷公正取出一塊碎銀，向他懷裏塞去。

那老門公忙不迭推辭，「老奴收不得也，因爲老爺已經……辭世了！」

「什麼?你們老爺死了?」

管一見乾咳一聲，道：「你們老爺因何而死的?」

「還不太清楚，昨晚他沒回來睡，今早點香院便有人來通知……」

管一見又問：「點香院在何處?如今你們老爺屍體在何處?」

老門公道：「點香院就在本城，已派人去收屍，如今還未回來!」

管一見留下端木盛和殷公正，帶人去點香院，點香院離趙家還頗有一段路，剛到那附近，便見到幾個人抬屍而來，管一見叫路遠上前攔住仵工。他揭開白布，只見那男人雙眼圓睜，臉上肌肉綳得緊緊的，全身赤裸。

「這便是趙龍?」

仵工應是，反問：「你們是誰?」

黃柏志喝他：「京師來的，專查奇案！你們不必多問，也不可四處胡說！」

管一見望見趙龍身上並沒有傷口，便問道：「你們可知死者是如何死的麼?」

一個仵工道：「他昨晚跟絳仙在一起，你們想弄清楚他的死因，最好去問一問她！」

一行人直趨點香院，這時候是妓院最冷清的時候，若不是出了命案，也不會有人堆在客廳裏。黃柏志大聲問道：「誰是此處的執事人?」

一個中年漢子站了起來，大剌剌地道：「潘某便是，你們是什麼人?」

黃柏志取出御賜的丹青鐵劵，那姓潘的登時換了一副嘴臉。「請問大人有何吩咐?」

「昨晚趙龍是在此處死的?他跟誰同宿?」

「是絳仙姨子。」

「絳仙可在?帶老夫去見她！」

× ×

絳仙在她姐妹寶珠房中，雙眼哭得紅腫，乍聽京師密使到，嚇得花容失色，盈盈跪倒地上。管一見道：「起來，老夫有

話問你！」

絳仙仍然垂首站着，管一見叫她坐下，先喝杯水，然後才問道：「你跟趙龍相熟？」

絳仙忙道：「不是，以前雖然見過，但他是最近才來找賤妾的！」

「你將昨晚的情況仔細說一遍，可不許有所隱瞞！」

絳仙又喝了一口水才道：「昨晚他跟賤妾喝了許多酒，到三更才回房……他一進門便與賤妾……寬衣上床……賤妾在模糊中，聽到一個聲響，接着趙公子身子便是一挺，不動了……賤妾吃了一驚，酒也醒了大半……趙公子就這樣……」

黃柏志含笑問道：「他是馬上風死的了？」

絳仙低着頭，吶吶地說道：「好像是吧！」

管一見瞪了黃柏志一眼，續問：「趙龍死前死後，有什麼異常？」

「沒有沒有！沒有一絲預兆！」

管一見目注她臉上。「其他方面呢？當時有沒有人進房？」

絳仙道：「賤妾不曾見到，不過，有一扇窗子却是打開着的！」她又潤一潤喉才續道：「賤妾見趙公子沒了氣息，便大叫起來，他們就來了，以後的事，潘掌櫃都知道！」

管一見又問潘掌櫃。「昨晚有沒有夜行人進院？」

「不曾發現！」

「住在隔隣的嫖客，都還在麼？」

潘掌櫃道：「大多數的人，見死了人，今早都溜了！或許還有一兩個。」

管一見留下了幾個人在點香院調查，他只帶風火輪，柳白石和小仙子去趙家。小仙子用手肘輕輕撞了柳白石一下，道：「大哥，這家的姑娘，比起荔枝院，可差多了！」

柳白石知道她詭計多端，只唔了一聲，不敢答腔，以免中計。小仙子聲音忽然提高，道：「剛才你爲何死死瞪着寶珠那婊子？」

柳白石道：「咱們是去查案嘛，當然要注意每一個人，何况寶珠和絳仙關係密切……」

小仙子截口說道：「你怎知道她們的關係？你怎不稱婊子，却叫她們的小名！哦，一定是你跟她們也有一段香火緣，你連那麼醜的女人都要，我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管一見在前面聽見，也忍不住笑了出來，小仙子又道：「你聽見沒有，連神捕的臉子也給你丟了！」

管一見笑罵道：「妳別自作聰明，這個馬屁拍不中！你這小丫頭，古靈精怪，又不害羞，老夫活了一把年紀，也未曾見過！」

說話間已至趙家門外，端木盛已進內，只剩殷公正在門外等候。「頭兒，咱們可以進去了。」

到大廳，只聽內堂傳來一片哭聲，端木盛並不在，管一見問那老門公才知道仵工在替趙龍洗澡，端木盛乘機檢查屍體。

管一見輕吸一口氣，問道：「院子，請問你們老爺可有家人？」

「有的，老爺有一妻一妾，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他們夫婦感情如何？」

老門公沉吟了一陣才道：「一般……咳咳，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女人自然會囉嗦幾句！」

「只是如此？」

「是的，大夫人和二夫人秉性都不錯，只怨老爺不很長進……」老門公聲音越說越低。

未幾，端木盛出來，低聲道：「頭兒，趙龍後背『靈台穴』上有一個小紅點，屬下懷疑他是中了暗器而亡的！」他轉頭問馮曉年：「小馮，你身上有吸石麼？」

風火輪剛搖頭，小仙子已嚷着小咀道：「二哥，你怎不問我？」

端木盛道：「你身上若有，便借我一用！」

小仙子把吸石交給他，道：「二哥，我跟你去看看可好？」

管一見擺手道：「老夫去，你們在這裏！」

管一見與端木盛去後，小仙子又用手肘撞了柳白石一下，道：「你爲何不阻止我？」

「你喜歡看，我有什麼辦法？」

「死人，難道你不知道他現在沒穿衣服？」

柳白石雙眼一翻。「我怎知道！」小仙子銀牙暗咬，忍不住捏拳搥了他一下，風火輪再也忍不住，「嘻」地一聲笑了出來。

小仙子瞪了他一眼，說道：「你笑什麼？」

風火輪道：「我笑我的與你無關！」小仙子轉身不理他們。

俄頃，管一見與端木盛出來，馮曉年忙問：「頭兒，他可是中暗器而亡的？」

管一見手掌一張，只見他掌中有一根牛毛細針，但針頭與一般的略有不同，靠尖端處，竟然有個倒鈎。「你們有誰見過這種針？」衆人看後都搖搖頭，管一見將之收進懷中。

柳白石結結巴巴地問道：「神捕，你調查他的死因，與晚輩被殺有何關係？」

管一見冷哼一聲：「你一直被人追殺，本來亦無綫索可尋，直至蕪湖那一役，才露出一點蛛絲馬跡；那殺手顯然一直跟着你，本來欲在怡香院下手，只因你突然離開，是故他只好追到客棧……」

小仙子忽然叫了起來：「原來你去過怡香院！」

管一見沉聲道：「別胡鬧！那人殺不了你，却改而殺死趙香君，由於趙香君死後失去了一個首飾盒子，證明對方不是隨意殺人，而是另有目的，當咱們來到此處，趙香君的堂哥哥趙龍又被人暗算而死，這總可說與你被人追殺無關？」

「晚輩是聯想不到，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因爲你所殺的人，跟這些人有關係，有人害怕你知道底細，所以要滅口！」

柳白石似懂非懂地點點頭，管一見又道：「若老夫沒有猜錯的話，這宗案子與你殺死賈大富有關！虞妃要殺你也可能想由你身上得悉，僱請你去殺賈大富的人是

誰！」

小仙子問道：「這個趙龍之死咱們要如何調查？」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咱們知道他是被人暗殺，便已足夠！」

「焉知他不是被他的仇家所殺？」

管一見冷笑一聲：「能在黑暗中認穴如此準的人，你以爲是一般人？趙龍有這種仇人？他的死證明與趙香君之死有關連，也跟那個首飾盒子有關！」他頓了一頓，又道：「院子，請你請兩位夫人出來，老夫有話問她們！」

老門公進去內堂一陣，才見他帶着兩個哭哭泣泣的女人出來。管一見問道：「你們誰是趙龍的髮妻？」

年紀較大的女人道：「賤妾便是。」

「請問你過門多久？」

「已有六年。」

「可曾見過趙香君？」

「賤妾進門不久她便嫁到蕪湖去了，不太熟。」

「尊夫對她似乎不大和善，夫人當知原因？」

大夫人訥訥地說道：「賤妾也不很清楚。」

「他如今已死，你不必再有顧忌！」

大夫人又沉吟了一陣才結結巴巴地道：「大概……大概是怕她要爭家財吧……這只是賤妾的想法。」

管一見轉頭問道：「院子，你到趙家已久，可知趙巖是如何死的？他死後的財產是否全落在趙儼的手中？」

老門公惶恐地道：「老奴不知道……也不敢亂說！」

管一見道：「你照所知說吧，一切有老夫作主，你知如今趙香君亦已被人殺死，就算趙儼吞併趙巖的財產，亦無人來向趙家索取！」

「老奴是聽人說過……趙二太老爺是死於急病的！」

「人家如何說？」

「外人都說趙儼欺侮弟弟，侵吞了趙巖該得的產物，因爲趙家有許多田地和生意是祖上傳下來的。」

管一見略一沉吟，轉頭問道：「夫人，趙香君出嫁時，你們可有送什麼禮物或嫁粧與她？」

大夫人低着頭道：「沒有……本來賤妾要送點金器與她，但先夫却不許！」

「她什麼東西也沒帶去？」

「只帶了幾件衣物。」

「她娘家在何處？」

老門公道：「二老太爺在生時，也住在這裏。」

管一見續問：「趙儼生前可有什麼厲害的仇家？」

老門公訥訥地道：「老太爺人緣……不大好，不過倒也沒聽說過有什麼厲害的仇家……但他後來却是被人殺死的……」

管一見問知了二夫人過門才三年，只簡單地問了幾個問題，因不得要領便率衆離開，剛走出趙家大門，遠遠見到黃柏志等人趕來，忙迎上去。

黃柏志說道：「頭兒，咱們查不到什麼！」

管一見抬頭望一望天色，道：「慢慢再查，反正咱們還得等雪兒他們，先吃飯再說！」

小仙子道：「瞧你慢條斯理的，別讓沈禿鷹搶在前頭，可要丟了你的臉！」

管一見沉下臉來，說道：「你若對老夫沒有信心的，便趁早給我滾吧！」小仙子吐吐舌頭，向他扮了個鬼臉，不敢再揶揄。

×　×　×

司馬城與夏雷下了天柱山後，沈鷹便放出信鴿知會管一見。由天柱山到黃山，來回近千里路，因中途沒有驛站，信鴿體力有限，需時頗久，因此沈鷹決定不等管一見的回音，又放出第二批信鴿，通知管一見分頭行事，再於安陽會面。

第二天午後，沈鷹便帶人下山了。他們乘馬直趨安陽，首先繞過大別山，進入河南。這天到了信陽城，太陽尚未下山，他恐手下勞累，便吩咐入城打點，休息一夜，明天再繼續上路。

衆人找了一家乾淨的客棧住下，洗好了澡，沈鷹照例點起旱烟來，剛抽了一鍋烟，一個小二扣門道：「客官，有人送帖子來。」

沈鷹開門讓小二進來，接過帖子一望，原來竟是花常春請吃晚飯。沈鷹跟花常春只有一臉之緣，看了帖子不由一怔，暗道：「花常春因何要請我吃飯？」儘管他心中狐疑，最後還是決定帶蕭穆和顧思南赴宴。

花常春家裏頗有點錢，設宴的地方亦是信陽城最豪華的酒家。當沈鷹三人到時，已見花常春在等候了。忙抱拳道：「累花莊主久候，沈某不勝慚愧！」

花常春哈哈一笑。「神捕客氣，能請得到您，乃花某之榮幸！三位請坐！」

沈鷹三人又告罪一聲才分頭坐下，花常春又問：「未知三位喜歡吃什麼菜，喝什麼酒！」

沈鷹道：「客隨主便！」

「如此花某亦不客氣了！」花常春一口氣就點了八個菜兩個湯，還有一罈狀元紅。

待小二去後，沈鷹便問道：「未知花莊主因何知道沈某來此地？」

花常春笑道：「適才神捕進城，小弟因與一位好友在路旁說話，恰好碰見，是故特邀神捕來此謀一醉！」

沈鷹臉上毫無表情，淡淡地道：「沈某素來快人快語，言語間若有所得罪，尚盼花莊主海量汪涵！」一頓續道：「你我只有一臉之緣，莊主斷不會無故請沈某，既然沈某已至，何不明言？」

「果然不同凡响，不愧是江北第一神捕！」花常春一豎姆指，道：「實不相瞞，小弟的確有點私事請教！」

「莊主言重，請教兩字實不敢當，研究倒是不妨！」

花常春見他像塊石頭軟硬不吃，只好道：「花某聞人提過，江湖上有人謂欲將小女送往荔枝院爲娼，花某按捺不住，過江看看，未知神捕是否有所耳聞？」

沈鷹心頭一動，淡淡一笑。「花莊主當知道沈某經已退出江湖，這種事又怎會知道？」

「但據花某所知，神捕並非完全退出

江湖！」

「沈某的確不曾聽聞過！」沈鷹反問：「令嫒不是失了踪吧？」

「花某離莊時，小女仍在寒舍！」

「花莊主名震大江兩岸，不知是誰吃了豹子胆，敢出此狂言？」

花常春道：「神捕可曾聽過天下第一殺手柳白石此人的名頭？」

沈鷹邊裝烟邊道：「老夫以前似曾聞過，但對此人却不大了解，是莊主得罪過他！」

花常春苦笑道：「花某性好閑逸，不喜管閑事，又怎會得罪那種人？」一頓又問：「神捕是次因何下山？」

沈鷹噴了一口濃烟，道：「沈某蟄居山上日久氣悶，是以下山走走！」

花常春哈哈地笑說道：「神捕要小弟快人快語，自己却暗含玄機，如何說得過去？」

沈鷹冷冷地道：「是你找沈某？可不是沈某找你，莊主莫忘記！」

花常春一怔，臉現尷尬之色，幸好小二送上酒菜，他借敬酒掩飾之。「神捕昔日無緣與你一醉，今日萬望賞臉，多喝幾杯！」

沈鷹說道：「沈某退出江湖已久，向能得到花莊主青睞，實乃三生有幸，多謝了！」

花常春又爲他們佈菜，蕭穆道：「莊主不必客氣，咱們自己動箸就是！」

酒過三巡，花常春又道：「如花某沒有猜錯的話，神捕是次下山，必是爲了查案！」

沈鷹沉吟道：「不錯，花莊主聰明之至！」語氣充滿譏誚之意。

花常春又是咯咯一笑。「花某再妄作推測，相信神捕亦是爲此案而下山的！」

沈鷹呵呵笑道：「莊主又沒請沈某調查，沈某又怎會强出頭？」

花常春一笑置之，從此絕口不再提此事，只不斷勸酒勸菜，沈鷹覺得與他話不投機，恨不得早點結束，花常春亦甚是知機，呼小二結賬，與他們結伴出店。

沈鷹道：「莊主不必相送！」

花常春笑笑道：「小弟是送自己，不說神捕可能還不知道，小弟與你們同店而居！」

沈鷹報以一笑，心中更是懷疑：「花常春何事請老夫，因何神秘兮兮的？」

返回客棧，花常春進入自己的房間，沈鷹亦回房，蕭穆則跟着他進去。「頭兒，花常春行動甚爲可疑，不知他葫蘆裏面賣什麼藥！」

沈鷹皺眉道：「老夫亦猜不通！」

「會否他欲僱你替他查案？」

「咱們已接了柳白石的生意，他欲僱咱們亦嫌太遲！」沈鷹思索時，素來有抽烟的習慣，如今當然亦不會例外。「但老夫却覺得他這個意圖，否則，必會有所暗示！」

蕭穆嘆息道：「那就令人更加猜不透了！」

沈鷹心底忽然升起一股寒意，好像大難臨頭，他猛地敲掉烟灰，道：「你偷偷去看看他！」

蕭穆應聲而去，他早已知道花常春的房間，躡手躡腳走過去，剛到門外，便聽到一陣水聲，似有人在洗澡，他放下心頭大石，但仍不能大意，以指尖蘸蘸涎，刺破紙窗，湊首望進去。

花常春雖然是坐在洗澡盆裏洗澡，他忽然抬頭，見窗外有人，手臂倏地一招，金光一閃，三隻梅花鏢隔窗向蕭穆射去！

蕭穆乍見金光一閃，心知不妙，及時向下一伏，只聞「嗤嗤」聲響過後，三支梅花鏢，自頭頂三寸處飛過，他反應極快，雙脚微微一用力，身子倒飛，手掌向後一按印在欄杆上，再借力向上騰起，落在屋瓦上，向自己居住方向馳去！

沈鷹見他回來，忙問：「爲何如此匆忙！」

蕭穆將情況告知沈鷹，沈鷹眉頭又是一皺，道：「咱們換間客棧住！」

蕭穆一怔，這是從來不會發生過的事，不過他見沈鷹不欲解釋，也不敢多問，立即出房通知同伴，不久，顧思南等人都到沈鷹房中。

沈鷹道：「蕭穆你跟小顧留下來監視花常春，其他人跟老夫到寶仙居客棧！」

雲飛烟連忙問道：「頭兒，這是爲什麼？」

沈鷹道：「咱們悄悄踰牆離開，有話等下再說！」他首先推窗躍了出去，可是當他躍出外牆，忽然迎面飛來一蓬牛毛細針，沈鷹雙袖飛掃，把針捲飛，道：「小心！」人却向前竄去！

黑暗中，只見遠處屋後飛起一道黑影，向東急馳，沈鷹尖嘯一聲，提氣急追。

料不到那道黑影去勢之疾，大出沈鷹意料，他心中不由泛上爭勝之心，暗道：「莫非老夫武功不進反退了！」他脚下加勁，出了城才逐漸將距離接近。

那人忽然停住，沈鷹心頭一懍，料不到對方胆子竟然這般大，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暗暗提高警惕，回頭一望，却不見自己的手下，不由一怔。

× × ×

雲飛烟等人躍出牆外，只見沈鷹如離弦之矢，向東急馳而去，她本欲跟下去，不料另一方向，又飛上一道黑影，她略一猶疑，便道：「咱們追這邊那個！」她輕功造詣極高，故有「雲上飛」之稱，商衞，葛根生等人怕她有失，急忙尾隨而去。

雲飛烟拚力而追，看看距離已拉近，忽見那人一躍躍上一棟平房屋頂，隨即向屋後跳下去，她亦隨之躍起，豈料屋脊之後，忽然飛出一排箭矢來，直奔雲飛烟。

雲飛烟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之間，來不及拔劍，急使「千斤墮」，同時凌空擰腰閃避，饒得如此，腰下亦中了一箭，她眞氣一洩，「蓬」的一聲，摔倒地上！

葛根生連忙上前扶起她，問道：「三姐，你受傷啦！」

雲飛烟忍痛拔出箭來，葛根生素來對藥理草藥有研究，連忙取出金創藥來，扶她到一旁包紮。

商衞與彭七來至屋前，兩人略一商量，便繞屋到後面，更見這屋子建得甚怪，窄而長，前面沒有牆，但後牆却極高。

彭七吸了一口氣，向商衞打了一個眼色，兩人分開幾尺，同時躍起，跳進了後院。

後院荒置已久，星光之下，但見雜草叢生，石椅石槐上面，佈滿了鳥糞，後門半掩，裏面傳來一陣陣尖厲的響聲。

彭七毛髮悚然，向商衞跑過去，低聲問道：「這是什麼叫聲？」

商衞側耳聽了一下，道：「蝙蝠！」

「咱們等不等三姐來了才進去！」

話音剛落，颼颼兩聲，牆頭上又跳下兩個人來，正是雲飛烟與葛根生。「咱們分頭進去。」

葛根生向上指了一指，彭七躍上屋頂伏下，葛根生手執木棍走在前面，商衞緊跟着他，雲飛烟走在最後面。

葛根生不敢大意，以棍輕輕推開後門，「呀」地一聲響，他剛跨出一步，一陣腥風撲面而來，不由叫道：「小心！」急忙彎腰一伏！

一羣蝙蝠自他們頭頂上飛過，商衞低聲道：「這屋有點邪門！」

葛根生慢慢前進，一跨進門檻，鼻端便嗅到一陣異味，凝神靜聽一陣，不聞有呼吸聲，心頭又猶疑起來，雲飛烟取出火熠子來，迎風晃亮，但見走廊又長又窄，地上堆滿了鳥糞，一望便知沒人居住。

由於有了光綫，葛根生行動便快了起來，木棍撞開一扇房門，撲面一陣屍臭，把他嚇了一跳，雲飛烟在後面道：「忍一點，別讓他們溜掉！」

商衞上前，推開另一旁的房門，但都不見有人，倒找到幾具腐爛的屍體，一直追至前廳，都沒有人影，就在此刻，他們都聽到彭七的驚呼聲。

雲飛烟忙道：「根生，快上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 × ×

沈鷹見那人臉上蒙着一塊黑布，站在一棵大樹前面，淵停嶽峙，氣勢不凡，不敢託大，抽出旱烟杆來，冷冷地道：「閣下大概是冲着老夫來的吧！」

那人道：「江湖上不識沈鷹的人，恐怕極少。」

沈鷹冷笑道：「閣下既然冲着老夫而來，爲何還不除下臉上的黑布！」

那人聲音頗爲尖銳，忽然抽出一柄劍來，道：「你何必猴急，你臨終前，某家必會告訴你！」

「你跟老夫有仇，還是受僱於人？」

那蒙面人道：「這一點屆時也會告訴你！」

沈鷹心頭一跳，冷哼一聲。「那你還不動手！」

蒙面人道：「某家正等你發招！」

沈鷹心頭倏地一跳，暗道：「不好，莫非他使的是『調虎離山』之計？」再回頭又不見雲飛烟他們，心頭更爲忐忑。

蒙面人哈哈笑道：「你不必張望了，你那些手下不會來了！」

話音未落，沈鷹已一個風車大轉身，隨即頓足向來路馳去。說時遲，那時快，樹叢後忽然飛來一蓬袖箭，沈鷹尖嘯一聲，騰空而起！

與此同時，那蒙面人亦掣出劍來，自後偷襲，他斜飛而起，急削沈鷹的雙足！

好個沈鷹，聞得背後風聲急响，知道危險，急切間，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凌空硬生生再拔高幾尺，堪堪避過了那一劍！

不料蒙面人亦非省油燈，身體竟仍能升高，長劍一挽，改削沈鷹後腰！

沈只沒奈何只好反手以烟杆一格，借力彈飛落地，蒙面人反應亦快，幾乎在同一時間落地，他脚尖點地，便向前標出丈餘，手腕一抖，長劍泛起幾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罩住沈鷹胸前要害！

他由剛才的騰空出劍，凌空換位，再出劍，落地標前，以及這一手，一連串動作，一氣呵成，如行雲流水，毫無滯阻，着着顯示出他在武學上的造詣！

沈鷹目光一變，此人乃他久未逢過的勁敵，心頭一沉，不敢怠慢，立即抬高手臂，烟杆橫在胸前。

蒙面人却不讓他先出手，劍法又是一變，剛收回尺餘，倏地橫刺過去，沈鷹烟杆一翻，將長劍格開。

蒙面人劍法甚快，一劍未了，次劍又生，一連十五劍，把沈鷹逼退了三步，沈鷹忖道：「烟兒他們不知如何？說不定已落在他們手中，如今當務之急，便是生擒了他。」心意一定，立即反攻起來！

蒙面人反被他迫退三步，沈鷹正想施殺手，不料蒙面人忽然躍起，他背後那堆草叢，忽然飛出一蓬牛毛針來！

這一着十分陰毒，由於沈鷹的目光被蒙面人所遮，是故一無所知，待得蒙面人躍高時，牛毛金針已射至，要閃避也來不及了！

沈鷹萬般沒奈只好揮舞烟杆掃打，同時左袖捲起，發出一股罡風，把金針震落地上！

可是蒙面人正要他如此，他躍高之後，凌空一個沒頭觔斗翻下，長劍反手向沈鷹後背戮去！

沈鷹雙臂在前，沒法招架，迫不得已，只好將上身向前一俯！「嗤」的一聲响，後背依然着了一劍！

蒙面人一個風車大轉身，左脚一抬一蹴，蹬在沈鷹的後臂上，沈鷹身子如皮球般，向前飛去！

蒙面人雖然得手，但這一着亦失算，只見沈鷹借勢吸氣，衝前三丈，脚尖點地，身子再度騰起，向信陽城方向飛去！

蒙面人反應算快，依然落後，他不由罵道：「人人均說沈鷹如何英勇，原來却是個龜孫子！」

沈鷹悶聲不响急飛，在未受傷之前，他有把握取勝，但在受傷之後，加上對方又有埋伏，便連一絲勝算也沒有，唯今之計，惟有走爲上着！

蒙面人見追了一陣，仍沒法將距離拉近，而信陽城又已在望，只好蹤足轉身逸去！

× × ×

葛根生躍上屋頂，見彭七好端端站着，不由愕然問道：「你剛才鬼嚎什麼？」

彭七赧然道：「適才屋脊後突然飛起一隻蝙蝠，我被嚇了一跳！」

商衞罵道：「早知你是胆小鬼，便不讓你上來！可有什麼發現？」

彭七搖搖頭，三人跳落院子，雲飛烟道：「既然找不到人，咱們還是去找頭兒吧，小心這是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

四人出了廢屋，向東急馳，尚未到城

門，巳見一條人影急馳而來，葛根生道：「咦，好像是頭兒！」

四人迎上去，沈鷹怒道：「你們去了何處？」

商衞說道：「咱們被人引到一棟空屋去！」

「飯桶，如此拙劣的當都會上！」

雲飛烟忽然驚呼一聲：「頭兒，您受傷了，老葛，快替頭兒包紮傷口！」

沈鷹道：「不必，回客棧再說！」

彭七道：「咱們不另找歇脚地？」

沈鷹冷哼道：「行踪巳洩漏，換不換店都是一樣？」他首先向前馳去，不久五個人都返回自己房中，沈鷹道：「小彭，叫蕭穆他倆回來！」

商衞去後，葛根生立即替他包紮傷口，幸好傷口並不深，武林中能傷得了沈鷹的人，寥寥可數，葛根生很想問他，但見沈鷹鐵青着臉，話到口邊，又嚥了下去。

沈鷹目光一及，咦了一聲。「烟兒，你也受了傷？」

雲飛烟說道：「只是輕傷，巳敷了藥了！」

忽然一個男人的聲音傳來：「是誰將他打傷的？」

原來顧思南及蕭穆巳回來。沈鷹沉聲問道：「花常春還在房中？」

「他洗了澡便上床睡覺了！」

「這倒奇怪，那人是誰？」沈鷹低頭喃喃自語，又問：「有人來找他麼？」

「沒有。」蕭穆問道：「頭兒，是誰能夠傷得了你？」

「哼，如非他有埋伏，又怎傷得了老夫？」沈鷹將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烟兒，你那邊情況又如何？」

雲飛烟亦將經過遭遇仔細說了一遍，蕭穆說道：「頭兒，那人會否是荔枝院偏來的？」

沈鷹沉吟道：「不無可能……」他裝了一鍋烟，就燈點燃烟絲，連吸兩口，忽然眉頭一軒，道：「不可能，荔枝院不可能這般快得到消息，計算行程，司馬城及夏雷應該尚未到達安陽！」

顧思南亦贊同地道：「不錯，莫非是咱們以前的仇家？」

「他們亦不知道咱們會下山，所以可能性依然不大！」蕭穆道：「可能是偏請柳白石去殺賈大富的那個人！」

雲飛烟道：「此亦不可能，他們爲何不去對付管頭兒他們，反找上咱們？」

沈鷹道：「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他爲何不讓咱們去調查賈大富的身份？是不是賈大富的眞正身份若然暴露，他自己的身份亦會暴露？」

陶松道：「如此他亦不知道咱們會下山！」

蕭穆道：「這倒可以理解，他們一直跟踪柳白石，又知管一見肯替他查案，派夏雷來找咱們，而不久夏雷又與四弟下山北上，再愚蠢的人亦猜得到，咱們巳接辦了此案！」

沈鷹敲掉烟灰，重新裝上一鍋點着，道：「如此說來，咱們若由這方面入手，反而此去荔枝院調查更爲直接！」

蕭穆道：「可是安陽咱們又不能不去，可惜咱們的信鴿聯系網巳斷，否則與管頭兒商量商量，便可以分頭進行，免得浪費時間！」

沈鷹噴了一口濃烟，道：「咱們何不再推敲一下花常春的行爲，有誰知道他出自何門何派？」一提到此一問題，衆人都想起公孫良來。

公孫良本亦是沈鷹的手下，他武功不高，但對武林的人與事最爲熟悉，可惜後來因公殉職了。

沈鷹見無人答話，又道：「此人是跟踪咱們而來的，還是碰巧遇上的？他是不是偏請柳白石殺賈大富的人？」此話一出，衆人皆是一愕，覺得匪夷所思，任誰亦難以想像，一個附庸風雅清逸之士，會與妓院的老闆有任何聯系！

沈鷹沉聲道：「你們怎不說話？」

顧思南道：「頭兒，這個可能性不大吧！」

沈鷹道：「你有什麼理由證明不可能？假如賈大富抓了他心愛的女人去當妓女，他們之間會不會有仇？再假說當年賈大富是勒索了他一筆錢開間荔枝院的，花常春又會否忘懷？」顧思南不由答不出來。

沈鷹嘆了一口氣，說道：「夜深了，都回去休息吧，明天再談，但不要睡得太死。」

× × ×

司馬城等四人奔跑了半夜，走了二十多里路，然後停下來喘息，此刻天際巳露出魚肚白，四人坐在路旁商量，夏雷道：「司馬兄，咱們會否是驚弓之鳥？」

周昭信道：「肯定不是，余重陽一定是與官府勾結，最低限度他也想揭咱們的老底！」

司馬城反問：「夏兄，你認爲余重陽此人如何？」

「表面上和善，其實十分奸詐！」

「如何見得？」

「他好像跟咱們十分合作，其實什麼也沒有說過！」

司馬城想了一下，道：「他殺賈大富，是不是爲了爭產？」

陶松道：「這是最大的可能性，也是最易動殺機的原因，四哥，咱們是回城呢，還是南下等候頭兒？」

司馬城看了夏雷一眼，道：「夏兄有何高見？」

「小弟認爲咱們再回荔枝院也不可能查到什麼，不如去襄陽調查賈大富的家人吧。」

「好極！小弟正有此意，陶松，你再易過容，然後潛回安陽城等候頭兒，咱們到襄陽調查了賈大富家人之後，立即就回來！」

× × ×

皇甫雪在次日晚上才趕到合肥，又找了好一陣才找到管一見，向他報告此行的收穫。「頭兒，劉星所知絕不比其弟婦多！只是他見過那柄鑰匙，說上面鑄了一隻麒麟，趙巖臨死時，叫趙香君由床下地上暗格處，取出這柄鑰匙，只說這柄鑰匙是十分重要，假如趙儼待她不好，她可拿出這柄鑰匙來要脅他……」

管一見精神一振，急問：「如何要脅他？」

「趙巖只說了一句話。『你用這柄鑰

匙向他換一萬兩銀子，他一定會答應，不過要小心他反會加害你！』他說了這句話便嚥氣了，而她也從來沒在趙儼面前提及這柄鑰匙，劉星也幾乎忘記了這件事，若非咱們不斷問他，他巳記不起，他還說趙香君一直將鑰匙放在首飾盒裏，從未見過她拿出來！只把它當作紀念品！」

管一見道：「這柄鑰匙便是個關鍵！能解開它的謎，相信這件案子也就差不多破了！」

端木盛道：「頭兒，這柄鑰匙看來跟趙儼也有關係，而且對他來說，十分重要，否則他怎會肯用一萬兩銀子來交換？」

管一見目光突然異采，對風火輪道：「快叫柳白石進來，別讓那小丫頭跟着！」衆人都發出會心微笑。

俄頃，風火輪果然帶着睡眼惺忪的柳白石進來。「神捕有何指敎？」

「你可否詳細將那次去趙儼家殺人的經過說一遍？」

柳白石臉色一變，睡意消了大半，他沉吟了一下才道：「那次我跟以前一樣，在晚上到趙家，找到趙儼的寢室，拍門向他正式挑戰，此人名大於實，晚輩沒費多大的功夫，便一劍結果了他！」

「他可有跟你說話？」

柳白石思索地道：「他問我是誰要我殺他的，晚輩自然沒告訴他，實際上我自己亦不知道……嗯，他臨死時好像還說過一句話……」

管一見忙問：「他還問你什麼？」

柳白石想了好一陣，才道：「他說：『是不是辛……星偏你來的？』中間那個字，我再也想不起來，但又好像只有一個字……」

「辛星？」管一見眉頭一皺，道：「這個名字倒陌生！」

端木盛接道：「就算辛什麼星的亦未聽過，武林中姓辛的並不多！」

管一見續問：「後來怎樣？」

「後來晚輩便離開了！」

管一見再問：「你到趙家，見到他一個人？」

「不，晚輩臨走時，在後花園還見到一個女人，後來才知道她便是劉星的妻子趙香君！除此之外，還見過趙家的幾個下人，却未見過他兒子！」柳白石說至此，聲音忽然提高道：「對啦，晚輩記起了，當我見過趙香君之後，立即躍上圍牆，臨跳出去時，下意識轉頭望後，却又發現一道黑影，其快無比地自另一端圍牆射進趙家！」

風火輪脫口問：「那人是誰？」

「不知道，我工作巳完成，而且也不宜在現場停留太久，所以立即離開，去拿酬金！」

管一見問道：「交酬金給你的人，其身材跟你最後一宗生意的那個人，有相似的地方麼？」

柳白石道：「他們一個以布袋笠頭，一個戴上人皮面具……不過身材却有點相似，但聲音又不怎樣相同，出的價錢也不同！」

「你認爲他們不是一個人？」

柳白石沉吟道：「晚輩不敢肯定……因爲他完全有可能由一個人假扮出來。」

「你對趙儼有多大的了解？他師承何門何派？」

「晚輩在未行動之前，一向先打探其人的武功路數，但只知道他不是什麼大門派的弟子，武功在武林中只屬二流，他弟弟趙巖似乎與他是師兄弟，因爲武功路數一樣，但亦有可能是趙儼傳授的，趙巖的武功遠不如趙儼，不過趙儼的武功路數，與一般的不大相同……」

管一見又提出問道：「他的武功有何特點？」

柳白石道：「晚輩一時間也說不出來，但他的刀法似乎未學全……晚輩的意思是趙儼所學的刀法，比如說應該是七十二招，而他似乎只學了四十八招……啊！」

他突然驚呼一聲，房裏的人都被嚇了一跳，管一見道：「你又有何新發現？」

「趙儼的刀法跟孟大鵬的，似乎是同一個門派，但招式却不完全相同！」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道：「你再將殺孟大鵬的經過說一遍！」

柳白石依言仔細將經過述了一遍，管一見摸摸下巴，道：「賈大富的武功跟他倆又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柳白石道：「殺賈大富時，晚輩是採取偷襲，只跟他換了兩招，便得手了，因此看不出他的路數！」

管一見喃喃自語：「這幾個人是不是有所聯系？辛星是什麼人？那柄鑰匙又有什麼作用？」他揮揮手。「你們都去睡吧，雪兒，你們還未吃飯吧？風火輪，招呼他們吃飯！」

衆人去後，房中只有管一見一個人，他負手於背，不斷踱着方步。這宗案子關連不少人，錯綜複雜，到現在雖然巳有點頭緒，但依然未能有突破性的發展！

他大胆假設：孟大鵬，趙儼和賈大富是同門師兄弟，偏請柳白石殺人的，可能是一位叫辛星的人，此人是他們師門的仇人，還是因爲知道那柄鑰匙的秘密，殺人只爲了鑰匙？

要殺柳白石的，是不是這個人，跟荔枝院和空空兒等人又有何關係？

忽然間，管一見心頭閃過一個念頭，柳白石若不是在無意中發現了某一點秘密，那人又何須三番四次派人殺他滅口？

不過這個秘密，柳白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爲何引導他吐露出來，再從中找尋綫索！

遠處巳傳來五更的梆子聲，管一見這才坐上床，盤膝運功調息。

次日吃過早點，管一見帶了端木盛，親自去趙家，趙龍尙未出殯，大廳巳變成靈堂，一踏進大門，管一見便聽到一片哭聲。

管一見首先找老門公。「院子，你可知道趙家兄弟是不是師兄弟？」

老門公道：「好像是，不過老奴不敢肯定。」

「你在趙家巳多少年？」

「二十四年，此莊尙未建成，老奴便進趙家了！」

「你是怎樣進趙家爲奴的？」

「老奴是本地人，當年老太爺未建莊，貼出告示要請長工，老奴家窮，又沒有親人，便賣身到趙家了。」（未完・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莫先生的組織派出直升飛機和陸地的人配合，由司馬洛作指揮，林鈴、李敏爲輔，先將卜可夫住的洞口攻打，將洞口炸開。卜可夫一面頑抗，一面叫劉耀柱將實驗室的有用儀器和子午石粉搬走。劉耀柱知道自己的利用價值完了，怕卜可夫對他不利，便決定利用研究成功的子午石粉把自己升上空間去，然後又利用它降落河面上，因爲他不會游泳，林鈴和直升飛機降下來將他救起……知道卜可夫利用潛水艇潛逃，司馬洛便指揮人在河面搜索，結果被卜可夫逃脫。莫先生爲了緝拿卜可夫，決定出重賞找綫人，繼續追查卜可夫的下落……

殺手反被殺

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假如沈自重是有什麼進一步的情報可以提供的話，他就會忙不迭提出來了，他並不會因爲黑黨已經死掉了就放下心來，他了解卜可夫這個人。

卜可夫還是會盡力謀殺他的——即使不是爲了怕他洩漏秘密。而只是爲了上次殺他不成功。而且，卜可夫亦會以爲黑黨的死亡是由沈自重提供綫索的。卜可夫會再派殺手來做這件事。

再派來的殺手，也許不及黑黨的本領那麼高强，但是黑黨這個人的存在，他是知道的，也大致明白黑黨的作風，而這另一個殺手，沈自重則既不知道他是誰，亦不知道他的作風，這並不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救人難自救

沈自重最担心的就是這一點。

這一天，沈自重正在家中看報紙，亦沒有心情去考慮晚間找一個怎樣的女人的時候，他的屋子就來了一個怪客，那是一個郵差，送掛號信來的。

他按門鈴，只是能夠停在花園的大鐵門外面而已，並沒有獲准入屋。沈自重那個手下說：「拿來，我簽給你好了！」

郵差打量着他說：「你是沈自重先生本人嗎？」

「不是，」那手下說：「我是他的秘書。」

「對不起，」郵差說：「這信要沈自重親筆簽收。」

「待我拿進去給他簽好了。」那手下說。

「不行，」郵差說：「我要見到收信人，他出示證明身份的文件，簽了才能收信，這是正式手續。」

「假如你不是新來的，你就是瘋了！」那手下說。

「我是新來的。」那郵差說。

本來，收掛號信的方式，假如依足手續，應該是如他所說的，不過通常郵差也是甚少如此做，總之是有人簽收了就算了。反正同是一間屋子裏的人，應該沒有問題。

那個手下沒好氣地說：「難道你要沈先生自己出來收？」

「我進去也可以。」那郵差說。

「你進去——」那手下懷疑地看着他說。

「假如沈先生不肯收，」那郵差說：「那麼我留下一張通知卡好了。沈先生可以拿着這卡到郵政總局去收，他還是要親自去，而且要出示證明身份的文件。」

「我問問好了！」那手下說。他退後一點，回到門口旁邊的守衛亭內，用裏面的電話向沈自重報告這件事。

「那你讓他進來好了。」沈自重說。

「但這個人要入屋，就很不尋常了，」那手下說：「郵差很容易假扮的呀！」

「你可以先搜過他的身上有沒有武器才放進來，」沈自重說：「難道這件事情你也不會做嗎？」

那個手下無可奈何，只好照辦，他與另一個同伴搜郵差的身子。

他說道：「對不起，這也是我們的手續！」

「不要緊呀，」那郵差說：「我是最贊成依正式手續辦事的。」

他的身上並沒有任何武器，而且郵袋之中亦是沒有。在那些守衛的監視之下，這個郵差到達了沈自重的屋子，沈自重在書房中接見。

沈自重揮揮手，那些手下雖然很不放心，却也沒有辦法，只好退出。沈自重取出筆來，在收據上簽了名。他却用不着取出證明身份的文件來。那個郵差在他簽收了之後則拿起筆來，在那信封的後面匆匆寫了一些字。

沈自重點點頭。

那郵差說：「多謝你，沈先生！」便轉身出門。

書房的門是並沒有完全關上的，沈自重的手下一直在門外留心着。他們可以聽到，沈自重與這個郵差並沒有交換什麼對白，郵差便出來了。

他們奇怪爲什麼如此，郵差既然堅持要進來，那很可能是跟沈自重講一些什麼特別的話的，然而又並沒有講出來。

假如是志在送那封信，那又何必要進來呢？

沈自重收到那封信，拆閱了之後自然就會明白的。

不過，總之沈自重並沒有危險，那就好了。

郵差給送走了，沈自重留在書房中，把那封信上郵差所寫的字看了一遍，然後就取出打火機來，把信燒掉了。

他根本沒有拆閱那封信。顯然信內是並不重要的文件，這個郵差在信封上所寫的字才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一個保密的傳遞消息的好方法，即使是一封掛號信，亦可能會給人截到而偷看了的，但是，信到時才把要傳遞的消息寫在上面，就可以很有效地保守秘密了。

沈自重看着那封信在烟灰盅內化爲了灰燼，然後就拿起電話來，撥了一個號碼打出去。

電話接通了之後，那邊一把女性的接綫生以中英語說：「國際出入口公司。」

「什麼出入口公司？」沈先生問。

那個女接綫生再報了一遍：「國際出入口公司！」

「唔——我找東尼！」沈自重說。

「什麼東尼？」那接綫生又問。

「東尼就是——東尼——」沈自重說道。

「這裏沒有東尼！」接綫生說：「我恐怕你是搭錯綫了。」

「對不起！」沈自重說。

他掛了電話，再撥一次號碼。電話接通了的時候，仍然是那接綫生的聲音。「國際出入口公司。」

「對不起。」沈自重說：「這裏是不是AK628533嗎？」

「是的，」那女接綫生俏皮地說：「不過，先生，假如你是要找東尼的話，這裏還是沒有，我恐怕你是搭錯綫了！」

「但——我看是我抄錯了電話號碼，」沈自重說：「對不起！」他憤怒地把聽筒摔下了，就走出書房，顯然大爲不悅地揮手向他的二個保鏢吩咐：「拿車來，我要出去。」

「但是——」其中一個保鏢說：「現在出去，這似乎不大——不大——」

「我用不着麻煩你們，」沈自重說：「我自己一個人出去就行了！」

那二個保鏢都大爲恐怖。「你一個人出去？你不能夠一個人出去。」

「我要你們告訴我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嗎？」沈自重道：「拿車來。」

那兩個保鏢，沒有辦法，也只好照辦了。

他們在焦急，沈自重則是不慌不忙，先換了一身衣服，然後，才慢條斯理地出來。

看樣子，他就像是記錯了電話號碼，找不到這個叫東尼的人，所以才親自出馬走一趟的。其實並不是如此。

他嘴巴所說的這個東尼是根本並不存在的，他這電話只是一種暗號，他是打到一個林鈴留給他的電話號碼，他找東尼，就是表示他有要緊的事情需要接觸。

莫先生等人正在總部研究着下一步的行動，而苦於找不到理想的對策，接到沈自重這個電話，自然大爲興奮。

林鈴、李敏與司馬洛馬上就出動了。

沈自重獨自開着那部他自己的座駕車離開屋子，又不准許他的保鏢跟着來，那二個保鏢大爲担心，沈自重則是一點也不担心。

當他行駛了一段路，看到有一部車子跟上了他的時候，他仍不担心，並且反而是放心了，因爲他可以看到邵部車子中的駕車人乃是林鈴。

林鈴上次捉弄過他，他想忘記她的樣子也不容易，這一次，他則是並不担心林鈴捉弄他了。

他的車子離開路邊，駛進了樹林後的一片空地上，停了下來。林鈴的車子亦在旁邊停下，兩個入隔着車窗，就可以講話了。

林鈴說：「沈先生，你知道我們最近救了你的命嗎？」

「是嗎？」沈自重說：「怎樣呢？」

「黑黨是回到總部去取炸藥的。」林鈴說：「他打算用兩部車裝炸藥來，一部車炸開花園的門，另一部車就跟着直撞到你的屋子，連人帶屋炸掉，不過我們跟到了總部，他沒有機會實行，而卜可夫很生氣他把敵人引來，倒是先把他連人帶車炸掉了。」

「眞可怕，」沈自重說：「他一定太急了，才改變作風，用炸藥，不是他的作風。我常常都說，一個人是不能夠胡亂改變作風的，否則就是自招滅亡。不過，原來他要用炸藥炸我，那怪不得我會收到這樣的情報了！」

「什麼情報？」林鈴問。

「我收到一封信！」沈自重說：「我早就對你講過的，卜可夫的身邊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他告訴我，卜可夫還是要殺我，這一次，他派來了一個叫陳旺的殺手。陳旺是一個擅用炸藥的人，他一兩天之後就會到達。既然你們這樣熱心保護我的

性命，那麼，你們就也對付一下這個陳旺吧！」

「陳旺——也許我們的檔案上是有他的名字的。」林鈴說。

「應該有，」沈自重說：「這個人比黑黨差得遠了，他入過兩次獄，不過，我的忠告就是，你們最好不要企圖把他活捉。他這個人老是帶着大批炸藥，而且假如這一次再被捕，他就會永遠留在獄裏不能出來了。因此他是很可能會與你們同歸於盡的。」

「我們會善於處理的，」林鈴說：「你不必担心。但是你這封信是從什麼地方寄來的呢？」

「M市。」沈自重說。

「那麼，」林鈴說，「卜可夫的新總部，可能就是在M市了。」

「別傻吧，」沈自重說：「假如我這位朋友的信是從M市寄出的，他的人一定不在M市，因爲信一定不是由他親手寄的，他只是打一個長途電話給M市的朋友，託人代寄之類的，他就是這樣小心，才能潛伏到現在。」

「那你這位朋友爲什麼不乾脆告訴我們，卜可夫的新總部是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不行，」沈自重說：「人各有志。他仍然認爲替卜可夫工作是最有利的，他希望發達，出人頭地，他向我告密，不算是出賣卜可夫，他只是爲了與我的交情。」

頓一頓，又說：「我能夠告訴你的就是這麼多了，希望你能夠好好地運用。」

沈自重說完，便開動了車子，離開了那個地方。

他果然還是能夠安全地回到他的屋子，那是因爲殺手還未曾到來。

× × ×

這個叫陳旺的殺手，在兩天之後才來到。

他是開車來的。因爲携帶着那許多炸藥，登飛機很難通過海關，所以，他要開車。

但他是注定失敗的。正如沈自重所講，陳旺這個人比黑黨又是差了幾級的，有這個名字，就很容易查出他的所在了。當他到達時，他已經受到監視。

他是註定不能成功的。

跟蹤他的人因爲他有炸藥，所以只能在荒僻的地方截他。陳旺的車子開到一條荒僻的公路上時，就發覺前頭有警察架起了路障，截查經過的車子。

陳旺馬上停車，準備掉頭逃走。

路障處的警察開亮了探射燈，直照着他的車子，而一把聲音透過擴音器叫道：「你！那邊的車子，請不要回頭，過來接受檢查，這只是例行的檢查，用不着害怕的！」

別人是不害怕例行檢查的，但是陳旺就怕了。他的車中的炸彈給搜出來，就不好玩。所以，他不顧警告，一掉頭就開回去。

但是他轉了一個彎，就發覺也有路障攔着他。這路障顯然是在他經過了之後才設起來的。

陳旺滿頭大汗，知道再回頭也是不行的了，于是他就把心一橫，向前直衝。

那路障處的警察連忙逃開，一面向他發槍射擊。

陳旺仍然能夠衝破了那路障，飛馳而逃。

槍彈密如飛蝗地從後面追來。

車子是不夠槍彈快的，而且由于槍彈是那麼密集，即使有着高超的駕駛技術，也是無法躲過的。

他只能希望盡快可以逃離槍彈的射程，雖然他亦明白他目前的處境實在很不妙。這裏有人這樣攔截他，那麼有很大的可能性，前面是還會有阻攔的……

一顆槍彈射破了車子後面的玻璃，在陳旺的頭邊經過，又射破了前面的擋風玻璃穿出去了，陳旺一咬牙，把身子伏低一些。

其他的槍彈亦在他的車身上射得「乒乓」地响。

陳旺的運氣不好，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要有極好的運氣，才能夠脫身的。

一顆槍彈射穿了車尾的行李箱的蓋子，穿了進去，而射中了那裏面放着的一包東西。那包東西就是陳旺的生財工具——炸藥。

炸藥這樣給槍彈一射中，就馬上發生爆炸，「轟隆」一聲，陳旺的車子碎成片片，向許多個方向飛射，而陳旺的人亦是碎成片片，向許多個方向飛射。

陳旺就是這樣不再存在于世界上了。

× × ×

陳旺這件事，司馬洛，林鈴及李敏他們都沒有參加行動，因爲他們認爲是不需要的。

他們在莫先生的辦公室裏接了報告。

莫先生嘆一口氣：「活捉不到。」

「這也是意料中事了，」司馬洛說道：「一個帶着炸藥的人，就是很難活捉的了。」

「假如能夠捉到活的。」李敏說：「我相信他可以對我們招供不少。」

「也不一定，」司馬洛搖搖頭，「這個陳旺不是黑黨，他不大可能知道卜可夫是在什麼地方。事實上他是否知道主使他的人是卜可夫也有疑問！」他打開一份陳旺的資料：「卜可夫可以派另一些人去聘用陳旺的，祇要有足夠的價錢，陳旺也懶得去問主使他的人是誰了。陳旺這種人就是這樣做事的。」

「卜可夫這一次的錢是浪費了，」林鈴說：「不過，他另外還可以再聘其他的殺手來做這件事情。」

「再聘殺手，我們就再加以消滅！」司馬洛說。

「恐怕事情却不是這樣簡單的，」林鈴說：「那個在卜可夫身邊的朋友，未必每一次都能夠知道來的是哪一個殺手而向沈自重告密，假如他不知道，他就不能告密，那麼我們就也不容易提防了。」

「希望他不會有太多時間這樣做吧！」司馬洛說：「我們可能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了。」

「卜可夫的仇恨心是很重的，」林鈴說：「這一次刺殺沈自重又失敗，他更會再接再厲，非把沈自重殺掉不可！而且假使每一次派人來，沈自重都會得到通知的

話，那麼卜可夫便又會懷疑爲什麼會如此了。」

林鈴頓頓又道：「那麼告密的人，也可能因此守不住秘密。」

「豈有此理！」李敏暴躁說道：「現在我們豈不是又變回開頭的時候一樣了？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卜可夫！」

大家都不能夠作出一個比較樂觀的回答。

× × ×

而他們推測卜可夫的反應也是對的。

卜可夫的消息也很靈通，此時已經接到了陳旺失敗的消息。他在他那個新的總部的房間裏揮着鞭子，暴躁地把裏面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抽來抽去，許多東西都打破了。

當卜可夫這樣在發脾氣的時候，就沒有人敢接近他。假如有手下想進來報告或請示什麼，也是會暫時却步不前了。

走進來說不定會無辜吃一頓鞭子。

卜可夫發了一陣脾氣之後又把鞭子收起來，挾在臂下，走到門口，大聲叫道：「阿永，阿永。」

一個叫阿永的手下馬上轉過走廊的轉角出現。

「周平回來了沒有？」卜可夫問。

「還沒有。」那個手下小心翼翼地回答。

卜可夫吐出一連串的咒罵：「怎麼我要找那個人，那個人就不在，我要做的事情，也總是有棘手的地方的，眞是豈有此理！」

「周平一回來我就叫他來見你好了，」那手下說：「不過，其實我們也幹得不壞呀，我們正在做的實驗做得很成功很熱鬧。」

這個講法，倒是能夠討好卜可夫的。卜可夫說：「呀，對了，我的研究，不知道他們攪成個什麼樣子了！我們得出去看看！」

卜可夫出去，轉入了另一個門口，這裏是一座很大的屋子。事實上是一個有如飛機庫，或者有如一座搬空了的廠房那樣的地方，從地面到屋頂有普通四五層樓那麼高。

卜可夫看見這裏果然正熱鬧得很，有許多東西正在空中浮着，有桌子，有桶子，甚至有一架舊汽車，也都升進了空中，有一些人正拿着記錄錶在做着記錄，顯然是記錄着每一件東西的重量，升空的時間與用了多少的子午石粉。

卜可夫進去時，一個人員吃驚地叫道：「小心，老板！」

一隻垃圾桶剛剛失去了上升之力而跌下來，「噹啷」一聲。不過並沒有跌中卜可夫，距離還是比較遠。

「傻瓜！」卜可夫不屑地說：「大驚小怪幹什麼？」

那邊另一個人正鑽在一部舊車的底下，拿着噴瓶噴了一陣。

卜可夫的皮鞭一揮，在地上一撻，發出「拍」的一聲，暴躁地叫道：「你！節省一點，不要亂來，這東西用完就沒有了，不能補充的！」

不過那人却已經停止了噴了，他也不敢辯駁，他們是奉卜可夫之命的做這些研究的，不用材料，怎能把研究做好呢？

不過，在卜可夫發脾氣的時候，就是不能夠跟他講道理的。

「你們！你們！」卜可夫用鞭柄指着：「那些小東西，不必再試了，假如把子午石都用完了，我眞要剝你們的皮了！」

那些人們都沒有做聲，而那部給噴過了的舊車已升了起來。

另一邊，另一部本來浮在空中的舊車則跌了下來，跌得殘殘破破的，那跌下來的聲音也是响得使人的耳朵也差點要給震破了。

升起來的那一部車也是相當殘破，顯然也是已經跌過了的。

看來他們把這些車子用了又用，用了又用，甚至跌到散開了，直至不能夠再用爲止。

其中一人拿着記錄錶上前向卜可夫呈報，說道：「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得很精密了，在重量方面已經算得很準，什麼重量要噴多少才能升到多高，我們都已經計算出來了。」

「唔，很好，很好，」卜可夫點着頭：「來，我們來再做一個實驗，你，把那鋼台拆下來！」

那邊有一座鋼的台，是一塊大大的鋼板架在幾根鋼柱上搭成的，鋼台之上有扶手的鐵管。這鋼板就是用螺絲旋緊在架子上的。

那些人不敢問是什麼原因，只好忽忽過去把鋼板下面的螺絲旋了下來，於是那鋼板就變成是鬆動了。那些動手的人之中的一個人又問道：「要把這鋼板搬下來嗎？老板！」

「不必了，」卜可夫道：「拿條繩子來，要長的。」

他們依卜可夫的吩咐準備好了一切的時候，那個叫周平的人便進來了，他問卜可夫：「老板，你找我。」

「是的，」卜可夫說：「我正找你幫忙做實驗，你不應該亂跑！」

「但我是爲你辦事呀，」周平說：「我要爲你找一個人去對付沈自重，不過目前還沒有找到，現在的情形是尷尬一點的。有些好手都不願意做這件事情，他們知道陳旺失手，而且因爲我們用陳旺，他們也知道黑黨是已經死掉了！他們認爲沈自重現在有太大的後台保護着，要殺死沈自重，不是容易的事，也並不聰明。」

「別管這個了，」卜可夫不耐煩地揮手說：「現在我是要做實驗，你，站到那台上去，替我看着。」

周平祇好爬上了那台上去。

當他一上去之後，爬在枱底的人就用噴瓶向那鋼板上噴射，因爲那鋼板已沒有了螺絲旋緊在架子上，便帶着周平上升。

擺動之下，周平冷不防，在鋼板上仆倒，差點跌了下來，他連忙扶住旁邊的扶手，要跳下來已經太遲了，因爲鋼板已經升得很高。

「救命，救命！」周平恐怖地大叫，因爲鋼板升到倉頂會把他撞死，而假如乏力跌下來，亦會把他跌死。

卜可夫在地上哈哈大笑起來。

周平手足無措，眼看着那鋼板快要帶着他向屋頂直撞上去了，他也知道這裏是

怎樣做實驗的，而照他的判斷鋼板以這樣的速度上升，他不會祇是浮在半空不動而已。

不過，那鋼板的下面是有一個環的，而這個環上縛了一條粗大的繩子，在鋼板上升了若干的高度之後，這條繩子就把鋼板一拉拉住了。

鋼板停在空中，這樣窒了一窒，周平在上面又滾動了一下，幾乎失去了平衡。

他連忙伏緊在那裏，扶穩了，又哀求地叫道：「老板，老板，請不要這樣對我，我會跌死的。」

「現在你怕什麼！」卜可夫說：「這鋼板是有繩子縛着的呀，飛不上去的。」

「我——呀——知道，」周平說：「假如你要用我來做實驗的話，我也是願意的，祇是，先讓我做好準備，現在……就……這樣——」

「這是給你一種懲罰！」卜可夫說。

「懲罰？」周平說：「爲——爲什麼呢？我——我究竟做錯了什麼呢？我又沒有——」

「你常常外出，又遲回來！」卜可夫說。

周平顯得啼笑皆非，他吶吶着說：「我是替你做事呀，你叫我去找——」

「是的，」卜可夫說：「我叫你去找殺手去殺死沈自重，但是你並沒有做成功這個任務。」

「我剛剛巳經向你報告過了，」周平說：「我不是不替你找，而是沒有人敢接受這你任務。」

「而上一次！」卜可夫說：「陳旺去做這件事情，却在還沒有機會動手之前就給人截住，死掉了。」

「但是陳旺不是我找回來的，」周平寃屈地說：「假如是讓我來做主的話，我就不會找陳旺，陳旺是一個庸手，他是做不了什麼事情的。」

「但是問題並不是在於陳旺是否庸手，」卜可夫說：「而是他太早給人發現了，他是給人告密陷害的。」

「這個——」周平更加恐懼得冷汗直流，「關我什麼事呢！」

「我仔細想過了，」卜可夫說：「你與沈自重的感情本來是很好的，也許你不想他死！」

不錯，周平就是沈自重在卜可夫身邊那位朋友，但周平當然是不會承認的。

他吶吶着說道：「但我現在是跟你，而不是跟他，我們這裏，有許多都是認識沈自重的，我不能夠說我與沈自重沒有關係，但正如許多人一樣，我都是跟定了你的了。」

「你跟我的情形與別人又不同，」卜可夫說：「但你並不是因爲與沈自重鬧翻了而跟我的，你祇是因爲沈自重不幹了，你即使跟他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這是寃枉的！」周平叫道：「老天，救命，這繩子要斷了！」

這鋼板的上升之力是非同小可的，繩子雖然是縛在下面那隻鐵架上，但是因爲受到了太强大的拉力，現在巳開始發出着「勒勒」的聲音，好像隨時要斷掉了。

「斷掉也不錯呀，」卜可夫說：「你可以升上天去，人都希望死後升天，有幾個人能像你這樣幸運，保證一定可以升天的呢。」

「別跟我開玩笑吧，老板！」周平叫道：「我眞的是沒有對你不起！」

「我不是一個傻瓜！」卜可夫暴怒地吼叫道：「所以你也不要把我當傻瓜看待！我是計算得清清楚楚的！我什麼時候不提防着會有人出賣我，我們搬到了這裏之後，每一個人都沒有機會出外，祇有你，你病了，要出去見醫生。」

「我病了，難道不見醫生嗎？」周平說：「我也有藥拿回來吃的。」

「即使醫生也不能肯定你是眞的病還是假病的！」卜可夫說：「你祇要對醫生說這裏痛哪裏痛，醫生即使檢驗不出你有什麼毛病，也還是要開藥給你的，這把戲我也會玩，你有機會出去，你就有機會向沈自重告密了。」

「假如我向沈自重告密的話，」周平說：「也不祇是告陳旺這一件了，我難道不把這個地點也說出來。」

「我就正是害怕你巳經這樣做了，」卜可夫說：「所以我就非要問清楚你不可了，上一次，黑鯊就給人在車子上裝了無綫電話跟踪器，我就不相信這會是一件偶然的事。」

這一點倒是寃枉的，黑鯊那件事與周平那件事並沒有關係，雖然周平也是會向沈自重告密的，但是黑鯊去刺殺沈自重這件事，周平事先却不知情，到了他知道的時候巳經太遲了。」

不過，周平亦知道現在他是死定的了，他知道卜可夫這個人是多疑而殘忍的，假如卜可夫懷疑一個人，這個人即使能夠辯脫了，還是不免一死，因爲卜可夫認爲死就是最佳的辯白，一個人死掉了，自然就不再可能出賣他了。

周平忽然猛的一伸手就拔出槍來，先發制人，要把卜可夫槍殺。祇要卜可夫死掉了，其他的人，就未必會把他置諸於死地了。」

但是他所在的角度却不很配合如此做，他還未有機會射中了卜可夫，一槍落空，卜可夫的鞭子就迅速揮動，好像一條靈蛇似的竄上來，「拍」的一聲，就把周平的槍抽去了。

周平恐怖地伏在那裏，不知道如何是好。

卜可夫在下面，又哈哈大笑起來，說：「好呀，現在你是不打自招了？」他一揮手。

那些操縱繩子的人早就得到了卜可夫的指令，安排好了一切的，現在就把繩子放鬆，那鋼板便托着周平繼續升上去。

周平恐怖地嘶聲大叫，眼看自己就要撞到那屋頂上而給壓扁了，不過，原來卜可夫在這件事情上，亦是巳經早作安排的了。

這塊鋼板再上升的同時，也有人按了一個電動控制的按鈕，屋頂的鐵板移動，張開來，成爲一隻天窗，而那鋼板就帶着周平升進了外面的夜空之中，周平嚇得要死，又沒有辦法跳下來。

升了一段，鋼板又停住了，因爲那繩子又給拉緊了。

卜可夫在地上哈哈大笑，說道：「看呀，這東西眞妙，現在就像放紙鷂似的，把一個人也放上去了。」

周平巳經離地太遠，聽不到卜可夫講話，而他在那鐵板上大聲叫喊，卜可夫也同樣是聽不到他在叫一些什麼。他們現在似乎巳經失去了聯絡，周平現在就是想求饒或者是想招供更多秘密也不行了。

不過卜可夫還是另有安排的。

這個時候，有二個飛人從地上飛上來，浮到了周平的附近。這就像是太空電影中的場面，這兩個飛人像是處於無重狀態中。

這是因爲這二個人的身上繫着一隻噴瓶，而他們的身上有一條腰帶。他們用噴瓶在腰帶上一噴，那些子午石溶液噴在腰帶上，腰帶上升，就把他們也帶着升上去了。

這兩個人的背上亦每人揹着一副降傘。他們就像玩跳傘遊戲的人。

不同的祇是，跳傘的人從飛機上跳下來了之後就會向下直跌，不能上升，祇是跌到最底限度的高度時才拉動索子使降傘張開。

這兩個人的降傘不張開，却不但不跌，而且能夠上升。

周平看見這兩個人，連忙叫道：「救命！救命！你們救救我，我什麼代價都可以給你們，我一定不會忘記你們的！」

那二個人的身上原來亦有着一隻小型的馬達推進器，使他們能夠飛近周平。

不過他們又不飛得太近，在接近周平還未能觸到他們之前，他們又停住了。其中一人把一件東西向周平一丢，說：「接住。」

周平慌忙接住了，發覺那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

另一個人向他說道：「老板還要跟你談話。」

原來卜可夫與周平相隔巳經太遠了，就是喊破了喉嚨也不容易交談，不過有了一隻無綫電通話器，要交談則又是方便得多了。

——無綫電中傳出來卜可夫的聲音，說道：「周平，我現在再給你一個機會，假如你好好地招供，那我的兩個飛人是可以把你扶下來的。」

卜可夫果然把那子午石的優點運用發揮得眞好。空中飛人是許多世紀以來人類的夢想，沒有人能夠實現，但現在賴着子午石之助，卜可夫却可以實現了。

周平連忙說：「我願意招供，我願意招供！」

卜可夫在地面上又哈哈大笑起來。「那很好，你招出來呀！」

「呃——我是忠於你的，」周平說：「你得答應不要把我殺掉呀，老板！」

「別胡說八道吧，」卜可夫說：「我就是答應了你這個，你也不會肯相信我的，這等於在法庭上，法官還沒有明白案情，你就要他判案！」

「你還是老實招供吧，」其中一個飛人在旁邊勸道：「你拖下去，只有你自己吃虧吧了。這根繩子，未必有能力可以把這鋼板拉住很久，繩子一斷，那我們就想救你亦不行了。而且，上升之力也不知道可以維持多久，萬一上升力失去了，這鋼板跌下去，你也是要死定了。」

另一個飛人說：「只要你招供了，我們就可以把你扶着，一起降回到地面上去了。」

他們這樣說着的時候，身子又開始下沉了，於是，他們又拉動噴筒上裝着的喉管，在腰帶上噴了一點，人便又再向上浮起來。

天上正吹着微風，雖然不太急，但在高處，風則是必然比地面上勁得多了。周平所在那塊鋼板也給風吹得擺來擺去，好像一隻紙鳶似的，他要停留在那裏眞不容易。

假如風忽然强勁起來的話，他很可能會就這樣給從鋼板上吹了下來，而且那二個飛人亦可能給吹得無法控制，想救他也救不到了。

「我……我的確是通知了沈自重！」周平只好招供道：「我告訴他陳旺會去殺他，叫他小心提防！」

「那就好一些了。」卜可夫說。

這樣說着的時候，周平發覺那鋼板開始慢慢低降下去。

那是因爲繩子現在巳給轉到一隻機械絞輪上，絞輪轉動，就把繩子收起來，好像紙鳶的綫給收起來似的，因而那鋼板也給拉回下面去。

雖然，這亦並不使周平很安心，因爲一拉之下，那繩子又發出「勒勒」的聲音，顯示受到太大的拉力，是很有可能隨時會斷掉的。

「說呀：」卜可夫大聲吼道：「還有呢？」

「他旣然知道是陳旺，」周平說：「那就容易了。他小心提防着陳旺，於是陳旺還沒有機會動手，就失敗了。」

「你在講廢話，」卜可夫又吼叫道：「陳旺怎麼失手，我是知道的，我要知道的是你爲什麼通知沈自重呀！」

「你也明白的，」周平說，「你不是說過了嗎？我跟沈自重的感情是很好的，我不想他死掉，其實他巳經洗手不幹了，也不會理會我們在幹什麼，殺他是沒有用處的。」

「那你是代我做主了？」卜可夫說：「難道你沒有想到現在是有一些什麼人在作沈自重的後台？」

「那些人——不是沈自重的後台，」周平又說道：「沈自重只是給他們纒着罷了！」

「你這個人倒眞重友情，」卜可夫冷冷地吃吃笑起來：「你不想沈自重死掉，於是你就告密，由於你的告密，陳旺死了，而在此之前黑鯊也死了！」

正在下降的鋼板又停住了，現在巳經相當接近那屋子的天窗。假如降回了天窗的裏面，周平是會放心得多的，但是鋼板又停住了。

他寃屈地叫道：「黑鯊那件事不關我事，黑鯊是我們的自己人，我怎會害他呢？黑鯊在做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是他自己做得不好罷了！」

「換句話說，」卜可夫說：「假如你早知道黑鯊去幹這件事情，你就不會通知沈自重了，因爲黑鯊是自己人，所以你就寧可把沈自重也犧牲了？」（未完・11）

鐵胆傲骨

良朋騙寶去　寃家窄路逢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堅聽從千面客囑咐，前往括蒼山風雲洞找無上老道索取太極寶鏡，途次一山谷破廟，驀聞一縷細音叫着太陰古刹四字，石中堅四處尋覓發聲之人，誤闖入太陰帮禁地。就在石中堅被太陰帮衆包圍下，正欲動手相拚之際，太陰帮主太陰羅刹女似對石中堅特具好感，竟以傳音入密傳聲，着石中堅速離此地，並以陰柔掌勁助石中堅離去。石中堅脫離險地後，一路急馳，正走間，忽聞哀怨笛聲自遠傳來，循聲往覗，見一白衣少女趺坐石上，笛聲正是由她吹出。相詢之下，白衣少女顯得十分憤怒地說，她是被她師姊太陰羅刹女所害，在這荒嶺躭誤了許多時間……

妙齡少女話猶未了，她像想起什麼似的，頓了頓，冷冷哼道：「你問這許多幹什麼？我聽師父說，你們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石中堅在她未說完話時，截住她的話，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啊……」

妙齡少女微微一笑，說道：「不過，我看你，好像不是一個壞人……」說至此，突然一斂笑容，滿臉立現寒霜，重重哼了一聲又似自言自語道：「但那『鬼劍客』老鬼竟把我師父害死，鬼劍客啊！鬼劍客，無論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找到，以了却我師父臨死的願望，好讓師父她老人家九泉之下可以瞑目。」說到最後，竟淚水滿面，泣不成聲。

石中堅聞言，如晴天霹靂，驚得他脊背上直冒冷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正待發作，但他冷靜一想，師父一定和此少女的師父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他從未聽師父提起過。

他終於沉住了氣，決定要問個明白，於是說道：「姑娘師父如何稱呼，可否見告，至於『鬼劍客』與妳師父有什麼仇，姑娘能告訴在下嗎？」

妙齡少女似乎沒有注意剛才石中堅的表情，只見她低着頭，道：「師父是誰，恕不能奉告，至於我師父與『鬼劍客』有什麼仇，連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師父在臨死時，只囑咐我要殺掉『鬼劍客』。」

石中堅想到，世上有許多人與他師父——鬼劍客有着很深的仇恨，但他認爲那些人都是該殺的，因爲他了解師父的爲人，雖然，他師父行事略帶偏激，但他深信他師父絕不會做出對不起人的事。

但不知是何原因，石中堅總覺得他師父——鬼劍客對於這妙齡少女的師父，一定有一段神秘的往事。

石中堅雖然如此想着，却仍冷冷說道：「姑娘，我不妨告訴妳，妳已永遠找不到鬼劍客了！」

妙齡少女用星目一掃石中堅，幾乎吃驚的問道：「你怎麼知道？」

石中堅當時冷然一笑，狂傲的道：「在下就是第二鬼劍客——第一鬼劍客已然飲恨九泉了！」

妙齡少女一聽猛吃一驚，用顫抖的手，指着石中堅，厲聲叱問道：「你是『鬼劍客』的什麼人？」

石中堅冷冷的臉上，顯露出一副傲然的冷笑，不屑的掃了妙齡少女兩眼，竟將適才對妙齡少女憐憫之心，一掃而盡。

妙齡少女見石中堅久久不回答她的問話，已然猜出一半，突的暴喝道：「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告訴我你是不是『鬼劍客』老鬼的徒弟。」

石中堅聽她一連兩次叫他的授藝恩師——鬼劍客爲老鬼，心中怒火再也按耐不住，只聽他厲聲叱道：「姑娘最好還是留點口德，告訴你也無妨，在下就是『鬼劍客』的徒弟，妳要打算怎麼樣？」

妙齡少女氣得面無人色，不禁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師父在天之靈有知，『鬼劍客』既然已經死掉，徒兒替師父作主，對他徒弟，先懲治一番……」

石中堅聽她一陣自語，簡直氣炸了肺，敢情根本未把他看在眼裏，他倒要看看她如何懲治法。

妙齡少女語音方歇，身形一幌，只聞「拍，拍！」兩聲，石中堅左右兩頰已各中一掌，這兩掌打的又急又重，石中堅只覺眼前人影一閃，要想閃已是不及，他萬沒料到她會驟然發難，出手又是那麼快速絕倫，使人難以避開。

石中堅被打的暴喝一聲，右手一揚，迎面向妙齡少女劈出一掌，口裏喝道：「接我一掌試試。」

妙齡少女見石中堅劈來一掌，臉色微變，右手一吐，硬把石中堅的一掌，接了下來。

石中堅見對方硬接自己一掌，長嘯一聲，身子一躍，直向妙齡少女猛撲過去，雙腕齊翻，一招「仙人指路」，朝妙齡少女當胸「玄機」重穴點去。

妙齡少女心裏微吃一驚，身子一沉，右掌雙併如戟反點石中堅「丹田穴」。

石中堅心驚對方武功如此之高，百忙中，身子突地一旋，左掌疾吐，掌力勢若雷奔，正向妙齡少女狂捲而至。

石中堅這一招快愉電光石火，但妙齡少女自非弱者，擰身迅快往後竄開，雙掌一吐，忙推出一股掌力，又硬接了石中堅一掌。

兩股潛力互相頂撞，發出轟的一聲暴響，兩人均各退了半步，眞是半斤八兩，不分上下。

石中堅見自己掌力不能佔上風，內心氣極，長嘯一聲，翻腕錯步，猛向妙齡少女撲到，連續搶攻三掌。

這三掌是石中堅挾怒而發，功力的確不同凡響。

這時，妙齡少女也柳眉倒豎，滿面寒霜，殺機遍佈，當初她只不過心中想，打石中堅兩記耳光也就算了，沒有想到，石中堅竟出手向她拚命發招，恨不得要把她立劈於掌下。

這不由激起她心中怒火，只聽她冷笑聲中，避過石中堅三掌，乘隙也向石中堅搶攻三掌。

於是，兩人各展所學，猛烈攻擊對方要害。

片刻間，石中堅與妙齡少女已交攻十招左右，依然無法分出勝負。

石中堅見自己久攻之餘，佔不到一點便宜，心裏一急，掌勢一緩，探手入囊，取出「鬼劍」，順手一抖，頓時一道青芒，衝天而起，一招「長虹貫日」，出手奇快，劍勢如嘯，迅疾點襲妙齡少女「關元穴」。

妙齡少女不閃不避，候長劍遞到，身子飄然而起，銀笛一招「天山落雁」，凌空猛向石中堅斜擊而下。

石中堅暗吃一驚，滑開數步，鬼劍一招「神出鬼沒」裏的第三招「穿雲取月」，反點半空中的妙齡少女。

妙齡少女身在空中，石中堅一招已經點到，她吃驚之下，使個「雲裏翻身」才飄落地上，饒是如此，也險些被點上。

只聽妙齡少女嬌叱一聲，欺身而上，手中銀笛連演三絕招，猛向石中堅狂攻而至。

一刹時，銀笛若滿天寒星，令人頭暈目眩，石中堅暗暗吃驚，「鬼劍」一陣揮動，舞成一片光幕，才將對方三招絕學化解過去。

妙齡少女不覺一楞，未曾料到，「鬼劍」有如此威力，舞動之間，帶起一道道青光劍芒，逼得自己銀笛去勢緩慢。

石中堅在化解對方三招絕學後，心中像想起什麼，突躍退一丈，橫劍而立，冷冷道：「姑娘與在下，素無仇恨，無須如此拚命相搏，若姑娘一定要見個高低，我看在三月後的十五日，三更時分，在下一定捨命相陪，現在我另有要事，不能奉陪了，就此告辭。」

辭字方歇，身影彈起，幾個起落，已閃落林中。

妙齡少女見石中堅這一走，心中像失去了一樣東西，不禁黯然神喪，長長嘆了口氣，似乎此聲嘆氣，發洩了她胸中一部份的幽悶。

只見她一抬手中銀笛，對着嘴唇一吹，頓時，一縷笛音，遠遠傳去，在這寧靜的原野，格外顯得悱惻纏綿……

石中堅在他閃入林中的一刹那，這縷笛聲，就傳入他耳裏，但他現在實在不願意再聽這笛音了，以免引起他的傷感，只見他鋼牙一咬，猛提眞氣，正待加緊脚步，向前急奔。

驀地，遠處傳來一聲長嘯，嘯作龍吟，直響雲霄，震得地上殘枝廢葉，到處亂飛。

由此嘯聲，已可證明來人的武功，已達爐火純青地步。

這時，嘯音甫落，一條人影快如電光石火，直朝石中堅馳來，只見那人身形微幌間，已縱落在石中堅身前一尺之處。

石中堅定神一看，驚叫一聲，一連退了五步，方站住身子，單手指着來人，口裏吶吶道：「你……你是……」

× × ×

石中堅似乎怒到極點，語帶顫抖，久久說不出話來。

來人冷笑一聲，道：「你是不是石中堅。」

石中堅點頭道：「不錯，石中堅正是在下。」

來人大聲喝道：「那你就是擊死本門手下之人囉！」

石中堅一聲冷哼，不屑道：「你那些手下，一個個罪該萬死，連你，我也不能放過。」

來人大怒喝道：「少在老夫面前賣弄輕狂，我先問你，你懂不懂得『血債血償』這句話。」

石中堅一聲哈哈長笑，道：「少嚕嗦，懂得又待怎樣！」

來人口裏大喝道：「眞是和你那師父一樣，狂傲至極，今天，叫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看看老夫『紅面尊者』的厲害。」

石中堅一見來人，就注意到，他那臉上的紅色面具。

但，他又開始懷疑——

這一個臉戴紅色面具的人，到底是眞的「紅面尊者」，還是假的「紅面尊者」呢。

因爲，他曾上過兩次當，把兩個人，竟當做「紅面尊者」殺了。

驀地裏，他想起了一句話：「……眞正的『紅面尊者』是一個缺少左肩的獨臂老怪……。」

這一句話，提醒了他，他定神向來人左肩望去，果然，只見來人左臂的袖子竟虛飄飄地垂着。

這不就是自己師父「鬼劍客」，所最痛恨的「紅面尊者」嗎？

石中堅最厭惡的就是這些心地邪惡，老奸巨滑的江湖魔頭。

這時，他再也忍耐不住胸心怒火，只聽他斷喝一聲，口裏說道：「拿命來！」

身子隨着喝話聲中，朝「紅面魯者」猛撲而去，手中「鬼劍」一抖，一道青芒，衝天而起，直點向「紅面魯者」玄機重穴。

「紅面魯者」也在石中堅出手之際，仰面哈哈一陣狂笑，右手一揚，迎面向石中堅劈出一掌。

這兩人幾乎同時發動，勁氣奇猛，石中堅見對方掌勢若山崩海嘯，直捲而至，於是，鋼牙一咬，猛地一吐左掌，也朝「紅面魯者」劈出一掌，接着「鬼劍」已經點到。

石中堅發動較快，「鬼劍」奇快絕倫，「紅面魯者」估不到石中堅出招接招如此快捷，也不由暗吃一驚，往後暴退五尺之處，勁力洶湧而至。

「紅面魯者」在暴退之際，一聲怪叫，身子一挺，左足向外一劃一彈，平飛出去。

猛地裏，右掌一起，平胸推出，這一推聚他全身功力而發，其勢之猛，有如山崩海嘯，勁力洶湧而至。

石中堅吃驚不小，不敢冒然硬接，雙足猛點，拔起七尺來高，讓過「紅面魯者」排山倒海的一擊，「鬼劍」一抖，一招「陽光普照」猛向「紅面魯者」凌空劈擊而下。

「紅面魯者」冷笑聲中，錯步滑身，右掌急吐，一道剛猛無比的掌風，直向石中堅堪堪迫去。

石中堅一招落空，心裏暗道：「不妙！」身子微退，雙掌平胸推出，將本身內力修爲，迎着「紅面魯者」，擊來的掌風擅去。

他們兩人這一交上手，只不過眨眼間的事，石中堅制敵先機被克，微落下風。

「紅面魯者」武功爲邪派之尊，內力修爲已臻化境，這時，兩股掌力撞在了一起。

頓時——「轟」的一聲，石中堅一連退了五六步，方才拿樁站穩，饒是如此，氣血也被震得一陣翻湧，與「紅面魯者」相比，還是差上一段距離。

「紅面魯者」也暗自心驚，沒想自己以全身功力推出一掌，只能把石中堅逼退五步，而自己且也被震得倒退半步，這是他自下山以來，從未有的事。

這時，只聞石中堅大吼一聲，殺機陡起，驀然暴喝道：「再接我幾劍試試！」

語畢「刷刷刷」疾出三劍猛攻而至！

頓時，一片森森劍芒，帶起呼呼勁風，如山的劍影，由四面八方籠罩而下。

紅面魯者見他不但劍勢凌厲，而且似乎已把眞氣貫注到劍身，不由心中一震，紅影左幌右閃，疾如風車一般，迅急閃了開去？

這一來，眞的激起他的怒火，厲嘯一聲，霍然揮掌攻到，綿綿掌影，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帶起一陣風嘯之聲。

石中堅見他出手這樣威猛，不禁吃了一驚，縱身向旁閃去。

紅面魯者，不僅經驗老到，而且狡猾異常，見石中堅向旁一閃，右掌一翻，陡然一股如錘的掌風追襲而至！

石中堅突覺勁風襲到後背，倒吸一口涼氣！

在無法躲閃的情況之下，身軀霍地一旋，左掌猛劈而出。

他左掌一出，忽然想起了書中記載的一招「風雷交擊」絕學，右手驀然一揮，劍芒熠熠，暴射而出！

紅面魯者見石中堅轉身硬接自己的威猛一擊，心中不禁暗喜！

那知——他念頭剛自轉動，突見石中堅右手一招，森森劍芒，陡然射到頂門之上。

這突然之變，頓使「紅面魯者」吃了一驚，但他乃是老奸巨滑之人，身子一抖，跨向一旁，但右手疾出的掌力，仍然追襲過去。

石中堅眼見自己一劍一掌，均被「紅面魯者」輕鬆躲過，心中大急，但對方雄厚的掌力此時也堪堪追至，逼得他不能多加猶疑，雙腳一錯，迅快的閃了開去！

「紅面魯者」暗道一聲：「好厲害的小子！現在再叫你這小子，嚐嚐我『紅面魯者』之『寒魄迴旋掌法』的滋味。」

忖念之間，身軀一側，直踏中宮，右掌當胸劈下。

石中堅身形剛定，對方掌力又到，急忙一吸小腹，倏然退後三尺。

「紅面魯者」借勢欺進，獨臂連環劈出，但見掌影飄飄，眨眼之間，連連拍出一十五掌。

這一輪急攻，的是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端的疾如電閃一般，一十五掌綿綿相連，一氣呵成，並且掌勢一起，帶起絲絲寒氣，從四面八方朝石中堅身上襲來。

石中堅頓覺，身子如入冰庫之中，立時渾身顫抖，血脈像似要凝凍起來，吃驚之餘，連連退了六步之遠，不禁心頭大爲震駭，暗道：「這是什麼掌法，怎的如同砭骨寒風，又那等的迅快？此人果然是厲害！」

心念一畢，一個幌身，閃至一旁，避過一十五掌，長長吸了一口氣，反臂振腕，一劍劃去。

一時間，就覺一股强勁嘯風及一縷青光，直點過去。

「紅面魯者」冷笑一聲，右掌向後一引，竟將石中堅强勁的劍氣，引向一側。

石中堅只覺對方掌中，似有一股極大吸力，把自己擊出的劍氣引開，心中大驚，暗道：「此人武功好怪。」

當時，潛沉內力，着地如樁，雙足登時向地下沉入半寸，一挺胸，硬把擊出力道收回，右手「鬼劍」，一翻一揚，向對方手腕脈門之上點去。

雙方同時以極快的身法，接招遞招，以快打快，爭取先機，

剎那間，掌風霍霍，劍氣飄飄，四周生風，人影交錯，忽起忽落，但見兩人盤旋急轉，快若風輪，難分敵我。

這時，密林之內，正有一雙焦急的眼睛，看着這一場驚心動魄、曠世奇學的拚鬪。

這個人又是誰呢？

他又是什麼時候來到此地呢？

難道，這人是仰慕武學，而特意到此地來觀戰的嗎？

石中堅和「紅面魯者」武功均可稱得上江湖頂尖人物，但他們都未覺到有人已

經來到他們近處。

豈不證明，來人輕身功夫，已臻化境嗎？不然，怎麼來到了此地，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再說場中，就這轉瞬間，已有變化，驀然，頓見「紅面魯者」身軀左右兩幌，右掌平胸，朝石中堅推去——

他這一掌何等雄渾，石中堅一個滑步，已然太遲。

就在這掌堪堪拍到，突然，「紅面魯者」掌勢一變，五指一曲一伸，向外一彈，即有五股銳利寒風發出。

石中堅見對方掌勢一變，緊接着五股銳利寒風向他射來，他那見過這種怪招，心想：「完啦！」只覺身子一冷，「哇！」發出一聲慘叫。

只見石中堅手中「鬼劍」已然脫手飛出，似乎受了甚重的內傷，全身微微顫抖一下，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踉蹌倒下。

「紅面魯者」見石中堅中了自己一記「寒魄迴旋掌法」，心中一喜，仰面哈哈一陣狂笑，笑聲中，顯得狂妄至極。

笑聲甫落，「紅面魯者」身影彈起，撲向從石中堅手中飛出的「鬼劍」右手一伸，正待抓向「鬼劍」劍柄。

驀地裏，他眼角一斜，暗吃一驚，因此，手勢一緩，「鬼劍」已然落於地上，他也隨勢飄落，滿面驚異地望着身旁十丈之外！

只見一棵大樹之下，赫然佇立着一個紅衣女子，一雙幽怨的眸子，無神地遙遙望着地上的石中堅，望也不望「紅面魯者」一眼。

此紅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適才躲在林中看着石中堅與紅面魯者相拚時的女子，也就是紅魔敎主——龍衣仙子。

「紅面魯者」一見龍衣仙子，臉色驟變，大聲地喝道：「妳到底是誰，快快說來，如有半句謊話，老夫叫妳立即血濺此地！」

龍衣仙子星目一掃「紅面魯者」，冷冷笑道：「你是在問我是誰嗎？」

「紅面魯者」鎮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說道：「不錯，妳是什麼人，快說。」

但他的語音，依然是激動的。一向心黑手辣，極富心機的紅面魯者，他的舉措，令人吃驚，也令人奇怪！

爲什麼他見了龍衣仙子之後，突然有失常軌的舉止？

龍衣仙子冷冷一哼，道：「我是龍衣仙子。」

「紅面魯者」驚叫一聲，叫道：「龍衣仙子……龍衣仙子……不……不……，你一定不是龍衣仙子。」

他的情緒不但激動，而且聲音也微帶顫抖。

龍衣仙子也被他攪得摸不着頭腦，只是一味地回味着「紅面魯者」所說的話。

這時，只見「紅面魯者」望着遠處，驀聞他一聲鬼嘯，嘯聲，依然是追魂攝魄！嘯聲一歇，說道：「是的，妳一定不是龍衣仙子，她死了，永遠死了……」

了字餘音猶蕩空際，身影一幌，已消失在樹林之中。

然而，空際裏，依然蕩漾着那悽涼的音韻……

龍衣仙子愕然站立，望着「紅面魯者」消失的背影，不知何因，她竟覺得一陣黯然神傷襲上心頭，滴下幾滴熱淚……

突然，龍衣仙子眼睛又接觸到倒在地上的石中堅，不由使她搖了搖頭，只見她嬌足輕點，身如電光一閃，人已飄落石中堅身側。

她低頭一看石中堅，不禁大吃一驚，只見石中堅此時，臉色發紫，毫無一絲血色，似乎體內血脈已凝凍起來，身子冰冷，僵挺挺地倒在地上。

龍衣仙子心中大急，爲了要救石中堅，她不再顧及一切，銀牙一咬，一掌猛向石中堅耳後「藏血穴」拍去。

就在龍衣仙子一掌堪堪拍至之際，驀地裏——只聞身後傳來一聲大喝，冷冷道：「妳不想活了。」

龍衣仙子驚愕之餘，掌勢一收，霍然旋身，只見面前站着一個身裁高大玄裝打扮的道長，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正望着龍衣仙子。

龍衣仙子似乎被來人那副威儀，莊嚴的面孔所鎭住，只是一味的看着來人，不發一言。

玄裝道長望着龍衣仙子，微微一笑，道：「妳就是『紅魔敎』敎主——龍衣仙子嗎？」

龍衣仙子點了點頭。

玄裝道長用手一指石中堅，笑對龍衣仙子，道：「妳對他很關心？」

龍衣仙子聞言，臉色一紅，竟低下頭去，顯得一副嬌羞的樣子，那裏，像似一向殺人如痲心黑手辣的紅魔敎主。

玄裝道長突地臉色一沉，冷冷道：「妳，那是一敎之主，爲什麼本敎即將發生事故，也不預先去準備一番，妳，還是趕快回去罷！」

龍衣仙子大吃一驚，因她這些日子，無時無刻，都跟踪着石中堅身旁，本敎之事，早已置於腦後。

但她乃是一敎之主，當然，不能爲兒女私情，把本敎事務抛在一邊。此時，玄裝道長一句話提醒了龍衣仙子，她不由大急，一跺脚，正待飄身而去。

突然，她又想起了石中堅，朝地上一看，石中堅，那副毫無表情的面孔，顯現在她的眼前，格外像似一具沒有腐爛的屍首……

龍衣仙子不禁黯然淚下，一副滿眶淚珠的眸子，望着站在一旁的玄裝道長。嘴唇一動，欲言又止。

玄裝道長見龍衣仙子這副神情，搖搖頭，似乎看透了龍衣仙子所欲說的話，輕輕說道：「放心去吧，這裏有我，沒有問題的！」

龍衣仙子聞言，微微一笑，緩緩道：「道長，謝謝你的示警，不過……」

說到此，頓了頓，用眼一瞥石中堅，又繼續道：「在他醒過來時，請道長不要提及到我。」

玄裝道長初聽一楞，但很快地又平復了下來，笑道：「好，我答應妳！」

龍衣仙子愕然望着石中堅，站立片刻，猛地抬頭，用感激的目光望了一眼玄裝道長，嘴角立即泛起了一絲笑容，霍然一旋身，嬌足輕點，身子電光一閃，消失不

見。

玄裝道長待黑龍衣仙子一走，嘆息一聲，口裏說道：「孽債！孽債！」

驀然——頓見他右足在地上一挑，適才掉在地上的「鬼劍」凌空飛起，他右手一抄迅快地握住劍柄，隨手一抖，一道青芒，從劍尖之處暴射而出，發出連續不斷地「嗡嗡」聲響，他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於是，他一收劍勢，輕輕放於石中堅懷中，再一見石中堅臉色，這時，石中堅臉色更其可怕，他也不由心中一驚，沒有想到，他竟傷的如此厲害。

只見，玄裝道長探手入懷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三粒紅丸，塞入石中堅口中，左右兩手，一陣翻動，眨眼間已然點了石中堅身上幾處要穴，端地快得出奇。

立刻石中堅微微一哼，身子一陣蠕動，面色和緩了不少。

玄裝道長見石中堅身子一動，心中一喜，入懷取出一張白紙，草草寫了幾句，放於石中堅身側，用小石壓住。

玄裝道長做完這些事，只不過轉瞬之間，只見他身影一幌，已消失在那片茂林之中。

× × ×

石中堅一掌被「紅面尊者」擊暈過去，人事不知，像死去一般，顯得那麼的平靜。

不知隔了多久，石中堅突然感到自己身上「中庭」、「巨闕」、「氣海」、「丹田」幾處重穴，各有一股熱流，朝體內的寒氣冲去。

同時，口中一陣甜香，嚥入一口唾液，頓時，又一股暖流散入四肢百骸，所過之處，體內之寒氣，均被迫出體外，感到舒暢不少。

就在這兩股熱流聯合之下，體內的寒氣已全被迫出體外之時，石中堅突覺一陣，人在暈迷中，甦醒起來，但他似乎久病初癒，身體感到十分虛弱，眼皮也睜不開來。

約莫一盞熱茶之時，霍然——

他挺身而起，滿眼疑惑地環視四周一眼，不禁搖搖頭，在他記憶中，明明被「紅面尊者」一招「寒魄迴旋掌法」打暈過去——

但，奇怪，自己現在又好生生地，一點沒有感到受過傷——

不對！他想至此，立刻盤膝坐下，以吐納行功，片刻，已使血脈運行一週天，不由使他大吃一驚，他不但覺得血液暢行無阻，而且更覺得功力似乎增長了不少。

沉思片刻，他突然地恍然大悟，判斷一定有一個人，在他暈迷時，把他救活了，而且來人，必是內力已臻化境，以全身功力，貫注手掌，再以極高的手法，輸入自己體內，使他傷勢痊癒，功力復原。

驀地裏——他發現了身旁小石下壓着的白紙，探手一把抓起，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二行小字：「石少俠！立刻至括蒼山，風雲洞尋找『無上道長』，不得延誤！」

下面沒有署名，只淡淡的劃了三個假面具：他瞪着這三個假面具，一時想不起，究竟是那一個！突然，只聽他喃喃自語道：「這是不是『千面客』老前輩的特記呢……」

不對！

「千面客」老前輩跟自己分手時，不是說要去拜訪幾個人嗎？難道這麼快就回來了，是他爲什麼又不肯見我呢？……

噯！弄不清就算了，還是先到括蒼山風雲洞，去找無上道長要緊。

他心念一決，立刻騰身躍起，下意識地，一摸懷裏，發覺「鬼劍」並未失落，更不由使他，增加感激的心。

只見他，雙足輕點，身影彈起，平飛七八尺之遠，就在他再次幌身之際，遠處兩條人影，飛馳而來，其勢有如電光石火，快捷絕倫。

他不由被對方的輕功夫楞住，急頓身子，放眼望去霍然一驚，心裏暗道：「恨天姥姥師徒兩人，怎會也跑來此處？」

就在他心忖之際，恨天姥姥師徒似乎也看到了他，一幌身影，朝他立身之處馳來，片刻工夫，已飄落他身側，只聽「恨天姥姥」說道：「石少俠，你怎會來到此地？」

石中堅無意地轉臉朝「恨天姥姥」徒弟綠衣女——上官娥望去，只見她正以一雙含情脈脈的眸子，注視着自己，四目相對，不由使石中堅怦然心跳，趕忙移開眼神，對「恨天姥姥」說道：「晚輩是被『太陰古刹』四字引來的！」

恨天姥姥聞言一楞，驚異道：「石少俠，此話怎講！」

石中堅慢吞吞地，把經過大略的說了一遍。只是把「紅面尊者」與自己拚鬪的事隱瞞了起來。

恨天姥姥初聽，甚爲迷惘，沉吟半晌，倏然，開口說道：「我們也是爲此事而來……」

說至此，頓了頓，對上官娥說道：「娥兒！我們趕快走吧，以免誤了大事！石少俠，我們就此告辭了！」了字才一出口，一幌身形，已飄縱而起，直奔「死谷」而去。

上官娥豈敢稍慢，朝石中堅望了一眼，嫣然一笑，也緊跟追去，轉瞬之間，兩人已然消失身形，不知去向。

石中堅癡癡望着上官娥遠去的倩影，上官娥最後嫵媚的一笑，此刻還盤旋在他的腦際……

他，鋼牙一咬，從遠處收回視綫，臉上泛起堅毅而又得意的笑容……

於是他單足輕點，一揚雙袖，劃空而去，耳際只能聽到陣陣衣袂劃空之聲，轉瞬間，石中堅已消失於直奔括蒼山的道路上。

「括蒼山」，是一座奇高雄偉的大山峯——

左右兩旁，羣山重叠，連綿不絕，遠望如一片青色幔帳，「括蒼山」便位於其內，使人難以窺其廬山眞面目——

此時，一條人影，急速如風，朝「括蒼山」山頂馳來。

此人，正是來「括蒼山」風雲洞，尋找無上道長的石中堅。

他自從離開了「恨天姥姥」師徒兩人之後，日以繼夜，不再延誤，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括蒼山」。

第一天，他找遍羣山，也沒有發現「

風雲洞」到底在何處，不禁黯然神喪，就在樹林中，露宿了一夜。

今天，他突然想到，何不到山頂去找一下，念頭一動，於是，他急速如風，直朝「括蒼山」山頂奔去。

片刻工夫，他已來到一個峭壁，峭壁左側，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懸崖，此地方圓十丈之內，竟是一片平地沒有一株草木。

石中堅猛然抬頭，朝峭壁望去，只見峭壁上，浮雕刻着三個大紅字「風雲洞」，心中大喜，但他左觀右看，也找不到「風雲洞」洞口，到底在那裏，感到十分奇怪。

就在他納悶之際，耳際間傳來一陣「沙沙」脚步聲，他大吃一驚，縱身一躍，隱入林中。

探頭一看，一個銀髮白髯的老道，緩緩從峭壁走出，神態顯得安逸悠閒。

待他看清老道面孔時，心中一凜，想起一人——

此老道不就是在「紅血沼澤」處出現的一葉道人嗎！

石中堅在認出了「一葉道人」時，正待躍出——

突然——一葉道人，揮手一揚，數點寒星，破空朝石中堅隱身之處打來！

石中堅見狀大愕，以爲一葉道人發現了他，又把他當做歹徒，故有此一招。

於是，他一扭身軀，不小心發出了「絲絲」聲響，頓聞一葉道人厲喝一聲，說道：「何方朋友，躲躲藏藏，怎不出面相見！」

話聲甫歇，石中堅知不必再瞞，縱身一躍，飄落一葉道人身前，拱手一禮，緩緩說道：「晚輩失禮之處，望老前輩多多見諒！」

一葉道人也被此突來之擧楞住，微微打量石中堅一番，忽然縱聲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石少俠，少俠無須多禮！無須多禮！」

石中堅開口問道：「道長，請問『風雲洞』到底如何走法？」

一葉道人，楞了楞，道：「你到『風雲洞』要去找誰？」

石中堅說道：「我要找『無上道長』老前輩，你知道他在何處嗎？」

一葉道人望了石中堅一眼，道：「無上道長，正是我的師叔，你有什麼事，可以跟我講！」

石中堅萬沒想到，無上道長就是一葉道人的師叔，那我就把事情告訴一葉道人也是一樣。

心念一決，就把「千面客」叫他到「括蒼山」風雲洞，以「鬼劍」爲憑索取「太極寶鏡」的事，告訴了一葉道人。

一葉道人聞言，臉色驟變，語帶顫抖，道：「怎麼？你姓仇的那朋友，沒有把『太極寶鏡』交給你？」

石中堅也覺情勢不對，忙道：「我與仇兄自『紅血沼澤』一別，只見過一次面，但當時，我聽他問我的話，因身受重傷，雖覺奇怪，也沒有多加考慮……」

一葉道人聽得一震，截住石中堅的話，急道：「他如何問你的？」

石中堅立刻答道：「仇兄相詢晚輩，可知『太極寶鏡』的來歷及用處？」

「那你是如何回答的？」

「晚輩回答仇兄——並未聽說過，但，仇兄也告訴晚輩，他也未見過，只是聽人說起過而已！」

一葉道人聽完話，大吼一聲，喃喃自語道：「好個不知長進的毛頭小子，竟欺騙到老夫頭上，要不是老夫不能分身，一定把你劈於掌下。」

石中堅心中，也不由對仇方玉起了大大的反感！

一葉道人突然對石中堅說道：「石少俠，我本來是把『太極寶鏡』交給那姓仇的小子，叫他轉交給你，沒想他竟起了貪心之念，把『太極寶鏡』收爲己有，你現在最好立刻下山去找他，無論用何手段，一定要把『太極寶鏡』奪回。」

石中堅聽完話後，只好說道：「晚輩這就下山去找他！」

他字方出，身子飄然而起，勢若流星飛瀉，朝山下馳去。

一葉道人見石中堅一走，重重一跺脚，向來路緩緩走去，步履沉重，顯得心中沉痛非凡。

他不時搖着頭，萬沒想到，自己一生跑遍天下，竟然陰溝裏翻船，認錯了人，栽在一個乳毛未乾的小子手中。而且，又是如此重要的東西！

要知，此「太極寶鏡」乃武林人物夢寐欲求的寶鏡，具有極大的妙用——

可以尅制任何歹毒的兵器，而且，寶鏡之上，還註載着獨步武林的奇絕武學！

如果，這面鏡子，落於別人之手，勢必引起一場武林浩刦！

石中堅在急馳下山時，心中千廻百轉，心事重重，有種黯然之感，不由喃喃自語道：「江湖上，風風險險，人心詭詐，無奇不有，等我把自己一切事情，辦妥之後，找個荒渺人烟的深山，做那隱居之士吧！」

話聲甫歇，只覺胸中氣悶難忍，不覺仰天長嘯，嘯如龍吟，直衝雲霄，空谷傳響，迴音蕩漾不絕。

這一聲長嘯，似是發洩了他胸中壅塞的悶氣，人也在沉痛回憶中清醒過來。

此時，他已然來到「括蒼山」山腰，一片古柏聳立，他想於此停身稍歇片刻。

心意一決，急頓身形，緩步朝一株古柏走去——

驀地裏，身後一聲「嘿！嘿！」冷笑聲傳入耳際，石中堅大吃一驚，霍然旋身，只見離他十尺之處站着兩個怪老頭子。

石中堅一見來人，想不起在何處相見過，冷冷道：「在下與兩位閣下，素未相識，不知閣下意欲何爲？」

兩位怪老頭，同時「喳喳」怪叫了兩聲，冷森森說道：「你不記得我們『南北二奇』，但我們却知道你是身懷『鬼劍』的小子。」

石中堅一聽又是冲着「鬼劍」而來，心中大怒，厲聲怒道：「不管你們是『南北二奇』抑是『南北二鬼』，只要有本領，盡管來奪『鬼劍』，石某隨時候駕。」

南北二奇，均是江湖上極厲害人物，武功之高，令人咋舌！如何聽得入石中堅這一番話，「南北二奇」殺機陡起，功運雙臂，蓄勢待發！

（未完・十）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說服了周鵬，不要輕生，要爲中原武林着想，反戈一擊，掃平魔教，才有出路，金長久亦取出千年雪蓮子給周鵬，解除他有附身魔焰之憂，周鵬在大義凜然之下，亦取出雷音寺的解毒丸給衆人服下，然後採取行動，先將自己隨行的魔教弟子全部殺光，伴將江玉南等趕出青石樓，再相約幾天後會面作出行動……江玉南退出青石樓之後，三鳳先回三鳳閣，江玉南怕她有閃失，和金長久、閻五等商量後，決定先向三鳳閣進軍，希望能一舉掃平魔教暗樁黑谷谷主這一股勢力，再回師和周鵬結合。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三鳳閣，却找不到三鳳……

鳳丫頭臥底　老小姐馳援

田榮笑道：「二姑娘，看妳對別的客人相當親熱，怎麼對待自己人反而如此冷漠呢？」

二鳳道：「說你的正經事！……」

田榮接道：「在下說的就是正經事，姑娘可是不相信麼？」

二鳳臉色一變，說道：「你的胆子不小……」

田榮接道：「胆子小也不會來了。」

二鳳也感覺出不對，眼珠兒轉了轉，笑道：「你們既然不肯對我說，我去找媽媽來。」

田榮冷冷說道：「二姑娘，我看用不着了，該叫鳳媽媽的時候，我們會叫。」

二鳳道：「你們要幹什麼？」

高泰道：「幹什麼？二姑娘眞的還不明白麼？」

二鳳道：「不明白。」

田榮道：「那麼咱們就明說了吧！」

二鳳目光轉動，看三人都已經蓄勢戒備，隨時可以出手，心知今日之局，已難善了，一面緩移脚步，選擇有利的地位，準備一動上手時，便予抗拒，一面笑容的道：「三位氣冲冲的，莫非受了什麼委屈麼？」

田榮右手突出，扣向二鳳左腕脈穴，一面說道：「二姑娘，識時務者爲俊傑，妳要動手反抗，可能會激起我們三人合手，拳脚無眼，可保不定不會傷了妳。」

口中說話，雙手却未停下，巳然連續攻出了三招。

二鳳連封帶避，躲過了六招，却未還手。

田榮道：「姑娘好身法，再接我田榮三招如何？」

二鳳道：「慢着，你們見面就動手，還沒把話說清楚。……」

高泰冷冷問道：「三鳳姑娘何在？」

二鳳道：「在廚房，放了我，我去叫她來？」

田榮冷冷說道：「姑娘，咱們不是三歲的孩子，在下也不會上妳這個當。」

二鳳冷冷說道：「老實說，我未必怕你，你也未必就能一定勝我。」

田榮道：「好！姑娘既有如此信心，何不放手一戰？」

雙手連環，又各攻三招。

二鳳這一次不再閃避，揮手封擋，架開三招，道：「你可知道，咱們這樣打下去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麼？」

田榮道：「什麼結果？」

二鳳說道：「驚動了三鳳閣中所有的人。」

田榮道：「妳是說鳳媽媽麼？」

二鳳道：「除了鳳媽媽之外，還有別的人，大鳳、三鳳。」

田榮道：「姑娘別忘了，和妳動手的，只是區區在下一人，我們三個人他們兩位，隨便那一個，都比我高明。」

二鳳回顧了江玉南和高泰一眼，道：「這麼說來，你們是有備而來了？」

田榮道：「姑娘才發覺麼？」

二鳳點點頭，道：「這麼說來，我是被騙了？」

田榮回顧了江玉南一眼，低聲道：「江兄，我看，咱們不用再耗下去了。」

江玉南點點頭，道：「田兄，只管放手施爲，就算傷了這位姑娘也不要緊。」

二鳳道：「你們要聯手合攻？」

田榮道：「對付妳姑娘，我看用不着聯手合攻了。」

突然欺身而上，展開了快速攻勢。

一時間，但見掌影飄動，密如驟雨一般，攻勢銳利至極。

二鳳舉手封架，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戰鬥。

室中地方狹小，攻守之間，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都以招術變化爲主。

二鳳的武功不弱，連折了田榮三十餘招，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

高泰點點頭，低聲對江玉南道：「江兄，你瞧到了沒有，這丫頭的武功還是不錯。」

江玉南說道：「高兄是否覺着有些奇怪？」

高泰道：「奇怪什麼？」

江玉南道：「這位二鳳姑娘的武功、手法，完全是中原武學。」

高泰道：「不是江兄提起，在下倒是有些忽略了。」

兩人談話之間，塲中巳經分出了勝負，在田榮强大的壓力之下，二鳳巳呈不支之狀，臉上巳見了汗水。

江玉南低聲道：「高兄，事情有些奇怪。」

高泰道：「奇怪什麼？」

江玉南道：「她可以大聲呼叫的，爲什麼却一直不肯大聲呼叫？」

高泰笑一笑，道：「這個簡單，她心中明白，大聲呼叫，很可能招來咱們的殺機，所以，她一直不敢叫……」

江玉南道：「高兄，在下的看法，却有些不同……」

突然側身而上，一指點中了二鳳的肩後井穴。

田榮迎胸一掌，劈了過來，却被江玉南揮掌架住。

田榮臉色一變，道：「江兄，在下相信，在三五招內，就可取她之命，實在用不着江兄帮忙。」

江玉南道：「田兄武功，咱們都見識過了，二鳳實巳無法再接三五招。」

田榮道：「這麼說來，江兄是有意出手了？」

江玉南道：「田兄，兄弟就是担心你傷了她，所以才出手相救。」

田榮原本一臉不愉之色，此刻却突然消散，笑一笑道：「江兄救她，用心何在？總不至憐香惜玉吧？」

江玉南道：「田兄說笑話了。」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這地方雖然隱密，但如她大聲呼叫，外面自然可以聽到了？」

田榮道：「咱們來意，就是在放手一搏，何懼她呼叫招來助拳之人。」

江玉南說道：「話是不錯，不過，在下覺着，她不肯大聲呼叫，也許有她的原因。」

田榮道：「對！江兄請問問她吧？」

江玉南回顧了二鳳一眼，道：「你都聽到了？」

二鳳點點頭。

江玉南道：「姑娘，我們是誠心找事而來，妳，鳳媽媽，大鳳姑娘都算上，我們也未放在心上，所以，我不想多躭誤時間，姑娘最好說出妳心中之言，只要在下聽出一點謊言，那就很可能施下毒手，取了姑娘的性命。」

二鳳道：「好吧！那我就告訴你，三鳳巳經被囚禁了起來。」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二鳳道：「因爲，我們懷疑她，巳經和你們勾結。」

江玉南道：「你們兩個字，巳包括妳姑娘在內了？」

二鳳道：「是！因爲，我還沒有被他們懷疑。」

江玉南一怔，道：「這麼說來，姑娘也是？……」

二鳳接道：「這就是我沒有呼叫的原因。」

田榮道：「這個，咱們如何能輕易相信？」

二鳳道：「你應該相信。」

田榮道：「爲什麼？」

二鳳道：「咱們在動手搏戰之時，我一直沒有施下毒手。」

田榮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姑娘對在下，還有些手下留情了？」

二鳳道：「確然如此。」

田榮笑一笑，道：「高兄，你相不相信這丫頭的話？」

二鳳接道：「我練過魔教的奪魂掌，但我一直沒有用過……」

語聲一頓，立刻接道：「你剛才逼的我險象環生，但我一直都忍着未用。」

田榮道：「妳用了又能如何？」

二鳳道：「那是一種很奇特的武功，我如施用出手，十九你要傷在掌下。」

田榮道：「世上眞有如此武功，在下倒有些不信。」

江玉南道：「田兄，咱們先談正經事情……」

目光轉往二鳳的身上，接道：「姑娘，三鳳現被囚禁何處？」

二鳳說道：「廚房後面，一間小房子中。」

田榮道：「一間小房子能困住三鳳姑娘麼？」

二鳳道：「能！她被一種迷魂藥物所傷，沉睡如死，就算放在她的臥房之中，她也不會逃走。」

江玉南道：「姑娘可有解藥？」

二鳳說道：「沒有。解藥在鳳媽媽那裏。」

江玉南道：「如何能見到鳳媽媽？」

二鳳道：「那很容易，我如大聲呼救，她會立刻趕來。」

田榮道：「姑娘，如是句句實言，何不早說？」

二鳳道：「你招招取命、奪魂，我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

江玉南道：「好！妳招來鳳媽媽，咱們先收拾了她，再作計較。」

二鳳道：「鳳媽媽的武功，强我十倍，而且，她身懷魔教中三種奇技，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田榮道：「女流之輩，就算練武有成，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

二鳳道：「也許你們的武功可能勝他三分，但魔教奇技，不容忽視。」

江玉南說道：「說說看，她有什麼奇技。」

二鳳道：「我只知道一種叫作血雲罩，其他的兩種，就不知道名字。」

高泰道：「血雲罩，這個名字怪裏怪氣，不像一個武功名稱。」

二鳳道：「本來也不是一種武功。」

高泰道：「不是武功，難道是什麼邪法不成？」

二鳳道：「至少那是奇技，不能列入武功一類的奇技。」

高泰道：「過去，咱們在黑谷之中，被那黑谷谷主暗中使用藥物，痲痹了咱們的功力，被她拳掌一揮，打得咱們東倒西歪，全都被她唬住了，事後拆穿，才知道咱們是身受暗算，造成了鐵劍堡的流血慘局。想來，那血雲罩，也可能是一種藥物罷了。」

二鳳道：「西方魔教，能夠屹立數百年，自然有它們的特出之處。」

江玉南道：「二姑娘說得不錯，不論如何，咱們都得小心一些。」

二鳳道：「此地武功最高强的是鳳媽媽；只要能制住鳳媽媽，只餘大鳳一個人，就容易對付了。」

江玉南道：「姑娘有何妙計，能一舉制住鳳媽媽呢？」

二鳳低聲說出了她的設計。

江玉南道：「好，就依姑娘之意。」

高泰、田榮，各佔方位，江玉南却隱藏了起來。

二鳳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好胆大的狂徒……」

喝叫一半，聲音突然中斷。

原來大門被人撞開，一個青衣中年婦人，快步行了進來。

正是鳳媽媽。

這時，田榮正抓着二鳳的右臂，神情一片冷肅。

鳳媽媽冷笑一聲，道：「放開手！」

田榮道：「爲什麼？」

鳳媽媽道：「小丫頭作不了主，有事情找老身說話。」

田榮笑了一笑，說道：「妳就是鳳媽媽？」

鳳媽媽道：「嗯！不錯，三鳳閣的老闆娘。」

一面說話，一面向前逼來。

高泰大跨一步，越過田榮，冷冷說道：「妳是魔教中人？」

鳳媽媽笑說道：「嗯！你們難道不是麼？」

高泰哈哈一笑，道：「咱們被魔教冤了，……」

突然一探手，抓向鳳媽媽的右腕。

鳳媽媽一挫右腕，讓避開去，冷冷說道：「你很放肆。」

高泰雙拳連揮，攻了過去，口中喝道：「中原道上有千萬武林同道，豈容魔教中人在中原道上橫行！」

鳳媽媽掌指揮斬，封住了高泰的攻勢，一面說道：「你們投入魔教，又作叛徒，可知魔教懲治叛徒的手段麼？」

高泰哈哈一笑，道：「咱們如是害怕，那就不會來找妳鳳媽媽了。」

口中說話，雙拳雙掌，加强了連環攻勢。

鳳媽媽的武功不弱，高泰的攻勢雖然凌厲，但却都被鳳媽媽封擋開去。

忽然間，鳳媽媽向後躍退三尺，人已到了門口。

只見她口齒啓動，咬破了舌尖，噴出一口血來。

不管這口血會不會傷人，但她臉上的猙獰之色，就給人一種恐懼凄厲的感覺。

血雨噴洒中，只見鳳媽媽一揚右手。

原本的一蓬血雨，忽然間化作了一團紅芒。

二鳳失聲叫道：「血雲罩！」

隱在門後的江玉南，突然飛躍而出，以迅如電火的速度，一指點中了鳳媽媽的左肩。

江玉南一擊制住了鳳媽媽，但高泰和田榮也同時倒了下來。

江玉南閉住呼吸，疾快的退到門外。

他心中明白，至少，在目下的情況中，鳳媽媽和二鳳都已經無法傷人，高泰和田榮兩人還相當的安全。

無法瞭解那血雲罩究竟怎麼回事，江玉南也不敢輕易涉險。

待那大片血霧慢慢消失，江玉南才緩步行入房中。

鳳媽媽雖然是被點了穴道，但人還很清醒，冷冷的望了江玉南一眼，道：「老娘一時失算，中了你小子的暗算……」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鳳媽媽，妳用的什麼妖法？」

鳳媽媽道：「老娘這叫奪魂血，凡是被此血噴中之人，除了老娘的獨門解藥之外，別無他法可想。」

江玉南冷冷說道：「鳳媽媽，我不相信世界上眞有妖法，妳用的什麼手法傷了他們？」

鳳媽媽道：「老娘已經說了，你小子不相信，也是沒有法子。」

江玉南說道：「鳳媽媽，妳很强悍，不過，等到激怒在下後，我就會要妳的性命。」

鳳媽媽冷冷道：「殺了我也好，反正有那兩個小子陪着老娘。」

江玉南未再理會鳳媽媽，緩步向高泰行去。

只見高泰緊閉着雙目，人早已暈了過去。

江玉南心頭震動，暗暗忖道：好厲害的血雲罩！

他開始在高泰身上搜查，也開始在高泰穴道上拍動。

他一連拍了高泰身上十餘處穴道，但一點沒有反應。

鳳媽媽冷冷說道：「不行，你救不活，要不要跟老娘談談條件？」

江玉南道：「什麼條件？」

鳳媽媽道：「你放了我，我告訴你解救他們的辦法？」

江玉南說道：「辦不到，就算他們毒性不解，但他們還活着，妳却丟了一條生命。」

鳳媽媽呆了一呆，道：「怎麼？你要殺老娘？」

江玉南冷冷說道：「有什麼不行？」

一面說話，一面伸手，取起桌面上的茶杯，一下潑在了高泰的臉上。

那杯茶倒了很久，已然變冷。

高泰突然伸動了一下雙臂，坐了起來。揉揉眼睛，道：「好厲害的血雲罩。」

江玉南道：「魔教技倆，不過如此，所謂血雲罩，不過是中原道上下五門中的蒙汗藥物罷了。」

又倒了一杯茶，潑在了田榮的臉上。

田榮很快的清醒過來，坐起身子，回顧了一眼，道：「江兄，那妖婦……」

江玉南接道：「田兄，快些擦個臉，振振精神，咱們還有很多的事要辦？」

田榮道：「哦！」取出絹帕，抹去臉上的冷茶，道：「這妖婦的血雲罩，究竟是怎麼回事？」

江玉南說道：「田兄，你知道蒙汗藥吧？」

田榮道：「江湖上下五門中人常用之物？」

江玉南道：「血雲罩就是用那些迷魂的藥物配製而成，他們用什麼方法，配合了舌尖噴血，造成一種疑惑，還要費一番心血研究了。」

田榮道：「原來如此，我還認爲世間眞有妖法之說？」

鳳媽媽說道：「那是你們見識的太少了，魔教中密宗神功，豈是你們能夠瞭解的。」

高泰呸了一聲，道：「你們的血雲罩，不也是魔法麼，結果一杯冷茶，就可以破了你們的魔法。」

江玉南笑一笑，道：「鳳媽媽，妳是個很識時務的人，但現在，妳應該明白，咱們已經沒什麼條件好談的了？」

鳳媽媽冷冷說道：「閉上嘴吧！」

江玉南道：「鳳媽媽，俠義中人，和魔教不同，咱們不究既往，妳只要肯說出魔教內情，咱們决不傷害妳？」

鳳媽媽道：「你們不傷害我，但是你們有什麼能力，保障我不受魔教傷害？」

高泰道：「魔教奇術，不過是一些迷魂藥物罷了，有得妳這一次經驗，咱們以後，再也不會上當了。」

鳳媽媽神情肅然，道：「小娃兒們，老娘今日身受暗算，那算是陰溝裏翻船，八十歲老娘倒綳孩子，老娘認命了，你們要殺要宰，隨你們的便吧！」

這時，江玉南也把二鳳給救醒了過來，但她一直閉着眼，裝作暈迷。

高泰冷冷說道：「鳳媽媽，聽口氣，你自覺這把老骨頭，還相當的硬，但我小叫化子不信這個邪，你就是鐵打銅鑄的，我也要磨你一層皮下來。」

他說動就動，伸手抓了鳳媽媽的左臂，雙手加力，就要錯開她肘間關節。

江玉南一伸手，攔住高泰，道：「高兄且慢。」

高泰停下了手，道：「江兄，你武功比我高，但江湖上的經驗，你却差的太遠了。」

他微微一頓，接道：「我見過很多嘴上稱强的人物，但眞要到骨節眼上，他比誰都會求饒，你不用管，我要仲量一下老妖婆到底是多大的道行。」

江玉南道：「高兄，讓兄弟再問她幾句如何？她如眞的不肯合作，那就任憑你高兄處置了。」

高泰道：「好吧！你問吧？」

江玉南道：「鳳媽媽，你如是眞的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在下就不用多管閒事了。」

鳳媽媽神情很奇怪，緩緩說道：「好！小娃兒們，算你們狠，老娘不求活命，只求你們給我一個痛快。」

高泰說道：「那要看我們高興不高興了？」

鳳媽媽道：「老娘會讓你們見識一下魔教的眞正法術。」

高泰說道：「世上只有奇技，沒有法術。」

鳳媽媽道：「那只是你們孤陋寡聞而已……」

語聲一頓，接道：「二丫頭，不用裝作了，給老娘坐起來吧！」

二鳳緩緩睜開雙目，坐起了身子。

鳳媽媽道：「二丫頭，說實話，是不是妳出賣了我？」

二鳳道：「媽媽，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咱們魔教中講求的就是保護自己。」

鳳媽媽冷笑一聲，道：「我明白了，妳和三丫頭一樣，都是臥底的人？」

二鳳笑一笑，道：「鳳媽媽，三丫頭太毛躁，一下子就露了原形。」

鳳媽媽歎息一聲，道：「中原武林同道還有救，老娘竟然被妳們兩個丫頭片子給要了。」

二鳳道：「魔教進入中原一事，雖然自己覺着很機密，事實上已經早就引起了中原武林同道的注意。」

鳳媽媽道：「二丫頭，能不能告訴我，妳是來自何處？」

二鳳道：「不能。」

鳳媽媽道：「好！算妳狠，過來，打開衣服，取一個東西出來。」

二鳳說道：「我也一樣被他點中了穴道。」

江玉南略一沉吟，向前一步，解開了二鳳的身上穴道。

二鳳行到了鳳媽媽的身前，但却未立刻動手。

鳳媽媽道：「你們三個小娃兒，可以談談老娘的條件了。」

江玉南道：「什麼條件？」

鳳媽媽道：「老娘也是中原人氏，但我決不能背叛魔教。」

江玉南道：「哦！」

鳳媽媽道：「老娘不怕死，但却不願受折磨，你們如答應給老娘一個痛快，老娘就讓你們開開眼界，見識一下魔教中眞正本事。」

江玉南道：「好，我們答應了。」

鳳媽媽說道：「老娘相信你們，二丫頭，我胸前掛了一個小東西，快給我取出來。」

二鳳伸手解開鳳媽媽衣扣，取出了一個小小的木頭人。

那是一個不過三寸，雕刻的十分怪異的木頭人，紅面、青髮，和兩個突出的獠牙。

是一個很恐怖木雕怪像，全身都雕刻着符咒。

鳳媽媽道：「你們瞧清楚了沒有？」

高泰道：「小木頭人？」

鳳媽媽道：「不錯，那是一個小小的木頭人，但它上面刻滿咒語。」

高泰道：「也充滿了色彩，看上去，很怕人，但它還是一個木頭人。」

鳳媽媽道：「二丫頭，解開綁着這木頭的人絲索。」

原來，那木頭人，被一條紅色的絲繩繫在頸間。

二鳳依言解開了紅色的絲繩。

鳳媽媽道：「把它放在木案上。」

二鳳依言放好小木偶。

鳳媽媽道：「你們如是信不過二丫頭，隨便那一位過來，把我移近木案。」

對二鳳、江玉南確然還不太敢信任。

高泰行了過來，道：「小叫化子不再乎，我抱妳過去。」

抱起鳳媽媽，放在木案旁邊一張椅子上。

世上究竟是否有法術這麼回事，立刻就要證明了，每個人的內心之中，都充滿着好奇。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一個彩色奪目的小木偶上。

多看了幾眼，忽然發覺那小木偶實在很恐怖。再加上那滿身符咒，確實是有些詭異的味道。

只聽鳳媽媽道：「你們三個小子看仔細，這是什麼藥物的效用。」

她被點的幾處穴道，只是限制她四肢的轉動，和她提聚眞氣。

鳳媽媽第二度咬破舌尖，一口鮮血，噴在小木偶上。

怪異的彩色上，沾染了不少的鮮血，使得那一小木人更見妖異。

忽然間，一縷迷濛的烟氣，由那小木人的身上升了起來。

烟氣漸濃，整個小木人，被包圍在那烟氣之中。

鳳媽媽道：「你們瞧出來沒有，這是什麼藥物？」

這時，江玉南、高泰、田榮、連二鳳，四個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小木人身上，沒有人回答鳳媽媽的話。

烟氣瀰漫，片刻之間，擴大及整個桌面。

烟氣中忽有一物在蠕蠕而動。

似乎是來自幽冥的主裁，突然間，賦予了那小木人的生命力。

高泰呆了一呆，道：「江兄，它眞的在活動了。」

田榮刷的一聲，抽出金劍，道：「這種妖異怪事，不看也罷，待我除了它。」

鳳媽媽冷冷喝道：「住手！」

田榮笑一笑，道：「妳是怕我一劍劈下去，使它現了原形，對麼？」

鳳媽媽道：「我怕你一劍劈下去，使我們都跟着你遭殃。」

田榮道：「一個小小的木頭人，難道它眞的還會吃人不成？」

鳳媽媽道：「也許它不會吃人，但它會害人，會殺人。」

江玉南道：「田兄，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咱們慢慢的看下去。」

那桌上的濃烟，愈來愈是强大，田榮心中也已經生出了莫名的恐懼，和强烈的好奇，田榮一下台階，也就收起了金劍。

濃烟逐漸升高到五尺以上，瀰漫的烟氣中，那妖異的小木人突然高大起來。

江玉南、高泰、田榮，都不自覺的運氣戒備，担心那怪異的小木人，會突然向人攻擊。

强烈的濃烟，逐漸的消散。

那暴長的小木人，也開始縮小，終至恢復了原狀。

鳳媽媽冷冷的，說道：「你們瞧到了吧！」

江玉南道：「瞧到了，但却瞧不出它有什麼作用。」

鳳媽媽說道：「這是白天，它的威力很小，如是晚上，它的威力，增强何至數倍。」

江玉南道：「妳是說，它會打人？」

鳳媽媽道：「它有利齒、兵刃，自然會向人攻襲。」

江玉南點點頭，說道：「鳳媽媽，咱們算是開了一次眼界，終於見到了魔教中妖異奇象，不過，這也無法使我們放走了妳。」

鳳媽媽道：「老身也沒有打算你們饒過我。」

江玉南道：「其實，妳可以想法子要那小木人對付我們的。」

鳳媽媽道：「老身還沒有大白天役使它的法力。」

田榮突然揮劍而出，金芒一閃，那小木人頓然被劈成了兩半。

鳳媽媽突然尖叫一聲，臉色大變，道：「你，你好狠毒的心！」

臉色忽然間變得十分蒼白，向地上倒去。

再看那小木人的身上，緩緩滲出了血來。

高泰呆了一呆，道：「江兄，雲頂神府，見識廣博，看看這是怎麼回事？」

江玉南道：「包括雲頂神府在內，也有着很多無法解釋的事。」

田榮道：「不管如何，這小木人有些妖異，留着它有害無益。」

江玉南歎息一聲，說道：「田榮，你看，你是殺了鳳媽媽呢？還是殺了那小木人？」

田榮回頭看去，只見鳳媽媽七竅流血，早已氣絕而逝，不禁一呆，道：「這木人怎會和她有關？」

江玉南道：「這件事很奧秘，在下也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

田榮道：「難道在下這一劍砍到了鳳媽媽的身上？」

江玉南道：「是，因為，鳳媽媽的神和氣，都貫注在那小木人的身上，你一劍砍在了那小木人的身上，也就等於在鳳媽媽的身上砍了一劍。」

田榮道：「哦！」

江玉南道：「聽說這是一種精神作用，那小木人能夠冒烟，可能是一種藥物作用，但却能夠有所行動，可能是一種精神作用……」

田榮接道：「什麼精神作用？」

江玉南道：「田兄，這是一種詭秘的事，兄弟沒有法子說清楚，反正，這不是一件容易使人了解的事。」

田榮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實在使人迷惑。」

江玉南嘆口氣說道：「田兄，不管如何，咱們已經見識過了魔教的武功，他們的力量，好像都有着一種使人無法了解的神秘……」

高泰接道：「看上去，確然有些人無法瞭解之處。」

江玉南道：「經此一事，咱們對魔教的力量，要重新作一番估計了。」

田榮道：「江兄、高兄，如若兄弟剛才不出劍，沒有劈中那小木人，那會有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也不知道了，不過，我想，它一定有什麼作用。」

田榮道：「什麼作用？難道它會變成一種鬼怪傷人？」

江玉南道：「田兄，不管咱們剛才看到的，是一種幻想也好，是一種藥物變化也好，但它必有一種作用，這種作用，是嚇嚇人，或是眞的會傷人，咱們是無法斷言……」

田榮目光轉到二鳳的臉上，接道：「姑娘，妳說，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二鳳冷冷說道：「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討論魔教中的奇術如何？而是應該先去救三鳳姑娘。」

田榮道：「對！咱們被這碍眼妖術給迷惑住了。」

二鳳道：「我帶路。」

舉步向前行去。

秘室中發生了人命案，但三鳳閣的大廳上仍然是高朋滿座。

這可忙壞了大鳳一個人。

只見她腰繫圍裙，手中端着菜盤子，不停的跑來跑去。

二鳳暗暗皺了皺眉頭，快步向廚房走去。

江玉南緊追二鳳身後，進入廚房。

高泰却落後了一步，站在廚房門口。

田榮站在八尺外之處，監視着廳中的酒客。

因為三鳳閣的酒客大部份都是武林中人，其中有兩個十分扎眼的人，似乎一直在注意着三個人。

果然，對方有了行動。

是一個全身黑衣，形貌十分詭異的老人，高鼻子，深眼窩，單看那個形貌，就給人一種莫名的陰森之感。

只見他步履飄飄，倏忽之間，人已越過了田榮，到了房門口處。

高泰一橫身，攔住了那黑衣人，道：「閣下要找人麼？」

黑衣人笑一笑，露出了一口白牙，右手一抬，一指點了過去。

高泰一閃身，劈出一掌。

那黑衣人一指點空，人已欺身而上，幽靈一般，欺到了高泰的身側，同時避開了高泰一掌。

高泰吃了一驚，雙掌連環拍出，封住了門戶。

他行走江湖數年之久，從來沒有見過身法如此快速的人。

那黑衣老人出手如電，已把高泰雙掌逼開。

倏然之間，人已越過了高泰，向廚下衝去。

田榮大喝一聲：「照打！」

人如離弦流矢一般，衝了過來。

那黑衣人停一下脚步，本能的回手一抄。

一把抓空，黑衣人立時警覺到不對，心知上當，田榮已然衝到近前，右手一招，一劍刺出。

他號稱金劍銀衫客，手中劍勢的變化，自有過人之處。

但見金芒流轉，劍勢有如雷奔閃電一般，招招都指向那黑衣人身上要害大穴。

這就迫得那黑衣人必須要全力以赴，拆解金劍攻勢。

田榮為人本有幾分狂傲，自從黑谷一敗之後，那股狂傲之氣，才算消退下來。

等到聽周鵬說出敗在黑谷谷主之手的原因之後，又恢復了這一股狂傲之氣。

但眼見和自己並名江湖的高泰，竟然被那黑衣人兩招就衝了過去，心中頗不以為然，心中忖道：這高泰怎的如此無能？

但他出手幾劍之後，却知道了厲害。以自己的劍法的辛辣，竟然被人家空手接了下去。

心中愈急，劍法更快，全都是致命的招術。

但那黑衣人雙手指法奇幻，突穴斬脈，一口氣封開了田榮二十餘劍。這久的工夫，高泰已經放開了手脚，迅速的攔住了門口處。

黑衣人封開了田榮第二十餘劍之後，突然向後退了兩步，冷冷說道：「小娃兒，好劍法，大名怎樣稱呼？」

田榮吁一口氣，道：「你能空手封開了我的劍招，足見高明。」

黑衣人道：「客氣，客氣，你叫什麼名字？」

田榮道：「閣下又怎麼稱呼？」

這時，三鳳閣中的酒客，已然散去了大部份，還留十餘人，站在一側看熱鬧。

黑衣人怒道：「老夫在問你呀！」

田榮道：「我可不可以不告訴你？」

黑衣人冷冷說道：「好硬的小子，老夫非得教訓你一次不可！」

田榮冷冷說道：「閣下的拳掌功夫不錯，在下已經領教過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再領教幾招。」

話出口，人已疾如流星般，直劈了過去。

其實，在他出手的同時，田榮的金劍，也快如閃電一般刺去。

兩個人幾乎是同時發動。

高泰沒有出手相助，却繞過兩人，擋在了門口處。

這時，江玉南已經由厨房中轉了出來，道：「兩位不要打了。」

田榮疾攻兩劍，退開一步。

江玉南緩步行了出來，拱拱手，道：「這位朋友，有何貴幹？」

黑衣人道：「你小子又是什麼人？」

江玉南道：「在下姓江，你朋友怎麼稱呼？」

黑衣人道：「老夫也姓江。」

江玉南道：「咱們是同宗？」

黑衣人道：「嗯！」

江玉南道：「在下雙名玉南，宗兄的大名是？」

黑衣人道：「老夫江魚。」

江玉南道：「宗兄有什麼事？」

江魚道：「沒有事，老夫就不能進來瞧瞧麼？」

江玉南道：「可以，宗兄請吧！」

這時候，三鳳已由厨房中緩緩行了出來。

江玉南口中相讓，人却靜靜的站着沒有動。

事實上，雙方都在運氣戒備。

江玉南神情肅然雙目一再盯着江魚。

三鳳回顧了江魚一眼後，緩步向前走去。

突然間江魚一抬手，疾向三鳳右手腕脈上抓了過去。

三鳳右手一縮，人卽向後面滑開了五步。

江玉南却疾出一指，點向了江魚的右腕，口中冷冷說道：「你怎麼可以出手傷人？」

就是這一句話的工夫，兩個人已經對拆了五招。

這五招兇厲毒辣，各盡變化之妙。

黑衣人收掌而退，哈哈一笑，道：「江兄弟，你的武功不錯啊！」

江玉南道：「宗兄誇獎了。」

這時，三鳳、二鳳已經會合在於一處，在高泰、田榮護衛之下，向三鳳閣外行去。

江玉南攔住了江魚。

江魚笑一笑，道：「我要留下那個女娃兒。」

江玉南道：「很不巧，他們兩位都是我兩位朋友的朋友。」

江魚道：「你要替他們出頭？」

江玉南道：「在下一向很重視朋友，爲了朋友，沒有法子。」

江魚道：「咱們是同宗，是不是？」

江玉南道：「是啊！一筆寫不出兩個江字。」

江魚道：「同宗相殘，那眞是人間慘事。」

江玉南道：「其實，你只要放了那兩個女娃兒，咱們可以坐下來喝一盅。」

江魚道：「唉！很不巧的是，我的朋友，一定要我留下那個女娃兒。」

江玉南心中一動，道：「你的朋友是誰？」

只見三鳳閣屋角處，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緩緩由座位上站了起來，道：「是我！」

沒有人會留意到她，她長得那麼平凡，穿着那麼簡樸，實在是一個很平庸的人，一個平平庸庸的老婦人。

她纏着一雙小足，身體又太肥了一些，所以，走起路來很辛苦，那一雙小脚，有如不勝負担她身體的重量，搖動得很厲害。

但她還是搖動到了江玉南的身側。

江玉南對這個身體臃腫的老婦人，一點也不敢輕視，雙目凝注那老婦人的臉上，道：「老夫人，妳？……」

那老婦人歎息一聲，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老了麼？……」

江玉南道：「哦！妳不太老……」

老婦人接道：「是！我不太老，那還是很老了，唉！其實，我還是小姑居處猶無郎。」

江玉南道：「妳還沒有成過親？」

老婦人道：「是啊！你怎麼能叫我夫人？這麼唐突人啊！」

江玉南道：「實在抱歉的很，不過，不知者不罪，希望妳老……」

心中警覺，突然住口。

那老婦人道：「哦！又叫我老婦人，我希望你……」

江玉南接着說道：「對！在下叫溜了嘴……」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我應該叫妳什麼呢？」

老婦人道：「我姓王，你看看，該叫我什麼呢？」

江玉南道：「那麼該叫妳一聲王姑娘了。」

王姑娘道：「我本來就是王姑娘，怎麼會應該叫我王姑娘呢？」

江玉南道：「對，對，王姑娘，和那兩位姑娘，可有什麼仇恨？」

王姑娘道：「沒有。」

江玉南道：「既然沒有什麼仇恨，爲什麼要留下她們呢？」

王姑娘道：「說起來，本姑娘也是一片好心，我想救她們兩條命。」

江玉南道：「我看她們的氣色很好，大概還不致於受到什麼傷害吧！」

王姑娘道：「不！本姑娘看她們活不過今天。」

江玉南道：「這麼說來，王姑娘會看相了？」

王姑娘道：「學過一點。」

江玉南道：「這個麼，在下要請王姑娘給在下也看個相了。」（未完・廿五）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著

H.K.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